好伙伴

上册

普里斯特利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英〕普里斯特利著

好伙伴

郑大民　译

上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J. B. Priestley

THE GOOD COMPANIONS

本书根据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1983年版译出

好 伙 伴

〔英〕普里斯特利 著

郑 大 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杨行中学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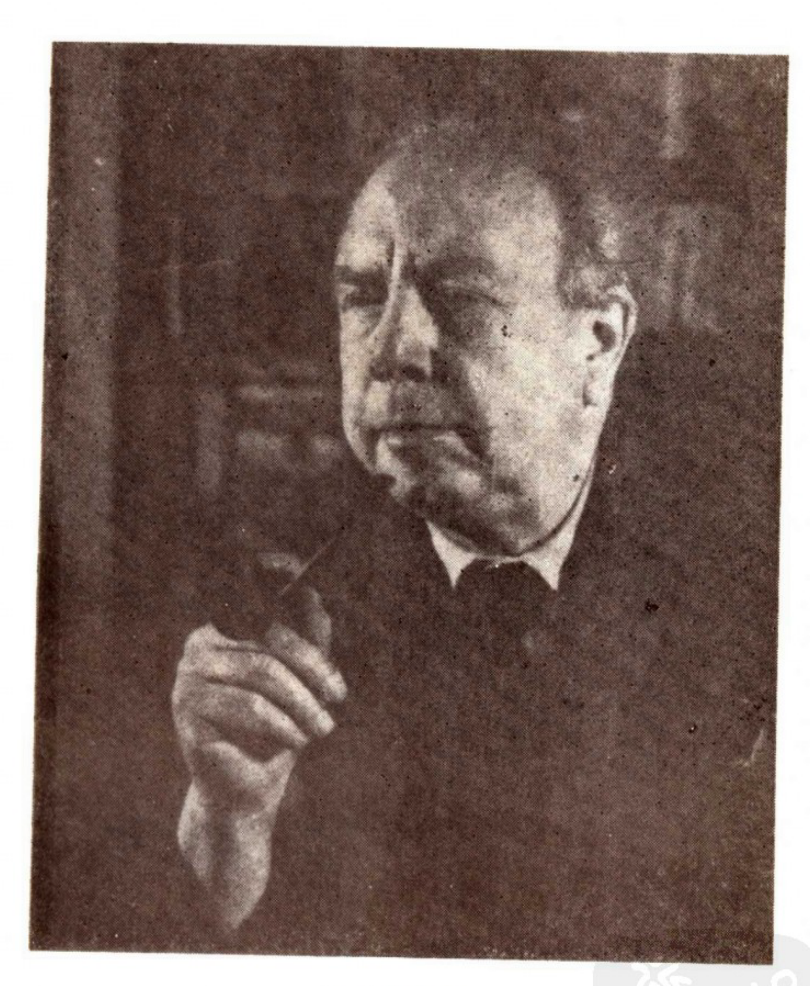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 插页 [illegible] 字数 592,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300册

ISBN7-5327-0739-3/I·373

(上下册)定价：13.25元



普里斯特利

译 本 序

英国著名作家约翰·博因顿·普里斯特利(1894—1984)一生所写作品不下一百部,在小说、戏剧、评论、传记等各个领域显示出卓越的才华。他的小说,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代表了他的最高水平,如《好伙伴》、《天使街》、《美好的日子》、《失去的帝国》;第二类是一些轻松的浪漫小说和冒险故事,如《月光下的亚当》、《魔术家》、《睡眠的形态》;第三类是那些关注社会问题、与时事密切联系的作品,如《他们行走在城市中》、《让人们歌唱》、《三个穿新衣的人》,等等。

《好伙伴》发表于一九二九年,是普里斯特利的代表作,也是他第一部赢得国际声誉的作品。从主题思想看,它继承了十六、十七世纪流行于西班牙、以后又影响了欧洲文学的"流浪汉小说"的优良传统,在反映广阔的时代风貌的同时抒发作者的观点,尖锐地批评了社会的阴暗面,宣扬了不畏艰辛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写作手法上,它体现了普里斯特利早期的风格:气势雄伟、好比巨幅山水画的自然风光,细致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社交场景,异常准确、真实可信的人物心态情绪,以情感人、娓娓动听、流畅幽默的叙事方式,前后对比、首尾呼应的布局,以及闪烁着机智和哲理之光的语言。

本书无疑是一部具有特色的优秀作品。然而,究竟是哪一特点使它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读者都具有意义呢?也就是说,什么是《好伙伴》的永久价值?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到小说的感情因素上去，这时候我们便发现，歌颂纯真质朴的感情，赞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乃是《好伙伴》的主旋律。

小说刚一开始，读者看到主人公之一杰斯·奥克劳依特（一家汽车厂的木工，后来成为"好伙伴歌舞剧团"成员之一）与妻子和儿子伦纳德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奥克劳依特太太得知儿子在一家高级美容室里找到了工作，每星期可以挣"两个英镑，加上大量小费"，却又听说丈夫被老板开除了，这时候她不禁大发雷霆、冷嘲热讽；奥克劳依特则反唇相讥，并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然而，在第三部第六章，奥克劳依特先生在跟随剧团周游各地的途中，接到电报赶回家乡医院去探望生病的妻子，这时两人在病榻前的对话感人至深：

> [探望结束的时候]他的妻子这会儿直勾勾地望着他。"现在，杰斯，要走了，是吗？你离开家以后，自己照顾自己还不错吧？"
>
> "我真不该离开家里到外面去。"
>
> "不，伙伴，我不知道你这么说是不是对。你不必为你所做的事感到难过。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你现在情况好吗？"
>
> 奥克劳依特先生点了点头。
>
> "这样就好，"奥克劳依特太太继续说道。"我们的伦纳德现在也干得很好。嗯，他现在——很好！"她把眼睛闭上一会儿，接着重又睁开望着丈夫，脸上现出极淡的一丝微笑。

几个月前，丈夫受气离家出走，这会儿，妻子柔声表达了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对他的思念，而他也向老伴诚恳地表示了歉意；这短短的几句对话、两人的神态和动作，生动地显示了这一对患难夫

妻之间的深厚诚挚的感情。

另一对夫妇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已经"再也无法在一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需要的显然是坦率和诚恳。纳恩先生所采取的正是这样的态度。请看他在圣诞节前夕给妻子的信：

> 亲爱的嘉丽：
>
> 这封短信是想让你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并告诉你眼下我觉得我的身体比过去的一两年里任何时候都更好，同时向你表示节日的祝贺。我说的是真心话，祝你圣诞和新年快乐，所以请你不要嗤之以鼻。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保持友好关系，即使我们再也无法在一起生活了。我仍然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嘉丽，这是真的，希望你也不要把我想得很坏。我知道你不愿意到我这里来跟我一起在乡间周游，也不愿意再同舞台生活有任何关系；同时你也知道得很清楚，我不能在你那个小店里度过我的后半生，坐在店堂后面包扎货物什么的，这我办不到。假如我们两人都能按照各自的方式愉快地生活，那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可以相信，这些透出伤感的真诚而直率的话语一定会打动每个读者的心。

让我们再来看看普里斯特利怎样描写素不相识的人在特定环境里所表现出来的互助精神和纯洁的友谊。第一部第一章第三节，奥克劳依特先生在回家路上帮助了一个醉酒的人，这人硬要送钱给他，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不能拿，这就伤了对方的自尊心：

> "不能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对你说，是我给你的。给

一个好人的可爱礼物。”

“要是我拿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认真地、却也是不聪明地说，“明天早晨你会难受的。”

这句话可触怒了乔治。“早晨我难受，你这又是什么意思？”他气势汹汹地高声说。“钱是我的，不是吗？我想拿它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行吗？我有没有这样的权利？钱是我的不是？我有没有权利？你干脆回答！”

这些厉声责问，与其说是“愤怒”火山的爆发，不如说是“友谊”之泉的涌流。

至于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在书中更是得到了浪漫而发人深思的描写。年轻的钢琴演奏者英尼戈·乔利芬特因为恋人秀茜·迪安没有及时上车，竟然从已经启动的火车上纵身跳下，以致“背部结结实实地摔在月台上”；迪安小姐表示爱情的方式则高明得多，她运用激将法，多次责备英尼戈“不中用”，促使他发挥善于作曲的特长，赢得了名声，而她自己也凭借英尼戈这些曲子在舞台上大显身手，于是两人双双获得成功。迪安小姐那炽烈的爱情与强烈的事业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力量。书中另一主人公，“好伙伴”的主持人特兰忒小姐，几年前与休·麦克法伦医生在一艘轮船上一见钟情，后来便没有机会再见面。这一天，她躺在一家疗养所的病床上，却听见——

“哎呀呀！”这嗓音叫道，虽然很轻。“哎呀呀！”

“是你要找的这位小姐吗？”护士问道。

“正是她，”这嗓音回答；它失去了几年前所具有的那种深沉的粗喉音，但绝对没错是那个嗓子。“不，”它接着又说，“不要叫醒她，让她好好睡一会儿。”

不过特兰忒小姐已经睡了好一会儿，现在醒过来了，尽管她眼睛仍然闭着，身体没有动弹。那第一声轻轻的惊叫“哎呀呀！”把她从某个很深的、没有梦的地方拉到一个上层区域，那儿有摇曳的影子，有梦，还有人们说话的声音……

特兰忒小姐睁开眼睛，发现面前的世界十分明亮而坚实，看上去就好像是刚刚制造出来的。他正站在门边。见到他，特兰忒小姐并不觉得惊讶；刚才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她也不觉得惊讶。仿佛好多年来她一直感到奇怪，自己看不见他却又听见他的声音，现在这种状况悄悄地结束了。

“哈啰！”特兰忒小姐虚弱地叫了一声。

他微笑着走上前来。他当然显得老了一些，但特兰忒小姐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恰恰相反，他看上去更像是他这么一个人了，仿佛多年前特兰忒小姐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要长到现在这个年纪、现在这个模样。“伊丽莎白·特兰忒小姐，”他一本正经地打招呼——别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休·麦克法伦医生，”特兰忒小姐应道，同时把一只手向他伸去。

护士愉快地朝他们两人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开病房。

多么富有情趣的画面！多么美好的感情！是啊，只有对心上人深深的眷恋才会使特兰忒小姐好多年来一直“看不见他却又听见他的声音”，才会使她在“老了一些”的麦克法伦医生果真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觉得他的年纪和模样完全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在小说结尾，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至于已经三十七岁的伊丽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另外结交男友，作者这样写她的心理障碍：“特兰忒小姐记住了有关他［麦克法伦医生］的一

切，尽管平时很少想到他，却可能在内心深处把他当作了评判青年男子的一个标准。”普里斯特利在这里无疑道出了一条普遍规律。

书中也写了竞争和冲突。“好伙伴剧团”的对手是一个经营电影业的里德弗斯先生。剧团来到他的地盘，以精彩的歌舞表演夺走了部分电影观众，他便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下最后通牒，但是被剧团成员轰了出去。后来他竟用钱买通一些无赖在歌舞剧团演出时大肆捣乱，但又遭揭露，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些情节显示了朴实的人们在生活中遇上蛮不讲理的对手时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自豪和自尊。里德弗斯这个人物在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反衬剧团成员们的团结和友谊，突出他们的奋斗精神。

关于“好伙伴”们为了共同事业而互相支持、团结奋斗，这一点，从小说第二部开始（即“好伙伴剧团”正式成立）直至全书结束，得到了充分的描写。我们看到特兰忒小姐的见义勇为；吉米·纳恩的抱病工作；莫顿·米切姆为自己因酒醉险些使演出砸锅作诚恳的检讨，并加倍努力搞好表演；秀茜、米切姆和英尼戈在剧团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坚持把演出进行到底；奥克劳依特的任劳任怨、关心同伴、全心全意当好后勤；……所有这些，哪怕是一个最冷淡的读者都将为之动容。

普里斯特利如此满腔热忱地颂扬友谊和真诚，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了解这位作家的人评论说，他为人热情、大方，从来没有恶意，对于人们性格上的缺点都能采取宽容的态度，惟独不能原谅欺骗。他喜欢夸奖别人，也喜欢别人对自己表示友好，但是，倘若嗅出一丝一毫的阿谀便立刻现出鄙视。他认为人与人应该坦诚相待，整个世界应该充满阳光。这种想法、这种美好的感情始终支配着他。因此，我们不妨说，普里斯

特利在《好伙伴》中，是在按照他心目中的标准努力塑造一群生活在严峻社会环境里的淳朴、善良的人们。

总起来说，欣赏这部杰出的长篇小说，读者将被英格兰北部乡村和城镇的风光所陶醉，被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故事所吸引，将对书中人物产生强烈的共鸣，将体会到作者对他的同胞们深沉的爱；更重要的是，他将认真思考：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自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特定环境中，在与亲属、伙伴、对手、旁观者等各种社会关系相处的时候，应该采取何种最有道德、最有成效因而是最正确的态度，使生活在可能的范围内变得最最美好和最有意义。

这就是《好伙伴》的永久价值。

郑大民

一九八八年二月

目　录

上册

第一部

第二部

下册

第三部

第 一 部

第一章　奥克劳依特先生离家出走

1

远远的，在那下面，是“英格兰的脊骨”，多丘陵的奔宁山脉①。起初，它的整体——从匹克区②到克罗斯岗——长长的、黑黑的一条，都可以望得见。随后，德比郡③的山丘和坎伯兰④的荒野看不见了，因为你在下来，到了整个山脉的中间地段；在那里，高沼地嵌入约克郡⑤的毛纺厂群和兰开夏⑥的棉纺厂群之间。大风刮过一片又一片石南丛生的荒地和黑色的岩石；麻鹬像罗马人入侵之前一样在天穹下飞翔啭鸣。现在被称作水库的高沼地小湖中，湖水到处在闪闪发光。夏天，你尽可以在这儿漫步一整天，倾听云雀的歌唱，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冬天你行走一两个小时就会迷失方向，甚至会因为抵御不了严寒而倒毙在离布雷德福⑦的电车终点站或者伯恩利⑧的起点站大约还差十英里的地方。这里是鲍德金峰、海格里夫树林、布莱克沼地和四门区。虽然这都是些荒凉的地方，自“末日裁判书”⑨颁布以来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但是，不见识一下这些地方，你就不能理解工业化的约克郡和兰开夏，不能理解羊毛业和棉布业的生产，

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例如汉德尔[10]的清唱剧《救世主》或北方工会橄榄球比赛为什么那么流行。这些地方藏着许多秘密。那些泥沼逐渐稀薄之处是一块块所谓"垦地"，意思是，它们是好不容易从沼泽地开发出来的。在右上方，是一长条滚滚的浓烟，烟雾笼罩之下，是约克郡西区各个小镇。在那儿，绒头织物、毛条、精梳短毛、纱线、呢绒等，在纺织厂来来往往、进进出出，送往公路、铁路和运河。所有这些，你可以说，也是一种"开发"。

起先，这些小镇看上去只是像高沼地的边缘，较之中间部分颜色更黑一些，如同许多奇形怪状、露出地面的岩层。但是现在你走近了，便会看见许多高高的烟囱，以及被烟熏得越来越黑的一排排石块垒成的小屋，仿佛山丘上那小小、尖尖的山脊。这些多风的沼泽地、这些玎珰声不断的黑魆魆的山谷，这些工厂，这些小石屋，以及这进行中的"开发"过程——所有这些，哺育了在

---

① 英格兰北部一南北走向的大山脉，全长 260 公里。最高峰克罗斯岗海拔 893 米，在邻近苏格兰的坎伯兰境内。

② 英格兰德比郡北部一个高原地区，海拔达 600 米以上，是奔宁山脉的南部尽头。

③ 英格兰中部一郡。

④ 英格兰北部一郡，北与苏格兰比邻。它的南部和中部是山岳地带。

⑤ 位于英格兰北部，是英格兰最大的一个郡，它的南边与德比郡接壤，西边与兰开夏交界。

⑥ 位于英格兰北部，濒临爱尔兰海，是英格兰人口最多的一个郡。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两个城市都在该郡境内。

⑦ 约克郡西区一城市。

⑧ 兰开夏一城市。

⑨ 对英格兰各郡的人口、财产等情况所作调查的详细记录。这次全面的调查是根据英王威廉一世（1027?—1087）的命令在 1085—1086 年间进行的。"末日裁判"，系借用宗教上的"上帝的最后审判"这一说法。

⑩ 乔治·弗利德里克·汉德尔（1685—1759）——德国血统的英国作曲家，巴罗克音乐大师。他一生创作了 46 个歌剧、32 个清唱剧，以及大量管弦乐作品。《救世主》是他最著名的清唱剧，1742 年首次在都柏林演出；忏悔、祈祷是它的基调。

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与众不同的人们。在这里，有成千上万矮胖粗壮、拘谨呆板的男男女女，他们长着短短的上嘴唇和长长的下巴，讲起话来辅音发得很重，元音也发得很强调，听上去总让人觉得有点儿盛气凌人；他们别的什么都不怕，只害怕难以捉摸的礼仪进退，害怕感情的流露。在晚间，你会注意到在天空低处有奇异的星座，还有金色的甲虫向着它们爬去，那是山丘上的街灯和亮着车灯的有轨电车。在这个区域，街灯和电车就像是对峙两军之间无人地带上的前卫哨兵，十分明显地比普通的街灯和电车带着更多的冒险和浪漫色彩。然而，现在还不是晚上，而是九月底的一个下午。一部分阳光照亮着最近处的一个小镇，而大部分却射入了通往沼泽地的狭窄的山谷。那一定是布拉德斯福特镇，因为，那好几条路径汇合的地方就是镇公所。你若是对这个地区真有所了解的话，你必然会一眼就认出布拉德斯福特镇公所——它有一个大钟，敲打着《汤姆滚木球》和《里胥蒙山的姑娘》等曲子；它被称作是“一个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宏伟建筑”，并且，看上去总好像没有权利待在那块地方似的。

不错，那是布拉德斯福特。那边是霍尔兹沃思有限公司的大工厂，它从来没有被称为是一个具有任何风格的宏伟建筑，然而看上去却好像有充分的权利矗立在那儿。阳光下，中部火车站的屋顶闪闪发光。距离它不很远，布拉德斯福特大商场的玻璃屋顶也闪耀着光芒；在这个大商场里，你可以悠闲地喝上一杯茶，或者选购靴子、平底锅、薄荷糖、衣服料子、喜剧歌曲。在镇公所的左边，那不很高的、面积庞大的建筑，是莱恩区公理会教堂，它一次就能吞进二千个“尽情的赞美、欢快的礼拜”的寻求者。那边，像黏土似的一条河，一定是利兹[1]和利物浦之间的运河，要么是

---

[1] 约克郡西部一城市。

爱尔河和卡尔德河之间的运河，两者必居其一。纺织厂烟囱林立。大多数烟囱仿佛在想什么心事，只是非常缓慢地冒着淡淡的烟，因为这是星期六下午，工人们已经在大约四小时之前就挤出了各个厂门。有些烟囱一点儿烟都不冒，它们已经安静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好像纪念碑似地竖立在那儿，纪念一个已经消逝了的年代，因为生产仍然不景气。也许，有些烟囱停止冒烟，是由于在巴黎、伦敦、纽约的时髦女郎互相叫嚷："哎哟，亲爱的，你怎么能穿那种料子呢！"不十分时髦的女郎也跟着她们这么嚷嚷；最后，连相当旧式的妇女也学习她们的榜样了。这就导致了布拉德斯福特镇的纺织机停止运转。生产自然还是很不景气，然而，当你俯视着布拉德斯福特的时候，你觉得它会对这不景气的生产采取措施的，眼下它正在等待时机，最后它总归会走出一条路来；你看到了这地方严峻而坚决的姿态。不过，这一天下午，它的心思并不在羊毛生产上。

这时候，在镇西面那条狭窄的通道上，正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条通道被称作曼彻斯特路，因为实际上它是通向曼彻斯特市的；虽然，要到达那里，你还必须爬上多风的英格兰的"屋顶"，同麻鹬一起待上一两个小时。现在发生的奇怪现象是，那条路的本身根本看不见了，只见一条长长的、灰绿色的潮流在懒洋洋地流动。那是一股布帽子的潮流。

这些帽子刚刚离开布拉德斯福特"联合"足球俱乐部的球场：三万五千个男人和男孩刚看完"联合"队——他们大多数人这样称呼它——与博尔顿"流浪汉"队的一场比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照理是根本不应该到那儿去的。根据一些统计数字和令人沮丧的小小预算（这些数字和预算看来已经引起一些人的思考：一个每星期挣三十五先令的人如何生活——或者还不如说如何避免死亡），不难证明这些戴帽子的人是买不起门票的。目

前，一些纺织厂每星期只有一半时间开工，另一些根本就不开工；在这种时候，一先令也是个可观的数目。连经济学家也会感到难以解释这一个个先令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如果这位经济学家生活在布拉德斯福特，那么，尽管他可能仍然不理解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他却一定会懂得人们为了什么而情愿付出这些钱。倘使说这些人付了钱是为了看二十二个被雇佣的人围着一只球踢，那无异于说一只小提琴是木片加羊肠线，无异于说《哈姆雷特》是许多纸张加上墨水。不，不是那么简单。你付出一先令，布拉德斯福特"联合"足球俱乐部就给你提供了冲突和艺术：它使你成为一个评论员，快乐地欣赏好球，随时地衡量一次得当的传球、一次往边线的直冲、一次闪电式的射门，或者一次由后卫或守门员踢出的解围球；它使你成为一个立场鲜明的人，当球直往你支持的这一方球门射来的时候，你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而当你这一边的前锋冲向对方球门时，你兴高采烈。你的情绪随着场上形势的变化时而高涨、时而低落，时而懊恼、时而兴奋。小小一只足球把《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式的精彩场面都呈现在你的眼前；此外，它还使你成为一个新集体的一员，这个集体，在一个半小时里都是兄弟。在这一段时间里，你不但逃脱了那乏味的生活中哐啷哐啷的机器声，逃脱了上班、工钱、房租、失业救济、病假工资、保险单、饶舌的妻子、生病的孩子、坏良心的老板、游手好闲的工人，而且，跟你一起逃避的，是你大多数的伙伴和邻居，是镇上一半的人口；你们穿过旋转式栅门，进入了一种截然不同、奇妙百倍的生活，它充满着冲突，同时又充满着激情，并给人一种艺术上的美感。在球场里你们一起高兴地喝彩，互相捶打着肩膀，以老爷一般的口吻交换各自的判断。这还不算，付出一先令之后，你还得到了价值不止一先令的谈话资料，足以供你享用一个星期。在布拉德斯福特，一个人要是错过了机会，没有观

看“联合”队作东道主与别人进行比赛，他就得蹑手蹑脚地进入社交生活。

在这布帽子潮流的中间某处，有一顶帽子不同于它的邻居。它既不是灰色，也不是绿色，而是咖啡色，并且很脏。它还有一点不同于大多数别的帽子，那就是，对于它的主人，这顶帽子，要是有什么可说的，并不是太大，却是太小了一点，虽然主人的确把它从前额往后推了推，仿佛他觉得太热(这也是事实)。这顶帽子，以及它几乎不再为之起装饰作用的那个脑袋，都是布拉德斯福特镇上一个居民的财产；他是“联合”足球俱乐部的老观众和热情的支持者，名叫杰西雅·奥克劳依特。他这奇怪的姓是他那在纺织厂做监工的瘦长个子的父亲赋予他的。他的父亲常到克雷文酒店去喝得烂醉，干了这坏事后则到莱恩区卫理公会教堂去忏悔。有一天，在教堂里，他偶然从《圣经·历代志上篇》中听到这样的句子：“乌薛的儿子当中，米迦是老大，杰西雅是老二，”那正是他第二个儿子出世的前一天。不过，奥克劳依特先生所有的熟人知己都管他叫“杰斯”。他是个工人，年纪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粗壮偏矮的个子，不俊也不丑，长着一个扁鼻子，原先可能曾经是活泼、漂亮的小胡子现在显得参差不齐，乱蓬蓬的就像老鼠胡子，一双蓝眼睛总带着快活的神情察看世事，但也带着那么一丝好奇或不满，或两者兼而有之。他差不多是住在两个大工厂的阴影里，住在一个那种在当地被称作为“厂房后面”的地区，准确地说，是在奥格登街五十一号。他已经在那儿住了二十年，整条街都知道他是一个文静、正派的邻居。现在，他看完了球赛，正要回家吃茶点去。这星期六茶点在他的膳食等级上占据着很高的一级，可能仅次于星期日正餐。看完球赛后从这条路走回家去，对于他来说，已经不知是第几百次了，可是这一个九月底的星期六，对于他却是不寻常的一天——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

——因为这一天将迎来了不起的事变。时机和变化正潜伏着，命运之线就悬在他前面，近在咫尺，正诱人地摇晃着。我们必须跟着他，看他如何行动。

2

奥克劳依特先生随着拥挤的观众缓慢地行走在曼彻斯特路上，思忖着这人生的虚荣和无聊。他感到异常的沮丧。这与他的体力有关：此刻他满身灰尘，热得难受，也很疲惫。整整一个上午他在厂里卖力地干活，匆匆吃了午饭就步行去球场，一直站立到现在。曼彻斯特路好像从来没有像这场球赛之后这么狭窄、这么闷气；挤在一大群人中间简直难以呼吸。而这又是一场什么样的比赛！他第一次觉得后悔了，不该来看的！一个球都没有射进！任何一方都没有踢进一个！哪怕是"联合"队输一个球也好，那会使他们振作一点精神。上半场毫无结果，看了真令人恼火，"联合"队队员们紧紧包围了"流浪汉"队球门，但始终没能射门得分；中锋的影子都看不见，没有阻挡的射门也都踢偏了，该死的球！下半场更不像话了，双方只是盲目地乱踢，像小孩子游戏。奥克劳依特先生就这样沉浸在恼人的回忆之中，挤在人群里走了三百码。再向前走了一段，拥挤程度稍稍好了一些，他遇到了可以用嘴出声地进行回忆的机会，因为他撞着了一个熟人，那人回过头来认出了他。

"嗨，杰斯！"这位朋友说，一边把一个葫芦状的大烟斗从嘴边拿开，诡秘地眨眨眼睛。

"嗨，吉姆！"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这个"嗨"字——从前的意思是"现在"——是布拉德斯福特镇人们打招呼的用语，虽然它听上去更像是给人警告，但你不要大惊小怪；在布拉德斯福特

你得十分留心。

“怎么样?”吉姆说，一面往前走，“你觉得他们踢得怎样?”

“踢得怎样!”奥克劳依特先生把舌头吧嗒了几声，算是表示他的看法。

“我觉得‘联合’队已经包围了对方的球门，”吉姆说。

“所以他们应该破门，”奥克劳依特先生忿忿地说。“只要加把劲他们应该射门成功。我还曾见过他们在比今天更好的形势下也输了球。几星期前那一次他们输给纽卡斯尔① 队，形势比这更好，好得多。”

“哎，真差劲，”吉姆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比赛！还不如去看小孩踢球。我说，一个先令扔在河里了!”他还真沉默了一会儿，想着他那一个先令。随后，他突然改变了语调，变得气势汹汹，“他们新找来的那个中锋——麦克德莫特，他怎么称呼他自己来着？——这人不会有出息，决不会。踢起球来就像个大姑娘。他们付他多少钱？两千镑吧?”

“哎!”奥克劳依特先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两千镑！那就是说他今天每丢失一球就值大约一百镑。换了沃森，就会把二十个球都踢进去——我喜欢那个小伙子，要是他们让他好好踢的话，他会有成绩的。可他们却找来这么个麦克德莫特，付给他两千镑，尽让他把球从球门上边往场外踢!”吉姆点燃黄色的大烟斗，吸了一口，把烟吐出来，得到很大的享受。显然，他找到了一个话题，这话题将使他在“野兔猎犬”饭馆的酒吧间过上一个快活的夜晚；在东布拉德斯福特工人俱乐部快活一个上午，甚至连同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晚上。

---

① 英格兰最北面的郡诺森伯兰的一个城市。

奥克劳依特先生默默地走着，步子加快了一点儿，因为人群已不像先前那么拥挤，活动余地大一些了。在曼彻斯特路和沙特尔街的交叉路口，两人都停住脚步，因为他们要分手了。

“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杰斯，”吉姆说，同时用烟斗柄指点着。当他的想法更富有哲理的时候，他那约克郡口音的元音也就更加强调。“要是‘联合’队没有那么多钱，他们就会踢得好一些。”他一边说，一边回忆过去那个钱比较少、球却踢得比较好的“联合”队，一时连眼珠都停止了转动。“你记得不？那时候俱乐部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整个俱乐部连它的房子统统加在一起也不值两千镑。那时候他们踢的是什么球？我们知道，不是吗？那个球才值得看。现在全不行了，就像啤酒和烟丝也都卖得那么贵一样——我总觉得看球赛是把钱丢进水里了。好了，我们以后喝茶时再聊吧。你自己留神，杰斯！”说完他转身离去，因为最后那一句提醒注意的话在布拉德斯福特不过是熟人之间告辞时候的用语。

“嗯，”奥克劳依特先生无精打采地应道。“再见，吉姆！”

他迈上双层电车的上层；这电车将穿过镇中心，把他送到离奥格登街几百码的地方。他坐在那儿，嘴角上挂着石南根小烟斗，没有点火，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烟丝。帽子仍然后倾着，露着光闪闪的前额，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前方。电车时而将他猛地往前一冲，随之又让他砰地往后撞在硬靠背上。乘客们携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肘部朝外突着，体积都比平时大；他们推推搡搡地从他身旁经过，有的踩着了他的脚。星期六在布拉德斯福特乘电车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说，太太，这是花了钱来受罪，”他对挤入他身旁座位的一个大体型的女人说。当她把红润的脸转过来时，奥克劳依特认出她是巴特肖太太；她的丈夫在伍尔格特街上开了个小店铺，在

那个地区人人都知道这个小店，因为它不是一家普通的店，它兼顾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一半店面卖牛肚和牛蹄冻，另一半则贡献给了音乐，主要出售廉价的歌谱和唱片。路过这里的陌生人常常在店铺门前停住脚步往里面瞧，并开怀大笑；他们觉得滑稽，那是很自然的。然而当地的居民都觉得这样的安排很明智，因为，有些人需要牛肚，有的需要音乐，而相当一部分人两者都需要。

"哟，这不是奥克劳依特先生吗？"巴特肖太太和他很熟悉，他既是她的老顾客（光顾牛肚柜台），又是老邻居。"我没注意是你，身体好吗？"

"还好，还好，"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那样子就像是一点儿消息都不愿意泄露。

"我早就想问你好的，"巴特肖太太又说，"可老没见着你——你的莉莉近来好吗？她是在——在什么地方？是在美国？"

"加拿大，"奥克劳依特先生很快地接口说，心中觉得自豪。

"加拿大——对了！反正都一样，不是吗？只不过有人这样称呼，有人那样称呼。她在那边好吗？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到我店里来买过舞剧歌谱——她喜欢音乐，对吧？——我觉得那好像才不过是一两个星期之前的事，可现在她已在加拿大成家了。"

"她很好，"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虚荣心支配他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前几天我还收到她一封信。"但是他没有说，这封信——开头是"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写这封短信给你们，是让你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很好，并且也祝你们好，"——此刻就在他的上衣口袋里，事实上已经放在那儿有三天了。三天来，他随身带着，时时把它拿出来看了又看。

"她已经搬进去了，是吗？"巴特肖太太说，看起来她把加拿大想象成一幢房子了。

"嗯，莉莉安顿得很好。她在那儿已经有一年了。"

"哟，真没想到！一年了！嗨，真想不到！"巴特肖太太这些惊叹似乎是被电车的震荡从她身体里面摇出来的。"她丈夫是谁？照说我应该知道，但是忘了。要不了多久我会把自己的名字都忘掉的，这记性真糟糕。"

"杰克·克拉夫，老萨米的小儿子，"奥克劳依特先生答道。"他在夏普那儿当钳工。"

"噢，对了！"巴特肖太太得意地叫起来。"我知道了。他常到我们店里来买几张喜剧歌谱什么的，是个好小伙子，还很活跃。你的莉莉姑娘也很可爱，很活泼。"

"嗯，十分活泼。以前她在这儿时，你是知道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说这话时想要显得随便一些，但是他的声音有点异样，并且由于回顾往事，眼睛里闪耀着热情的光芒。他一直很喜欢这个独生女儿；在他们居住的那个地区，莉莉还是个婴儿时就最惹人喜爱，长成小女孩时她最聪明，而长成大姑娘了，又数她最漂亮；甚至在整个布拉德斯福特也可以这么说。她不管做什么或者说什么，都让人觉得了不起，就连她的顽皮——她总是主意很大——对于奥克劳依特先生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快乐，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就像演戏那么好。

"你一定很想念她。我也和你一样。甚至前几天乔① 也问起过她。乔不知道她已经出嫁并离开了英国，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总要落后一两年。"巴特肖太太说这些话的神态，就好像是在暗示，巴特肖先生一只眼睛看着他的牛肚，另一只照顾着他的音

① 即巴特肖先生。

乐，没有工夫去知道这样那样的，他是一个天才，只是思想不集中。“到我店里来的姑娘没有比她更好的，莉莉真是你的光荣。”

巴特肖太太的恭维使奥克劳依特先生不再扭扭捏捏，他一本正经地宣称：“哎，我真是很想念她。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挂念一个人。有时候心里感到空荡荡的。”

大约一两分钟的沉默。毫无疑问，两人都感觉到了，他最后所说的话已经达到了极限，已经是最彻底的坦白了。超过这个极限就太过分了，就不妥当了；一个地道的布拉德斯福特人是不会那么做的，只有演员或者伦敦人才会那样。奥克劳依特先生向窗子外面望去。

时间在渐渐流逝，正在跨越架在下午和傍晚之间的那座小巧奇妙的桥。初秋的阳光正忙于创造奇景。变换的时刻来到了。阳光把位于上方的、岑寂的沼泽地染成金色；而正当奥克劳依特先生乘坐的电车从中央公共图书馆和通用廉价品市场中间经过，到达布拉德斯福特镇中心的时候，太阳照到了镇上。布拉德斯福特所有的空间都充满了金色的烟雾。霍姆斯哈德利商场、中部火车站、羊毛交易所、巴克利斯银行、帝国音乐厅，都像宫殿似地金光闪闪。史密森广场像一片动荡的海洋，而尊敬的埃比尼泽·史密森本人的雕像——他那大理石的纹章饰带上面现在是影剧院指示图——像变戏法似地成了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军将军。市场街上高大建筑物的正面，许多雕有图案的大理石展现在太阳光下，呈现出奇异的景象。镇公所广场成了一片金色；它那著名的大钟也来庆祝这迷人的时刻，这时指针发出巨大的呼呼声，接着把《里胥蒙山的姑娘》那欢快的韵律洒向下面的街道。

奥克劳依特先生吸着空烟斗，呆呆地望着窗外。人们或许以为他对这突然的变幻完全无动于衷；其实并非如此。他的一只手在褴褛的上衣里摸索；而此刻这只手的主人是和巴特肖太太合

坐一只座位——这位太太身体之宽阔是电车公司的设计人员做梦都不会想到的，要不是这个缘故，手还会进一步往里伸，一直伸进里面的口袋。不过，尽管现在不能拿出信来，它却可以感觉到那封信还在那儿；感到了这一点，它满足地垂了下去。

"你那男孩过得怎样？"巴特肖太太问，不乐意地看着郝格尔贝父子有限公司的仓库，他们这时正位于仓库的阴影里。

奥克劳依特先生的脸立刻沉了下来，并带上一种讥讽的表情。"我讲不上来。他什么也不告诉我。依我看，只要有充足的润发油和时新的袜子供应，只要有许多年轻女人整天除了寻找小伙子以外什么事情都不干，那么他的日子总会很好过的。"伦纳德可能是他母亲的心肝宝贝，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显然他的父亲对他评价并不高。

巴特肖太太对他的评价似乎也不怎么样。"星期三那天，"她严肃地说，"我看见他站在一个电影院外面——大概是卜拉泽影院——那样子叫你看了觉得他似乎就是电影院的老板。我对乔说，'那是奥克劳依特先生的儿子。'但乔不认识他。乔什么人都不认识，亏他还当了三十年的老板！哎，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像他这样的。'再往后你连我也不认识了，'我对他说。但是当我把你的伦纳德指给他看时，他说，'假如那是奥克劳依特先生的儿子，那么他一点儿也不像他的父亲。倒像个花花公子。''不，'我说，'乔，你不了解那孩子。'不过我理解他的意思，他不喜欢那种打扮得花哨入时的孩子，他不喜欢。你的伦纳德眼下在哪儿工作？还在理发店吗？"

"嗯，他还在伍尔格特街博布斯菲尔的店里，"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看来他对巴特肖太太这些话并不介意。

"我说，"巴特肖太太收拾起大大小小的包裹，整一整身上的衣服，"在老博布斯菲尔那儿吃饭他胖不起来。理发店没一个好

的，而博布斯菲尔的店又属于最差的那一类。伦纳德要想挣一点点钱都太难了。”她吃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当电车渐渐放慢速度的时候，便蹒跚地沿着过道走去。

奥克劳依特先生舒展身子，让手脚恢复到自然状态，他又想起女儿和她的来信。莉莉一走，奥格登街五十一号就一下子萎缩起来，顿时黯然失色，没有了生气。真正的家庭不复存在，只有三个人在那儿吃饭、睡觉，有时候吵嘴；溺爱儿子的母亲总是站在伦纳德一边，奥克劳依特先生是孤立的。“你别跟他们吵，爸爸，忍着点儿，自己照顾自己。”莉莉在父亲耳边这样轻声叮嘱之后就离开了，一个历史悠久而令人愉快的联盟解散了。从那以后，他忍耐着，自己照顾自己，在悲凉中倒也曾有过一种乐趣。但是现在，实在很难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

他把信从口袋里拿出来，但没有再看。他曾暗暗地希望女儿在这封信里会邀请他去加拿大，并且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接到邀请，立刻就走。像他这样有手艺的人在那里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工作。他在纺织厂里干六个月的活就能轻而易举地把路费积攒起来。但是莉莉没有邀请，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他但愿事情是这样的：女儿曾想到邀请父亲并向丈夫建议了，只因丈夫坚决反对，她才不再提它——杰克·克拉夫是个正派小伙子，不过，像别人一样，他得把精力用于照顾最急需办的事情。奥克劳依特先生有一两次在写信给女儿时提到过自己的愿望，不过只是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你的老父亲假如到加拿大来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可是要进一步表明心迹，他就觉得不好办了。女儿、女婿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忙，而且马上要有孩子了。他低头看看信，然后慢慢把它撕碎，把纸片扔到座位底下。

电车在“黑天鹅”旅馆（当地叫它“脏鸭子”）前面停下，奥克劳依特先生到站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过一段几百码

的路，向奥格登街走去。

没有人能说奥格登街很吸引人。这条街很长也很单调，有两排特别丑陋的黑色小房子；然而它有其值得骄傲之处，它的居民有理由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占据着相当的地位。事实上，可以看得出来，奥格登街如今虽然衰落了，但曾经有过它光荣的往日；有些人甚至把这条街看作是某种久已消逝了的繁荣的象征。首先，奥格登街是一条高尚的街，不像有些街道，在夜间你会突然听到尖声叫喊或者警笛长鸣。其次，奥格登街上的房屋都很正规，屋子的门都面街而开。在这一方面，它不同于在它后面的凡尔维街和梅里诺街；那两条街上的房屋，或者后墙对后墙，或者门对着门，中间只留很窄的过道——这不知是哪一位聪明的建筑师设计的，目的是要把四个居住单位挤在两个单位的面积里，从而使某些居民（在 1867 年的时候）可以驾着双马车送他们的夫人和女儿去看巴黎博览会。你若居住在奥格登街，偶尔同“过道房屋”的居民交谈几句或许并不感到有失体面；然而，倘若你是一个知道如何让自己过得快活的女人，碰上一个谦卑的“过道房屋”居住者，便会对他表示几分怜悯，而遇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你也会让他懂得不要忘乎所以。许多这一类的事情，奥克劳依特先生作为奥格登街的老住户，是很了解的，但是眼下他并没有闲情逸致去回味这一些。

通往起居室的门半开着，房间里没有人；楼上传来说话的声音。奥克劳依特先生把帽子扔到亮光光的黑颜色沙法的一头，这时听见有人叫唤：“哈啰！”他咕哝了一声，算是回答，一边走向厨房，在那儿匆匆地洗了脸。眼睛里还留有肥皂沫，刺得很疼，他就已经忙着回来，费力地瞧餐桌上有些什么好吃的。一看，他便恼火地摇起头来。满桌杯盘狼藉，哪里还像是星期六茶点的样子！三个脏杯子被推到桌子的一头，表明已经有客人来过；桌上每一

样东西都现出一种被仔细检查而后丢弃在那儿的模样。一只茶盘里有两片涂了黄油的面包，另一只茶盘里放着半只小葡萄干蛋糕，也涂着黄油，还有一只压扁了的柠檬干酪馅饼；第三只茶盘里——是美味佳肴了，堪称一餐茶点的光荣——不过也只是一个吃剩的鲑鱼听头，好比遇难船只的残骸。奥克劳依特先生又摇摇头，用一只叉子在这橙红色的软块里拨弄，搞出咔嗒咔嗒的声音。随后，他把在火炉上已经搁了一段时间的茶壶拿开，坐下身来，振作一下他那正快速地消逝殆尽的食欲。

“是你回来了吗？”这是奥克劳依特太太的声音，她正下楼来。她长得瘦瘦的，眼睛里闪着不很明亮的光，高高的颧骨，鼻子过分狭窄了一点，鼻尖是红色的，长长的下巴往外突出。奥克劳依特太太具有两种激情，一种是对儿子伦纳德的；另一种，当她实在感到不舒服时表现出来。“我是关心家里事情的，”她自诩地说；而要是能及时地在丈夫下班回来之前的几分钟把湿漉漉的衣服挂满在起居室里，她觉得是一种乐趣。她早就不把丈夫看成是朋友或伙伴，她觉得他讨嫌，回到家里就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还吵着要吃的要喝的。

讨嫌鬼这会儿很快地瞥了她一眼，立刻觉察到她正为什么事情心里高兴着，虽然也会随时为这件事而吵架。“一定与伦纳德有关，”他猜测，点了点头，然后闷闷不乐地往盘子里倒上一些鲑鱼汤。

“我们吃过茶点了，”奥克劳依特太太走进房里说。

“嗯，我看得出。”她丈夫简短地回答。“但愿我也参加了。看上去这里有过一次小小的聚会。”

“伦纳德在家里。下午他带了艾伯特·塔格里奇回家来，我们就在一起吃了茶点。”

“噢，伦纳德在家里？”奥克劳依特先生挑衅地朝妻子瞪着眼

睛。“这个时候他到这儿来干什么？今天是星期六，我想在伍尔格特区大概不会有人要刮胡子吧。”因为恰恰只有在星期六许多伍尔格特居民需要刮胡子，所以他这个话是极尽讽刺之能事了。

奥克劳依特太太的眼睛里闪耀着平时所没有的光芒，她骄傲地说：“伦纳德在伍尔格特已经住腻了，他今天早晨离开那儿到别处去了，事前老博布斯菲尔一点也不晓得。真有他的。”

奥克劳依特先生放下手中的刀叉。“他被解雇了，被赶走了，是不是？现在他打算干什么呢？我看他是在发疯。这小子翅膀长硬了。”

这一下奥克劳依特太太眼中闪耀出真正的胜利者的光芒。她提高了嗓门说：“让我来告诉你他打算干什么吧。他就要到葛雷格森美容室去上班了。那儿有个人今天干完活就离开，我们的伦纳德下星期一就去替他。挣两镑钱，还有小费。你应该知道葛雷格森是什么。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奥克劳依特先生无言以对。他的确知道葛雷格森是什么，尽管他从来没有光顾过如此气派的都市美容室。它位于镇中心，距镇公所广场不到二百码。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络绎不绝地去那儿理发、美容，它确实是无可挑剔的。

“两个金镑，加上大量的小费！”奥克劳依特太太大声说道。“他可以挣四镑十先令。他还告诉我，有时候遇到哪个星期生意兴隆，除老顾客之外，那些羊毛商人、那些旅游者……也都来光顾，他就能挣到五个金镑。‘啊，这么说你挣的钱比你那可怜的爸爸挣的还要多，’我对他说，‘你还只有二十四岁。’嘿！真叫人惊异。下午，看着伦纳德和艾伯特·塔格里奇一起走进来，我都陶醉了，你用一根羽毛就可以把我打倒在地——”

“哼，”她丈夫打断她的话头，“要是我看见他们俩直冲鲑鱼的丑样，那时候你就可以用那同一根羽毛把我打倒在地。”

“说得好！再往下说呀！还有什么！说呀！”奥克劳依特太太尖叫着反唇相讥。“下次孩子再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我就把他和他的朋友往外赶，不给他们吃茶点。我要对他说，他不能吃，只有他父亲才有资格。你怎么可以比我们吃得少呢。不过，你需要的是咖啡馆，我们这地方配不上一个每星期花得起一先令去看足球比赛的人；他应该每天晚上吃火腿鸡蛋，应该如此，每天晚上吃牛排和煎土豆片，理所当然，因为他多么有钱呀。”

“好了，好了，好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吼叫道，竭力做出废话听腻了的样子。奥克劳依特太太嗤之以鼻，收拾起一些脏杯子和脏盘子，又用鼻子出声地吸了一次气，随后把杯盘倾泻入水斗，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奥克劳依特先生松弛了面部的表情，沮丧地大声吮吸一只蛀空了的牙齿，接着咬了一大口葡萄干蛋糕，喝一大口茶把它送下喉咙。

“我敢打赌说，今天晚上布拉德斯福特的年轻女人都要昏头晕脑了。”奥克劳依特太太从厨房回来时她的丈夫说。他朝楼梯点点头，“那个艾伯特·塔格里奇现在跟伦纳德一起在楼上吗？”

“是的。伦纳德准备出去。他们准备到沙特尔街的公寓去参加交谊舞会。”

奥克劳依特先生冷笑道：“我猜得不错。今天晚上沙特尔街有人要心碎啰。在同一个晚上放他们两人出去，而且是星期六晚上，这真是太残酷了。那些女孩子避都避不了。她们即使不被伦纳德吸引，也会匍伏在全能的艾伯特脚下。这舞会全是男人的天下。”

奥克劳依特太太火冒三丈。“杰斯·奥克劳依特，你大概一生下来就是个老头子吧，有像你这样对待孩子的吗？”

“不，我有过青年时代，我觉得现在也还不老。但是我从来没有像他们两位那样惬意。专门勾引女人——沙特尔街上的害人

精！啧，啧，啧，啧！”

这样形容伦纳德和他的朋友艾伯特，并不为过。随着他们这一批人，有一个老的传统正在悲哀地、悄悄地结束。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已是一个长系列的最后组成部分了——属于那最后一批醉心于仿效欧洲大陆的外国派头、衣着时髦、专门在公共场所向女人调情求爱的纨袴子。他们的老家，伦敦西区①，已经把他们这样的角色遗忘了；他们的手杖和黄手套，他们那钮扣上镶有珍珠的浅褐色大衣，他们的头油、香水和花束，他们在剧场走廊里的兜风，他们的马车，他们的女郎——一头金发精心地梳成各种式样，胸部丰满、姿态迷人——所有这一切，都消逝了，都随着他们那最后的香槟酒潮流而去，早已湮没无闻了；而一首差不多也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活泼的6/8拍曲子——歌词写道：“小伙子和姑娘们欢乐欲狂，在皮卡迪利②，在莱斯特广场”——则成了他们的安灵曲。但是，一种时尚，在伦敦贵族住宅区风靡一时之后，会使得黑色的花瓶和橙色的软垫在客厅里长期地占据着它们的位置，却同时年复一年地变得越来越与之不相称；同样地，浮华艳丽和勾引女人的传统，在离开了它的老家之后，还在布拉德斯福特这样的小镇以及在伦纳德和艾伯特这样的年轻人身上保留着。他们活着是为了穿衣打扮，是为了姑娘，并且主要是为了姑娘——不过他们没有布鲁梅尔③那样的机会。在布拉德斯福特的舞会和联欢会上，在地方公园和一些小树林里，在戏院和音乐厅，他们向姑娘们做媚眼，追逐她们，拥抱她们。这些人从布里德林顿沙滩开始，沿着莫尔卡姆码头，一

① 伦敦的富人住宅区。

② 伦敦一条繁华的街道。

③ 乔治·布赖恩·布鲁梅尔（1778—1840）——英国一个纨袴子，也是一个才子。他是当时的摄政王（后来的乔治四世）的密友，所以他那种讲究的衣着打扮和自负的举止风度十分受他同时代人的欣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直追逐姑娘们进入布莱克普尔① 的舞厅，甚至一直追到马恩岛的首府道格拉斯，请她们喝十八便士一杯的香槟酒和其他一些臭名昭著的春药；他们很懂得、并经常议论布拉德斯福特工厂里的姑娘和布雷德福或者哈德斯菲尔德② 工厂里的姑娘之间细微的差别，议论利兹的女成衣商和曼彻斯特商店里女售货员之间细微的差别；他们擅长于"结识"姑娘，并且，尽管他们年纪轻轻，却已经是老练的战略家，善于征服女性的谨慎与贞洁。他们孜孜不倦地一连几个星期在约克郡西区街道黑暗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追逐那些尤物，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感到腻烦或者害怕。最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用他们自已的话来说——"被粘住了"，于是人们看见他们推着童车在街上漫步，脱出了原先豪侠史诗般的生活。

现在这两个年轻人下楼来了。伦纳德走在前面，还在拍打着他那条紫红色的丝绸领带。他瘦瘦的个子，头发精心地梳成波浪，一部分头发鬈曲着，上面涂得油光光的，眼睛没有热情，嘴巴微张着，前额上很不幸地已经开始生出雀斑来。他的朋友艾伯特是斯沃伦斯拍卖行——布拉德斯福特最热闹而最不可靠的拍卖商行——里的办事员，他的身材比伦纳德高大一些，讲起话来声音也响一些；他喜欢在公众场合模仿他老板的言谈举止，给聚会增添光采。因为在布拉德斯福特没有亲属，他在离伦纳德家几条街道的地方租了房间；他说在那儿很不舒服。伦纳德和他母亲已经提出过好几次，要让艾伯特过来一起住，但奥克劳依特先生只要一听到他们提起这件事就勃然大怒，因为他不喜欢家里有房客，尤其是艾伯特，他连见都不想再见到他。

"我说，伦纳德，"奥克劳依特太太大声说，一边把两只手往

① 英国海滨避暑胜地。

② 约克郡西区一城市。

厨房门上擦，“今天晚上你真够漂亮的！”看着儿子站在那儿：穿着一套巧克力色的新衣服，紫色的袜子，戴着紫红色的领带，插着手帕，对于她来说，就跟自己外出参加晚会一样愉快，比看电影还高兴。

“还不错吧，我们走，”伦纳德说，一面把一支卷烟在手背上轻轻地敲。

“哈！哈！”艾伯特叫道，同时向正把椅子往后挪动的奥克劳依特先生眨眨眼睛。“来啦！又到一起来了！老朋友在一起多快活。今天‘联合’队踢进了几个球啊？”他向三个人都眨眨眼睛。

奥克劳依特先生恨不得踹他一脚，这时低下头去往烟斗里装他的“老水手”牌烟丝，嘴里咕哝一句：“平局，零比零。”

“这么说，这一个先令花得不值得，你说呢，伦①？”艾伯特说着走到火炉边，叉开腿站着。“可怜的‘联合’队，他们得踢得好一些才能指望我花钱看他们比赛。”

“当然，当然。”伦纳德说。他有时候喜欢模仿音乐喜剧中爵爷们说话的腔调来逗乐。现在他正是这样。

“就是嘛！”艾伯特大声附和，他知道伦纳德的意向。

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时候的神情表示这些话他已经听腻了，他用夸张的动作点燃了烟斗，吐出一团烟来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是啊，得不到你的钱，他们该想想办法，怎么才能踢下去，艾伯特，”他说，对于自己的反讽颇感得意。“不管怎样他们必须想办法，虽然他们的前景注定很不妙，我看得出来。你已经告诉他们了吗？还是想让他们自己认识到这一点？”

这时候奥克劳依特太太和伦纳德不见了，他们正在厨房里悄悄地说着什么。艾伯特朝他们的方向竖起耳朵听，继而他自己

---

① “伦纳德”的昵称。

先开了火。“你听到消息了吗？伦找到了新工作。好运气，好运气！我在上星期也加了工资。好运气呀！我们在挣钱，在挣钱。你有什么可说吗？”

很显然奥克劳依特先生没有什么话可说，这个话题他不感兴趣。他拿出烟斗来看看，又瞅瞅艾伯特，以十分平静的语气问，斯沃伦斯先生最近是否又卖过红木衣橱。这可是个恶毒的问题，因为斯沃伦斯先生曾经为卖过一只红木衣橱而招致麻烦，布拉德斯福特晚报还用了半个栏目的篇幅发表过报道。

艾伯特并不感到窘迫：“好了，好了，谁不知道那件事，做什么生意都得有诀窍嘛！你知不知道我正在找新的住处？”

“听说了。”

“那么，你怎么说？让我这一点阳光把你这老房子晒晒不好吗？我是个好朋友，也是个讲信用的房客，每星期五晚上准时缴钱。”

奥克劳依特先生摇摇头：“那不成，小伙子。”

“每星期五准时缴钱，”艾伯特兴致勃勃地重复说。“你家里人都同意了。”

“不行。我们不要房客。有其他许多人家愿意收房客，我们不要。”

“噢，我们不要？是这样吗？”这是奥克劳依特太太好战的声音，她正站在厨房门口。

奥克劳依特先生瞪了她一眼，提高了嗓门说，“不要，我们不要！”

“哼，家里有人认为我们需要。”

“那么你们必须重新想想，要换一个想法，”奥克劳依特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不等他们任何人回答，他就已经从沙法上拿起帽子，往头上一扣，走了出去。

他觉得自己需要出去散散步，抽几口“老水手”，还要买一张晚报运动副刊来看看。但他知道自己害怕事态进一步发展。在很有气派地点燃了他的大烟斗之后，他感到自己恐怕不能不让步。沿着奥格登街一直往前走，他心里不停地嘀咕着那句“比你那可怜的爸爸挣的还要多”。他觉得事情很不妙。

3

周末一开始奥克劳依特先生就很不自在，而且心情始终没有好转。他摆脱不了星期六下午的沮丧情绪，也想不出怎样可以使自己高兴起来。一个模糊的预兆使他感到烦恼，就像一条着了魔的黑狗在他脚后跟打转，无论到哪里都缠着他。平时，他一边吸他的“老水手”，一边看晚报运动副刊——“凯利把球推进到主队的左翼，麦克唐纳从球场中央有利的位置一记劲射，但是对方迎上前来的后卫利落地把球挡了回去”——这种时候他是何等的快活。但是，这个星期六晚上，惹人喜爱的粉红色新闻纸却不能使他静下心来。那条黑狗始终缠着他：当他试着在镇中心散散步的时候，它跟着他；甚至当他坐到“小孩和琵琶桶”酒店的演唱室里时，它也跟着进来(奥克劳依特先生在那里喝上半品脱苦啤酒，听一位紫红脸膛的男高音动情地歌唱《多琳，他的爱人，他的女王》和《家，倾圮的小屋》)。在回家的路上，奥克劳依特先生拐进了思韦茨熏鱼店(这店铺自称为“西区夜餐馆”，但没人理睬它)，要了三便士的炸土豆片和一条鱼尾，边吃边和山姆·思韦茨谈论“联合”队的表演；山姆是个优秀的足球评论家。即使在这个时候，那条黑狗还是没有离去。

星期天早晨，情况仍然没有好转。首先，早餐的时候又发生了关于艾伯特·塔格里奇的争论。其次，帝国新闻报——同二百

万英国人一样，奥克劳依特先生星期天早晨总要阅读这张报纸——这次第一回没能给他乐趣。他懒懒地从“欧洲法庭秘闻”翻到“梅泛区①的麻醉品地下市场”，从“丈夫之所见”翻到“拳击场丑闻”，最惊人的消息、最可怕的揭露，都没有使他眼睛发亮。十一时半他到伍尔格特工人俱乐部去，坐在那儿喝了半品脱酒，也只是扫兴地听到一条消息，说年轻的蒙德利当上了他所属的工会——纺织机车和储运部门工人联合会——的地方支部的书记。最近一个阶段，奥克劳依特先生与所属工会的关系不太好，现在，这个面孔瘦削的、狂热而没有道理地赞赏俄国方式的年轻人当上了地方支部书记，会很快使这一关系进一步恶化。他讨厌那个家伙；两星期前，就在这个俱乐部里，他们两人还大声地争论了好长时间。在争论时，奥克劳依特先生把“无产阶级”这个词——这是蒙德利看得很神圣的一个词，两句话就要用上一次的——称作是“一个愚蠢透顶的词儿”，使他的对手大为震惊。喝完那毫无乐趣的半品脱酒，他回到家里赌着气吃了一顿沉闷而同样没滋味的午饭。这倒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知道近来妻子已经不愿意尽心尽力地做饭了。下午，他心神不定地瞌睡了大约一个小时，突然决定步行到公园去；才走了一半，却觉得好像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于是他又折回去，满身灰尘、一肚子怨气，又独自喝起茶来。伦纳德已经离开，去葛雷格森上班了；奥克劳依特太太则在伍尔格特公理会教堂同几个教友一起喝茶。奥克劳依特先生心不在焉地吃了许多、喝了许多，又抽了两烟斗“老水手”，闷闷不乐地回想着以往的日子。

等到他终于打定主意如何来消磨晚上的时光，已经是将近七点钟了。他打算到沃布莱去看他的朋友萨姆·奥格尔索普。下

① 伦敦西区的贵族住宅区。

了这个决心,他顿时感到快活了一些,因为,到远离布拉德斯福特四英里、几乎是在沼泽地边缘的沃布莱去,真是够刺激的,真是一次小小的冒险活动。而且,他知道萨姆一定在家,一定会欢迎他的。然而,有一点是他所不知道的,那就是他的这个决定其实是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他将进行的,不是一次小小的冒险活动,而是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大型冒险活动的开始;现正悬在他空洞生活中的命运之线几乎已经能伸手抓着了;当奥克劳依特先生在厨房的洗涤槽洗过脸后,先步行一段路,再乘上电车,下车后又步行,直往沃布莱而去的时候,命运之神正在积极行动。

是的,萨姆在家,见他来访很高兴,两人便一起到饲养场去看鸡。他俩曾经在希格顿公司的货车部门一起工作过多年,两三年前才分手,因为萨姆继承了一笔钱;一个开酒店(那种只取得外卖营业执照的酒店)的叔叔遗留给他四百英镑,于是他勇敢地走出希格顿公司的大门,一去不复返。他目前在沃布莱独立自主地办了一个大养鸡场,另有一间小屋,挂起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专营细木工①,交货迅速”。他是个自豪的业主!所以奥克劳依特先生对他这位朋友怀有一种羡慕和妒忌的心情,他希望自己也能永远地离开希格顿,把工资、工头,以及专横的汽笛统统摆脱掉。在他内心深处,也有一块“专营细木工”的招牌;他经常梦想着哪一天也能把它挂起来,向全世界宣告杰西耶·奥克劳依特是个独立自主的手艺人。再说,他比萨姆还能干呢;只要有一把锯子、一只铁锤、几枚钉子,他没有什么不会做的!然而,萨姆得到叔叔的帮助,已经设法冲了出去,而他奥克劳依特还被困在公司里,还深深地陷在里面,并且,能够这样缠住希格顿公司,恐怕也就算是他大好的运气哩!

---

① 装修门窗等比较细巧、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木工活计。

在饲养场看过鸡之后，两人现在正舒舒服服地一边抽烟喝啤酒一边聊天。他们并不待在奥格尔索普先生的小屋里；这种小屋子，正如每个沃布莱居民都会告诉你的，只是用来吃饭睡觉，而不是用来会客的。不，他们正舒适地坐在奥格尔索普先生用来当工作室的一间鸡舍里，一壶啤酒放在两人之间的一条长凳上。倘若你想了解布拉德斯福特地区独立自主的人们对生活持什么看法，就必须在晚上听他们在鸡舍里谈些什么。在那里，他们随心所欲地发表各种议论。萨姆这回就一直在大谈他的计划和前景，他的鸡、他的木工活计、他的包工打算。所有这些，奥克劳依特先生始终带着羡慕的心情听得津津有味。而现在也该让他来唱唱主角了，奥格尔索普先生呢，也正是这么一个能体察实际情况的好人，他很知道这一点，并且给了奥克劳依特先生一个提示。

"哎，"奥格尔索普先生以他那种干细木工活儿时所特有的慢条斯理、若有所思的神态说，"这类事情，在沃布莱大家就是这么做的，在布拉德斯福特也是这样。你在南方的时候，杰斯，有没有注意到这类事情？我想在那边情况大概不很一样吧。"

奥克劳依特先生脸上顿时焕发出光彩。这个"在南方"，就是他得到的提示。现在该由他来显身手、来炫耀自己的特长了。因为，他们两人当中，如果说奥格尔索普先生是个独立自主的饲养场主人（他是自由的，例如抽烟，无论什么时候要点燃他的烟斗都行），并且算得上是个手艺人，还挂起了营业招牌，那么，奥克劳依特先生就是个旅行家了；他曾经走南闯北地跑过一阵子，能讲出一些对于奥格尔索普先生来说就像是发生在外国的事情，因为奥格尔索普先生哪儿也没有去过。只有跟这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才真正觉得自己是见过世面的。其实，他并不经常离开布拉德斯福特，虽然他曾经去莫尔卡姆、布莱克

普尔和斯卡巴勒度过假，也去过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和谢菲尔德看足球比赛，还有一天在半夜里进行过一次到伦敦的远足，并且确实看到了圣保罗教堂和伦敦桥，然后又睡着在一家餐馆里。不过，有那么一回，他曾经在莱斯特一连干了六个月的活（他所在的公司在那里有一个分公司）；以后他每次提到那一段时期，总是很激动，总是把它称作为他“在南方”的时候。这种旅行，这种到各地游览，并且事后对人叙述在某个地方怎么游玩了，又怎么转到另一个地方，等等，如同挂起心目中那个营业招牌一样，也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尽管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多少见识，而且今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四处游览了，但是这个梦想时时萦绕在他心头；在它的潜移默化影响之下，奥克劳依特先生已经把一个真正漫游者的风度模仿得很到家了。在莱斯特的六个月，他住在一条跟奥格登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街上，在希格顿公司的另一家厂子里干活；那个厂跟布拉德斯福特这一家一个模样，只是比较小一点，比较清洁一点。但是，当他说起“在南方”时，就好像是在叙述一次到热带的长途旅行，在旅途的终点，那儿的生活是完全陌生、十分新奇的。

“嗯，在那儿情况不同，萨姆，”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一面开动脑筋，考虑怎样来说明这种区别。“在那儿情况完全不同，的确。”

“你稍微等一会儿，”另一位大声说，同时伸手去拿啤酒壶。“我想里面还有一点儿。好了，现在你讲吧。”说着他点燃烟斗，看着他的朋友，诚实的、红红的面孔焕发着光采。

“好，你听着，”奥克劳依特先生开始说，刚这么一开头，又停下来仔细想了想，喝了几口酒。接着回忆了一会儿，“嗯，我要说的是这样。你是问我这种细木工活儿的包工生意在南方的情况怎样，是不是？”

“是呀，杰斯。”奥格尔索普先生沉思地说。

“嗯，我要说的是这样。在那边细木工生意或许没有这里多，但是要求比较高。你听懂我的话吗，萨姆?”

萨姆听懂了，脸上更显出沉思的表情，他慢慢地把口中的烟向陶土制的短烟斗上喷去。沉默了一两分钟。奥格尔索普先生点亮一盏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煤油灯；这灯已经很旧，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随后他打破了沉默：“我想情况会完全不一样，杰斯。我决不能适应那边的情况，但是你一定很喜欢那儿吧。”

“我喜欢生活有点儿变化，萨姆。”

“我敢肯定你一定愿意在下星期再到那儿去，”奥格尔索普先生说，那神态就好像他有料事如神的本领，好像他终于把他的朋友抓住了。

“可能去，也可能不去，”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他不是那种很快就放任自己畅所欲言的人，即使是在萨姆的鸡舍里。但是，在这种时刻，心情又这么好，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他俯身向前，热切而若有所思地说：“我对你说吧，萨姆，我还要到外面去看看的，再不去人就老了。”

“你已经见多识广了，杰斯。”奥格尔索普先生自豪地说，似乎因为他们两人是那么要好，奥克劳依特先生到各处漫游也有他的一份。

“你仔细想一想就会觉得见识其实并不很多。”

“什么?”奥格尔索普先生大声说。“你看我，除了去沃布莱看赛马，就没到过更远的地方。哦，不对，更远的地方我去过。我有一次花了一天的时间到索恩波特去看大海，但是根本没看到，一滴水都没有看见，我上了个当。”

“我还想到各处去跑跑，”奥克劳依特先生接着说，“趁我还没有老得不中用，再到各处去看看。近来我对布拉德斯福特已经很腻烦，萨姆。我想到外边去走动走动。”

“你打算到哪儿去，杰斯？还到南方去吗？你想看什么呢？”

“嗯，我也不知道，”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情绪不很高。“我想看些新鲜东西，想去——哎，我说不上来——想去布里斯托尔看看。”

“噢，”奥格尔索普先生会意地说，“布里斯托尔。”

“或者，我想去看看——你知道——贝德福郡那些地方，”奥克劳依特先生鼓了鼓勇气补充说。

对方听了摇摇头，沉着脸说：“从来没人对我好好讲过那个地方。那儿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噢，我不知道，”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稍微有点不耐烦。“不过我总得去看看。我要去看看究竟是不是有什么可看的。我告诉你，萨姆，我还想到加拿大去。”

“你不能去，决不能去！杰斯！”奥格尔索普先生拍着大腿说，他觉得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个想法真是太大胆了。“你到了那儿马上就会想家的。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没什么可吃的，还一年到头下雪。我估计，钱大概可以挣不少，但是没地方花。哎，杰斯，我怎么也不相信你会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我有个女儿在那里，萨姆。”

“哦，是的，我倒忘了。不过我对你说呀，你应该做羊毛生意，那样你在那边就可以到处转，就会赚钱，日子就舒服了。”

“我相信是这样，”奥克劳依特先生严肃地说。“我还应该有一辆汽车，每星期可以很容易地挣二十镑，就可以有许多时间……”

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哈啰！”门口出现了一张脸。

“谁呀？噢，是你吗，特德？进来吧孩子，进来。认识我侄子特德吗，杰斯？”特德在一只旧鸡笼上坐下，奥格尔索普先生又说：“喏，关于四处漫游的事，这孩子可以告诉你一些情况。他从

来没有在家里待过五分钟，开着车到处跑，是不是，特德？"

特德有一辆卡车，是同别人合伙买的（他们称它为"沃布莱运输公司"），这时候他回答说，他的确跑过一些地方，对于到处漫游是怎么回事，略知一二。

"你对于开车跑运输早就该是内行，杰斯，"奥格尔索普先生又说，同时有意无意地朝他侄子眨眨眼睛。"下次你跑哪儿，孩子？"

"明天出发，"特德答道。这年轻人说话简短，喜欢嘴上叼着香烟讲话，就像表演口技似的。"在布拉德斯福特装货。在梅里威泽的泰普街。送到纳尼顿去。要到明天夜里才能走得了。"

"几点钟，特德？"他叔叔问，那样子就像是法庭上的法官，已经知道回答是什么。

"十点或十一点。也可能十二点。现在许多人都拥到梅里威泽去，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差使，得跑整整一个晚上，然后在早晨卸货。真是要命的活儿。"说完这些，特德取下嘴上的香烟，吹起口哨来。

"听见没有，杰斯。要命的活儿，"奥格尔索普先生得意地重复了一遍。

"那我可不行，"奥克劳依特先生咕哝着说。

"他能行，"奥格尔索普先生对侄子说，"你给他在卡车上安排一个活儿，特德。"

"没什么活儿，"特德答道。"那些活儿我们都包了。他要是高兴随车一起去看看当然可以。让他亲眼看一看。其实嘛，也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些地方我都跑遍了，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莱斯特、考文垂，伦敦也去过两次。还有十几个小地方。都跑遍了。没什么好看的。我都已经腻了。每次都那么老一套。许多地方你只要熟悉了，就好像都一个样子。"

“嗨，要是它们都一样，我还有什么劲头，”奥克劳依特先生很不同意地说。“你跑过的地方可能比我多，但是你的看法却很可笑。一个个地方都是各不相同的，好比粉笔不同于乳酪。我在南方时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嗯，是那样，”奥格尔索普先生说。“我已经听杰斯讲过许多遍了，说它们是怎么怎么不同。我见过的地方不多，但我不相信你说的什么各个地方都一个样子。不是吗，这沃布莱就跟布拉德斯福特附近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真叫人吃惊！很惊人！布拉德斯福特同利兹或哈里法克斯就不同，好像我不同于比利·巴克斯特。”

“比利·巴克斯特是谁？”特德问，他觉得奇怪，怎么自己不认识这个人。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比利·巴克斯特？”奥格尔索普先生兴高采烈，叫嚷着说。“哈哈！比利·巴克斯特是那个非得用脚才能站起来的家伙。”说着，他用拳头往自己身上捶打，摇晃着身子，嘴里唾沫飞溅，并咳嗽起来，脸也涨得通红，弄得不能自已。

“你好久没跟人开这样的玩笑了，萨姆，”奥克劳依特先生赞许地说。“不过特德今天晚上学到了一点东西。”

特德仍叼着烟，他一边摇头，一边发出很响的“啧！啧！”声。他并不感到窘迫——像他这样一个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对于这种并不逗乐的笑话，完全不当一回事——但是他知道今天晚上已经没有机会再摆权威架子了。于是他在叔叔背上重重地拍了两下，便告辞了。

奥克劳依特先生没有马上离开，他又吸了一斗烟；然后，主人送他出来，在黑暗中给他带路——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一直送他到电车站。车站上停着一辆电车，可是它只把奥克劳依特先生送到布拉德斯福特郊区。在那儿，它隆隆地驶入了停车

场，剩下的路，奥克劳依特先生只得步行了。通常，星期天晚上他是喜欢早一些睡觉的，但现在他却不想睡，他要考虑考虑星期一的早晨；尤其是刚刚离开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手艺人和一个到过许多地方的旅行者，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睡意。夜色美好，他也不感觉疲劳。那顶咖啡色旧帽子仍然盖在后脑勺上，他轻轻吹着口哨向前走，边走边看着自己的影子在两个路灯之间时而慢慢地伸长，时而渐渐地缩短。他在往回走，走回那正在变得如同奴隶般的处境中去；但是这宽广、静谧的夜晚是属于他的，在这样一个夜晚，在这宁静的气氛中漫步，他的想象力不禁自由驰骋，他幻想自己挂起了“专营细木工”的招牌；幻想自己拥有一辆卡车，承接了生意开到布里斯托尔或者贝德福郡去；他甚至幻想自己正去加拿大看望女儿。

他来到了麦登公园区。这是布拉德斯福特最优雅的郊区，羊毛商人、工厂主和银行经理们都在这里建造了私人别墅。这里的大街浓荫宜人，因为不但各个公园里绿树成行，而且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与路灯相间，也栽种着许多树木。远处，不时传来钢琴声；身旁，一两部轿车疾驰而过。有时候，从林荫深处传出窃窃私语和接吻声：麦登公园区是布拉德斯福特的情侣们偏爱的地方。然而现在只有很少几对，因为时间已经太晚了。里尔罗伊德大街——这些树木繁盛的大道中最长的、也是绿荫最浓的一条街——现在一片宁静。然而，就在这条大街上，差不多在它的尽头，在它即将转入帕克道的地方，奥克劳依特先生的历险真正地开始了。

他刚从路灯照亮着的人行道走进一个树影里，脚下就绊着一样什么东西，跌得四肢张开趴倒在地。

“什么鬼——！”他吓了一跳，颤抖着骂起来。

“嘘！嘘！”一个声音贴近他耳朵。“别嚷嚷！别嚷嚷！”

奥克劳依特先生从地上爬起来，在黑暗中盯着身旁的人影。"喂，先生，起来吧。"

那人轻轻地发出格格的笑声。"我起不来，"他说。"爬不起来了。"

"噢，你总不能在这儿过夜，先生，"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这时才意识到那个人的处境。"现在你能起来了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人若有所思地说。"可能爬得起来，可能不行。谁知道？"然后他又以十分伤感的口气说："没人知道。也没有人——没有人——来关心。没有人。"想到这一点，他动了感情，这伤感情绪几乎要把他压垮了。

"噢，你一定有思想负担，"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伸出一只手，"来，你这样不行。想法子起来。"

"你说得对。伸手拉我一把，这是友谊之手。我们一起走！"在奥克劳依特先生的帮助下，这人勉强站了起来；他拍拍奥克劳依特先生的肩膀，差一点又要失去平衡，最后终于抓住了同伴的手臂，开始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去。在路灯下，奥克劳依特先生看出他是个红脸膛、身材魁梧的汉子，戴一顶灰色毡帽，穿一套格子衣服，配有一双鞋罩，打扮得挺神气。

"你是个好人，"这人高声说，"一个大好人。而我——我也是个好人。我们两个都是好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乔治。这次我真痛快——特别的……痛快。真没想到。在外面大概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去赛马。是呀，我是个赛马迷。这次到唐卡斯特去了——把唐卡斯特跑遍了。每次都是好运气，没有一次不好。你知道吗？知道不知道？"说到这里，乔治放开了手，摇摇晃晃地站在那儿。"我这星期赢了多少？"他向着奥克劳依特先生摆动一个手指，又一本正经地重复道："你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奥克劳依特先生快活地说，"不过我敢说，

一定比我想的要多。”

“嗯，我告诉你吧，”乔治说，身子很厉害地摇晃着。“我来告诉你。哦，不行，因为我已经忘记了。不过，总有成百上千吧。真走运，非常非常走运。现在——我回来了，回来了，朋友，到家了。”说着又抓住奥克劳依特先生的手臂，让自己站稳。

“那么，你在哪里住，先生？”

“在拐角上，在拐角上。这几天遇上的事情真叫人吃惊。坐车回来的。半路上车子抛锚了，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这些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我们争吵得很厉害。事情是”——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几乎把头靠在奥克劳依特先生的肩膀上——“事情是这样的，老朋友，他们喝醉了，是的，喝醉了。把我撂在车子外面。不过我对他们说了，我说，‘你们走了我更好，因为你们全都喝醉了；可这儿是个体……体面的地段。’我就是那样对他们说的，我的朋友，我想你一定觉得我讲得很对——我应该那么讲，是不是？”这最后三个字是一下子冲出口来的，因为这时乔治突然松了手，身子很吓人地摇晃起来。

“哎，这样不行，先生，”奥克劳依特先生一把抓住他说。“你这样走，什么时候到得了家？现在快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就在拐角上，在约尼角器店的拐角上，”乔治回答；他精神振作了一些。“好了，没事了。你是个好人。这次也去看赛马了？”

“没有，我没去，什么地方都没去，好长时间没出门了。抓牢，先生，抓牢。”

可是，乔治的身子径直往右边斜过来，慢慢地倚着栏杆倒下去，两条腿渐渐地滑过人行道，嘴里却还在唠叨：“你是个聪明人，一个聪明人——待在家里真聪明。”他重复了好几遍，同时脑袋越来越低地往下沉。

“嗨！起来！起来！”奥克劳依特先生想把他拉起来，但是乔

治现在沉甸甸的，而且一点也不会动弹。眼看他就要睡着了，奥克劳依特先生不停地推他、摇他，折腾了好一阵子，总算把他弄醒了一点儿。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同时奥克劳依特先生也使出全身的劲来扶他，乔治才摇摇晃晃地站住，趔趄着向前跨了两步。

“哎，这是什么？”奥克劳依特先生拾起一只很厚的票夹问道，一边把它递给乔治，“肯定是你的。”

乔治把票夹在空中挥动了一下。“我的皮夹子。装满了钱，满得快要溢出来了。成百上千金镑，成百上千。一定是从口袋里掉出来的。”接着他再走近一些，把皮夹子举到奥克劳依特先生鼻子跟前。“我谢谢你。谢谢你。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一个诚实的人。你过来，”他说，也不看看他的同伴其实已经离他近得不能再近了。事实上，他自己往后退了一步，说：“过来。你给了我这个，我也要给你一样东西。对，我要给你。公平交易，这是乔治的座右铭。”他伸手在皮夹子里摸，“过来，把手伸出来。”

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时觉得手里握着几张很硬朗的纸，摸上去像是钞票，一共四张。他也不细看，把它们递还到赠送者面前。乔治这时正忙着翻弄他的票夹。“喂，先生，这些钱我不能拿，”奥克劳依特先生说。在他看来，帮助一个喝醉了的人是理所应当的；只要自己做得到，就应该帮助他，不应该利用他酒醉状态下的慷慨大度去占他的便宜。

“你说什么？”乔治还在弄他的票夹，他把它扣紧后丢开到一边。

“我说这些钱我不能拿，”奥克劳依特先生重复了一遍，几乎把钞票伸到了乔治的脸上。

“不能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对你说，是我给你的。给一个好人的可爱礼物。”

“要是我拿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认真地、却也是不聪明地

说，“明天早晨你会难受的。”

这句话可触怒了乔治。“早晨我难受，你这又是什么意思？”他气势汹汹地高声说。“钱是我的，不是吗？我想拿它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行吗？我有没有这样的权利？钱是我的不是？我有没有权利？你干脆回答！”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脸凑得很近很近。

奥克劳依特先生直往后退，开始感到有点不耐烦，但没有说话。

“说呀，说呀。直截了当回答问题。我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我应该怎么花这些钱是不是还必须请问你？”

“啊，别这么愚蠢透顶，先生，”奥克劳依特先生嚷道；他已经厌烦这种傻乎乎的诘问了。

“愚蠢透顶，呃？好吧，好吧。那就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刀两断。”他做了一个横扫一切的手势，整个身子都几乎摔倒在地。“现在你滚开吧，随便你去哪儿。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你不是我的朋友。”他转身离去，以快得出人意料的步子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

奥克劳依特先生把钞票塞进口袋，在后面急急忙忙地追赶。他对着前面摇摆的人影叫唤：“等一等，等一等。”

发怒的乔治停下脚步喊道：“你滚开，我不需要你，不要跟着我。”接着又跑起来，拐了一个弯进入帕克道。跑了几步他又停下：“不要跟着我，你不是个好人，不是。你离我远点儿。”但是奥克劳依特先生只管加快步子追赶，眼看就要赶上了，突然从一个幽暗的门口闪出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喂，喂！你们这是干什么？”这警察喝道，把手里的灯举起来照着他们的脸。

乔治停住脚，对警察敬了一个礼。“晚上好，警官先生。不干什么，我们回家去。你认识我，不是吗？”

警察再看了他一眼。"是的，我想我认识你，先生。你就住在这一带，对不对？我看你快点回家吧，越快越好。你们吵吵闹闹干什么？他是谁？"

"这倒是该弄明白的，"乔治板着脸说。"他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刚才对他讲，他不是个好人，我叫他不要老跟着我。你去对他说，说他不是个好人。"

警察又把灯举起来照着奥克劳依特先生。"现在你说说，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奥克劳依特先生恼怒地说。"我发现他喝醉了酒，在路上摇摇摆摆，就帮助了他，没别的事情。"

"喝醉了酒摇摇摆摆！"乔治叫喊起来，他感到几分害怕。"你是个很坏很坏的人，我叫你不要老跟着我。"

"你走开，"警察对奥克劳依特先生说。"别缠着他。你回家去，先生，免得再让人在后面跟着你。你的家已经不远了。"

"是，是，长官。"乔治说着又敬了一个礼，弯弯曲曲地顺着大路走去。奥克劳依特先生挪动脚步从后面跟上去，但身后的警察一声叫喊把他喝住了。

"我没叫你走开吗？"警察赶到他跟前大声喝道。"走开，别再缠着他。不要自找麻烦。"

"他回家，我也回家。"奥克劳依特先生也光火了。"我和他一样有权利走这条街。我也是回家去。谁打算找他麻烦！他喝得烂醉了。"

"你住哪里？"

"奥格登街。"

"那不是离这儿很远吗？"警察疑惑地说。

"是的，但这条路最近。我现在就想快点回家去。"

"那好吧，你从马路对面走，我就站在这儿。今天晚上不要让

我在这附近再看见你。”

“我也不想再看见你，小伙子。”奥克劳依特先生过马路的时候自言自语说。现在他尽量走得快一些，在第一个路口就拐弯离开了帕克道。“真不明白那人是怎么回事，”他心里说。“哎，我也算见过一些醉鬼，可从来没见过比他更蠢的。”这时候，他被迫放慢了脚步，因为，刚才跟警察进行那场不愉快的谈话时，他的心脏受到了一点震动，现在不时发生早搏，使他上气不接下气。这样，当他最终到达奥格登街五十一号时，实在已经是很晚了，连伦纳德都已经睡觉了。

他看见一块涂着黄油的葡萄干蛋糕，惬意地咬了一大口；随后，他把那四张五镑的钞票摊开在桌子上。二十镑哪。以前，只有两次，他曾经得到过二十镑钱，而且还得一先令一先令地凑起来。而这却是从天而降的二十镑。该怎么处置这些钱呢？他一边拖着脚步上楼，一边思量着。

4

“他也只配吃这个，”奥克劳依特太太咕哝着。“我再也没有耐心等他了。”她已是第三次把这条两面都已经焦了的鲑鱼翻身。通常，星期一晚上吃茶点的时候餐桌中央倒总是放着一条鲑鱼，现在它正等着奥克劳依特先生下班回来享用。不过，十分明显，眼下这一条鲑鱼对于他的回来或者不回来，早已没有什么关系了。一个小时之前或许还可以说它是特意为先生准备的佳肴；但是现在，它只能被看作是一只最起码的菜，正如奥克劳依特太太所说，她的丈夫只配吃这个。奥克劳依特先生一般都在六点钟之前回到家里，但是现在七点都已过了。奥克劳依特太太洗了一整天衣服，在五点三刻的时候就把湿衣服围着火炉挂好了，并且

挂得特别整齐。时间一刻钟一刻钟地过去，她也越来越焦躁不安。要是她知道昨天夜晚她丈夫的口袋里多出了四张五英镑的钞票，她可能会大吃一惊。然而，她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从星期天吃过晚饭直到现在，她跟丈夫只讲过几句话，因为奥克劳依特先生一大早就得起床，带上早饭和午饭到厂里去。她没有吃惊，只感到恼怒。“真没法活了，”她心里烦躁地说。再过一会儿她得去给伦纳德准备茶点；今天是他在葛雷格森上班的第一天，回到家里他将会看到有一条鲑鱼正等着他，比我们刚才见到的那一条大得多，也肥得多，而且煎得恰到好处，只翻过一次身。偏偏在这种时候，他那讨人嫌的父亲心血来潮——奥克劳依特太太就是这么想的——晚了一个多钟点还没回家。

“还没有回来！”奥克劳依特太太大声对过来串门的隔壁邻居萨格登太太说。“茶点已经替他准备了差不多有一个半小时了。哎，男人真讨厌，真是讨厌！你那位回家了吗？”

“早回来了，”萨格登太太回答。她是个头脑很实际的人。“回来过，又出去了。我知道他！要是他迟了半个钟点还没有回来，那么我就一定得等到所有的酒店和俱乐部都关了门才能见着他。但是星期一他不会很晚，因为他没有钱。他们兴许还在希格顿干活？”

“不会！”奥克劳依特太太答道，她对目前羊毛厂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些工厂不会全天开工的，许多机器都停下来了。他们不会还在干活，我敢肯定。我猜想他们大概又在干什么蠢事了。”

“他来了，”萨格登太太做个鬼脸轻轻说了一声，便迅速从门口消失。

奥克劳依特先生随即出现在门口；灰尘满面，浑身发热，怒气冲冲；他把帽子和工具袋往沙法上一扔，然后把外面那道门砰

地一声关上。

"你这到底是上哪儿去了?"奥克劳依特太太埋怨开了。"茶点一个半小时以前就准备好了!"

"去工会办公室了,"他简短地回答。

她朝他脸上瞥了一眼,语气稍稍缓和一点问道:"这时候你上那儿去干什么?"

"因为他们把我解雇了。"他弯下身去解那笨重的工作靴带子。

"把你怎么了?"他老婆尖声叫道。

"解雇了,开除了,停生意了,随你怎么讲都可以!"他直起身子,把一张健康保险卡① 和一些钱丢到桌子上。"事先也不给通知,从今以后我跟希格顿公司断绝关系了。那是一星期的工资。"说完他去解另一只靴子。

"嘿,做梦都想不到!"奥克劳依特太太叫道,一屁股坐到一只椅子上,以十二分吃惊的眼光盯着她丈夫。"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全都告诉你。现在我要洗一洗,先吃点东西。"他大步朝厨房走去,靴子已经脱掉,脚上只穿着袜子。"替我把茶沏好,你很快就会知道我干了些什么。"他板着脸添上一句。

在布拉德斯福特,做妻子的在这种紧要关头是不计较什么礼节的。奥克劳依特太太一句牢骚话也不说,沏好了茶,把烧了好长时间的那条鲑鱼也端上桌来。

"这条鱼,"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已经坐在餐桌旁

① 根据英国的雇佣制度,雇主保存着他的每一个雇员的健康保险卡(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ard),当雇主辞退雇员时,或者雇员主动辞职时,雇主就把保险卡还给雇员。

——"要是再多烧一分钟就会弯过身子来，像一块烤焦的木头。"

"这是最后一条了，再想吃鲑鱼恐怕就要过一段时间了。"奥克劳依特太太被他那意外的俏皮话所触怒，没好气地说。"别管那鱼了。快说说你为什么被开除了？"

"不为什么，没什么，"奥克劳依特先生开始解释。"或者，要是你愿意我这么说的话，是为了要做一个人，而不是做一只被人要弄的猴子。"他停了停，喝一口茶，然后用叉子指了指他妻子继续说："今天早晨，没一辆车子送来修理，所以我一时没有事情可做。协理辛普森跑来对我说，'你在干什么活儿，奥克劳依特？'我对他说，'现在我没有活儿。'当时他们正在搭一个临时的车棚，于是辛普森说，'那好，来帮忙一起搭车棚吧。你先把这根木头加加工。'他指着一根从旧车棚里拖出来的桁条，并替我划好尺寸。我就借了一把斧子和一把大的横切锯在桁条上干起来。还没干上十分钟，忽然有个人拍拍我的背。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车间里的一个管理员。'同志，你是什么时候加入木工工会的？'他没头没脑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虽然我知道他接着要说些什么。他指指桁条说，'这木工活你别干，同志。'我看了他一眼。'同志？'我说，'我的上帝！'他又说，'我已经两次注意你了，觉得你像个破坏罢工的工贼。''伙计，'我回答他，'要是你还待在这里骂人，你很快又会感觉到别的什么东西了。''好了，别干了。'他最后说，说完就走了。我当然只好停下。"

奥克劳依特先生停止叙述歇了一会儿，他的太太两眼瞅着他，说她不明白这以后又怎么样。

"嗯，让我把话讲完，"奥克劳依特先生说，好像妻子不让他讲似的。"这样，我又没事可干了。过了一会儿，辛普森又走过来，这次是同经理老索利一道。他们朝四下里很快地瞥了一眼，显得有点儿紧张。索利看见了我。'这个人在干什么？'他问。'喂，奥

克劳依特，'辛普森朝我喊道，'继续干呀，把它削削尖。' '我不能再干这个活了，'我也对他叫喊，并且还走到他跟前去对他说了。'喂，继续干，你继续干下去！'老索利说，一边向我挥手。然后他们走了出去。吃饭时，我听说希格顿公司的大人物，约瑟夫·希格顿爵士本人——他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只不过是一名纺织厂的监工——在工厂办公室里，这才知道为什么经理们那么紧张。'他们一定是想裁减人员，'我说。大约三点钟的时候，他们来到了我们这个部门，希格顿爵士和索利，后面还跟着辛普森。我看见希格顿爵士挥挥手，随后索利环顾四周，注意到了我，又对辛普森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辛普森走到我跟前说，'对不起，奥克劳依特，一星期之后你得回家去。''为什么？'我说。'我做错什么事了？''是你自己不好，'他说，'他们打算要解雇一大批人，你今天早晨不该让索利先生看见。''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说，'我要去对索利先生讲讲明白。'后来我真的去跟索利先生讲理，但是顶个屁用！我对他说，我已经在这个厂里干了许多年了。他打断我的话，指责说，我们一些老职工不为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却跟他们一样懒散。他这些话让我受不了，就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把工钱付给他，把他的健康保险卡也还给他，'他说。'这个人从今以后永远和希格顿没有关系了。'"

"那都是因为你头脑里少根弦，管不住舌头，杰斯·奥克劳依特，"他妻子责备说。"我早就警告过你。"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反问道。"一个人，上午被人骂工贼，下午被人骂懒汉，他总要说话吧。于是五点钟的时候我拿了这个星期的工钱和我的保险卡，到工会办公室去，要把我的遭遇告诉他们。书记不在，就是那个年纪轻轻的蒙德利，平时无产阶级长、无产阶级短地，倒讲了不少。我等啊、等啊，他总算来了。你猜还有谁跟他一起？就是那个管理员，那个'同

志’。他们一起进来，边谈边笑，一对该死的同伙。向他们告状也全是白费劲！他们听了一会儿就把我拉起来左右摇晃。‘把这个说说清楚，把那个讲讲明白，还有那个。’‘嘿，滚你们的，’我最后说。什么这个那个的，烦死人了，我可没有耐心了。‘嘿，滚你们的，’我骂了一句，就冲出了他们的办公室。就是这样。”

奥克劳依特太太呆呆地坐在那儿，木然地盯着她丈夫的眼睛。有那么一阵子，她绷紧的脸渐渐松弛，好像就要哭了。但是当她看着奥克劳依特先生倒掉茶叶渣子，烦躁地泡上第二杯茶，拿起一块蛋糕来吃，她的脸又绷紧了，眼睛里又射出了忿懑的光。“那么，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她问。

奥克劳依特先生把茶杯往旁边一推——这个小小的动作表明他现在很气馁——“排队领失业救济金，等找到新的工作为止。”

“那要等多久？”

“你问我，我问谁？情况明摆着。看来我的工具袋要闲很长一段时间了。”说着他站起来，往搁在对面沙法上的工具袋望望，随后低下头看了看身上肮脏破旧的工作服，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就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这念头是怎么产生的、自己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他说了一声“我到楼上去换衣服”，就离开了。

当他再下楼来的时候，看见妻子正在为伦纳德沏茶。他朝她瞥了一眼，看得出她已打定了主意要干一件什么事情：两片嘴唇紧紧地叠在一起，说明她刚刚作出决定。奥克劳依特先生心情不愉快，便又点起了他的“老水手”——长期以来，那是他的安慰——等着妻子先说话。

“好吧，那就这么定了，”奥克劳依特太太说。

“什么就这么定了？”丈夫不安地问。

"艾伯特·塔格里奇到这儿来,"她宣布说。接着,奥克劳依特先生刚来得及把烟斗从嘴上取下,她又振振有词、怒气冲冲地说,"好了,你不要说了,不要再说了。你刚刚丢了工作,不要把这个再搞掉了,不能让你这样。要是那孩子还愿意来,就让他来,越早越好。他来住,我们自然要忙一些,那是我的事情,我会留心的。所以,这件事情是我的,你少管。我说他能来。我们得活下去,不是吗?你要是没有失业,倒还有一点点资格讲话,现在你可就更没有发言权了。"

"今天晚上你就别再拿艾伯特来吵我了吧,"他平静地说。

奥克劳依特太太听他这么说更加光火。"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听见没有?我告诉你,如果艾伯特不来,伦纳德就会走。那天晚上我听见他们在谈论。我想孩子不会要离开母亲,但是,如果你老是跟他过不去,他也会走的。到了那个时候,他倒是在挣许多钱,我们上哪儿去呢?"

事情弄成这样,他也发怒了。"要是艾伯特来,"他断然地说,"我走!"

"别说得这么轻巧。你到哪儿去?你打算凭你那几个失业救济金住中部大旅馆?"

"不要老是唠叨那失业救济金!我对你说,在这屋里,我们还是头一回不得不谈论这失业救济金。"他怀着受了伤害的自尊心走到门口,停在那儿呆呆地瞅着他的烟斗。当他把烟斗从一个嘴角慢慢地移到另一个嘴角时,他的胳膊肘把上衣里边口袋装着的什么东西弄出了沙沙的声音。那儿有四张五镑的钞票。

"总算到了,到老家啦!"这是伦纳德的声音。他一边嚷一边走进起居室,父亲跟在他后面。"茶沏好了吧,妈?"这年轻人快活地大声问道。"哦,在那儿!"

"近来好吗,伦?"他母亲问,一面把那条又大又肥的鲑鱼从

炉子上拿过来。

"好极了！你知道我得了多少小费？猜猜看。八先令三便士，八个先令三个便士。还不错吧。葛雷格森到底是老牌名店！"做母亲的为凯旋而归的英雄倒上一杯茶。

"可是我们必须到什么地方去找个好工作，"她说。"你父亲被希格顿公司开除啦！"

"怎么回事？"细心的观察者立刻会注意到伦纳德的神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的父亲，这一次正充当了这么一个细心的观察者。"好了，好了，"他说。"不要再提了。你那是今天的报纸吗？"正是当天的报纸，于是奥克劳依特先生拿了过来，坐到沙法的一角，闷闷不乐地慢慢把布拉德斯福特晚报的栏目一一阅读，竭力充耳不闻桌子旁边两个人的窃窃私语。

十五分钟之后，奥克劳依特先生开始读第五版。这时候，他不必特别费心把注意力集中到报纸上，因为它已经非常牢固地被吸引在那儿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条新闻标题：街头抢劫案。本地运动员银钱失窃。跳入眼帘的是这么些短句："本地著名运动员乔治·乔布莱先生……昨天晚上在返回布拉德斯福特麦登公园区帕克道他的寓所时……乔布莱先生参加了多次赛马……与他的朋友们分手后步行一个短距离回家……遭到袭击和抢劫……至少一百二十英镑被盗……此案离奇……近年来布拉德斯福特最重大的街头抢劫案……乔布莱先生身体没有受伤，但精神受到刺激。"奥克劳依特先生的目光在最后一句停留的时间最长："警方宣称掌握了判断抢劫者身份的一条有价值的线索。"这是指什么呢？

"喂，这个乔治·乔布莱是谁呀？"他问道。

"那个被抢的吗？是赛马场的赌注登记员，有时候也管马

房,"伦纳德说,"我跟他有点头之交。"

"他什么模样?"

"高个子,红脸膛。总是穿一身格子衣服,套着鞋罩。怎么啦?"

"没什么!"奥克劳依特先生不想讲实话。乔治!他的眼睛又盯着那段报道。"警方宣称掌握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哎,一百二十镑钱,这钱和他没有关系,丝毫没有关系。奥克劳依特先生或许有千百件事情要做,以表白他与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牵连,但是他现在无法考虑这些,因为他的小天地在摇晃、在崩溃;现在,又一根支柱被踢倒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好像是为了要证实这一点,从门口传来一声叫唤。"哈哈!全都在家里,个个都在微笑!呵,我真高兴喝茶时能有鲑鱼。喂,伦!你怎么样?奥克劳依特太太,晚上好!"此人当然不是别人,正是艾伯特。

"哎,我的老天!"奥克劳依特先生叹一口气,丢下报纸站起身来。

"喂!喂!"艾伯特叫起来,这回嗓门仍旧很大,口气却是忿忿然。"我哪件事做错了?"

"不要理他,艾伯特。"奥克劳依特太太狠狠瞪了丈夫一眼,然后,以快得惊人的速度换了一张笑脸,对她的客人说,"进来,坐下。你知道我们是欢迎你的。而且,你要是想在这儿住下也可以。"

"啊?"奥克劳依特先生叫起来。"谁说的?"

"我说的。"

"还有我,"伦纳德也粗暴地加上一句。

奥克劳依特先生快步冲向儿子,伦纳德霎时失去了不可一世的神态,像个小小孩似地往后退缩。然而奥克劳依特先生却收

住脚步，如一头困兽，站住不动了，脑子里在努力思考着什么。紧接着，他冲上楼去。

到了楼上，他急匆匆地四下里张望，喃喃自语道，“我该带上一些东西。”他瞧见一只小提箱，那是奥克劳依特太太的宝贝。不，他不要。还有一只旧的圆形铁皮箱。太重太笨。忽然他想起了那只柳条筐，便把它从角落里翻了出来。它被塞在那角落里已经有十五年了。这筐子很轻，也很小，只有十八英寸长，一英尺深，不过可以装下他要携带的所有东西了。他往这个古怪的容器里——至少可以说是半个，因为另一半将被当作盖子扣在上面——塞进一件睡衣、一件衬衫、三只领子、几块手帕、一条围巾、一件汗衫、一条裤子以及他的修面工具。在把上半个筐子扣上去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的旧雨衣，便把雨衣包在柳条筐外面，然后再把带子缚紧。这样，一个小柳条箱收拾妥当了，并且有了一个便于手提的把儿。随后，他穿上一双结实的靴子，拎起柳条箱，匆匆地下楼来。楼下，等待他的是三张惊讶的脸。

“天啊！你这是——”奥克劳依特太太嚷道。

“我要走了，”他宣布。

“到哪儿去？”伦纳德问，两眼呆呆地瞪着他父亲。“你不能这样走，爸爸。你这样能跑到哪里去？”

“没关系，没关系！”奥克劳依特太太气得脸色发白。“让他走，让他走！看他搞点什么名堂！我要是劝他留下，他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的。让他走。等他再回来的时候脑子就会清醒的！要不了多少时间！”

“现在你在这地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奥克劳依特先生说。“全都由你作主了。那儿还有点钱，够一个星期开销的，一星期之后嘛，你们当然得自己想办法了。”

“想办法！”奥克劳依特太太怒气冲冲，轻蔑地嚷道。“我们当

然有办法。没出息的！你会吃苦头的，现在你就是去找苦头吃。走吧，走吧！"

奥克劳依特先生也不答话，他走到沙法跟前，拿起工具袋往柳条箱旁边一扔，然后把那顶棕色旧帽子往后脑勺上一盖，准备离家。

"嘿，"艾伯特指着桌子说。"那东西怎么办？"

"对了，"伦纳德说，"你该带上它。"说着把健康保险卡递给他。

奥克劳依特先生站在那儿，凝视着手中略带一点绿颜色的蓝色卡片，仿佛是在睡梦中。公民——年龄在十六至六十五岁之间……若不能及时出示本卡……如果受保人……受保人……这些都那么熟悉，同时又如此陌生。他目光呆滞地站着，眼前是一片黑暗。他感到困惑。在这一片黑暗中，充斥着通知、警告、冷嘲热讽的同伴、愚蠢专横的经理、催人快跑的汽笛、永远不能挂起来的招牌，以及长大成人、笑语欢歌、继而消失在大洋彼岸的女儿。接着，他的内心有某种东西闪耀出火花，像火箭似地穿出这困惑的黑暗，他干下了一件严重的事。

"哼，让这保险卡见鬼去吧！"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吼一声，把它撕成两片扔进火里。接着，他拿起工具袋和小柳条箱直冲大门，不再理睬那几个惊慌失措的人。

"你真要走？"他们叫道，"上哪儿去？"

"到南方去，"他应了一句，随即消失在夜色之中。

第二章　特兰忒小姐外出度假

1

让我们再一次俯视沐浴在九月阳光里的英格兰山丘。不过，这儿是另一种面貌的英格兰。黑魆魆的奔宁山脉远远地留在后面；冷峻的、石南丛生的高地以及泥炭沼和黑色的岩石，还有犹如冒着热气的一口口大锅似的山谷，也全都不在视野之内。这里所看见的，是悦目的绿色山冈，高高的野草迎着西南风摇曳不停；轮廓清楚的山谷中有水汽反射出微光；太阳照射着村子里的房屋，灰色石墙上泛出淡淡的红光；还有那些地区教堂，它们的钟声曾经迎接了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和汉诺威王朝历代帝王的登基，又把他们一个个送下宝座。那些大庄园宅第，在以往的年代里——在等待来自内斯比①、布伦亨②、滑铁卢③、因克尔曼④和伊普雷⑤各地消息的年代里，曾经让它们的窗户彻夜通明，也曾经突然变得一片漆黑、悄无声息；只有墙上的石块一如其旧。在较为宽阔的山谷中，这里那里有一些小树林，要是有兴趣，你可以在里面排演《仲夏夜之梦》；还有那些花园，其造型和姹紫嫣红的景色则与《第十二夜》的音乐和嬉闹场面完美契合——花园中所有的植物（从最高的蜀葵到最矮小的蔷薇树）以及每一寸草坪（草坪上，石块砌成的小道纵横交错）莫不如此。这里——阿登的一个多风的绿色边区村庄——的确是另一种面貌的

英格兰。在西边，越过河床深深的河流，是威尔士边境上的村落，一个凯尔特地区⑥，那儿黑暗而神秘的山丘，就像是亚瑟王传说⑦的遗迹；但是，在这一边，在考茨沃德山区⑧，一切都那么开朗，好比撒克逊⑨民族故事所描绘的环境：芳草与灰色石块，微风与清澈流水，都洋溢着欢乐。在这里，我们摆脱了北方的长期战争。这儿不是尚武之地，大自然夷平了她峻峭的山峰，并铺下绿色的地毯取代了沼泽、石南和岩石；在这里，人们也断然放弃那令人讨厌的、疯狂的机器生产——他们以羊群而自豪，仅建造了几个小小的磨坊，就这样谦和地安居于山谷中，舒适地置家于山坡上，十分怡然自得。是的，这两个方面是此地和平气氛的标记，这和平已经持续了一千年之久。

在我们北面的，是奇平坎普顿，赛伦塞斯特在南面，伯福特在东面，切尔特南在西面。而这一簇灰色的屋顶——正中是方形

---

① 英格兰中部北安普敦郡一个村庄。1645年6月14日，克伦威尔的模范军在这里大败查理一世王室的军队。

② 联邦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境内位于多瑙河滨的一个村落。1704年8月13日英军在这里战胜法军。这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1—1704)中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役。

③ 比利时中部一城镇，拿破仑1815年最后惨败于此。

④ 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境内克里米亚半岛上塞瓦斯托波尔的东部郊区。1854年法英联军在这里打败俄国军队。

⑤ 比利时西南部靠近法国边境的一个城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里发生过三次重大的战役。

⑥ 意指那些村落具有古代凯尔特人居住地区的气氛，包含了与下文的“撒克逊民族”的活动地区在精神和气质上的差别。凯尔特人是原先生活在今天的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中部的一个古老民族，公元前七世纪移居不列颠。身材高大、骁勇善战、迷信鬼神、服从巫师，是该民族的一些特点。

⑦ 一系列英格兰传奇故事，以传说中的国王亚瑟和他的骑士们为中心人物。

⑧ 考茨沃德山脉是英格兰中部偏西地区经过格洛斯特郡和牛津郡的一个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全长80公里。考茨沃德山区是著名的考茨沃德长毛羊的产地。

⑨ 此处即指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族的一支，原先生活在欧洲大陆，于公元五至六世纪入侵并定居英格兰，是英吉利民族的祖先。

的教堂钟楼——到那四个有气派的镇区几乎是等距离。这是一个村庄——沃尔河上的希特屯。间或有些乘汽车的旅行者,在牛津吃了午饭,匆匆赶往布罗德韦或奇平坎普顿去吃茶点的时候,迷失方向来到了希特屯,很快就从专为他们准备的小册子上了解到:此地有八百五十五位居民,他们每逢星期三很早就熄灯就寝,每天下午五时三十分开一次信箱;村里有一个值得骄傲的旅店——"牧童之家"(设有三个铺位),以及一家汽车修理行——杰·赫尔利父子车行。此外,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值得观赏:这小册子的最后,在结束关于希特屯的介绍时,要求读者——参观教堂。然而很少有几个旅行者当真驻足一看,尽管教区长托马斯·约·史·奇林福特牧师不但编写了教堂的简史,而且还把它印成一个单行本发行,并注明它是根据"布里斯托尔和格洛斯特郡考古协会学报"重印。任何一个来访者,只要他表示欣赏那十分精巧、顶端有耶稣受难十字架图像的祭坛屏饰(更不用说在北边的那两扇圣坛小窗①),就一定会得到一册这样的单行本。但是这些乘汽车的旅行者还是转身离去,甚至一次都不曾回过头来对奇林福特先生说这教堂"从远处望去像一只昂首伏窝静坐的母鸟"。于是,久而久之,一见到陌生而十分气派的汽车在村子里停下时,希特屯的每一个居民,除开"牧童之家"旅店的法利太太和汽车修理行的赫尔利父子(他们始终怀抱希望),马上就打算给来访者指路,告诉他们怎么走可以到达其它更值得去的地方。

然而,有时候人们并非因为迷路才到了希特屯,而是专程来这儿逗留,这一天的情况就是如此。最后三个星期以来,村子里四处张贴着通告,说梅德沃斯—希格斯—梅德沃斯拍卖行将无保留地拍卖沃尔河上的希特屯欧德庄园里留下来的财物。自从

① 中世纪一些教堂围墙上所开的小窗孔,其作用,据信是让麻风病人能从这里观看圣坛上所举行的礼拜仪式。

几个月之前年迈的特兰忒上校去世后，消息灵通人士——在希特屯几乎每个人消息都很灵通——就一直在传播一种猜测，说肯定将有一次拍卖。特兰忒家现在已不如从前那么富裕，这是确定无疑和众所周知的。大家也都知道，伊丽莎白·特兰忒小姐——十五年前她的母亲逝世以后她一直在这里照顾父亲——今后将搬出欧德庄园而住到她的小别墅去。据说特兰忒小姐虽然是上校三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却得到了她父亲所有的遗产。她确实受之无愧，甚至可以说，她应该得到更多，因为，在上校的晚年，不就是他这个小女儿一直待在希特屯伺候他吗？在最后的岁月里，上校对于特兰忒小姐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这可怜的老先生，最后两次花展都没能去参观，甚至连蹒跚去教堂这点精力也没有。他最终告别人世进入墓地，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特兰忒小姐一定有三十七岁了，虽然她苗条、妩媚、亭亭玉立，看上去很年轻。光阴一年年流逝，长时期以来她一直待在希特屯照顾老父亲，几乎连一个晚上都没有离开过。她的哥哥在印度当法官，姐姐嫁给了一个大户人家，住在伦敦，两人都很少到希特屯来。人人都知道，往后，少了上校的退休金，还清债务，以及处理其他一些事情，特兰忒小姐每年的收入将会是二百镑不到一点。正因为如此，她才打算住到小别墅去（必需的物品都已经搬了过去），也正因为这样，那些还遗留在准备出租的欧德庄园里的动产将要公开拍卖。

梅德沃斯—希格斯—梅德沃斯拍卖行已经好久没来希特屯做生意了。今天这儿好不热闹！驶往欧德庄园的小汽车不计其数。法利太太打开了一瓶又一瓶威士忌，而赫尔利父子则已经补了两个汽车轮胎，现在正为一个古怪的磁石发电机伤脑筋。一些普通人，普通的、不是做生意的人，从沃特河上的布尔顿、温切科姆和大巴林顿那些地方远道而来。至于说商人们，更是从天涯海

角赶来的了；至少有两个来自切尔特南、三个来自牛津、一个来自格洛斯特——全都是专门做古董生意的，不只是那种身居陋室（且室内家具陈旧）的一般布商或杂货商；这并不是说一般的商人一个也没来，他们当然来了，并且人数也还不少。另外，据说伦敦一家大公司也派来一个代表，此人戴着眼镜，下巴颏上留着长胡须；他不是特地到希特屯来的，因为平时他就经常在乡间各处走走看看——这本来就是他的行当；今天他恰好来到这里。此外，还来了许多把购物作为业余爱好的人，他们的数目至少是这些职业商人的二十倍，都是当地的百姓，到这儿来看看能不能遇上一件瓷器或者一只床架子什么的。最后，还有些人根本不是来买东西的，他们有的想来瞧瞧欧德庄园里边是什么样子，有的到花园里来散步，还有的则把物品翻来倒去地观赏，自得其乐，却妨碍了别人买东西。这一类来访者，其中不少人把他们的孩子都一起带来，在人数上很自然超过上述两种人；而且，他们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老是这样，老是这样！”詹姆斯·梅德沃斯先生大声对恼火的特兰忒小姐解释道。“他们是一定要来的，没法不让他们来。”梅德沃斯先生有多年的经验：凡是举行拍卖的地方，那一间间屋子必定被凑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闷热难熬。然而，人们欣赏他的笑话，而梅德沃斯先生也真有一肚子的幽默故事。他是个中年人，嘴很阔，一排暴牙闪闪有光，让人觉得像是一条快活的鲨鱼。特兰忒小姐不喜欢他，但也一点儿不怀疑她的律师切尔特南的特拉比先生所说的话：“梅德沃斯挺神气，相当神气，也很精明。”

这天早晨，当人们陆续到达并四处察看着的时候，特兰忒小姐在庄园上，但她没有待很久。她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而且，她所珍爱的、属于她自己的全部物品都已经送到小别墅去了；然而，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一个家不管它有时候显得多么衰败、

凄凉，突然解体为一堆七零八碎的杂物，使她心里很不好受。这一件件东西，现在看上去都那么赤裸裸、那么无能为力。"真是一大堆破烂，"她听见一个男人对另一个说；这些彻头彻尾的商人。她匆匆地拐了个弯，却撞上了她所熟悉的那具拉格伦勋爵[1]的钢板雕刻（现在被编为117号），只见这位爵爷双眼漠然凝视着前方，根本无视她的存在。不过所有的东西看上去全都如此，或者愤愤不平，或者若有所思。她离开庄园时心里想，要是能把它们再多搬一些到小别墅去该有多好；虽然她十分明白：那里已经塞得太满了。

回到小别墅，她看见珀顿太太正在收拾整理，便花了一个多小时相帮她。珀顿太太以前在庄园里当厨师，她的丈夫——在他之前还有他的父亲——是庄园里的花匠。现在他们夫妇两人暂时都迁到小别墅来。珀顿太太"对于拍卖不感兴趣"，认为它只是一种无聊的消遣，所以她整天待在家里。但是珀顿经常在庄园上，一方面因为他是个喜欢交际的人，不想错过这么一个机会；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忠心耿耿的人，相信只要有他在场，就没有人能偷东西，尤其是在菜园里。为了防止菜蔬被人偷走，他就跟在拍卖商后面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他确信有必要对梅德沃斯先生、他的职员和那些商人多加注意。正是珀顿，不时地来报告买卖进行得如何了。

"都完了吗，珀顿？"特兰忒小姐刚看见他从菜园那边过来就大声问道。

珀顿走上前来，用手碰一碰帽檐，接着双手插入裤袋，上半身开始往后倾斜。这是当他有重要情况报告时最喜欢摆出来的姿势。于是，熟悉下人的特兰忒小姐立刻意识到他一定带来许多

---

① 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萨默塞特·拉格伦（1788—1855）——英国陆军元帅，1852年被封为男爵。

消息。珀顿的神态并不表明他现在很激动。你不能指望像他这么一位成绩斐然的花匠——六年来，在希特屯地区花展中，他赢得过葱属植物（原产地是艾尔沙克雷格岛①）一等奖，更不必说其他许多较小的荣誉了——会随随便便让自己感情外露。

"没有，小姐，准确地说，还没有完，"他回答。"但剩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许多人都走了。不过那只放在门厅里的餐具柜，那只老式的——"说到这儿他停住了，身体更厉害地往后倾斜。

"你是说那只都铎王朝时代的柜子。我知道。这儿再也没有地位能放下它，珀顿，他们说它很值钱哩。现在怎么啦？"

"一百四十镑，"珀顿宣布说，神情严肃地瞅着特兰忒小姐。"一百四十镑卖出了。"

"太好了，珀顿！"特兰忒小姐瞧着他，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此时她看上去最多不过二十岁。

珀顿站直了身子，从口袋里抽出一只手，郑重其事地伸出三个指头。"最后在一起议论价钱想要买它的有三个人，一共——三个！都是生意人。一个来自牛津，一个来自切尔特南，另一个留着胡须的小个子是从伦敦来的。三个人！全都不说话，几乎一句都没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形！"

"那么他们干什么？"

"眨眼睛。光眨眼睛。"珀顿接着慢慢地、一本正经地把他们三个人的神态和动作学给特兰忒小姐看。然后他两眼直盯着特兰忒小姐，而小姐则竭力克制着，不让自己笑出来。"梅德沃斯先生先说了一句'九十镑，哪位要就卖给他了'，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便眨眨眼睛，梅德沃斯先生又说'九十五镑'，同时瞧着他们当中的另一个，见他也眨了眨眼睛，就又把价钱提高到一百镑。'再加

① 苏格兰西南一岛，属于埃尔郡。

五镑，'这时候留胡须的人说，于是三个人又开始眨起眼睛来，这样就把价钱一直抬高到一百四十镑。他把那餐具柜卖了个好价钱。"

"我真没想到它那么值钱，珀顿。"

"你不会想到吧，小姐——那不过是一只旧柜子，"珀顿带点儿神秘的口气说。"要是没有卖到那个价，我也不会感到意外。现在它能卖那么多钱，是因为这儿在拍卖，买的人在竞争。竞争使你不能控制自己，你觉得非把东西买到手不可。有一回我遇见一个人在卖鸭子，走上前去瞧了一瞧；当时我完全不需要、也不想买，就跟不想买一只尾巴卷曲成圆圈的猴子一样，可我后来还是买了十只。控制不住自己呀。今天下午的拍卖，许多人昏了头。梅德沃斯先生说这是一场好买卖。等会儿吃过一点东西我要马上赶回去帮助收拾一下。我想，拍卖结束后庄园里肯定弄得一塌糊涂了。"

这一天，特兰忒小姐第一次为这场拍卖而心情激动。梅德沃斯先生曾经对她说，他无法预先估计这些东西一共能卖多少钱，因为这将取决于有多少人来购买、他们是怎么样一些人，以及他们的情绪如何；或许总共可以卖得五百镑不到一点，但是也有可能多达一千镑。梅德沃斯先生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意见都是绝对可以相信的。特兰忒小姐曾经试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做到了）把整个拍卖过程看成是一种十分枯燥的例行公事——看作父亲去世后她不得不处理的许许多多令人生厌的繁琐事务之一——可是现在她意识到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一个为了她的利益而垒造起来的简陋的蒙特卡罗①。拍卖搞得好不好意味着几百镑钱的差别，卖得好她每个月就可以增加一两镑收

---

① 世界著名赌城，在欧洲摩纳哥。

入，可以喝等级高一些的中国茶叶，也可以穿质量高一点的丝袜。现在，拍卖的结果已成定局。特兰忒小姐在小别墅的花园里来回踱步；在她头脑里，各种数字加加减减的声音嗡嗡作响，这是近年来常有的现象，因为这些年来她不得不为父亲支付各种帐单并把开支情况做好记录。现在她的经济状况比以前差了，但她并不感觉到这一点，却反而恍惚地觉得自己很富裕。"那是因为我听到这么许多人谈论着钱，"她这样为自己解释，同时回忆起她跟特拉比先生在他那狄更斯风格的小办公室里多次的商谈，以及近来与梅德沃斯先生的反复讨论；梅德沃斯先生脾气乖戾，又太轻浮，没有绅士风度。

她目送珀顿回庄园去，自己留在小别墅，把一些东西移动位置，安放妥当。这样忙碌了大约半小时之后，她来到花园的尽头。从这儿向下面的村庄望去，只见众多的小汽车在一片喇叭声中争先恐后地穿出大道，轰鸣着驶向通往牛津或切尔特南的公路。现在拍卖一定已经结束了。她要过去看看。

当她穿过拥挤成一堆散发出难闻气味的人群、汽车和运货车而走近庄园的时候，这九月中的下午明朗的气氛霎时好像起了变化。它那成熟的金色变成了热乎乎、干巴巴、炫目的黄色表面涂层。在这稻草、绳索、汽油、目不转睛的凝视、傻气笨拙的俏皮话，以及汗水涔涔的讨价还价者所造成的古怪气氛中，庄园似乎缩得很小了。它就像一个年轻时颇俊俏、现在已经上了年纪的白痴，目瞪口呆、神色茫然。绕过面前的人群向一扇边门走去的时候，她瞥了一眼正被装上运货车和手推车的那些熟悉的桌子、椅子和藏画。那一瞥使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确确实实发生了变化，新的阶段开始了；在过去几个月里，还不曾有任何一件事情使她产生过这种想法。这些东西，过去仿佛比天上的星座更为稳固和一成不变，现在却于尘土飞扬中被匆匆搬走，开始了它们新

的遭遇。尚未到达那扇边门，她已觉得喉咙有点儿哽咽，眼泪将夺眶而出。她从正在清扫走道的那些人身旁擦过，径直往门厅而去——那是整个庄园宅第中最了不起的处所。在那儿，她打搅了正悄悄地用一枚大型放大镜仔细察看房屋木建部分的教区长奇林福特先生。

教区长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嗨！我要看一看后面部分的嵌板细工，因为现在这时候我可以仔仔细细地看；我知道这后面部分不同于其他部分。我对妻子说，只有今天早晨有这样的机会。她也同意我的话，当然，只是她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接着他把诚实的、红红的圆脸凑近特兰忒小姐的脸，语气更柔和地说："你看上去情绪不很好，伊丽莎白。看到这一些你觉得心里难受是不是？你不该上这儿来，应该避远点儿，亲爱的。"

"我想我是该避一避，"特兰忒小姐含混地回答。"不过我一直避开着，并不像你所想的那样难受得厉害。我并不伤感，不是为庄园感到难过。"说完，她惨然一笑。

"你呀，就跟多萝西一样，跟如今所有的年轻人都一样，我晓得，"奇林福特先生说。他一直把伊丽莎白·特兰忒当作他女儿的朋友，以为她跟他的女儿年纪差不多，实际上特兰忒小姐要比多萝西大十岁。在他看来，小姐只是个活泼的高个子女学生，将来到了年龄就自然成为一位主妇。在她身上有某种尚未得到发展、不成熟的、缺乏性感的东西，促使教区长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确实，你跟别人一样，"他又说。"你认为伤感是难为情的，所以它似乎就要在世界上绝迹了。可是我就看不出来，这个世界没有了伤感为什么就会更好。一点都不会更好，一点都不会，只会更坏。所以，不要为你这种感情觉得害羞，亲爱的。"说着他在小姐肩上拍了两下。

"我没有害羞，我只是想说我现在的感情不完全和你想象的

一样，这的确是与害羞很不相同的一种感情。”

“那么是什么呢？”奇林福特先生顺着特兰忒小姐的意思问。

“我不知道——讲不清楚。太复杂了。”其实她是知道的，只不过她不想、也找不到恰当的话语来对教区长讲。她之所以心里这么难受，简直想要哭出来，不是因为某个东西对她来说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她恰恰看见了它是怎样结束的。她觉得，父亲的生命似乎不是结束在那教堂墓地，而是结束在这儿，就是现在，就在这个下午，在尘土和茅草中，父亲的生命在一片讨价还价的嚷嚷声中一点一点地被消耗掉，从此湮没无闻。她似乎猛地一下子瞥见了人生的真相；这是可怕的一瞥，想到所谓人生竟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她几乎要哭了。

“你所需要的东西，当然都已经搬到小别墅去了？”奇林福特先生明知故问，他觉得这句问话大概能起到一点安慰作用。

“是的，全都搬去了，”特兰忒小姐回答，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异常空荡的门厅；太阳正把它滞留的光渗入厅内。

“我听说拍卖很成功，很顺利，是吗？”两人一起向前门走去的时候，奇林福特先生又以快活的口气说。

在外边，梅德沃斯先生神采奕奕，一边大声吆喝，一边用手抹去额上的汗水。看见特兰忒小姐走来，他得意地扬起一只手。“我听说今天下午的买卖十分成功呀，”奇林福特先生这么招呼说，替他引起了话头。

“好极了，好极了，”他大声说，紧接着马上表现出一副急急忙忙要处理具体事情的样子，弄得奇林福特先生赶紧跑开。“我们刚计算完毕，特兰忒小姐，这数目，我是说。要超出一千镑，我敢肯定，准要超出一千。”

“哟，那甚至比你原先估计的还要多，可以说是最理想的结果了，是不是？”特兰忒小姐又一次觉得自己很富裕，尽管她对数

目字有着很清醒的概念。

“嗯，不过我不想那么说，因为我并不感到意外，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我感到意外，”梅德沃斯先生颇有气派地说。“不过今天我们好运气，运气真好。来了一些很精明的人，真是一场竞争。另外——”说到这儿他压低了声音，抿着嘴——“幸亏你听我的劝告，把那几件胡桃木的器具留在这儿卖了。这些东西眼下时髦得很，对于那些人比起对于你来可要有价值得多！”

“那么它们卖了好价钱吗？”

“卖得好极了，好得出奇！我料到会这样的，只要有识货的人来买。那只小写字桌卖了三十五镑。其余的每一件都有三个人要抢着买。”梅德沃思先生就这样得意洋洋地唠叨了十分钟之久。这时候，一叠文件塞到了他的鼻子底下，他才不得不停顿一下。

“好了，算出来了，”五分钟以后他又接着说。“一千零六十五镑十四先令六便士，总共这么些。我们的佣金已经扣除，你晓得，全部都是你的，特兰忒小姐，呃？全都属于你自己。我们是不是要去跟特拉比先生结一结帐？噢，对了，我明天来跟他结帐。好！”他转身刚要离去，又飞快地转回来，弄得特兰忒小姐头脑发晕。“这房屋，”他伸出一个又长又粗的食指大声说，“我们不能忘了。今天他们在打扫，明天，特兰忒小姐，或许你能找几个女佣来帮助收拾完毕；再找个花匠来整理整理。没问题吧，呃？情况是这样：我们将尽快把这房屋租出去，比我先前想的要快。昨天有人打听价钱，我让他们后天过来看看。这样安排你觉得方便吗？我当然会派人陪他们一起来的，但是你可能想亲自带他们到各处转转。你肯定不准备把它卖掉啰？肯定不卖。很好，很好。那么，我们就把租价定在一百五十镑，少一个便士都不行。你放心，这是本地区最好的房屋。好了，就约定后天，后天早晨，如果可能

的话。还要同特拉比先生结帐。再见了，特兰忒小姐，祝你下——午好。唉，查利哪儿去了？”他这最后一句并不是对特兰忒小姐说的，而我们就在这里同梅德沃斯先生告别了。

特兰忒小姐回小别墅去。得了这一千零六十五镑十四先令六便士，她比以前更富裕了。她径直沿着小路快步地走，到家以后，把屋子稍作整理，自己也梳理一下，吃了一顿可口的冷餐，写了几封信，读了几页书，然后睡觉。今天她睡得比平时早得多，而谁要是在这时候见着她，决不会猜到她心里感受如何：在你面前的，依然是人人都熟悉的、漂亮、活泼、能干的特兰忒小姐，那一头浅棕色没有剪短的头发纹丝不乱。可是，在实际上，她的心里却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

“这样未免太软弱太愚蠢了，”她坚决地告诫自己。“明天早晨我必须振作起来。”不过她刚刚把一些模模糊糊的打算考虑一遍，就已经睡着了；此刻或许正在做梦，正想着她的青春——已经流逝了的青春（那躺在她脸庞右边的日历本这么说）——早就该从生活中得到的那些东西。希特屯恢复了它原来的姿态，在闪烁的星光下显得静谧安详。大道上停着的汽车不见了，最后一辆运货车也早已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庄园。杰·赫尔利父子车行已经打烊，主人正在享用丰富的晚餐，以一只冷土豆攀来庆祝胜利——庆祝他们征服了那只古怪的磁石发电机。在“牧童之家”的酒吧间里，珀顿喝完了最后半品脱酒，也把商人们眨眼睛的名堂全都想明白了。那些商人们、那些来买小东西的，还有那些来看热闹的都已经早早离去；随着他们而去的，是所有的桌椅、衣柜、瓷器、喷枪、书籍、钢板雕刻、印度屏风，以及缅甸的锣，这些东西统统被搬出庄园，送往各个陌生的地方，撇下它们的上校长眠在教堂墓地；也撇下了上校的女儿，在这幢属于她自己的屋子里进入了梦乡，她虽然没有离开熟悉的希特屯，然而却真像是置身于

另外一个世界了。

2

第二天早晨，特兰忒小姐透过窗户看到散射着光芒的雾气，断定这将是一个晴天；在这晴和天气，她觉得应该穿上最近在切尔特南买到的很中意的那件金褐色无袖套领罩衫。走进明净、整洁、充满阳光的小餐室，她见到有人给她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这明信片的一面画着格拉斯顿伯里遗迹①。反面，龙飞凤舞地写着两行跟教堂遗迹一样歪歪倒倒的字体："你看这地方多吓人！一定是画给美国人看的。明天什么时候我上你这儿来吃饭好不好？你亲爱的希拉里。"这是她的侄子，那位印度法官的独生子；他最近从牛津来。特兰忒小姐望着明信片沉思起来，一时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接待这位客人。

她不能肯定希拉里来了之后会给她的生活增添乐趣，还是会使她十分讨厌；正在这时候，珀顿太太一踆一踆地走进屋来，把煮鸡蛋、面包架和茶壶放在餐桌上，接着以十分悠闲的方式引爆了一颗炸弹。

"他们都在说，小姐——"珀顿太太这样开头，随即又住了口，那炸弹在手里冒烟。

特兰忒小姐微笑着对她说，"怎么？他们都在说什么？别害怕，珀顿太太。"

"他们都在说——"她又一次打住话头。紧接着，来了——轰！"奇林福特小姐——多萝西小姐，刚刚与人订婚。"

"什么！"特兰忒小姐失声尖叫。"这不可能。我一点儿都没

① 格拉斯顿伯里——英格兰西南一城市，属萨默塞特郡。"格拉斯顿伯里遗迹"是指该城早期哥特式大教堂的遗迹。

听说。”

“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才知道这个消息，”珀顿太太得意地说。“奇林福特太太把它告诉了艾格尼丝，艾格尼丝在送牛奶去的时候把它告诉了小克里普斯，克里普斯又把它告诉了我。奇林福特小姐很快就要结婚，然后就出国去，到亚洲，或者印度，或者牙买加，总之是到那一带去，因为她那位年轻的先生在那儿工作。”

“我倒想知道他是谁呀？”特兰忒小姐说这话时目光注视着珀顿太太丰满红润的面孔，好像要在那脸上找到他的姓名。

“那我就不晓得了，小姐。”珀顿太太端起盘子，转身准备离去。“昨天晚上一辆来装家具的汽车在去切尔特南的路上驶进了一条沟里。我敢肯定他们是喝醉了。”说完，她用平时最喜爱的方式退出餐室——边往外走边点着头，那神态就好像一般的事情她都能预言。

切尔特南路上那辆汽车命运如何，特兰忒小姐一点儿不感兴趣，而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多萝西·奇林福特订婚的消息，则使她惘然若失。她原先有个模糊的想法，指望多萝西来陪伴自己，或者，至少有多萝西这样的邻居，可以让自己时时感染到一种活泼愉快的情绪。特兰忒小姐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为没有人来告诉她这个消息——没有正式通知她。她反复考虑要不要到奇林福特家去一趟，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去。“要是再过一小时奇林福特太太还不来，”她心里说，“那我就把这传闻当作无稽之谈，根本没那回事。”现在珀顿在庄园上整理大花园，于是特兰忒小姐打算上午代替他收拾小别墅的花坛。

不一会儿，她看见在排列得像织布鸟形状的蜀葵之间，出现了奇林福特太太矮小、灵活的身影，她立刻意识到刚才那消息决不是无稽之谈了。“早晨好，亲爱的，”奇林福特太太气喘吁吁地

向她致意说，“我是来邀请你下午到我那儿去吃茶点的。”多萝西的订婚是再确凿不过的事实了。

现在这时刻，也正是奇林福特太太应该出场的时候。她是个瘦小个子的女人，肩膀非常狭窄，手脚灵便，有着一副好战的面孔、一只鹰钩鼻子、一双尖锐的眼睛，还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教区长奇林福特，在不涉及圣坛小窗、大学委员会以及英国天主教这类问题的时候，是一个最温存和善的人；而希特屯，在这个岛国，可算是最最平静的地方。然而，奇林福特太太却不甘寂寞，她把这风平浪静的生活搅得动荡不安。从星期一早晨到星期六晚上，她忙着下最后通牒，抖擞精神，与人挑战，到了星期天，则蹿入教堂，在她丈夫站在布道坛上咕哝和平的时候，为自己一星期来的胜利唱赞美诗，并以刺刀般的眼光左右横扫。新近从中部美洲一些共和国的西北边区来到这里的访问者，在同奇林福特太太一起待上个把小时之后，立刻就会发觉自己关于英国农村生活的观念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很快便匆匆地回伦敦休息去了。仅仅有过那么一个阶段，前后持续了大约六个月左右，奇林福特太太完全失去了战斗热情，确实变得很安闲，那可能是因为她很想不通，为什么约翰·奇林福特这个名字将来充其量只能被刻在村里的战争纪念碑① 上；由于她这样的情绪，希特屯和邻村善良、虔诚的人们感觉到平静了一阵子，这种平静是后来的动荡生活中又出现过的短暂平静所无法相比的。不过，它又是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平静，所以，当教区长夫人仍然恢复她爱争好斗的常态时，人们的反应或许并不全是遗憾。然而，当那六个月结束的时候，当她果真停止扮演一个采取反常的默许态度、身穿黑衣服的小个子女人的时候，她就变得不可遏制了。大学委员会

① 英国乡村中刻有在战争中阵亡村民名字的纪念碑。

的委员、征召新兵的军官、显赫的贵妇人，甚至主教和州长大人们，在她面前都像走马灯似地败下阵去。而那位性情柔顺、脑子并不迟钝的托马斯·奇林福特牧师从不讲一句责备的话，他甚至还温和地向妻子建议一些新的对手，并且常常在话语中透露出这样的意思，说他自己——其实他从来不曾有过冤家对头——几乎处于绝境之中，非常需要奇林福特太太的帮助。但是近两年来，奇林福特太太虽然仍在进行她的各种活动，比如竭力影响花卉展览委员会的会议，或诸如此类的事，运气却不很好。现在，终于遇上了这么一件事情，她的才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了。

“是呀，一点不假，我这就告诉你。他的名字叫阿特金森，杰拉尔德·阿特金森——你或许见过；他曾经到这儿来过一次，待在霍罗克斯家。当然，多萝西在城里也见过他：那一次见面很突然，不过后来事情发展得很好，当然，相当好。他在肯尼亚有一个种植园——大概是咖啡种植园。两人很快就要结婚了，因为他必须马上回肯尼亚去。阿特金森比多萝西差不多要小两岁——那当然不要紧——但他家里人（他们还掌管着钱财）显然不赞成——你看，这种事情真是少有！”

乘奇林福特太太停下来缓一口气的时候，特兰忒小姐心里想，所谓阿特金森家里的人不赞成，恐怕是多萝西虚构出来的，因为只要稍稍这样提示一下，就会使得她的母亲一心一意地要攀上这门亲事。要是对她说阿特金森家赞成他们结婚，她就会立刻叫多萝西回家来。特兰忒小姐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只是说：“是呀，我想我还记得他。高高的个子，挺漂亮的，是不是？他看上去一点儿不比多萝西年轻。”事实上，如果真是她现在所想到的那位青年，那么，他看上去比谁都不年轻。他实在是个很老的老青年。

"当然不比多萝西年轻!"奇林福特太太大声说。"不过我不想听那一类废话。我也不知道到底别人怎么议论我才要听,我准备上午进城去亲眼看一看。要是城里有五千个阿特金森,多萝西也完全可以信赖我来替她挑一个。这些人似乎以为可以把他们的孩子一辈子管教起来。他们替他在那儿买下了一个种植园——这可怜的孩子必须有点儿事情干,很明显,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第一年里——于是现在他们就以为在婚姻上也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了。他们那种管教!"

"那么,多萝西在许多事情上决定怎么做呢?"特兰忒小姐和气地问。

"你是说举行婚礼的日子、地点、到时候穿什么衣服,然后外出旅游,等等?我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决定的,因为她很明白,有关这些事情,她的决定可不能让我知道。明天我要亲自去一趟,把事情安排定当。作母亲的应该这么做。有许多事要做呢,很多很多,时间却紧得很,除非我决定把这婚事整个儿推迟。我是不会那样干的。你笑什么,伊丽莎白?"

特兰忒小姐弯下身子,把一把镘刀往旁边挪了挪。"我在想,"她这样回答,说的并不全是实话,"你将多么快活!"

"这么一大堆事情,还能快活!"奇林福特太太说完这话,看见她的朋友正愉快地瞅着自己,便大声笑起来。"说不准,或许我真会很快活。她爱着他,我看得出来。别忘了来吃茶点。"

特兰忒小姐叹了一口气,仍然去整理花坛。这不是一声伤感的叹息。她当然还没有联想到自己,并不想着要去订婚。她也不妒忌她的朋友多萝西;事实上,她很同情她,同时还感到有点儿气愤,因为这时候她把杰拉尔德·阿特金森记起来了,认为多萝西不该委身于他。随后她又想,这一类事情,藏在人家心里,自己不见得真能了解许多,另一方面,也觉得他们两人实在不令人感

到兴趣。特兰忒小姐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的感情波折，而她同一些年轻男子相处，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都平淡而友好。只有一个例外。那是十二年前，她和父亲从马耳他乘船回英国来。她有点儿不舒服，船上的医生，一个瘦高个子的苏格兰青年，被请来为她检查。起初他态度比较生硬，还有点儿害羞，全然一副诚实憨厚的模样；但是很快他们就交上了朋友，每天早晨两人一起在甲板上散步，晚上则轻声地促膝谈心，互相探索对方的思想。到了最后两天，两人之间的友谊已经变得十分令人激动，每一个目光、每一个字眼都像电流般强烈，都包含着丰富的意思；后来，当陆地出现在眼前，他突然又变得生硬、害羞起来；特兰忒小姐要离船上岸了，医生什么话也没说，只跟她握了握手（这是让人伤心的握手），便带着尴尬的微笑一步步后退着离去了。他的名字叫休·麦克法伦；他说话时嗓音很深沉，带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元音发得很强调，辅音也发得很重；当他把脸转向灯光时，面颊旁的鬓发上会有一道光线掠过，那是十分吸引人的。特兰忒小姐记住了有关他的一切，尽管平时很少想到他，却可能在内心深处把他当作了评判青年男子的一个标准。因此，现在她突然想到，麦克法伦至少抵得上六个杰拉尔德·阿特金森。

不过刚才那一声叹息不是为了麦克法伦，也不是为多萝西。它只是来自一种空虚的感觉。特兰忒小姐又开始觉得有点儿惘然若失。在她到奇林福特家去吃茶点的时候，心情仍然没有好转。

“伊丽莎白，你的生活里需要有一点儿变化，”奇林福特先生向她上下摆动着一只手指说。“近来我一直在观察你，你需要有点儿变化。”

“听我的话，亲爱的，”奇林福特太太说，“尽早离开这儿。那时候我们会惦记你的，当然，但是你必须走。”

“上哪儿去呢?”

“随便到哪儿去。切尔特南,牛津,伦敦,哪里都行。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我是说公债券、股票,等等——去经营一项生意。我要是你,就这么做。一刻也不要犹豫。赶快去做生意。”奇林福特太太兴致勃勃地说,接着她拿起一块三明治就吃起来。

“我也曾经这样想过,”特兰忒小姐说。“但是我能做些什么呢?我什么也不懂。”

“你当然懂。尝尝这块三明治。你可以像贝蒂·沃塞姆那样,开一个店,卖帽子和睡衣。”

“是呀,不过我一直听人家说我的审美趣味不很端正。”这话说得十分谦虚,奇林福特太太心里想,而诚实正是特兰忒小姐的特点。尽管如此,她从心底里相信,特兰忒小姐有着很纯正的审美趣味。

“别瞎说!你的趣味好极了,”奇林福特太太大声说(她自己的趣味倒是出名的糟糕)。接着她又发了一通议论,谈到另外的一些商店,以及那些从最有贵族派头的乡下家庭跑出来开这些店的姑娘们。

“依我的看法,亲爱的,”她的丈夫这时点燃烟斗说,“可能是我这个人,以及这个教区,还有——呃——缺少一点儿资金,妨碍你成为第二个塞尔弗里奇① 或伍尔沃思② 。”说完他格格地笑起来。

“可能是这样,”奇林福特太太快活地接口说。“我要是有伊丽莎白这样的机会该多好。”

---

① 哈里·戈登·塞尔弗里奇(1864—1947)——英国百货商店老板。他于1909年开设的塞尔弗里奇有限公司是欧洲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

② 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思(1852—1919)——美国商人。他以开设专卖便宜商品的商店起家;到1919年,伍尔沃思公司所属商店多达1000个,拥有大约六千五百万美元的资产。

“现在我看哪，”奇林福特先生把脸转向特兰忒小姐又说道，“眼下只有一个机会你应该认真考虑考虑，那就是离开这里，到别处去稍微休息一个时期，换换环境。去旅游一趟。意大利怎么样？”

“不知怎么，我一点儿都不想去意大利，”特兰忒小姐说。

“我希望你不要去。”奇林福特太太十分强调地说。“看在老天爷份上，伊丽莎白，不要加入到那些在意大利过日子的单身女人行列中去；那太可怕了。你瞧瞧阿加莎·斯平索普和她妹妹，还有默雷尔姐妹俩。你不能学她们的样子，无论如何不能那样。”

“那就不去意大利，把整个亚平宁半岛都排除在外吧，”奇林福特先生说，口气中稍带一点儿嘲笑的意味。他做出一副神情恍惚的样子，嘴里往外喷着烟，过了一会儿又说：“要是换了我的话，我就要做一件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要去进行一次小小的观光旅行——嘿，仔细想想，还不那么小哩——到我们英格兰所有的大教堂去参观一番。你可能对教会建筑不很感兴趣——”

“我想我不会有兴趣的，不会的，”特兰忒小姐喃喃地说。

“很可能你不感兴趣，”奇林福特先生表示同意。“不过，想一想，你会看到英格兰多么精彩的一个画面。要是你从那个角上开始：坎特伯雷、伊利、诺里奇、林肯、约克。多了不起的一幅画！然后你往这边来。赫里福特、格洛斯特、韦尔斯、索尔兹伯里，等等。真是妙极了！”他那胖胖的脸焕发出热情的光彩。

特兰忒小姐觉得自己有点儿受到感染。“照你这么说，那的确很吸引人。而且那些地方我几乎一处也没去过。”

“这是多少年来我一直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奇林福特先生神态严肃地说。

“我可是第一次听说，”奇林福特太太叫道。“我要说，你那个主意听上去很乏味。那些大教堂把一些城市弄得全都一个模样，

没有比它们更单调的了。别理睬他，亲爱的。”

三个人继续谈论了一会儿教堂和商店。然后，特兰忒小姐回到小别墅，花了一个半小时阅读《雷特冈德利》[①]；这是她第四遍读这本书了。她特别喜欢看历史故事，但不是那种手法笨拙、专写伤感情绪的故事——那种故事不过是冒牌货，里面写上一些战袍、短剑，还让其中的人物发誓赌咒来作为点缀；她要看的是那种写得有声有色的真正的历史传奇故事。她爱好这一类作品，胜过任何其它的小说。二十年来，它们先给她带来快乐，然后又给了她安慰。她喜欢随着故事的情节到各处神游，经历种种冒险：替法王路易十一传送秘密口信给勃艮第公爵查尔斯；在险恶的天气赶往布卢瓦去，一路上叫嚷要向吉斯家族报仇[②]；躲在干草堆里向外窥视艾尔顿[③]的骑兵；在查利王子[④]乘船去法国后，藏身于石南丛中；跟随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们一起在莱茵河边如雷地咆哮[⑤]；等等，等等。交换口令，把马队靠左边集中，扬鞭策马直下北大道，在月黑风高、雨雪交加的夜晚把旅店的门敲得震天响——她的想象力就这样自由驰骋，使她沉浸在快乐之中；那是一种让人觉得有点儿奇怪的、带着孩子气的快乐。很少有几个碰巧瞅见特兰忒小姐坐得端端正正地在看书的人会想象得到，她正陶醉于书中的情节，正在心里举杯诅咒同盟[⑥]，或是在发射火绳枪哩。然而，这是她的嗜好。我们目前的小说中，无论是那

---

① 英国著名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的历史小说，发表于1824年。

②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昆廷·达沃德》中的人物和情节。

③ 亨利·艾尔顿(1611—1651)——克伦威尔的女婿、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会军将领。这句话指的是司各特所编辑的《内战原始记录》(1804)一书中的内容。

④ 《雷特冈德利》的主要人物。

⑤ 此句指司各特所著《拿破仑传》(1827)中的内容。

⑥ 指“公众利益同盟”(the League of Public Weal)，法国一些比较有势力的贵族为反对国王路易十一而组成的同盟，成立于1465年。

些精心构思的讽刺性段落，还是细致动人的感情描写，都不能给她以乐趣。她爱看单刀直入的作品，读完第一章就使她忘却现实而全神贯注于扣人心弦、冷峻严酷的冒险故事。她尽可能地不去读那些描写居住乡下的单身女子的小说——描写她们住在体面的村舍中照顾上了年纪的父母或是无所用心地排遣时光，读这一类小说让她觉得心里很压抑。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她还没看完《雷特冈德利》，于是她边吃边看。当她听见希拉里的车在村子里转悠的时候，已经过了九点钟，而等到他们把那辆双座汽车开进车库，步行返回别墅，在小起居间坐定身子，则差不多已经十点了。

"好，希拉里，现在该你给我讲讲新闻了。"但是侄子还没来得及答话她又说："喏，你让我吃了一惊。"

"是吗？好极了！"希拉里嗓音嘹亮。他没问姑妈为什么吃惊，因为他自己知道，有数不清的理由。

特兰忒小姐这时却主动回答了。"你可别得意，"她说。"这并不全是因为你从牛津来，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虽然这一点是有关系的。我感到吃惊，是因为看到你变得这么快，从一个小孩——"

"哦，是那样！"希拉里觉得扫兴。

"是呀，恐怕是那个原因。它就像是一个吓人的鬼把戏。我生活在这儿，年复一年，总是那么老一套；可是每次见到你都发现变化非常大，托儿所，预备学校，公学，牛津。"

"可不是吗，变化很大。不过我敢肯定地对你说，现在不再变化了，"他有点儿骄傲地说。

"不，你肯定还要变。你要娶妻子，还要长胡子——"

"没有的事！"希拉里尖声叫道。"住在乡下才会这样，亲爱的。这种日子才可怕呢。你看看这些描写乡下生活的小说。"

特兰忒小姐却把眼光向侄子身上望去。这年轻人瘦瘦高高的个子，举止优雅，侧面看去轮廓清秀，隐约地透出一种傲慢的神情。大概他对任何事情都有着最自以为是的看法。他的父亲，也就是她的哥哥，那位在印度的法官，已经好几年没和这儿子见面了，以后哪一天见了他准会大吃一惊。想到这一点，特兰忒小姐心里暗自高兴，因为在她印象中，这位法官似乎还从未遇到过意外的不愉快的事情。"让我想一想，"她喃喃地说，"你将来是要当一名律师的，对不对？"

"有这个打算，要我当律师，"希拉里说。"那是爸爸的意思；目前我正在学习法律，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可是我不准备继续下去。你要知道，现在很少有人学法律。一些法学院的在校生把全部时间都用来为学生俱乐部准备演讲，并且大多数人最后选择了体育新闻记者、杂耍剧场代理人这一类职业。"

希拉里的议论继续了十五分钟。他说当律师对于一个真正有才智的人来说是可鄙的；他还证明自己完全不适宜于这一行。特兰忒小姐一边听着，一边想到她那颇有几分自负和专横的哥哥，心里不免有点儿幸灾乐祸。希拉里把律师讲得一无是处；等他说完，特兰忒小姐便问他自己有什么打算。

"嗯，你一定听说过《牛津静态》？"侄子先这样反问。

"没有，我没听说过。什么《牛津静态》？"特兰忒小姐注意到他露出一种痛苦而又吃惊的表情，便接着说："很抱歉。不过在我们这儿什么都听不到。"

他高兴了。"是啊，当然听不到。你和外界没有接触，又得照顾爷爷，还有其他许多事情。《牛津静态》是我们办的一个评论性刊物。我们三个人，卡雷拉-布朗——他在牛津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他的思想很了不起——再一个是斯特奇——他是个诗人，你可知道——还有我。这个刊物影响极大，真是大极了。过一段

时期，那儿所有的重要人物就都会觉得离开了它寸步难行，一动都不敢动。"

"那上面发表些什么评论？"

"它评论所有的艺术，对，所有的艺术，甚至包括舞蹈和电影。你瞧，我们的观点很新。"这时他变得很激动，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嗓门越来越高。"我们'静态者'——那是我们给自己取的雅号，妙得很，是不是？——我们'静态者'相信，艺术必须超脱于感情之外。现在生活和艺术已经完完全全被污秽的感情所堵塞了，我们认为，是时候了，应该让生活和艺术变得——我说什么来着？——不带感情，变得平平静静、明亮清洁。首先要摆脱感情，我们认为是这样。大约在两年前我们就已经感觉到这整个道理，有一天晚上三个人聚在卡雷拉-布朗的屋子里议论，经过反复的商讨，得出了这一结论。那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夜晚！"

"的确了不起，"他的姑妈低声说。

侄子继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夹香烟的手挥动着。"随后我们就想出了这个名称，很快就出版了这个刊物。目前我们正在考虑把它办到这儿的城里来，就简单地管它叫《静态》，打算每月出一期。许多重要人物对它很感兴趣——卡雷拉-布朗了解每一个人，每个人他都了解；而布拉德夫人也答应提供帮助——现在我们首先准备每人设法筹一笔款子。我以后将负责戏剧、电影和法国文学这些方面。辛西娅·格拉姆——你知道，她现在住在巴黎，写起文章来完全不管句法，并不断地在创造新字——她也答应为我们撰稿。不过我们决定在刊物上一律不登出投稿者的姓名，只有编号。我是'静态三号'。这个主意妙极了，不是吗？奥普尔沃思将为我们画插图，他是'静态六号'。我们很快把他改变了过来。他原先追求的是非代表性艺术——你知道那意思，所画的图

画不代表任何自然物体，而只是暗示出艺术家的感情。现在，他觉得那样不行了；于是他就割除了感情而成了一名‘静态者’。我们还准备搞点儿音乐。纯音乐，你知道的。”

“我可不敢说知道你所讲的那些，希拉里，”特兰忒小姐答道。她听得很感兴趣，然而也渐渐感到很困倦了。

“是呀，当然啰，我还没有开始解释呢，”侄子兴高采烈地说。可这时他看见姑妈把一个哈欠压了下去，这位懂礼貌的年轻人立刻制止了自己的热情：“哦，不过你一定非常困了。大概你通常都是九点左右睡觉的吧？我不再打扰你了，我们明天上午再谈吧。有什么书可以让我随便翻翻吗？”

“恐怕没有。书是有一些，但可能你看不懂。”

“好吧，我随身带着两本，另外再四处找找，如果允许的话。还得过好几个小时我才能入睡。刚才关于《静态》讲了那么多，现在我比平时更没有睡意了。”

“看得出来它使你很兴奋，”他姑妈声音低低地说。

“可不是，”这年轻人天真地接口道。“这件事让我兴奋极了。换了你也会兴奋的。你想想这机会——啊，还有其它所有那些事情！”

特兰忒小姐回自己的卧室睡觉去，好让她侄子尽可能地冷静一些，她自己此刻也感到很快活，比白天任何时候都快活。《静态》杂志将随时可能在这儿出现，把人们的美学观念来一个大变革；辛西娅·格拉姆和奥普尔沃思是什么样的人她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卡雷拉-布朗和斯特奇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对特兰忒小姐并不发生任何影响，五分钟不到她就睡着了。做姑妈的有做姑妈所能得到的安慰。

3

第二天早晨，特兰忒小姐的餐盘旁边只放着一封信，然而这实在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它这样写道：

我亲爱的伊丽莎白：

你知道你的父亲欠我六百英镑吗？他是欠我的；他曾嘱咐特拉比，要从他的财产中拿出钱来归还。特拉比在清算这笔债务时向我解释了这将是谁的实际损失。倘若这一损失是你的哥哥或者姐姐的——他们两人都很富裕，至少在我上回听说他们的情况时是这样——我当时就会立刻把钱收下；但是，你的钱我不想拿，所以把那六百镑退还给了特拉比。现在你不要有其它想法。我有足够的钱，同时也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我觉得你绝对不会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不会拒绝收下这笔钱的。你目前打算干些什么？要是时光倒退二十年，或者只要倒退十年，我就会劝你出来走走，到我这儿来，但是现在东部大变样了，学生们搞那些愚蠢透顶的政治活动，弄得一塌糊涂。假如你能保证给我提供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像是夏天的环境，我就来探望你；如果你不能保证，那就不行，因为上次我在你那里冷得浑身发抖，除了用衣帽把自己裹紧之外，什么都干不了。

你亲爱的叔叔

乔治·查茨沃思

她已经读过一遍了，读的时候脑子里很紊乱，现在正从头再读，这时候希拉里来了。他看上去比头天晚上"静态"得多。

"他是我叔祖父吧？那位茶叶种植园主人。"听他姑妈把事情讲过之后他这么说。"我见过他一面。那时我还在预备学校。他的模样像马克·吐温。你当然收下这钱啰？"

"我想是的，"特兰忒小姐答道，口气缓慢，并且不很肯定。

"为什么不收下？"希拉里瞪着眼睛说。"这钱实际上是你的，不管怎么说，应该属于你。你现在钱并不很多，不是吗？"

"是的，庄园出租以后我大概每年可以有三百镑左右的收入。对了，今天有人要来看房子。拍卖那些东西我得了一千多镑。"

"这么说，加上这意外的收获，你大约有一千六百镑余款。"希拉里小心地把鸡蛋壳敲碎，随后扬起眉毛瞅着姑妈说。"我想你不会喜欢为《静态》杂志捐一点钱吧？"

"我想我不会那么做，希拉里，"特兰忒小姐快活地回答。

"不会，"侄子沮丧地说。"我想你不会的。虽然很可惜，因为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乐趣——我是说真正沉浸在里面的时候——不过你当然不大可能从这杂志里得到什么。我刚才这么问，你不在意吧？"

"怎么会呢？"特兰忒小姐微笑着说，同时在心里立刻作出决定，不把真正的原因告诉希拉里：她之所以不想为那个杂志提供资金，是不愿意怂恿他去浪费时间。"你要知道，你那样干会惹你爸爸生气——"

"那是肯定的，"侄子接过话头平静地说。"我还没有写信到印度去，不过那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希尔达姑妈，她对此反感得要命。不过这对她来说也很自然，你知道。她和你不一样，她的生活长期以来充满了强烈的感情，你说对不对？"

"你看，"特兰忒小姐接口说，同时在头脑中很快地想象她的姐姐希尔达面对着"静态者"会是怎么一种情形，心里觉得好笑，

"我不想同你那杂志有什么关系,而如果我给你帮助,这种关系就会立刻发生。"

"你不能匿名地资助一些钱吗?"

"那很快就会暴露出来的,我是说我所起的作用。你知道消息会怎样传开来。"其实她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但她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

"的确,"希拉里回答,事实上他懂得更少。两人会心地相互瞧瞧,都觉得很高兴。

"我现在手头大约有一百镑,"希拉里点起一支烟说。"可是我需要二百五十镑左右。我想把我那辆双座汽车卖了。反正它在城里也没用处,还得花工夫去保养它。你知道这儿有谁想买一辆双座车吗?我那辆是默西亚牌,去年出品的。"

"不,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回答,两眼瞅着侄子。

"你怎么啦?"

她笑起来。"没什么。我们到外面去好不好?"她嘴上这么说,心里还在想着那辆双座车。

希拉里踱步到窗子跟前。"去干什么呢?"

"随你的便。到花园去你恐怕不感兴趣吧。"

"毫无兴趣,"他老实回答。"在阳光温暖的下午到花园里坐坐还可以,但是要我到那里去看花或者把它当作一个题目来谈论,我可不感兴趣。我们不如开车出去跑跑。"

"好啊。噢,等一等,要等我带那些人看过庄园之后才能走。他们是约好今天来的,我答应待在这儿等他们。"

"那么我自个儿慢慢地逛过去。我要去看看我的车子,如果那些人来了,我也要看看他们。我还从来没见过人们如何察看一幢房屋。"

"怎么,你想看一看?"特兰忒小姐睁大着眼睛说。

"我想看人们做各种事情,"她的侄子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是个观察家。我想看,但是不想感觉。现在我的义务就是观察和记录。所有这些活动中都存在着节奏,我要做到能够——把它分解开来。你想想那些新的电影。"讲完这一番莫测高深的话,"静态三号"很严肃地瞧着他姑妈,接着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慢吞吞地走出屋去。

特兰忒小姐来到花园的尽头,恰好看到赫尔利那辆庞然大物——那辆老式的戴姆勒牌汽车(它是接送人们进出希特屯的运载工具)——正沿着小道慢慢驶来。奇林福特太太坐在里面向外挥手;她这是到火车站去。当车子在视野里消失之后,希特屯以及这阳光明媚的早晨似乎皱缩了起来。奇林福特太太是去帕丁顿,到她女儿多萝西那儿去,到做好了充分准备的阿特金森家里去,到那些军人消费合作社和运输事务所去试试本领。"你准备干些什么,干些什么,干些什么?"汽车加快速度轰鸣着驶下山坡,似乎是向落在后面的特兰忒小姐发问。她回答不上来。想到早晨的意外收获,那从天而降的六百镑,她激动得有点儿发抖。六百镑能让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许能周游世界。但是她不想独自去周游世界。"我现在的烦恼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对着鲜艳的、随风摇曳的大丽花自言自语。然而,珀顿太太知道:她需要为午餐和晚餐预定一些菜。在与珀顿太太商量之后,她便出门到食品店去。

在回来的路上,特兰忒小姐遇见珀顿站在庄园门口。"我正找您哪,小姐,"他说,同时用手碰一碰帽檐,接着立刻又把两只手塞进口袋。"他们刚来过,是和梅德沃斯商行的一个年轻人一起来的。那样子就像是一些投机商人。他们的车大得就像一个屋子。"

正在这时候,她还没来得及答话,梅德沃斯商行那年轻人突

然出现在拐角上。他向她举帽致意，然后富有表情地小声说："我们想开价二百镑。"

只讲了这一句他就住口了，因为这时候忽然又有另一个个子很高、脸色苍白、上嘴唇那长长的小胡子往下垂着的人，从拐角上走来，直勾勾的眼光从每个人身上扫过；他举起帽子，也忘了把它再戴上，就口齿不清地说起来："特兰忒小姐吗？我叫拉思伯里。来瞧一瞧……打搅了……多美的早晨……"

这情景使特兰忒小姐觉得，平时很熟悉的通向汽车道的路口现在变成了一个喜剧舞台。一切都让她觉得要笑出声来，但她克制住自己，对拉思伯里先生说，但愿他喜欢这房子，它的确很惹人喜爱。

"刚才看了一看，"拉思伯里先生喃喃地说。"确实非常可爱。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就是这一种。可爱极了。"

"当然，你也会看到它并不很大，"特兰忒小姐高兴地说；她觉得这时候自己不能一句话也不讲。

"是的，不很大，"小胡子同意。"不过没关系，毫无关系。眼下这时候没关系。我想我们正需要这样的房子。"

"嗨，你在这儿！"

大家都吓了一跳。这句话声音很高，口气很严肃；说话的是一位大个子的女人，一张胖胖的脸略带紫色，两只引人注目的灰眼睛瞪着她的丈夫。

"我的妻子，"拉思伯里先生顿时蔫了，嘴里咕哝了一句。

"哦，这位就是主人，是不是？"拉思伯里太太移开目光大声说。"特兰忒小姐吗？你好。"

"要不要我带你各处看看？"特兰忒小姐觉得就像是在对一艘战舰讲话。

"不必了，我想，不必了。我们自己去看吧，只要几分钟。我

看我们不要租这房子。太小了，不是吗？我们觉得它太小了，对不对？"说完她很快地瞪了她丈夫一眼。

"是呀，当然啰，相当小，当然，"做丈夫的含含糊糊地说，显出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眼睛茫然地看着别处。"我们当然不要了，太小了。"

"而且，也不是我们所要找的那种类型，房子的式样不对，正如我的丈夫已经告诉过你的。"

"可不是吗，式样不对。"他沮丧地用手指捏捏小胡子。"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或许根本就不一样。"

"根本不一样，"拉思伯里太太叫道，瞪着眼睛把周围的人们挨个儿瞧了一眼。"不过，我们还是去看一看。"说完她飞快地转过身子就走，她的丈夫和那年轻的经纪人急忙跟上去。

特兰忒小姐和珀顿各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互相看了一眼。"您待在别墅听他们的回话，小姐，"珀顿慢吞吞地说。"我去赶上他们。"

特兰忒小姐带着她买来的食品回到小别墅，与珀顿太太讲了几句话，把起居室打扫了一下，然后很慢很慢地走回庄园。在她慢悠悠地走上汽车道的时候，她觉得似乎看到希拉里的身影在前面一晃，闪进了屋后的花园里不见了。不一会儿，拉思伯里夫妇在前门出现。

"好了，我们把这房子租下了，但租金不能高于二百镑，多一个便士就不要，"拉思伯里太太正大声对经纪人说。随后她看见了特兰忒小姐。"我在说，我们出二百镑租这房子。它很可爱，相当可爱，属于一种需要妥善地维修保养的房子。要花一些工夫，当然。"她的眼睛直瞪瞪地瞅着特兰忒小姐，那眼光看上去就好像是透过特兰忒小姐直盯着特兰忒家所有其他的人，似乎是责备他们全都忽视了对这房屋的保养。"我们很幸运，找到了那位

年轻的建筑师来给我们出主意。”

拉思伯里先生的小胡子发出了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表示它完全赞同妻子的话。

现在轮到特兰忒小姐瞪眼睛了。她的目光正遇上梅德沃斯先生助手的眼睛；他看上去既很得意又迷惑不解。再转向拉思伯里太太时，小姐惊讶地发现这位女士竟然在向自己微笑。一点不错，两只眼睛没有笑，但是面孔的其他部位布满了和蔼的皱纹。

“你可没告诉我们它是这么值得一看的地方，”拉思伯里太太十分愉快地大声说道。“我立刻就看出来了，当然，它一定是个好地方，要是认真地保养就更好了。是那位年轻的建筑师把全部情况给我们作了介绍。他有没有对你说过他是从大老远赶来看这房屋的？”

“我没听说，”特兰忒小姐有点儿口吃了。“我不大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人是谁呀？”

“他姓什么来着？”拉思伯里太太睁大着眼睛朝四处张望，就好像那姓名一定高高地写在某个地方。“噢，对了，没错——斯塔狄克① 先生。”

再也无法克制了，特兰忒小姐笑着尖叫了一声。“对不起，”她格格地笑道。“这个——这个姓真可笑，不是吗？”

“是的，很可笑，当然可笑，”拉思伯里先生咕哝着说；显然他认为特兰忒小姐的话是对他说的。

“你们都不知道！”拉思伯里太太显然不同意大家的看法，她瞧瞧这一位，又瞧瞧那一个。“我知道这是一个在建筑界很有声望的姓。斯塔狄克先生说他是哪一方面的权威来着？”

---

① 即“静态”(static)的音译。

"十七世纪室内镶嵌，"年轻的房地产经纪人答道，他的声调特兰忒小姐觉得听上去有点儿怪。

"一点不错！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因为他这个姓我很熟悉。十七世纪室内镶嵌。他说这幢房屋的内部装饰正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不过，当然，它们需要适当的保养。像这样的房子，住在里面应该负起责任来，当然。特兰忒小姐，或许你对这些不感兴趣。告诉约翰逊，我们现在要回去了。"

特兰忒小姐很想对她说，事实上她却是不应该租这套房子的，但是她竭力控制自己，不让这话说出口。倘若这个女人在庄园里住下，那么希特屯将弄得不可收拾；不说别人，单讲奇林福特太太，这么一来就会更加忙得不亦乐乎，惹出各种新鲜花样来。"真奇怪，"她心里说，"这些事情，我不过这样想想罢了，不想多管；恐怕这说明我真的在这儿住腻了。"她回答拉思伯里太太的问题时语气十分柔和，关于希拉里则一句话都不提(对待这位太太，理应如此)，后来又把这位太太的情况告诉了梅特沃思先生。

吃午饭时，希拉里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一会儿像个恶作剧的孩子，心里感到快活，一会儿又像一个严肃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放纵自己胡闹了一阵之后，自然觉得有点儿羞愧。吃完午饭，他和姑妈两人驾驶着他那辆双座车到切尔特南去。在那儿特兰忒小姐见到了特拉比先生。特拉比先生向她祝贺这次拍卖成功，祝贺她得到了叔父送她的六百镑，祝贺她把房屋租了出去，并劝她离开希特屯到外地去散散心。"你现在相当宽裕了，"他说。"比我们原先预料的要好得多。我替你把这一千六百镑存入银行，以后你再决定拿它派什么用处。不要担心钱，你现在所需要的，是让生活有点儿变化，"他最后这样说；那神情就好像他懂得这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尽管他一次都没有经历过。

特兰忒小姐从特拉比那昏暗的办公室出来，走进灿烂的阳光里，隐隐地感到心情振奋。“律师们的办公室真是又古怪又老式！”她大声对希拉里说。“去见特拉比就好像是走进了狄更斯的小说中。”

“对你来说真是太可怕了！”“静态者”说这话时身子颤抖了一下。接着，他们到了一个茶馆，他气恼地说：“刚才你在特拉比那里的时候，我把车子开到一个车行，问他们这车能卖多少钱。他们说七十五镑左右。大约只是它实际价值的一半，这不是在骗人嘛！这些人还不肯付现钱。只有当你向他们再另外买一辆的时候，他们才变得十分好讲话。”喝茶的过程中，他就一直带着这样的想法和感觉，这是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产生的低落情绪，而他的姑妈则微笑地看着他。

在回家的路上，行驶了将近一半路程，在一段僻静的马路上，特兰忒小姐要侄子把车子停一停。“你看我现在能不能试着驾驶这车子？”她有点儿气喘吁吁地问道。“我有驾驶执照，因为我以前试开过车子，那时候多萝西·奇林福特有一辆车。你能不能把这辆车子的各个部分给我讲解一下？”

“没什么需要讲解的。这车子简直就像是自动的。不过，你问这个干什么？”他跳出车外，绕着车子走了一圈。

“因为——要是我会驾驶，我就把它从你手里买下来，希拉里；就是说，如果你真想卖掉它的话。”

“你要买？”“静态者”高兴地叫起来。“我当然想卖掉它。”

“你说它值一百五十镑，我就给你一百五十镑。”

“嘿，是吗！你当真？拿定主意了？”

“是的，我拿定主意了，”她肯定地说。“就是说，只要我会驾驶它。”

“你当然会驾驶，”他热情高涨地嚷道。“没有比这更容易的

了！让我把所有各个部分都给你讲一讲。这真是一辆很不错的小巧的车子，你知道。"

希拉里给他姑妈讲解了之后，就让她坐在方向盘前，指导她驾驶了一个小时。特兰忒小姐很快就驾驶得十分有把握，后来就一直驶回了家；一路上他们赶超了两辆很大的公共汽车、一辆蒸汽运货车和几辆颠簸着发出格格声的卡车，速度一直保持在每小时十五英里以上；最后驶上庄园的车道时，她满怀着胜利的喜悦，脸都涨红了。接着，希拉里又花了十分钟时间指导她如何把车子驶入车库（其实并不是个正式的车库，只是一个旧的马厩），又如何出来，这使她再次体会了倒车时的危险和紧张，不过希拉里肯定地对她说，她开得相当不错。

"明天上午我给你一张支票，"吃晚饭的时候姑妈对侄子说。

"不必那么着急，我想，"他这样答道，脸上焕发着光采。"不过，那样也好。假如我们明天上午还去学开车——尽管我可以说，你实际上并不需要我再指导了——我可以赶下午那趟车进城。你不计较我这么快就走吧，其实我得尽快地找到卡雷拉-布朗。"

"我不计较，"她对他说。"我自己恐怕也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大概后天吧。"这么一宣布，连她自己也吃了一惊。可以说，这个决定对希拉里是个新闻，对特兰忒小姐本人也同样是个新闻。说实在的，她吃惊的程度比希拉里更厉害。

"太好了！"希拉里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两眼出神地望着她。特兰忒小姐看得出来，他已经急于想要会见其他的"静态者"。

那天晚上她又一次读完了《雷特冈德利》，但这次她丢开书本时一点儿也没叹气。在笼罩着神秘气氛的黑沉沉的夜晚，她驾驶着一辆小巧的蓝色"默西亚"沿着无人知晓的道路向前奔驰

——在睡梦中那阳光灿烂的山丘之间，道路蜿蜒伸展。

4

“你知道不——”希拉里从客车车厢的窗户向下看着特兰忒小姐说。

“嗯，我知道什么？”她微笑着问道。

那位没有心计的人类观察家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今天你和平时有点儿不一样。一定是那辆‘默西亚’的缘故。”

“或许是，”她表示同意。“我已经觉得有点儿蠢蠢欲动，希拉里。你知道我在‘静态者’当中该轮到第几号吗？”

火车开始启动了。

“至少在五千二百万号以后！”她高声叫道，同时挥手向侄子告别。

在回家的路上，她看见有个穿黑衣服的人正沿着满是灰尘的山坡吃力地往上走，便把车子在他身旁刹住。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奇林福特先生惊叫。

“进来看看吧，”特兰忒小姐对他说；“默西亚”还没有爬上山坡，奇林福特先生就听她把有关这车子的事情全都讲了，并接受了到她家去喝茶的邀请。

“我现在想立刻开着它到外地去，”刚喝第一杯茶，特兰忒小姐就对他讲了心里话。

奇林福特先生把眼镜往下一拉，吃惊地问道：“你独自一人？”

“为什么不可以？”

“我不知道，当然不知道啰。为什么不可以？”他笑了，两人都笑起来，那气氛十分融洽。可是，奇林福特先生随即陷入沉思，以

致把胡桃饼弄得衣服上一塌糊涂。

“怎么啦?”特兰忒小姐等了一会儿,问道。

“对不起,亲爱的,看我弄得这么一团糟。我是在想,你应该从伊利开始。想一想看,从这里的山丘下去,你就进入中部平原,越往东去地势越低,最后到达——就好像是——盆子的底部。在那儿你就会看到那庞大的塔状建筑拔地而起——壮观得很,我亲爱的伊丽莎白。你一定没见过伊利吧?我想你一定没有。那奇妙的八边形。整个地区有着一种粗犷的美。你必须从伊利开始!”说到这里他十分激动,把茶杯和茶托一起搁到了放在盘子里的三明治上。

特兰忒小姐一直惊奇地凝视着他,这时突然记起来,她大声说:“准没错!你是在说去参观各地的教堂吧。”

“谁说不是呀。这主意不是很好吗?哦,不过,当然不是好主意。看我多荒唐!是我想出来的,不是吗?那一天曾经谈起过,当时我就指望你照我说的去做。我成了一个多么自私的老头!我那是盘算着让你在林肯拜访一下我的老朋友卡农·福瑟吉尔。就是说,如果你从伊利开始的话。记住,从那里开始。自然是假设你不打算从任何别的地方开始。我只是愚蠢地这么想!”说完他笑了两声。

“是的,我准备这样做,”特兰忒小姐坚定地说。“我要按照你的建议,从伊利开始。而且,我要在林肯拜访卡农·福瑟吉尔,如果他允许我去的话。你快告诉我到他家去该怎么走。”

奇林福特先生匆忙站起,把衣服上的胡桃饼撒了一地。“我马上回家去把那张旧地图拿来。在地图上再看一看,就像是再一次去那些地方度假一样让人高兴。你瞧,那几个地方以前我都去过,骑着自行车,没漏掉一寸地。”

但是特兰忒小姐随即取出了一张地图,于是两人弯着身子,

两个脑袋凑在上面看了十五分钟；奇林福特先生连珠炮似地把道路、城镇、客栈、教堂的中殿和十字形耳堂等一一向她指点，激动中打翻了牛奶壶。他还用笔在两张纸上写满了各种指示，把它们塞进口袋，然后却在房间里到处寻找，说是不翼而飞了。特兰忒小姐则急着要上楼去把东西收拾到旅行袋里。“我明天早晨出发，”她宣布说。

“要是换了我，明天就不走，”奇林福特先生提醒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不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主张严守安息日。再说，到伊利去参观教堂跟守安息日比起来，更能表现对上帝的崇拜。只是星期天不宜出发去旅行。等一天，星期一出发。从来没有哪个星期一的早晨我不想到什么地方去走走的。”

特兰忒小姐度过了一个十分繁忙的星期天——整理包裹，给珀顿夫妇交代家务，以及给各方面的人写信，到了星期一早晨才正式出发。临走之前，她最后一次与奇林福特先生交谈了五分钟，在车子将要拐弯的时候又冒失地回过头来跟他招手告别，然后，驱车下山，出了希特屯向东而去。在灿烂的阳光下，山谷里呈现一片金色；早晨的空气清新宜人；眼前，向四面八方伸展的道路在向她招手，头顶上方，电缆嗡嗡地轻轻发出邀请，召唤她奔向远方迷茫的一片蔚蓝；车轮每转一圈都使她产生一种独立自主的感觉，沿途每经过一块里程碑都在她心里引起一次新的小小的激动，因为她觉得那可以任凭她驰骋于其间的、无比美丽的神秘王国越来越近了。她这是在跨越乡村驶向伊利吗？她这是在驶向任何地方，任何她想要去的地方。这条路通向第一个教堂，但它也通向——通向什么？她不知道；她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往何处去，但心里却深自庆幸：这模糊而闪光的无知，就像是雾霭缭绕着一些金色而明亮的形象，恰如这早晨一样。

在她的旅行袋里有三十镑钱，还有一本支票簿，可以在需要

的时候立刻再提供一千五百镑。在这袋子的底部，放得整整齐齐的，是她全部的宝贝玩意儿：一只以前只用过一次的化妆用品盒，以及四本装帧精致的历史小说，那众多的弓箭手、詹姆士二世党人、阴谋家和龙骑兵迫不及待地要在她坐到灯光下的第一个小时里就从书中跳出来。他们也都逃离了希特屯，一起到那一片蔚蓝之中去历险。

在狭窄的诺斯利奇路上，交通混乱，她只得把车停在从对面方向过来的一辆大型卡车旁边。卡车上，一张她所熟悉的留着长长小胡子的脸小心翼翼地伸出窗外。

"那不是特兰忒小姐吗？哦，没错，"那张脸朝着她口齿不很清楚地说。"早晨天气真好。你不会跑得很远，只在附近绕一绕，呃？"

"哦，早晨好，拉思伯里先生，"她大声而清楚地回答。"是啊，天气好极了。我要跑得很远，几百英里，几千英里，一直到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说完她笑起来；这笑容尚未收敛，她突然发现面对着的已经是一张紫红色的方脸膛，那上面两只灰眼睛正注视着自己。

"请原谅，"拉思伯里太太大声说，因为她把弯曲着的身子尽量伸出车外，所以她的脸色比平时更紫了。"刚才你说要上哪儿？我们现在是想再来看一看庄园的房子，还希望再见见你。"

"你们就要见不着我了。"的的确确，特兰忒小姐听见自己是这么回答的。接着，她把注意力集中到离合器和排挡上，因为别人都在启动车子了。

"请把地址告诉我！"这尖叫声已是从背后传来。

"没有地址！没一有一地一址！"她高声叫道。多少年来没这样大声喊叫了——真是痛快！

前面的路变得宽阔了一些，车辆也很少。西南风吹得她面颊

泛红。(这条路蜿蜒向前,一直通往希格顿工厂,在那烟雾冉冉上升的地方奥克劳依特先生正度过他在那里的最后一天。)地势渐渐升高,她把车子加快速度向前驶去,掠过一个英格兰式的绿色小屋顶;这时候在我们眼前的,是希特屯的人们从未见过,或许永远都不会见到的特兰忒小姐。

第三章　英尼戈·乔利芬特援引莎士比亚并在夜间出走

1

我们把那些山丘统统抛到了后边，面对着大风呼啸、海水浸润的、长长的北海海滩。这儿的地形像一只巨大的浅碟，上面分布着纵横交错的排水渠和箭一般伸展的道路。在北边和南边，天空中浓烟翻滚，地面上明晃晃的铁道交织成网，还有塔楼与远处的彼得博罗、伊利和剑桥协调一致，但比它们历史更悠久。我们处于沼泽地带①的边缘。这是一块脱离大海而形成的泥沼地，古时候的混沌局面在这儿还残留着痕迹：人们到处可以看见一片片微光闪烁的芦苇荡，其间夹杂着桤木和宽叶香蒲，不时还可以听见水鸟突然尖声鸣叫。除开这一些，其余就全都是沃草深深的牧场和一望无垠布满茬儿的田地，它们向一架架风车以及四处分散的红砖房农庄的主人们提供口粮。这是个使农场主发福的村子，这些田地为他们的餐桌提供了牛肉、布丁和啤酒。不过，年深月久的荒凉似乎依然纠缠着它。或许，这儿的天空——白天人们看到一片蔚蓝、浮云朵朵，晚上则繁星闪烁，在贝里克和彭赞斯一带堪称首屈一指——对于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来说，是太辽阔、太刺激了，除非他像许多古人一样，到这儿来只是为了表达对上帝的崇拜。或许，关于它那冷寂的邻居北海，以及从欧亚大

平原吹来的厉风，人们听得已经太多；或许，仅仅因为这块地一片空旷，每天黑夜降临都又一次把它变成鬼怪出没的沼泽。因此，一些使人感觉凄凉的东西必然继续存在，尽管丰收大车沉重的车轮吱嘎作响，却淹没不了它们的窃窃耳语。小农场看上去比灯塔还孤独；不断向前伸展的道路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好像永远到不了任何地方；而那些沿着隆起在地面的单轨小心翼翼地往前推进的火车，似乎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只是一味平淡地横穿而过，让人更强烈地感受到长长的寂静。大平原那朦胧的悲哀笼罩着这块干旱平坦的泥沼地。像个一味施舍而脸上从无笑容的阔佬，这地方虽物产丰富，却仍然保持着荒原的气质。

在这个地区的中部某处，一条窄窄的小道蜿蜒通向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大约有二十处房屋，一个小铺子，以及一个酒店)，然后继续延伸了差不多一英里，被一所有较大面积的房屋迎面挡住。这所红砖房显而易见是这一带最大的一座，已经有大约六七十年的历史，而它的建筑风格属于哪一种类型却不甚明确。它的建造者来自澳洲，是一位脾气古怪的绅士；他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造一座乡村宅第，一俟建造完毕，便让杯中物陪伴自己安闲自得于其中，直至与世长辞。然而，现在，从那些小棚屋和后来添造的附属小屋，从那些门柱和久经践踏的旷场可以看得出来，这处房屋已经不再是一座乡村宅第了。几年之前，坎特伯雷文学硕士詹姆斯·塔文娶了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用她的钱买下了这座称心如意的沃什伯里庄园，把它改为沃什伯里学校。在这个学校里上学的有五六十个男孩，其中大多数出身名门，他们正为升入公学、为迎接未来的生活作准备。现在从世界各地都有人写信到沃什伯里庄园来，同时在遥远的平房② 里，人们则带

---

① 指英格兰东部林肯郡、亨廷登郡、剑桥郡及诺福克郡等地的一大片沼泽地带，长 100 多公里，最大宽度 50 多公里。

着既自豪又讨厌的心情收阅从这儿寄去的简短而潦草的字条。在这些小男孩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父母是在印度、非洲等等地方；另有不少人则根本没有父母亲，只有监护人，这些人固然十分尽心尽职，可是别以为他们了解英格兰每一所预备学校各自的优缺点。这并不是说沃什伯里是一所坏学校，但是它当然也不能算是最好的学校之一。有一个小孩的叔叔，是一位商业界的名人，曾经在造访时对他自己，也是对任何愿意听听他想法的人说："这学校气味不对。"然而，此等商业界人士——用塔文先生的话来说——沃什伯里学校无意与他们交往。塔文先生犯不着把这种评语当一回事。一些关心公共利益的人们(其中包括一位在殖民地供职的主教)，可以证明学校是高质量的；若干学术上的成就也给学校增添了光荣。在沃什伯里，空气新鲜，流水清澈，环境气氛令人心旷神怡，卫生设施十分完备，活动场地条件良好；教员中，有三名大学毕业生：文学硕士罗伯特·方特莱(牛津)、文学学士英尼戈·乔利芬特(坎特伯雷)和文学学士哈罗德·费尔顿(布里斯托尔)。学校的女总管卡兰德小姐受过持家学方面的专门教育；至于体操以及木工方面的训练，则由前常备军士官科姆里陆军中士担任。此外，关心孩子们健康和舒适的不是别人，正是塔文太太本人——尊敬的乔治·贝特比牧师的女儿。倘若你这位家长是在印度，我们要说，你应该节省开支、缩短在山中的休假，去了解一下你的孩子正受到这样一些人物的照顾；为此目的很值得你这么去做。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塔文先生不断收到从我们帝国的边陲给他寄来的礼物；人们十分难得听见他抱怨说有哪一张小铁床是空着而没有孩子睡在上面。

现在，这些孩子都在床上躺着，但不是每个人都已入睡。费

---

② 原文bungalow，特指侨居印度的英国人所居住的平房，所以句中"遥远的平房"该是指印度等远离英国本土的海外。

尔顿先生已进来过一次，嘱咐那些年龄较大的孩子保持安静，因为星期六晚上那些说不清是从哪儿来的骚扰很容易影响他们。而整幢屋子里所有其他的成年人都试图忘掉这些孩子的存在。塔文太太把卡兰德小姐叫到她的休息室里给以训斥，从中得到快乐。塔文先生则因为已经被告知晚餐之后半小时内不要多管闲事，这时躲入了他所谓的书房；在那儿，他面色苍白、神情沮丧、喘着粗气，失去了一校之长的威严以及殷勤丈夫的姿态，成了一个枯坐在椅子里打瞌睡的中年汉子，他那虚弱的肠胃受到哄骗，暂时平静了下来。方特莱先生每星期六晚上都有他神秘的活动，此刻已经不见了人影。科姆里中士正越过田野到乡村小客栈去；他在那里被人看作是一位富有而胸怀宽广的人物。乔利芬特先生待在他的起居室兼卧室里；他这房间与屋顶相距不远，既小又闷热，但他喜欢这儿，不愿到那同样是又小又闷热的教员公用室去，因为此刻他正从事他想象中的文学创作。

乔利芬特坐在一只温莎椅[1]中，把身子往后倾斜，使椅子与地面形成了一个危险的角度；穿着鲜绿色拖鞋的双脚搁在窗户打开着的窗台上。他那神态和衣着都给人以在校大学生那种煞有介事的漫不经心的感觉，尽管二十六岁的英尼戈·乔利芬特三年前就离开了剑桥。这年轻人瘦瘦的个子，中等偏高的身材，四肢不很匀称。他的脸看上去带着太多的幻想，不像一个成功的预备学校教员。在他右眼的眉毛上，总是搭拉着一绺长发；鼻子很长，并且有点儿弯曲，模样很古怪；两只眼睛分得很开，带着好奇的目光。他穿着一件蓝色毛衣，打着一个色彩很深的蝴蝶领结，没穿外套，下面是一条肥大如袋、褪了颜色的法兰绒裤子；嘴上衔着一只长得可笑的樱桃木烟斗；他那气派就像是对失败有着

---

① 十八世纪流行于英美的一种细骨靠椅。

充分的准备，认为在任何事情上失败都没有什么不光彩。这使我们一下子就认识到，他的历史、法语、英国文学、板球和足球表面上都很漂亮，但也非常肤浅。此刻，他好像正忙于撰写一篇详尽精细的论文，效仿史蒂文森① 早期的笔法取名《最后一只背包》。这文章是好几个星期之前还在暑假中期就开始起草的。现在他右手握着自来水笔，膝盖上放着纸和垫板，但一个字都没有写下来。他的嘴里吐出团团烟雾，两只脚仍然搁在窗台上，坐椅的倾斜角度则更让人担心了。

有人敲门，接着，一张戴眼镜的脸探进门来，镜片一闪一闪地反射着光线。

"嗨！ 是谁啊？"英尼戈头也不回地叫了一声。"进来。"

"抱歉，打搅你了，乔利芬特。"来访者说着走进屋来。

"噢，费尔顿，是你呀！"英尼戈扭过头来笑着说。"进来坐吧。"

费尔顿和英尼戈年纪相仿，但除此以外两人就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他的外貌让人觉得愉快，是个认真的年轻人；一副无框眼镜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他精力充沛而又十分敏捷。他在布里斯托尔大学求学四年，成绩平平；两年前毕业离校时，下定决心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实事求是、友好待人，但从他脸上、从他的话音和举止上，人们不难看出某种忧虑，说明他感觉到真要这么做并不容易。实际上，他已是迈着迟疑的脚步走向生活，至少在走向生活的每一个新阶段时是这样，并且，还没有走近便先咳嗽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度过一个个学期，有时候大量地阅读那些乏味的传记，抽那种不含尼古丁的香烟，对任何人的意见都表示赞同，要么就到国外去旅行（当然务必保证安全），试图忘掉自己的责任。

①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和随笔作者。

他坐了下来，清了清嗓门："我说，乔利芬特，很抱歉来给你添麻烦。"

"费尔顿，没什么麻烦的，"英尼戈说，同时像一只聪明的猎狐狭那样瞧着他的伙伴。"不错，我在写一篇论文，正处于痛苦之中。痛苦！我们用的都是些多么蠢笨的字眼①！你也曾经处于这种痛苦之中吗？"

"是的，我看得出你很痛苦，"费尔顿答道，并带着好似敬畏的眼光看着英尼戈的写字垫板。他对于文学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如此之深，以致于至今尚未入文学之门。他不知道乔利芬特一直想要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文学，不过像往常一样，他并不贸贸然提问。"我是来跟你谈有关洗衣单子的事，"他又带着歉意说。

"洗衣单子！"这另一位不禁轻蔑地大声嚷起来。"现在是星期六的晚上，费尔顿。别忘了，星期六的晚上！想一想你在布里斯托尔时候的狂欢吧！我呢，正如你所看见的，已经作好了准备，要同外界完全隔绝，把自己贡献给艺术，此刻正在找最恰当的词句，请你注意：最恰当的词句。要找到它们必须绞尽脑汁。然而，"说到这里他十分严肃地瞧着来访者，从嘴上取下樱桃木烟斗，"我也作好准备，可以暂时把这崇高的事业放一放，同你一起娱乐，同你交流思想，听你说说布里斯托尔那狂欢的日子。但不是听你讲什么洗衣单子！星期六晚上哪能讲那个！"

"我理解你的意思，"费尔顿说。"当然，这洗衣单子真是讨嫌得很。不过，塔文太太说——"

英尼戈伸出一只手来打断对方。"你去听她的干什么！那女人是个妖怪。今天晚上我不想提到她。"

---

① 这里"痛苦"两字原文是throes，可以解释为"(分娩时的)阵痛"，所以英尼戈这么说。

"对呀，我们早告诉过你她的脾气就是那个样子，"费尔顿说。这个学期，是费尔顿来到这所学校的第四个学期，是英尼戈的第三个学期。在上两个学期，塔文太太离开学校去进行一次较长时间的疗养。因此，费尔顿认识她差不多已有十一个星期，而英尼戈认识她仅一个星期。"我们那时候就对你说过她回来后局面会怎样，"费尔顿补充说，并露出成功的预言家那样自鸣得意的神气；这使英尼戈大为恼火。

"你告诉我的等于零，"他嚷道。"比如你说她回来后伙食要削减一些，可现在不是削减而是革除，被革除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气味了；连这气味也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难闻。你瞧今天晚上这烂东西。"

"我知道，谁说不是很糟糕呢。"

"马铃薯饼这种连放羊的①都不想碰的玩艺儿这个星期吃第二回了；梅脯已经是第三回或者第四回了！这就是她所谓的正餐，连星期六晚上也不例外！而这个老丑八怪、这个天吃星她自己呢，却坐在我们眼前享用炸肉排和奶油，还有天晓得什么东西。这真是最妙的折磨人的方法了。要是她和我们从同一个槽里找烂食碎料吃，跟我们一样吃梅脯和那些肮脏东西倒也罢了；可是她却当着我们的面吃好的，让我们目睹美味佳肴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绝迹，让我们看着这些东西变成她身上的肉，这是对我们的又一种侮辱，真是该死！假如下次还让我们吃这种烂东西，我就要把三明治和巧克力拿到下面去吃给她看。并不是说我非如此计较伙食不可。我的心思啊，费尔顿，根本不在这上面，就像一颗星远在天边。不过我问你，每天每日光吃梅脯，你能正正经经地教学生吗？你还有那份精力去对付法文课和历史课上的

① 这里，"马铃薯饼"的原文是shepherds' pie，直译该为"牧羊人的饼"，所以英尼戈这么说。

种种问题吗？根本不行！”

“不行。我当然理解你的意思。虽然，实际上，”费尔顿又迟疑地说，“我很喜欢吃梅脯。”

“在哪一个王上手下，老奴？说出来，不然就叫你死。①”英尼戈大声说，同时把烟斗柄指着吃惊的费尔顿。“不与我们相合的，就是敌我们的。② 是你要求吃梅脯吗，费尔顿？是你趴在塔文那个该死的女人面前，舌头拖得长长地说，‘再给我一些梅脯吧。不管有没有牛奶蛋糊，再给我一些梅脯吧。’是不是？”

“别那么傻，乔利芬特，”费尔顿蠕动一下身子。“再说，我也和你一样讨厌马铃薯饼。整个学期的伙食都将如此，我早就这样告诉过你。”

“所有这一切，”乔利芬特清高地说，“使我感到非常厌恶。让我从《最后一只背包》给你拣一两句念念；这是一篇带着伤感情调的论文——你懂吗——为徒步旅行的最后绝迹叫好。想不想听啊，费尔顿？”

“我不知道。噢，想听。不过，我说，还是以后再来听吧，那些洗衣单子怎么办？”

英尼戈还没来得及对这个问题再一次发表意见，就听见一声轻轻的敲门声。来的是卡兰德小姐。看上去她好像刚刚躲在屋里大哭了一场，又匆匆用一层粉把眼泪涂去。这姑娘是塔文先生的远房亲戚，高高的个子，相当结实，今年二十七岁。如果是在附近任何一个城镇上，她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她几乎算得上是个美人儿，并且显然因为太漂亮而

---

① 这是英尼戈援引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下篇》第五幕第三场中毕斯托尔的一句台词。此处译文转引自《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 卷，第 225 页。

② 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 12 章第 30 节。英尼戈把句中的“我”改成了“我们”。

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女总管，尤其因为她是在年初当塔文太太不在的时候由塔文先生聘请来的。到目前为止，她还只花了十天的时间试图讨好塔文太太，但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是异想天开。她与在埃及的表兄订了亲。在过去的四年里，两人的关系断断续续地维持着；最近三个月关系断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她还在考虑写一封信去把关系再接上。

英尼戈对着她的塌鼻子、她那过早变成了两层的圆下巴和两只傻乎乎的大眼睛微笑。他内心自忖，这双眼睛属于那中箭的母鹿① 。"噢，卡兰德小姐，"他一本正经地说，"真荣幸。"

"哦，乔利芬特先生，"卡兰德小姐心神不定地说，"费尔顿先生在这儿吗？哦，在这儿。费尔顿先生，那些洗衣单子——"

"费尔顿，"英尼戈转过身来板着脸说，"那些单子怎么办？"

"我刚才不正在问你吗？"费尔顿急忙走上前来。

英尼戈神气十足地做了个手势打断费尔顿的话，然后异常温柔地对卡兰德小姐微笑，乍一看好像他马上要拍她的手了。"我想你是现在就要？"

"是的，现在就要，越快越好。塔文太太已经对每一件事情都大发脾气。"她合上嘴巴，两只眼睛却越睁越大。

"不用多讲了，"英尼戈高声说，摆出一副十分仁慈友爱的神气。"别人能做到的，我们就能做到，至少在费尔顿愿意放下架子来助我一臂之力的情况下是这样。"他在桌上的一个纸堆里翻

---

① 这里英尼戈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中主人公哈姆雷特所念的几句台词：

> 嗨，让那中箭的母鹿掉泪，
> 　没有伤的公鹿自去游玩；
> 有的人失眠，有的人酣睡，
> 　世界就是这样循环轮转。

此处译文转引自《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 卷，第 78 页。

寻，找到了他所要的单子，又说："走，到教员公用室去。我们的口号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没有二话。卡兰德小姐，前面带路。费尔顿君，拿着这些纸，振作精神，不要那么垂头丧气。"于是，卡兰德小姐格格地笑了两声在前面引路，三个人朝外面走去。

他们拟定了洗衣单子的时候，英尼戈正仔细地把他那只怪模怪样的烟斗装上烟丝并点上火，神情恍惚地透过烟雾向两个同事微笑了一下。"现在怎么样，"卡兰德小姐收拾纸张时他说。"洗衣单子问题解决了，我们现在干什么呢？我可不能再回到那讨厌的小屋子去继续写文章了。情绪，卡兰德小姐，宝贵的情绪被打乱了；金碗，费尔顿，被打破了。我想要听点儿音乐。"

在门边的卡兰德小姐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瞧着他。"不过，你怎么听呢？我是说，你上哪儿去听呢？"

"你忘了吗，"他郑重其事地答道，"有那么一架东西——我不想说是一架钢琴，不过它多少有点儿像一架钢琴——在我们那破教室里？"

"噢，不过，乔利芬特先生！"她格格地笑了一声，这笑声里既有快活又有担心。"你忘了塔文太太说过晚上是不能弹琴的吗？她是这么说的吧，费尔顿先生？"

"她说过，你要知道，乔利芬特，"费尔顿认真地说，眼镜片闪了一下光。"这当然很没有道理，不过她是这么说的。"

"我的老朋友，不幸的伙伴们，我感谢你们的警告，但对于这样的命令我是置之不理的，如此专横的命令，哼，扼杀自由。你的仆人是一条狗吗？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件事①？回答是，'不，绝对不是！'我要去弹，尽最大的努力，不过讲老实话没有多大把握，因为有一半琴键已经卡死了。再说一遍，我要去弹教室里那

① 这里，英尼戈援引《圣经·旧约·列王纪下篇》第8章第13节哈薛的问话，但把意思反了过来。原话是："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

架钢琴。把你的耳朵竖起来。我是说你，卡兰德小姐，因为费尔顿的，你可以看见，早已竖起来了。你的耳朵将听见美妙和谐的曲调，还有那叫什么来着？哦，配合旋律。”说着，英尼戈直冲楼下那间阴暗的小教室。这教室原来是沃什伯里庄园的客厅，现在堆放着课桌、黑板，以及泛黄的地图，显得死气沉沉。已是黄昏时分，他打开一盏没有罩子的电灯，在摇曳的灯光下走到屋子那一头的一架小型立式钢琴前面坐下。这架琴，面子是赭色的、琴键是灰暗的蓝白两色，从设计、制作和上光各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是专给一些设备简陋的小规模公共机构使用的。它的踏板吱嘎作响，琴键卡死在一起，声音轻得可怜；然而，它是一架钢琴，里面可以弄出音乐来。

必须赶紧指出的是，英尼戈的弹钢琴，一如他的法语、历史和板球，既漂亮又肤浅。他不像你们那些冷静的、无懈可击的演奏者，弹起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来能把每一个装饰音都精细微妙地表现出来。英尼戈的技巧很不完善，趣味更是糟糕。对于自己的音乐才能，他很少考虑；他把全部严肃的思考和充沛的活力都用来写作那些煞费苦心的文章。在心情比较开朗、比较高兴的时候，他简直把自己看成是又一个佩特① 或史蒂文森。可是，他不是作家，可能永远都成不了一个作家。尽管他可以很努力地写，他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把各类词儿循规蹈矩地照语法规则安插到句子里面，相互之间并不协调；好在他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他注定要成为那么一些缪斯女神的崇拜者之一：渴望着觐见女神，却连瞥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他或许永远都不能写出文学作品来，虽然他的生活本身倒是富于文学作品的气息。他在文学创作上可能永远是一个失败者，虽然可以说是一个快乐的失败者，是

① 沃尔特·霍雷肖·佩特(1839—1894)——英国批评家和随笔作者。

那些谦卑的文学艺术追求者们的同伴——英尼戈内心确是非常谦卑的——这些谦卑的追求者看着修改得很拙劣、样子很难看的手稿时，比许多成功的作家看着一排令人歆羡的书籍还要高兴。然而话又说回来，在他弹钢琴时带着轻蔑的微笑所做出的一些滑稽动作中，确实闪现着天才的光芒。正是这些动作使他在公学、在剑桥和在许多地方的各种集会上受到大家的欢迎。他弹得轻柔、利落，带着一定程度的喜剧色彩，使人觉得有趣；他能把琴键弹得活泼地上下跳跃；他不但看上一眼就能很容易地读出那些普通的乐谱、那些人们经常要求他弹奏的歌曲和舞曲，并且在读谱的同时把它加以改进；不但能凭着听觉来弹奏并且边弹边在一两个地方玩弄他自己的小小技巧，而且，他还能即兴地弹出最逗乐的小曲，这些小曲都带着那时的愤世嫉俗和多愁善感，与所有那些在世上到处传播之后又销声匿迹的轻浮曲调有着若干共同点，却又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其中对于流行曲调里轻快活泼的旋律所作的一些变更，听了既使人若有所思，又让人觉得滑稽可笑，不是任何别人所能想得出来的。他把这些小调弹得十分动听，欣赏者人人都轻轻地脚踏地板打起节拍来，许多听众还会因此一连几个星期欣喜若狂，尽管他们并不能再把那些巧妙的乐段回忆出来。不过，他只是不断地用不同的音调和风格弹奏他所创造的这些曲子，一直到自己听了觉得满意为止，从来都没有试图把它们在纸上记录下来。英尼戈从来没有想到过，人们需要这样的曲子，他们正寻遍整个世界；然而即使他想到了这一点，十有八九仍然会无动于衷，因为他还得写完《最后一只背包》哩。

最近几天来，一支异乎寻常地新奇而动听的小曲一直在他头脑中盘旋。此刻，奏过了一些装饰性乐段作为开头，他正着手捕捉这个曲调。他先在D大调上摸索了几分钟，随后滑向了他最喜爱的降E调。紧接着，这破钢琴一下子活了起来。啊，这是自己

的曲子，他反复地弹奏，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这曲调时而高音活跃，时而低音缓缓，然后倏忽而逝，犹如棕色的鬈发往空中一甩，又好像穿红鞋的脚跟在眼前一闪而过。英尼戈弹了一遍又一遍；欢快的旋律在整个教室里回荡，淘气地讥笑那些课桌、黑板和泛黄的地图。闰普蒂一狄一蒂狄一狄，闰普蒂一狄一蒂狄。不过，何必如此一本正经地模仿那曲子，把它弄得挺神秘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或者可以说昨天就已经知道了，它就是那支《悄悄地溜过拐角》。英尼戈这天晚上所弹奏的还不完全就是后来最终出名得像一支歌、像一支舞曲的那个旋律：蝴蝶尚未从蛹里钻出来。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时候他奏出的轻快活泼的曲调还没有被人们以所能想到的任何一种形式将它歪曲和庸俗化，它还没有被弹得声势汹汹，像猛兽的咆哮，或者被弄得毫无生气，像绵羊咩咩地叫；它有着迷人的独特之处，使一切笨重、乏味、死气沉沉的曲子相形见绌。英尼戈在弹奏时变换着技巧，以一阵阵短短的、富于吸引力的高音来装饰整个旋律，又在低音阶上造成一种煞有介事的深沉的韵味；然后，他让喜气洋洋的曲调响彻整个教室，把它那破旧、寒碜的气氛一扫而光，这时候他犹如置身于一个四面环绕着落地长窗的屋子，窗外是大面积的花园，屋内则洋溢着青春和欢乐。弹着弹着，英尼戈笑出声来。

"乔利芬特先生！"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

闰普蒂一狄一蒂狄一狄。这是迄今最美妙的曲调。星期六晚上理应有如此动听的音乐。这整个乐曲，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在沃什伯里学校的上空悠悠地飘扬，盖过长长的、阴郁的田野，然后雀跃着穿过那些在任何地图上都无处寻觅的明朗的城镇。

"乔利芬特先生！"这声音更近了，也更响了，是一声尖叫。

闰普蒂一狄一蒂狄。素未谋面的朋友们和你携起手来，从一排排欢笑的姑娘面前经过，向远处而去……

"乔利芬特先生!"

英尼戈的两只手离开了琴键，他从遐想中觉醒过来，这才发现塔文太太尚未离开人世，千真万确，她现在正怒气冲冲地站在自己面前。乔利芬特先生一言不发，以厌恶的眼光打量着她：穿着黑衣服、毫无曲线的体型，灰白头发的前面系着一根怪里怪气的缎带，一副金属丝边眼镜，一张菜色的长脸，永远跟她那肥胖的身躯形成强烈的对比，让人看了心中作呕。

"你没听见我在叫你吗？"她非常恼怒地责问。

"恐怕是没听见。"英尼戈神思恍惚地微笑着回答；那旋律还在脑中回响。

"好了，请你不要再弹了，立刻停下，立刻停下，"塔文太太叫道。她讲话时有个习惯，喜欢重复一些短句，在第二遍上把嗓门提高。多年来，她这个习惯在沃什伯里给那些爱学样的人极大的乐趣。"我想每个人都很明白，在晚上是根本不能弹这钢琴的，根本不能。"

"可是，只有晚上我才有时间，绝对只有晚上，"英尼戈答道。在这种时候、这个场合，他不知不觉也仿效起来。"再说，我给一些孩子们上音乐课；这是我的额外工作，呃——对你我都有好处。我自己不花些时间弹琴就不能教他们，对不对？"说完他冲着塔文太太大声笑起来。

塔文太太可没有笑。她认识英尼戈才一个星期，但已经开始认为，聘请他到学校来是她丈夫又一个不幸的决定。"音乐课无足轻重，根本无足轻重，"她冷冷地说。"无论如何都没有这样的必要，为了上音乐课你就一定得把该在音乐厅里演奏的曲子在这时候弹得震天响；孩子们都已经睡了，哼，早就已经睡了。"

"睡得越早，你要知道，就睡得越沉，"英尼戈说。

"够了，请你不要再说了，乔利芬特先生。这是规定，在晚上

这架琴是不能弹的，不能弹。"说完她飞快地转过身去，就好像脚下有个旋轴，接着挺直身子大步走了出去。

英尼戈在她后边跟着，嘴里轻轻地吹着这天晚上的曲子；这曲子现在不但活泼动听，而且还带上了某种表示反抗的韵味。在回房间的路上，他在楼梯口遇见卡兰德小姐，看样子她大概一直站在那儿听他们讲话。

"哦，我听见她下楼去了。她不让你弹了吧？"

"是啊，是啊，"英尼戈回答。"而且正在我弹得兴头上的时候。你听见我的曲子了吗？虽然不好听，却是我自己的。"

"真的？我觉得它很可爱。你真聪明。"接着她压低嗓门说，"我知道她会禁止你弹的。整个晚上她的火气大得吓人，刚吃了晚饭就责备我，怪我这也做得不对，那也做错了，弄得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说着她把一只手捂住脸，沮丧地望着乔利芬特。

英尼戈心不在焉地把她的手拿过来放在自己的手里。"她以为只给我们吃那些糟透了的伙食——我是指马铃薯饼和梅脯——就可以压垮我们的精神。她休想！只有对费尔顿或许还可能；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没有多少精神，还喜欢吃梅脯，至少他嘴上是这么说的；但是你和我，卡兰德小姐——"他不再说下去，却把她的手握得紧紧的。

小姐把手——并不是急急忙忙地——抽回来。"她真讨嫌，是不是？这学期才过去一个星期！还有多多少少个星期啊！到学期结束她会变得怎样？可能会变好一些吧。"

"更坏，一定会更坏，"英尼戈认真地说。"再过九个星期，她呀，真无法想象。你等着瞧吧，我的话不会错，"这时他的声音低得成了一阵怪吓人的耳语，"虽然这个学期还有许多时间，虽然我和这个妖怪似的女人还只是刚刚认识，但是命运已经作好了安排，已经织好了一张网，已经规定了以后的事情将如何发展，

很快地——你知道这儿很快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

卡兰德小姐睁得圆圆的眼睛和张开着的嘴唇足以表示她的疑惑。但是英尼戈的戏剧性意识促使他自己没有立刻作出回答。因为惦念着前途，他的目光显得呆滞和忧郁。

“一场争吵，”他最后说，“一场最令人震惊、破坏性极大的争吵。”说完他神情严肃地瞥了卡兰德小姐一眼，接着相当突然地朝她露齿一笑，挥了挥手，便阔步沿着走廊而去，嘴里吹着口哨：仍然是那个曲调，大概它是整个曲子的主旋律吧。

2

已经是九月下旬了，这个星期天出人意料地暖和。不过，这不是一种使人高兴的暖和，因为天空并不明朗，却是灰暗而阴沉；这是一种闷热，似乎整个地区都被铲进了一只昏暗的大炉子。周围的田野里没有一丝风，而学校内的空气好像全都已经被反复使用了许多遍。和孩子们一起吃午饭真是一场灾难；英尼戈先切了许多片牛肉，又用油腻腻的刀削了几支胡萝卜，然后看着十五个孩子吃木薯淀粉布丁，此刻只觉得浑身燥热，想要呕吐，心中火冒三丈。

“我原先以为这儿只有两种气味，我想错了，”他和费尔顿一起离开食堂时愤愤地说。“我认为主要的气味有两种。首先当然是孩子们的气味。第二，是从厨房传出来的气味，那厨房里一定是烂骨头堆成了山，烂白菜挤出的水遍地流。这两种气味可以称得上是——占了支配地位。但是——你在听吗，费尔顿？”

“我尽量在听，说实话，”费尔顿答道，并没有把头回过来。他们现在正上楼去，费尔顿走在前面。“不过，你继续往下说呀，乔利芬特，如果你觉得有趣的话。”

“啊，费尔顿，就连你也觉得很不好受了吧。你那种温文尔雅的态度、那种古老的西部乡村的善良秉性都到哪里去了？对你说吧，我并不觉得有趣，我只是觉得，以为这儿没有其他气味是错误的：各个角落里那些不很明显的陈腐气味，飘荡在走廊里的浓重而不可名状的气味，还有——”

“哎呀，快住嘴！”费尔顿加快了步子。“我刚吃完饭呢。”

“哦，你想太太平平地把这顿饭消化掉？把它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你费尔顿身上的一部分？可是这些气味呢？它们很神秘，不是凡夫俗子可以随意处理的。”

“我在想应该干些什么，”费尔顿站在自己的房门边说。

“你在想应该干些什么！”英尼戈拍拍他的肩头大声叫道。“那么我说你很走运。我可已经想过了。我知道这是个暖和的星期天下午，我们是在一个有气味的学校里——方圆有好几英里，我们没事可干。”

“我想去散散步。”

“什么！还照老样那么绕一圈——穿过沃什伯里的田地，走过那座古老的桥，然后顺那条道回来。噢，费尔顿，你只是嘴上说说的吧？”

“不，不走那条路线。我想沿着排水渠到靳索普去，”费尔顿和气地回答，但他的神态却表明主意已定。“在那儿还可以喝上一杯茶。”他愉快地点了点头，便走进屋去。

当英尼戈挺直身子躺在两把椅子上、点燃了烟斗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念头鼓舞着他。他知道，一直到傍晚，戴西·卡兰德都闲着没事。为什么不带她到靳索普或别的什么地方去喝茶呢？她对于散步或许并不很感兴趣，但是逛到靳索普总还是可以的。有时候英尼戈模糊地想象着自己爱上了戴西，虽然他心里始终很明白，只要看一看五六个别的姑娘，就能十分肯定自己不爱

她。他还明白，单独与戴西在一起待上一个钟点之后，自己就一定会跟她调起情来，因为，不知怎的，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不过，与她调调情也不错。只要能打发时间，那末，除了工作，除了比调情更下流更凶暴的犯罪行为，其它事情他都不反对。他开始懒洋洋地换衣服，先换了一只领子。

有人敲门；费尔顿来了，他衣冠楚楚、精神焕发。英尼戈一眼瞥见他那一尘不染的咖啡色毡帽、暗蓝色的领带，以及那副闪光的眼镜，立刻就觉得这个人真是呆板得要命；跟费尔顿一起散步简直就像是在戈壁沙漠上跋涉。

“乔利芬特，你不去吗？”

英尼戈很慢很慢地摇了摇头。“不去，谢谢。改日等我精神好一些脑子里也没有各种古怪念头的时候再说吧，那时候任凭东北大风刮得飞沙走石——这话是谁说的？哦，是金斯利先生——我也不怕它。可今天我不去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去。”费尔顿很突然地露齿一笑，便转身离去。

“那好吧，”英尼戈自言自语道，“再见了，费尔顿君。现在我要去见可爱的戴西了。”他自得其乐地使劲做了个鬼脸，还特意跑到镜子前去照照是什么模样，接着便匆匆地梳妆打扮起来。可爱的戴西似乎变得更加可爱了，和她一起待上两三个钟点将是何等快活。一小颗激情的火星把他对戴西的厌恶驱除得无影无踪。他又吹起口哨来。

他向窗外瞥了一眼，看见一些男孩正从室内出来，慢慢地进入旷场。他的眼光带着怜悯。这些孩子马上就要集合起来，今天他们要在塔文亲自指导下进行星期天的集体散步。然后，他们将回到室内，仍然在塔文那慈父般关怀之下，用心地写他们每周一封的短信。可怜的孩子！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星期天下午呀！

可是，正在这时，当他转身要离开窗户的时候，他瞥见了两个成年人的身影。一个就是戴西·卡兰德。而她的伙伴，那么轻快活泼地走在她身旁的，正是奸诈的费尔顿。该死的家伙！他偷偷地溜下楼去把她逮住了，现在正带她到外面去喝茶呢：他就这样悄悄地把英尼戈的整个下午顺手偷走了。乔利芬特瞪着他们的背影，忽然又想起了手中那顶傻乎乎的帽子，一气之下把它扔到房间的那一头，随后再向窗外瞧去，可是这一次他什么也没看见了——除了几个呆头呆脑的小男孩，眼前只是偌大一片黑暗，耳边传来隐约的窸窣声。

有那么一瞬间英尼戈差点儿因为觉得自己可怜而哭泣，但是他没有哭。他一脚踢开帽子，嘴里咕哝了几个对他来说根本就不该知道的字眼，坐了下来，一边想着费尔顿，想着卡兰德小姐，想着报废了的整整一个下午，他突然格格地笑起来。接着，他去拜访方特莱，想从那位先生丰富的藏书中借一本侦探故事。

方特莱正懒洋洋地躺在他那把旧柳条椅中吸着烟斗，一杯威士忌苏打也快喝完了。他约摸五十岁，大体型，面部肌肉已经松垂，眉毛很浓，唇上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下颚宽厚，面孔因众多的毛细血管而略呈紫色。他是沃什伯里学校唯一真正能干的教师。他具有这么一种学问：不时会发现某一个男孩能力特别强、将来大有出息，因而不失时机地把大量知识灌输给他。为什么方特莱会来到沃什伯里庄园，为什么他来了就留下不走了，这件事颇令人费解。他似乎是在各处游荡之后流落到此地，而他以往的经历够你猜的。倘若把他描写成我们在小说里经常读到的那么一类人物，从事过了不起的事业，但是最终没有成功，那未免太夸张了；然而，他实实在在是个学者——比塔文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在牛津还是一位老资格的橄榄球运动员：现在就好比一艘战舰停泊在一个破败的小港口渐渐地腐烂。他讥笑一

切现代文学(挑剔它们在语法上的错误),但他阅读大量侦探故事。每个星期总有一次,有时候是两次,整整一个晚上他跑得无影无踪,直到深夜才回来,而且从来不对人说他去了什么地方。(英尼戈常常对费尔顿说,他们这位年长的同事在附近的某个村子里有一位情妇,这使费尔顿颇觉诧异。)他爱好威士忌,喝够了酒便唠唠叨叨,说自己真后悔呀,为什么不当一名牧师,随后又把一切现代文明都谴责一番,或者使用在他的日常会话中从不出现的学术性词语向人们叙述一个又一个下流故事。这就是方特莱。人人见了都不会不喜欢他,但是,人们也很容易感觉到,不知什么原因,他不在场的时候反而更自在一些。英尼戈常常一看见他便想到其他的各种职业。

"哟,乔利芬特,"方特莱亲切地高声招呼,一边把眼镜放下,"很抱歉我不能请你喝威士忌,实在是一点儿都不剩了。为了清除该死的午餐在嘴里留下的味道,我不能不喝威士忌。坐下吧。"

"即使你还有,我也一滴都不能喝,"英尼戈说,"现在这时候不能喝。不晓得怎么搞的,天不黑我就不能喝威士忌。对了,说起威士忌,明天是我的生日呢。"

"你今年几岁了?"

"二十六。"

"啊呀!"方特莱仔细瞧了瞧他。"二十六。我一点都不记得。可是,到哪儿去弄威士忌呢?"

"我想明天晚餐后我们可以在教员公用室里庆祝这了不起的日子——"

"如果你是在考虑邀请我们那位尊敬的塔文太太,"憎恨她的方特莱笑笑说,"你会失望的。塔文先生和塔文太太明天晚上要到外面就餐,我碰巧听说了。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通常都这样。"

"那就更好,费尔顿会安分些,这背信弃义的狡猾家伙。可

是，到时候我要两瓶威士忌，我想你大概知道上哪儿去弄吧。”

“两瓶，呃？好家伙！”方特莱嘟哝了一句。“你怎么不早说呀！不过，办法还是有的。去找科姆里。如果你今天告诉他，明天晚上他一定会给你弄来。”

“好啊，那我就去找那神气的中士，”英尼戈说。“可今天是星期天，不知他会跑到哪儿去？”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长着金发、个子高高的侍女？开饭时偶尔能看见她在餐桌上帮忙。她叫艾丽斯。”

“她的举止也很大方。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她是我们那些侍女中长得最丰满、最不难看的一个。可是，你提她干什么？”

“把这件事告诉艾丽斯，”方特莱淡淡地说，“今天晚上就会传到科姆里那儿的。”

“好啊！好啊！”英尼戈瞟了他伙伴一眼。“请你原谅，我要说，方特莱先生——”

“请叫我方特莱，”这位先生打断他说，“我看得出来，即使你现在想要讲我的坏话。”不过，他说这话时和蔼地微微一笑。

“我觉得你似乎知道学校里许许多多内部情况，而现在我也好像已经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了。”

“你并不知道，乔利芬特，不要自作聪明。不管怎么说，试试看吧，送一张字条给艾丽斯。”

“好的。那么明天晚上你总要来参加啰？”

“我很荣幸！”方特莱咕哝了一句。他们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英尼戈抑郁地朝窗外望去。

“我猜想，”英尼戈说，“你现在大概不想去外面散步吧。”

“你猜对了，我不想去，”另一位答道。“等你在这儿待得时间跟我一样长，你也就不想去了。再说，我从来不为散步而散步，而且我可以肯定，如果塔文看见了会要你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的。”

"那是一定的。我还能肯定，要是塔文太太看见了就会差遣我去浸梅脯以备明天派用场。这怎么行！我活着可不是单单为了让他们快活。你能借我一本最新的推理杰作吗？要情节复杂疑云密布的。"说完他便四下张望。

方特莱打了个哈欠。"随便你拿。那一本不错，《草帽之谜》。好好开动你那不太中用的脑子吧，够你猜的。我现在要去睡上一个钟点了。"

英尼戈拿着书慢吞吞地回到他那间闷热的小屋里，刚看了几分钟他忽然又决定到外面去，到树底下去（学校后院有五棵树）。路上他遇见一个侍女，她答应把英尼戈的字条交给漂亮的艾丽斯——她说这会儿艾丽斯恐怕正忙于"梳妆打扮"。随后他找到了那棵树，准备靠《草帽之谜》来打发这漫长而无聊的下午。但是书没看完就睡着了，一觉醒来，他发现几项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经过了吃茶点的时间，天气比先前凉快得多，可自己浑身僵硬，还有点儿头疼。他一瘸一拐地绕到大门口，正好看见卡兰德小姐和费尔顿走在自己前面。他注意到两人身上满是灰尘，显得很疲惫，没精打采的，便没有跟他们打招呼。

两小时以后，当英尼戈按惯例下楼去参加星期日的晚冷餐时，他的肚子是饿着的。人都到齐了，但只有塔文先生在吃力地说着什么。他是个小个子，戴着一副眼镜，神态很自负；异常宽阔的前额使人产生错觉；嘴唇上边的胡子粗浓蓬松，经过修剪而起到了掩饰作用，否则他那很没有气概的小嘴巴就毫无疑问会暴露出来。他有个习惯，讲起话来总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他不时地要发出一种奇怪的爆破音，这种声音我们只能不确切地模仿为"羌叭"。英尼戈走到餐桌旁就听见塔文先生跟他打招呼。

"啊哈，乔利芬特！"塔文先生喊道。"来得正准时，不过——呃——羌叭——苏格兰人刚刚谈到他改变了做法。"

“什么苏格兰人?”英尼戈问道，眼里露出大惑不解的目光；当他把视线移向方特莱时，心里立刻明白了几分。方特莱这时皱起了浓密的眉毛。

“道地的苏格兰人额上并没有写着字。羌叭。”说完塔文先生看着眼前的菜肴搓起手来。

餐桌上放着已经凉了的煮牛肉，还有甜菜根和马铃薯泥。不过塔文太太的面前放着一大盘白斩鸡。英尼戈斜着眼睛打量这盘鸡，恰巧与卡兰德小姐目光对接；卡兰德两眼睁得大大的，目光呆滞，这时迅速垂下头去，不自在地轻声咳嗽起来。几个人都吧嗒吧嗒地吃完了第一道菜；在这过程中，塔文太太偶尔与费尔顿搭腔，塔文先生和方特莱有时也说一两句话，卡兰德小姐和英尼戈两人则隔着餐桌不时地交换眼光。英尼戈深深地感到精神沮丧，十分难受。“我的心在疼痛，”他这么想，一边拨开一条滑溜溜的甜菜根。“又是昏昏沉沉，又是麻木，连这麻木也让我疼痛。真毫无办法。”和这些人在一起吃煮不烂的肉，他那青年男子汉的勃勃生气似乎都消耗殆尽了。

第二道菜换了上来。放在塔文太太面前的是一碟焦糖调味液和一壶奶油。然后，放到桌子中央大概是供其他就餐者享用的，便是日常的黄油和像木头般的一块乳酪，以及——炖梅脯。这些梅脯而且是不新鲜的，英尼戈愤愤然在心里说；这些干瘪瘪的梅脯都是吃剩的货色，其中有一些——英尼戈可以对天起誓——正是好几天前他剔出来丢到一边的，现在又让他看见了，弄得他直打寒噤。

“不，谢谢，”当碟子递到他面前时他大声说。“我不吃。我不喜欢吃梅脯。塔文太太，你喜欢吃吗?”他放肆地添上一句。餐桌上顿时鸦雀无声。

“我想——乔利芬特先生，”塔文太太冷冷地说，“我并没有

请你过问我喜欢吃些什么。其实，我过去一向非常爱吃梅脯，非常爱吃梅脯——”

“我想有一段时期我也是，”英尼戈毫不客气地打断她，“但是现在我对梅脯不能容忍。”

“可是现在我并没有得到许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塔文太太又说，“根本没有得到许可。我必须小心，必须非常小心。”

“当然。非常小心。羌叭，”她的丈夫说。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吃什么，完全可以随便吃什么，”塔文太太继续说，“正如有时候你自认为可以随便说什么或随便干什么，尽管那样常常会犯错误，相当大的错误。”她的目光透过金丝边眼镜直射向英尼戈，随后慢慢地移向她的邻座。“你说呢，费尔顿先生？”

“自然啰，方特莱，你不能——呃——羌叭——继续把公款花在——羌叭。”塔文先生也急匆匆地要讲话。

“今天下午你逛得愉快吗，卡兰德小姐？”英尼戈隔着餐桌高声叫喊。“要不要来点儿乳酪？”

十分钟以后，他们两人首先离开餐桌一起到花园里去散步。“吃过那些东西之后我非抽一支烟不可，”卡兰德小姐轻声说。“你同意我现在抽烟吗？”

“同意，”英尼戈说。“不过快告诉我今天下午你和费尔顿一起逛街快活不快活？一定得先回答我，然后我要向你倾诉心里的秘密。”

“哦，一定要我回答吗？好吧，我当然快活。”

“你快活！”英尼戈板着脸抑郁地说。“那么这颗心里的秘密就永远不告诉你了。”

“哦，那末——”卡兰德迟疑地说。他们还站在过道的灯光里，她乘机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向着英尼戈。“要是你觉得这

么难受，我坦白。我并不很快活。他——费尔顿先生——很呆板，不是吗？”

“费尔顿非常呆板。你这句话算宽了我的心。下午我本来打算邀请你去散步的。”接着英尼戈详细诉说了自己多么想念她，又说：“在这星光下我们要谈些互相宽慰的话，今天晚上我要称呼你戴西。”

“哦，是吗？我真没想到。不过听着，塔文太太对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昨天晚上我听见她说了关于你的一些话；她大发雷霆。今天晚上又……那梅脯。当你问她是不是喜欢吃梅脯时我差点儿叫出声来——那贪婪的老太婆。不过，说真的，你得小心，否则肯定会惹麻烦的。”

“我生来就是要惹麻烦的，”英尼戈颇带几分拜伦式气概宣称。“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卡兰德小——哦不对，戴西，我这颗狂乱的心才得到平静。不过请注意，并非完全平静，因为美貌本身——呃——”

“哦，你小点儿声，”卡兰德叫起来；她等着英尼戈往下说美貌是怎么回事，但英尼戈却没有说。“你真是荒唐，今天晚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我感到和你一起跑出来待在这儿很不安全。”随后她把身子向他靠紧些，声音放低点儿说，“不过她实在是个讨厌透顶的坏老太婆。我再也受不了了，真的。她已经对我恨之入骨。”

英尼戈咕噜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一边挽住卡兰德小姐的手臂，两人紧紧挨在一块儿慢慢地踱过草坪。夜间凉风习习，四周一片空旷，远处有猫头鹰出没无常；深紫色的夜空中隐约可见金色的星光闪烁。英尼戈很快便陶醉于这迷人的夜景，他把卡兰德小姐的手臂牢牢挟住，仿佛把秋夜拥抱在怀里。卡兰德小姐其实不但在身材和五官方面已经丑相毕露，而且连她那令人乏味

的娇媚也都消失殆尽，她的美貌全凭夜幕的掩护而存在于英尼戈的想象之中；倘若能将夜的宁静也一起借来，那么，她在英尼戈的心目中一定会显得更加了不起。

“我做任何事情她都认为做得不对，”卡兰德小姐继续低声而急促地说。“她对什么都不满意。哦，你知道不？她不让塔文先生单独和我说话，就连一分钟都不行。真的。要是被她看见了，她就立刻飞也似地跑来问：‘说什么了？说什么了？’前天，塔文先生跟我在门口说了几句话，塔文太太老远老远在花园那一头看见了，就急忙赶到我们面前，你真想不到她能跑得那么快，我亲眼目睹的；她跑来嘴里就问：‘说什么了？说什么了？’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塔文先生比她年轻大约十岁。她每时每刻监视着他，就好像我要——我是说像塔文先生这么个邋遢的小个子中年男人——你看可笑不可笑？塔文先生是我母亲的表弟，你晓得。他是乘他太太不在的时候把我叫到沃什伯里来做事的，就为这个，塔文太太不能原谅我。”

英尼戈不打断她的话，只是不时地把她的手臂紧紧挟一下，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陷入浪漫主义的遐想。两人在灌木丛旁停住脚步，英尼戈把目光从夜空中的星星移到卡兰德小姐的脸蛋上，在星光下，那是微微泛白的圆圆的一块。这时卡兰德小姐也不再继续往下说了。突然灌木丛里什么响声把她吓了一跳，她赶紧拽住英尼戈。乔利芬特伸出一条胳膊把她搂住。“没事儿，”他轻轻说，“那儿什么也没有。”他的胳膊把她柔顺的身体搂得更紧了。

“我还以为——是斯特利呢，”卡兰德小姐喘着粗气说。斯特利是那高个子花匠。他患有癫痫，永远是一副悒悒不乐的模样，走起路来拖着步子一跩一跩的。沃什伯里庄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恐怕就是他的癫痫发作了。在课堂上，例如上无聊的法文课或

者历史课,你从窗户朝外望去,随时可能看见斯特利一下子毛病发作跌倒在地。孩子们坐在教室里都尽量把一只眼睛盯着外面的斯特利,期望得到机会能刷地举起一只手来呼喊:“先生您瞧,斯特利——!”这样及时向大家发出警报真是无上光荣。

“现在这时候斯特利怎么会到这儿来转悠,他来干什么?”可是英尼戈的问题刚一出口——他还尽量说得语气温柔,尽量让卡兰德小姐听了能有一种安全感——便禁不住想到这是没有用处的,无论询问斯特利在何时何地干些什么,都是毫无用处的。

“我不知道,”卡兰德小姐心里害怕,声音微弱,“可他真是个怪人,挺可怕的不是吗?他不管到哪儿总跟着我,老是呆呆地站到我面前直勾勾地瞅着我。有时候他就隔着窗户盯着我,弄得我提心吊胆的。真的。”

“可怜的姑娘,”英尼戈咕哝着说,同时把卡兰德搂得更紧。“别担心那讨厌的野蛮人,他伤害不了你。”

卡兰德缄默不语,只把一只手搭在英尼戈身上,两只颜色很深但没有表情的大眼睛直视着英尼戈的双眼;她的脸此刻离他非常近,揭示出一个无声而神秘的天地;她全身心地等待着。乔利芬特懂得时机已到,他吻了卡兰德小姐。

“不,不,”她被吻的时候这么说。“真的,你不该这样。”她把脸往后躲了大约三英寸,但仍然仰起对着英尼戈的脸。乔利芬特第二次、第三次地又吻了她,然后把她拥抱得紧紧的,这时候卡兰德也在他的双颊一连吻了好几下。他们两人这么干的时候都隐约地设想自己是处于一种不完全有意识的状态中,就好像是在入睡之前似的,这样便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了。英尼戈颇为得意,但同时也感到有几分愚蠢。问题在于他觉得无话可说;此刻他所感受到的固然比往常百无聊赖时所假想的要强烈得多,但还没有强烈到足以使他想说些什么。待到卡兰德轻轻从他怀里

脱出身去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如释重负。

两个人还没走出十步，灌木丛里又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谁在那儿？”英尼戈厉声喝道。一个人影窜了出来从他们身旁掠过。卡兰德小姐失声尖叫，打了个转转，绊在一块石头上重重地摔了一跤。英尼戈刚刚迈步想去追那逃走的人影，急忙停住，只见卡兰德跌得直挺挺地趴倒在地，正呜呜地抽噎。

“哦，我的踝子骨，”她呻吟道。“我站不起来，一定是骨折了。”

结果他们发现骨头并没有断，只是严重的扭伤。在英尼戈帮助下她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把一只手臂勾住英尼戈的颈子，一瘸一瘸地走回校舍去。

有人在大门口向外张望。“是你吗，戴西？”他叫道。“那个人——羌叭——是谁呀？”原来是塔文先生出来迎接他们。

“卡兰德小姐摔了一跤把踝关节扭伤了，”英尼戈解释说。小姐本人则把因疼痛而变得苍白的脸朝着瞪大了眼睛的小个子校长，诉说了详细经过。

“我们必须马上把你扶到屋里去。来，现在靠到我身上。羌叭。乔利芬特，让我来吧，对了，对——了。”于是英尼戈发现自己的位置被上司所取代。校长先生迅速把一条胳膊搂住卡兰德小姐的腰，拉过她的一只手臂搭在自己的颈子上，一手握着她下垂的手，那样子显得兴致勃勃。两个人就这样亲热地勾肩搭背朝大门蹒跚而去，在英尼戈眼里，只觉得随着他们的步子，塔文先生逐渐缩小，卡兰德小姐则越来越大。到了灯光底下，两人完全停住了脚步摇摇晃晃地站在那儿，塔文先生话语中夹杂着一声声轻轻的“羌叭”安慰他的伤号。正在这时，从门厅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塔文太太突然出现在拐角处。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她几乎什么都还没看见就冲着他

们嚷起来。"啊，詹姆斯！卡兰德小姐！"

这三位赶紧一起解释，其中塔文先生尽管口齿不灵便却嗓门最大，就好像发连珠炮似地说了一通。

"的确很不幸，非常不幸，虽然我无法想象卡兰德小姐为什么偏要在黑暗里闲逛。请你拉着我的手，卡兰德小姐，看能不能自己走。不，詹姆斯，站远点，站远点，根本没有必要，很没有必要。好了，现在靠到我身上吧，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要给你弄点冷水来，还要找一条绷带。是的，冷水，绝对是冷的。我和她可以忙得过来，詹姆斯，的确只要我和她两人就完全可以了。"塔文太太说完开始移动脚步，并将她的伤员猛地一推，架着她朝前走去，把两个男人甩到后边；他们愣愣地瞪着她的背影，似乎还听见那背上的骨头愤慨地嘎吱作声哩。

"好了——呃——乔利芬特——呃——谢谢你，"塔文先生说，然后尴尬地"羌叭"了一声跟在两位女士后面（但保持着一段距离）也走了。

英尼戈在后面瞅着他；直到三个人都在视野里消失之后，他把烟斗装满并点上火，继续闲荡了一会儿，隐隐约约地觉得犹如看完了一出疯疯癫癫的闹剧刚走出戏院。足足有十分钟之久，四周寂然无声，没有一点儿动静，也不见人影。忽然他听见背后有人，便转过身来，吃惊地发现面前站着一位他从未见过的姑娘，一身浅蓝色衣服，双颊红红的像苹果，十分美丽动人。

"对不起，先生，"姑娘说。这时英尼戈明白过来她就是方特莱所说的会帮助自己递口信的艾丽斯；所不同的是，眼前的艾丽斯没穿制服，而穿着她最漂亮的衣服，她此刻是无拘无束的，兴许还很活泼呢。

"我把你的字条交给了科姆里中士。他说明天可以弄到两瓶威士忌，下午给你，是不是请你把钱先付了。他还让我问你，"艾

丽斯气喘吁吁地又添上一句，“老罗伯·罗伊① 行不行？”

“老罗伯·罗伊要干什么？”英尼戈一本正经地问。“我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那位老先生。不过，看上去他似乎什么都会干。”

艾丽斯格格地笑起来，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他。“那是威士忌酒的牌子，你不知道吗。科姆里中士问这牌子行不行？”

“再好不过了，”英尼戈快活地说，虽然他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牌子。“明天是我生日，我们几个人准备聚一聚，到时候需要两瓶威士忌，”他又做出吐露秘密的样子悄悄说。“要是我把钱给你，你能转交给科姆里并把酒给我拿来吗？就算是，喏，我过生日你帮我一个忙。”艾丽斯说可以，于是他数了二十五个先令交给她，手里还另外拿着一个半克朗的银币。“我说，科姆里真是好运气。你穿着这一身美丽的衣服确实漂亮极了，我刚才都没能认出你来。希望科姆里也会喜欢它。”

“噢，我并不是每次都为了讨他喜欢才跟他在一起的，”艾丽斯叫起来，把头往后一仰。“我那么做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有时候我独自到外面去。”

“是啊，”英尼戈含糊地应了一声，他觉得艾丽斯的话是一种邀请，而对这一邀请他很难作出响应。不过他微笑着对她说，“我看得出你是个高傲的姑娘，艾丽斯，可我希望你不至于高傲到拒绝收下这个，因为你帮我传了信。”说着他把那半克朗银币按到她的掌心里并把她的手指握在一起。他的目光落在艾丽斯那成熟而又挂着微笑的嘴上。秋夜仍在他的内心悄悄地起作用，他觉得那两片落落大方的嘴唇非常有吸引力。

---

① 一种威士忌酒的牌子，原是司各特同名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罗伯·罗伊被称为是“苏格兰的罗宾汉”，所以在本章第三节会出现“苏格兰高地上的土匪窝”这一说法，在第六章第二节，英尼戈还由罗伯·罗伊联想到“苏格兰高地的泥炭”。

"啊，乔利芬特，"背后传来一声招呼；英尼戈吃了一惊，原来是塔文先生又出来了。

"艾丽斯在这儿，"英尼戈镇静地说，"给我递个口信。对不对，艾丽斯？"

"是啊，是啊，当然啰，这是艾丽斯，是那些侍女中的一位。方才我没认出来。羌叭。"塔文先生一边说一边异常关注地瞅着艾丽斯，那目光引起了英尼戈的注意。乔利芬特受方特莱的启发的确学到了许多东西。

"刚才我也正这么说呢，"英尼戈顺着校长的意思接口道。"我正在说，艾丽斯穿着她这一身最好看的衣服真是够漂亮的——这是你最好看的衣服对不对，艾丽斯？"

"让我想一想，"塔文先生思考着说，"你在沃什伯里待了多长时间了？"看来校长和英尼戈一样不急于让艾丽斯离开。可正是这个问题——因为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塔文先生又对漂亮的侍女注视了一分钟——给他招来了麻烦。

"哎呀！"艾丽斯喊起来。

两个男人回过身来。可是，太晚了。塔文太太已经站在他们跟前。"说什么了？说什么了？这回我真弄不明白，真弄不明白——"

"我刚刚——呃——羌叭——"

"晚安，各位。"英尼戈把一切解释任务都丢给了倒楣的校长。当他踏上通向自己房间的楼梯平台时遇见了费尔顿。

"这一晚上你都在干什么呀？乔利芬特。"

"有的时候，费尔顿，"英尼戈神情严肃地摇摇头说，"你那天真活泼的面孔、那一尘不染的眼镜、那可爱的双唇，以及那狂热而又带点儿羞涩的嬉戏和雀跃，所有这些曾给你在布里斯托尔甚至克利夫顿的日子增添了许多欢乐的——"

“哦，快别提布里斯托尔！”

“包括现时现刻你年轻的脸上浮泛着的淡淡红晕，所有这些，费尔顿，我说，有的时候我一看见，它们就都钻进我的心里，在那儿形成了——叫什么来着——沉重的负担，于是我便对自己说，在沃什伯里庄园另有许多东西在召唤我、在等着我呢！今天晚上就正是这么一种时候，费尔顿。我替你感到难过。晚安。”

3

“我们已经为你的健康干了杯，乔利芬特，”方特莱手里抓着那瓶罗伯·罗伊说，“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忠告。”他说这话时十分小心也很一本正经，那神态在一个刚喝完半瓶威士忌又急着要倒先剩下那一半的人来说颇为常见。

这是星期一晚上，庆祝英尼戈·乔利芬特生日的小小聚会正在进行中。狂欢者们适得其所，因为塔文夫妇已外出就餐，卡兰德小姐由于踝关节的伤疼尚未完全恢复早就去休息了。小小的教员公用室里这时烟雾腾腾、酒味弥漫，似乎它根本不是沃什伯里庄园的一部分，倒像是苏格兰高地上的土匪窝。或许，三员大将中的一位——费尔顿——很难算作是在狂欢。他本来就不爱喝酒，在整个聚会期间又一直暗自担心伙伴们喝多了威士忌便很难保证言行不越轨。不过这年轻人可是个好心肠，不想脱离集体，所以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奉陪大伙儿：他把该自己喝的那一杯杯威士忌都掺入苏打水中，闭上眼睛咕嘟咕嘟往喉咙里灌，还抽了那么些烟（他的烟不含尼古丁），并且，每当其他人快活得哈哈大笑的时候他决不显得无动于衷。或许，方特莱虽然把罗伯·罗伊喝了个痛快，却也不能算狂欢得很成功。只有英尼戈本人才够上说是心满意足、开怀尽兴了。他在席间尽主人之谊，笑盈盈地

招呼他那不幸的伙伴们举杯共饮；他忘却了一切烦恼，心情无比舒畅。其实乔利芬特并不真正爱喝酒，但今天却已经大大地过了量。此刻他的头发似乎比平时更长了一些，老是耷拉在眼角上；他的笑容显得比往常舒展；他所做的手势也让人觉得气概不凡；而他的精神，因为重新发现生活是那么丰富、迷人，则变得奋发向上、慷慨激昂。

“不过在给你这忠告之前，”方特莱接着说，“我先要向你提几个问题，纯粹是——请别误解，乔利芬特——本着友爱的精神，没有一点点不礼貌的企图。”文学硕士带着王室法律顾问作辩护时的谨慎作了这些说明。再喝几杯之后，他可又要犯老毛病了，不是大谈自己如何失去了就圣职的机会，以及现代文明的堕落，便是信口开河讲下流故事。然而，此刻他还颇有自制力，完全可以选择、阐述和发挥他所喜欢的任何话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钱？”

“大约二镑十先令，”英尼戈回答。

“不，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指你手头有多少现钱，是指你的生活资料，你的收入，你的资本。”

“哦，你说那个呀！我个人的收入每年大约有六十镑，先生们，系投资所得；一部分是在西部煤气公司的投资，另一部分在沙特尔伯里皮件公司。我还可以奉告大家，皮件公司不很稳定。”

“很好，你不能靠它过日子，是不是？不过总还是一笔收入，”方特莱说，一边严肃地审视着他的烟斗柄。“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你的家庭成员情况如何？你有没有可能继承一笔遗产？有没有什么人需要由你来赡养的？”

“都没有。”英尼戈举起酒杯说。“我没有家庭，朋友们，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孤儿。我倒是有一位叔叔，是做茶叶生意的，住在杜勒威治。他给过一些帮助，把我培养成人，一直到我离开剑

桥。每年暑假我都到他那儿去过。他是个快活的老头儿，据我所知，只有他还戴草帽。”

“我知道有个人在冬天也戴草帽，”费尔顿谦虚地插嘴说。

“请再喝一杯，费尔顿，”英尼戈说，同时把酒瓶递给他。“在冬天也戴，呃？看来还是你见多识广，知道这么一个常年戴草帽的人，呃？我得把这件事告诉我叔叔；他会大发雷霆的。可是现在我们讲这些干什么？你到底要对我说什么呀，方特莱？”

“乔利芬特，我对你的忠告是，离开这个地方。在这儿你只是浪费时间。你不喜欢沃什伯里庄园，我看沃什伯里也不喜欢你。”方特莱拿起酒杯一饮而尽，随后把灭了的烟斗重新点燃。“我不是说你该到另一所学校去。有许多预备学校比沃什伯里好，好得多，也有一些比它更糟糕，我知道有一两所简直糟透了。”

“你真让我大吃一惊，”英尼戈叫道。

“这些事情呢，我就不懂了，”费尔顿说，“我听说一些学校——”可是，他听说了什么永远都没能让别人知道，因为他那迟疑不决的尖嗓门完全被方特莱深沉的男低音淹没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些预备学校毕竟不同于那种混帐的寄宿学校或者郡办学校——那种眼下被人称作读写工厂的学校。有教养的人毕竟还是应该在预备学校里教教书的，这一点你们可别忘了，年轻人。如今有教养的人还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呢。”

“一点不错，”英尼戈垂头丧气地说。“可是做一个有教养的人还真别扭，不是吗？”

“好了，话已经讲得差不多了，”方特莱说。“这瓶威士忌嘛，也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乔利芬特，好像还有一瓶是不是？”

“是啊，让我把它拿来开了。可你还没说下去，我离开沃什伯里到了外面以后干什么呢？”

“啊哈，那当然是你的事情了，”方特莱回答；看那神态，似乎

他认为刚才说了那么许多全是在讨论一个与大家都利害攸关的问题，现在这问题已经被他成功地解决了。“我不想装做什么都懂。可我知道你好像在写点什么，是不是？你何不去当一名记者呢？”

“因为我出世晚了至少三十年，”英尼戈回答。“要是我赶上在亨利① 的时代写作——”

“好家伙，亨利！”方特莱这一声喝彩突如其来，把费尔顿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只记得亨利是他“自己灵魂的主人②”），他猜想他的两位同事一定在牛津同过学。

“本来我也许能干出点成绩来，”英尼戈若有所思地继续说。“可是现在已经迟了。喏，我正在写一篇题为《最后一只背包》的论文，是论述徒步旅行的，亨利看了会拍案叫绝。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以预言家的口气接着说，“如今全国没有一家报章杂志会要它。不会有，我想过，这篇论文算是徒劳无益了。或许有一天我可以——”他没有把话说完，只做了个很优美的手势；这种手势，无疑只有那些接受过或者拒绝接受过若干次桂冠的人才能做得出来。

“那就没用啰，”方特莱说得如此轻巧，简直有点儿不近人情。“还能干些什么别的吗？对了，你的钢琴弹得很好，在这方面你非常聪明——我听见你弹过——那琴声老让我想起在默顿③时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弹钢琴是最聪明的，什么曲调都能边弹边唱给你听，虽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得说，他的本领没有给

①② 威廉·欧内斯特·亨利（1849—1903）——英国诗人、批评家和编辑。他主持了不少评论性刊物，把当时一批年轻的作家介绍给广大读者，其中包括后来出名的吉卜林（1865—1936）、韦尔斯（1866—1946）和叶芝（1865—1939）等。他也是史蒂文森的好朋友。《不可战胜者》是亨利一首著名的诗，末句“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是自己灵魂的主人”脍炙人口。

③ 伦敦南面的一个小镇。

他带来什么好处。我最近一次看见他时他正在悉尼一家酒吧里剥牡蛎——我是说，那成了他的职业。不过，"文学硕士把话又说回来，"你或许能弹出点名堂来。"

"我只是觉得有趣，如此而已。啊呀，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是星期六吧——我编了一支极好听的小曲。你听见我弹了吧，费尔顿？那恐怕是我所作的曲子中最动听的。"说着英尼戈按照曲调吹起口哨来，这调子现在听上去特别悦耳。

"弹给我们听一听吧，乔利芬特，"方特莱说。

"你是说下楼到那教室去？"

"是啊！赶快再每人干一杯——"他说着把三只酒杯都斟上罗伯·罗伊——"然后听点音乐。"

"好嘞！"英尼戈把威士忌一饮而尽表示赞同。

"可是我说，"费尔顿开始陈述意见，眼镜片忽闪着，仿佛是向同伴发出警告。

"没工夫听你说，费尔顿，"英尼戈板着脸截断他的话头。"快把酒喝了。因为星期六晚上塔文那女人不准我弹，他现在正担心呢，"他转而向方特莱解释道。

"她出去了，"方特莱说，"就是她在这儿我看也没什么关系。"接着他举杯诅咒塔文太太，然后说，"带上苏打水瓶和你们的酒杯，我来拿这瓶威士忌。"于是忐忑不安的费尔顿只得跟着他们一起下楼去。

"在你开始弹之前再喝一点儿，"方特莱提议，英尼戈便又喝了一杯。他觉得琴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诱人，在这上面他可以弹奏任何美妙的音乐，人世间任何曲子。他对这一措词得意非凡，情不自禁地把它一遍遍重复："人世间任——何——曲——子——。"他满怀喜悦，信心百倍。特闰，贝闰，贝闰一绷一绷，特儿闰。这是开头漂亮的装饰性乐段，接着他滑入了主调，

起初是轻轻地、轻轻地：闰普蒂—狄—蒂狄—狄——毫无疑问，他此刻弹得比任何时候都悦耳——闰普蒂—狄—蒂狄。他轻柔地弹完全曲。

“就是这个吗？”方特莱透过罗伯·罗伊给他造成的一层薄薄的金色迷雾问道。

“是呀，你喜欢吗？”

“我嘛，不敢自称对音乐是内行，不过我觉得它完全是第一流的，乔利芬特，比时下流行的大多数曲子好听得多。你应该把这闰普蒂—狄拿去发表。喔，慢着，我还没十分听清楚。等会儿让我们再听一遍。来，祝你走运！”

英尼戈以干杯作为回答，接着又演奏起来。他一连弹了五六支自己创作的曲子，方特莱边听边用脚踏着节拍，费尔顿则不住地点头，尽管对于该如何评价这些曲子心里有点儿拿不定主意。

“妙极了！”罗伯·罗伊借方特莱之口大声喝彩。“你的弹奏有一种风格，乔利芬特，真的，这风格好极了。你确实有才能，毫无疑问。”

“听见我的曲子了吗？”英尼戈激动得一个旋转回头问道。“日前我想到，可以这样来形容它们：一家子穿着大礼服的小精灵。你觉得如何？”

“不错，”方特莱说，“不过我宁可要曲子而不要精灵。再把那第一支弹一遍给我们听听。”

英尼戈觉得在遣词造句方面自己比两位伙伴头脑灵敏；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又奏起了他的闰普蒂—狄—蒂狄—狄。这一回他的手指一开始就非常有力地撞击琴键，因此听上去不再像是诡秘地暗示你可以“悄悄地溜过拐角”，倒像是大声地向任何企图把你挡在原处的人和物提出挑战；一曲终了的时候，它简直

就是把你扔过了拐角。方特莱和着节拍用酒杯叩击钢琴边上的一张小桌，连费尔顿也把脚在地上轻轻打着拍子；教室里好不热闹。这时候如果一辆轿车直驱前门，大门呀然而开，屋里的人恐怕一个都不会注意。

英尼戈最后一次猛击琴键结束了全曲，并从坐椅上一跃而起。

“好了，全弹完了，”他大声宣布，“星期六晚上塔文那女人，那专门把梅脯塞到别人盘子里的家伙禁止我弹的就是这支曲子。”

“真是可耻！”方特莱高声骂道。“这家伙无聊透顶！”

“的确，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她，”费尔顿跟着说，此刻罗伯·罗伊发挥威力，使他把忐忑不安抛到了九霄云外。

“喜欢她？费尔顿！我讨厌她。那两个真是一对活宝！你们还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嘞！”于是英尼戈神采飞扬地把前天晚上的事，从塔文先生在门外发现卡兰德小姐开始，绘声绘色地向他的朋友叙述了一遍。不过他的叙述从塔文太太的第一次出场，便有了胡编乱造之嫌，等到故事结束，它简直成了天方夜谭，其中充满了尴尬的“羌叭”以及塔文太太的“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噢，精彩极了，精彩极了！”方特莱笑得在椅子里蜷曲成一团。“尽管我一个字都不相信它，乔利芬特，”他嚷道，“但是它精彩极了。”

“全是事实，我没骗你们！”英尼戈也叫嚷着回答。他又坐了下来，三个脑袋凑在一起。“她一路走一路叫着：‘说什么了，说什么了，说什么了？我弄不明白，真弄不明白。现在快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喏，你看，’塔文这可怜的老头便说，‘你看——羌叭。’‘不，我没看见羌叭，我根本没有看见羌叭，’她对着老头和

卡兰德小姐尖叫。'我看见你在跟一个姑娘说话，一个姑娘，很年轻，一个年轻的姑娘。我不准许你和一个姑娘说话，不准许，根本不准许。'"英尼戈说到这儿停住了，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可是她从来不说那样的话，"方特莱又嚷道。"你别蒙我。"

"不错，我知道她从来不说。"英尼戈跳起来，把耷拉在眼角的头发往后一甩，然后拍了一下膝盖。"可是你不认为我绝对准确地道出了事情的本质吗？她就是那个意思！"

"是吗？你聪明过头了吧?!"从教室那一端的门传来一声怒气冲天的尖叫。站在那儿的正是塔文太太。

整整一晚上英尼戈兴高采烈，此刻他的激动正达到顶峰，就在这时候塔文太太出现在她面前真使他大为震惊，一下子完全失去了自制。灌进肚里的罗伯·罗伊直往上涌，乔利芬特冲着塔文太太吼道："哼，你这丧门星！你这贼头贼脑的母夜叉！"怒骂声雷鸣般响彻整个教室。

"什么！"塔文太太又尖叫一声疾步走上前来，后面跟着她的丈夫。"你说什么?！你这醉鬼！无赖！我活到今天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并且是被我们自己学校的一名教员！我从来没有，从来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教室成了酒吧间，一些家伙在里面恣意地取笑、侮辱和谩骂别人。詹姆斯，你怎么一声不吭，一声都不吭？叫这个人立刻离开学校。"

"你自己不感到害臊吗，乔利芬特?"塔文先生摆出最严肃的面孔说。"你啊——呃——醉成这个样子。羞叭。"

方特莱试图为他们调解。"他是有点儿醉了，塔文。过生日嘛。让他去睡觉吧。"

"请原谅，方特莱，我现在清醒得很，"英尼戈说。"我拒绝去睡觉。"

"难道让这个——这个——这个家伙赖在这儿?"塔文太太

激动地逼问她的丈夫。

"当然不行。让他准备离职，"塔文先生咕哝说。

"他明天一早必须离开，明天一早。我不要他在这儿多待一分钟，一分钟。"塔文太太的怒火似乎更旺了。

"我很明白你的要求。羌叭。这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她的丈夫又咕哝说。"不过，明天一早就离开有点儿尴尬。"

"请问，为什么？"

"喏，至少要在一学期之前预先通知。羌叭。"

"就是说，"英尼戈答话时很快地挥动了一下手臂，口齿十分清楚，"如果我明天一早就走，你必须付给我一个学期的薪水。五十二镑，数目虽很小，但是我劳动所得。"

"那个我不在乎，"塔文太太叫道；她瞧着英尼戈就像瞧着一种什么爬行动物。然后她瞪着丈夫说："我不要他再待在这儿，多一天都不行，一天都不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会这样，从一开始。聘用这个人是你做的又一件荒唐事情。我一定要他明天就走，不管花什么代价。"

"好吧，亲爱的，"深知钱钞来之不易的塔文先生说。"乔利芬特，我们还得想想办法——羌叭——大约需要一星期。明天早上——呃——你拿一张支票吧，然后离开此地。"

"就这么办，就这样，很好，"塔文太太大声表示赞成。这时候英尼戈正在盖钢琴盖子，但是他没有注意琴键上还留着一只大火柴盒，所以没能把它盖妥。"不准碰那钢琴，不准碰它，"塔文太太又说话了，"你现在睡觉去，并作好准备，明天早上离开这儿。"

"我不打算明天早上离开，"英尼戈高声宣布。

"明天早上你一定得走。"

"不，不对。我今天晚上就走。现在就走。"

"别干蠢事，乔利芬特，"方特莱拉着他胳膊说。"今天晚上你

不能走。这不可能。”

“完全可能。这个主意好极了。”

“没火车了，”方特莱继续劝他。“你哪儿都去不了。”

“我可以步行，”英尼戈自豪地答道。“我可以背上一只背包步行。今天晚上就走。外面没下雨吧？现在有没有下雨，费尔顿？”

“我——呃——我不知道，”可怜的费尔顿结巴着说；在刚才的五分钟里他一声不吭，尽量想让别人忘记他也在场。

“你使我很吃惊，非常吃惊，费尔顿先生，”塔文太太表情严肃地说。“我以为你是不会干这种可耻事情的。”

“费尔顿是被我拉来的，”英尼戈说，“是我对他说今天我过生日。费尔顿总不能拒绝参加庆祝我生日的聚会吧，对不对，费尔顿你说呢？塔文先生，我今天晚上就要走了，所以要求你现在马上把支票开给我。”他说得很慢很小心。

“这个——呃——羌叭——还从来没碰到过，乔利芬特。当然，你不能不走，不过——呃——羌叭。”

“让他走，让他走，”塔文太太嚷道。“这样倒省得我们明天早上费事。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得在这深更半夜开支票，不过他走得越早越好；要是他最后非在水沟里过夜不可，那也与我们无关，与我们毫无关系。费尔顿先生，劳驾把这些脏杯子拿走，把窗户统统打开。这屋子简直待不下去，待不下去。”说完她转过身，大步走出教室，那背上的肌肉还在颤抖。

一刻钟之后，英尼戈把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装进一只背包（支票已经在衣服口袋里）。“以后我将告诉你寄箱子的地址，”他对协助他作准备的方特莱说。“在我需要使用这些东西之前替我照看一下，没问题吧？现在一定已经十二点了对不对？可我毫无倦意。夜色多么美好，我与沃什伯里的关系永远结束了，近期

内我也无须另找栖身之处。对此我根本不在乎；这是光荣的出走，我认为。”

“这是愚蠢透顶，我认为，”方特莱笑着说。“天晓得下星期我们将如何对付那些课程，教育管理机构不知会给塔文弄个怎样令人讨厌的家伙来。不过我祝你走运，乔利芬特！来，这里还剩一点儿威士忌，我们临别前再干一杯。”

他们正喝着，费尔顿进来了。“这么说你当真要走了？卡兰德小姐听说了你的打算还特意走出寝室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能为你干些什么呢，乔利芬特？”

英尼戈向他摆摆手。“说一声再见就足够了。愿‘永恒的真诚’保佑你的灵魂，费尔顿，虽然我对它一无所知。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我的骨头都有这样的感觉。”他一边说一边穿上雨衣，把背包甩到背上，戴好帽子，并找了一根结实的梣木拐棍准备出发。方特莱送他出门，当他们经过卡兰德小姐的房间时，她走了出来。“你先走，我很快就赶上来，”英尼戈悄悄对方特莱说了一句便放慢了步子。

“你真的要走了？”卡兰德小姐穿着睡衣，那模样好像一只粉红色的兔子。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闭着。

“我被解雇了，现在要走了。”

“你这疯子！”她轻声说。“我很难过。下一个很快就要轮到我了，但那时候我不会觉得难过的，真的不会难过。”

英尼戈脸上带着一丝友好的微笑注视着她。“如果我是你，那时候就去埃及。”

她心里烦乱，点了点头。“我写……写了封信，刚寄去。噢，对了，这儿有点东西给你。”她拿出一个小包。“几块饼干和巧克力，我想你大概没带任何吃的东西吧？一会儿你就要觉得肚子很饿了。”

英尼戈真正被感动了。他突然产生一种感觉：多少年来，没有任何人为他做过这样的事情；多少年来，在他的生活中，在他所见到的周围世界里，一切为别人的服务几乎都是为了金钱。“戴西·卡兰德，”他轻轻喊了一声，“你真好。我根本没有考虑到一两个小时之后会饿成什么样子，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现在上哪儿去呢？”

英尼戈瞅着她说，“你知道吗，我已经完全把这个问题给忘了。我不知道自己要上哪儿去。我只是将不停地往前走。再见了，祝你走运！”他伸出一只手。

卡兰德小姐没有握他的手，却把一只手滑入他的手里。随后她微微仰起脸来，泪水汪汪地说了声：“再见。”

英尼戈意识到卡兰德希望自己吻她。奇怪的是，此刻他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她，却并不想吻她。然而，乔利芬特还是轻轻地吻了戴西，接着把她的手摁了一下，便匆匆下楼而去，方特莱正等在大门口。

“现在没有下雨，不过冷飕飕的，而且漆黑一团，”方特莱说。“要不了一个小时你就会后悔的，那时候你就会想，要是留下不走的话早已进入梦乡了。我看你现在还是改变主意吧。”

“不，”英尼戈向黑暗中探望着说，“我喜欢这气息，我要努力前进，朝彼得博罗方向。”

“你真是个小傻瓜，乔利芬特。”

“等我们下次再会面，方特莱，我将告诉你我都遇到了一些什么，把我的历险记讲给你听。”

“我再说一遍，乔利芬特，你是个傻瓜。而如果我年轻二十岁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了。”

两分钟之后，方特莱闩上了大门；英尼戈已从旷场折入一条小道，快步向西而去。

第四章　奥克劳依特先生在旅途中

1

奥克劳依特先生一手提着柳条箱一手拎着工具袋冲出屋子沿奥格登街急急忙忙朝前走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往何处去。他只知道这天晚上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家。一想到时间已经这么晚了还要去赶火车，他心里不禁有点儿害怕，因为这个行动恰如绝望中的孤注一掷。他生平只有过一次夜间乘火车的经验，而且那次还有六百个布拉德斯福特居民与他同道。他在票房前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嗨！杰斯！"有人叫他。

"嗨，伙计！"他答应一声，但并不止步，仍一个劲儿匆匆朝前走，心里嘀咕，不知是谁在叫他。因为走得很急，脑子里又转着念头，他在即将拐入伍尔格特区的时候，在"脏鸭子"旅馆外边与一位大个子撞个满怀。

"嘿，你横冲直撞的，是去充军吗？"大个子嚷道，随即他看清了对方的面孔，"哎，这不是杰斯·奥克劳依特吗！你上哪儿去啊，杰斯？"

"出门度假去，山姆，"奥克劳依特先生答道，说着迅速从大个子身旁一溜而过，弄得后者瞪着他的背影心里好不纳罕。

几次类似上面这样的小小遭遇使奥克劳依特先生的处境仿

佛更加绝望了，这时候他忽然想起奥格尔索普的侄子特德昨天晚上说起过他随时都可以外出旅行，还说他将于今天夜晚十一点或更迟一些在泰普街的梅里威泽装货，然后去南方某地——好像是——纳尼顿。对，是纳尼顿。奥克劳依特先生想到特德或许可以往南带他一程，顿时觉得如释重负。当然，要搭车恐怕就得在卡车后边的货物包上过一宿，但这样的前景并没有使他心情再次沉重起来，相反，他觉得能高高地坐在卡车上颠簸摇晃着从布拉德斯福特出走，倒是别有一番乐趣。

泰普街在布拉德斯福特镇中心附近，不很长，沿街是许多办事机构和仓库，每天晚上过了七点，街上便黑咕隆咚的，几乎没个人影儿。此刻在这条街上只有一个声音，正绕过拐角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刚刚听见便立刻加快步伐。那是一辆运货卡车引擎点火后发出了急促的噗噗声。当奥克劳依特先生小跑步赶上前去的时候，引擎已爆发出一声轰鸣，卡车不耐烦地颤抖着，立刻就要启动了。“嗨！”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叫一声，撒腿向它跑去。

“喂，特德，”他叫道，“让我跟你一起去！”

从驾驶室里探出一张奥克劳依特先生看不大清楚的脸。“别嚷嚷，朋友，”一个嘶哑的嗓音对他说。“要搭车到后边去，前边只有两个座位。要上就赶快，我要开车了。”

这显然不是特德的声音，可奥克劳依特先生已经顾不上许多了。“好吧，”他喘着粗气答应了一声，把手里两个包裹举起来从后边扔上卡车。幸好这辆车没有装得太满，防水帆布覆盖着的货包物件没有完全挤到边沿，还留有一些余地。奥克劳依特先生所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设法爬上去。这件事他还只做了一半，两只脚还吊在半空的时候，车子已经启动，于是奥克劳依特先生便在这一姿态下被卡车在泰普街带出了好几米远。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翻过后面的挡板，还擦破了小腿和膝盖的皮肤。到了车

上，他歇息了一两分钟之后，再鼓起劲来把他的柳条箱和工具袋搬到防水帆布所覆盖的货物与后部挡板之间足以容纳这两个包裹的空档里，自己也在那儿坐下，舒服地休息下来。

啊！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卡车在格格声中飞快地颠簸前进，奥克劳依特先生怀着胜利的喜悦观望着沿途属于布拉德斯福特镇的仓库、商店和电车不断在眼前出现、摇晃，而后渐渐远去。他十分熟练地把"老水手"装进烟斗，点上火，以真正老水手的风度享用这不知怎么也带上了某种新奇、冒险风味的板烟，那模样看上去就好像是在监视"坎波迪亚海角"号海轮顺利靠岸。透过一团团与布拉德斯福特告别的烟雾，他瞧着这小镇往后滑去，而黑糊糊一片的山峦则在视野里渐渐隆起；远处不停向后倒退着的郊区街灯点点，仿佛一个个星座闪烁有光。邻近的城镇，杜斯伯里和威克菲尔德，向他围拢过来，随即又摇摇晃晃地四散开去。气温下降了一些，奥克劳依特先生外面穿着薄薄一件雨衣，这时身子微微哆嗦起来，然而他的心仍然被这次胜利出走的喜悦所温暖。他并不在乎明天早晨卡车会停在哪里，只要现在不停地前进，前进——这就够激动人心的了。

接着，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来到了。已经瞌睡了一会儿并且还在打盹儿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时被惊醒过来，因为卡车放慢速度，鸣起喇叭，掉头驶上了一条与它先前所驶过的任何道路都不相同的一条路。这条路錾子般笔直和光滑；借着沿途的灯火，奥克劳依特先生瞥见一根根巨大的双线电杆和一个仿佛黑色水流的路面往后退去。若干车辆嘟嘟响着喇叭从旁边飞驰而过，瞬息即逝。他们的车此时也正以比他想象中一般卡车应有的速度更快的车速向前奔驰。但是，在驶近某一地段时司机不得不把车速放慢一点儿，因此奥克劳依特先生得以看清一堵刷白的墙上所漆着的黑色大字：北大道。这证明他们的的确确行驶在北大道

上。奥克劳依特先生简直要叫出声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他全然不放在心上，此刻他仿佛听见自己正向某人——准是莉莉，不会是别人——叙述全部经过。“在午夜里，”他这么说着，“我们的车在北大道上疾驶。”此地已是另外一个城镇，北大道从中横穿而过，好比刀子割进乳酪——这是唐卡斯特。眼前不见一辆电车，居民们都已酣然入梦，只有我们的幸运儿正沿着大道直奔南方。

“嘿！”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声地自言自语道，“这才叫生活！嘿！好样的特德！了不起的奥格尔索普！我真得感谢他！”奥克劳依特先生想到特德和他那位操纵方向盘的伙伴，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打了个哈欠，然后把身子尽量舒服地蜷缩成一团，激动了一阵之后很快又打起瞌睡来。

倘若不是一件相当令人好奇的事情把他吵醒，奥克劳依特先生或许会沉沉地睡去：有人在喊叫；他们的车似乎有点儿迟疑起来，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很大的声响。“喂！”这人叫道。“停下！停下！”原来是一名警察。卡车已经从他身旁驶过，可是他跟在后面跑步追赶。司机不得不开足马力；只听卡车一声吼叫，接着发出吓人的格格声径直冲向前方。警察被甩在后面，不过与卡车的距离还不远，奥克劳依特先生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站在原地挥动着手臂。一阵阵急促而令人心惊肉跳的警笛声刺破运货卡车的轰鸣在空中回荡，但这时车子越开越快，警笛声迅速地变得越来越远。奥克劳依特先生把头伸出在格格作声的挡板上方朝后面张望，并侧耳静听，心里觉得十分惊异。警笛还在厉声尖叫，他的脑海中出现一个又一个问号。这笛声意味着什么？特德在搞什么名堂？警察为什么要拦他们的车子？他们开得太快了吗？这个解释是明摆着的，但不知怎么他总觉得不满意。这件事真蹊跷。此时奥克劳依特先生已经完全从瞌睡中醒了过来。

卡车像是下了决心要做一番古怪的动作，始终没有恢复正

常的行驶。它以飞快的速度疯狂地向前奔驰，把奥克劳依特先生颠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身上被撞得青一块紫一块，心里非常担惊受怕。有好几次车子险些乎就要与别的车辆相撞，只是在最后一刻才突然地偏一偏方向，惹得对方那些司机咬牙切齿地叫骂。奥克劳依特先生思量着有没有可能爬到车头去大声警告特德不要这么疯狂，就在这个当儿卡车猛然掉了个头，折上一条狭窄的小路，把他重重地往后部挡板上一撞。在这条小路上卡车以同样飞快的速度行驶了几英里，这时候的颠簸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厉害。随后，它又驶入一条更加狭窄的小道，这是一条布满了车辙的弯曲小道，从两边伸向中间的树枝低低地下垂，只差几英寸就要碰到地面了。在这条窄道上，卡车被迫放慢了速度，与刚才的车速相比，现在简直就是在爬行了。奥克劳依特先生总算有了喘气的机会；在这神秘的黑夜中，他四顾张望，开始动起脑筋来。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把思想集中，卡车已经在这条小路与另一条道的交叉路口停了下来，这使他的紧张心情得以大大松弛。深更半夜里乘车沿北大道南下当然是件快活的事，可是车子开得如此疯狂却实在有点太过分。他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

"螺丝起子在哪儿？"他听见前面有人问，这就是在泰普街跟他讲话的那个人的声音。

这人又说："对了，还不如就待在这儿吧，诺比，要是看见有人来就给我一个信号。"说着他爬出了驾驶室。

"你认为是他拿的吗？"另一个人问道。

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吃一惊，因为那不是特德的声音；这样看来特德根本就不在车上。

"不管他拿没拿，我总会有办法，"第一个声音答道。"现在不能这样继续行车了，不管还有多少路程，在天亮之前我们非得换一换号码牌不可。我说诺比，你这就下去吧，把现在挂着的车牌

拆下来。"

这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自己也该下车了。他简直不是爬下车而是跌出来的，因为他冷得直哆嗦，手脚僵硬，随后他搓着手一踱一踱地走到车头。

"哎——呀！"先说话的那个人两眼瞪着他嚷道。"我压根儿忘了你还在车上，朋友。大概你的五脏六腑都被震得一团糟了吧。"

"谁说不是！"奥克劳依特先生板着脸答道。"特德到哪儿去了？"

"特德？哪个特德？谁是特德？"对方反问道，同时走上前来谛视着奥克劳依特先生的脸。"怎么搞的，你又是谁呢？嘿！诺比，这可不是他呀！"

"是吗？"诺比说着也走上前来。他是一位大个子，身上裹得紧紧的，头上顶着一只很小的帽子；这会儿轮到他瞪大了眼睛仔细瞅着奥克劳依特先生。"咳！根本不是他，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这个人，弗雷德。"

"我也不认识他。喂，你想要干什么？"弗雷德厉声责问。

"想要干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奥克劳依特先生毫不示弱。

"我问你到底想搞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意思，"弗雷德重申道，情绪激动。

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心里烦透了。"哼，这是特德·奥格尔索普的车子不是？"

"不，这辆车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德，不是他的。这是我们的车，我们的。我想知道的是，你到我们的车上来干什么。"这个弗雷德嗓子沙哑，脾气也很急躁，讲起话来把一张脸跟对方凑得很近，并且每说一个字火气就大一分。

深更半夜里落到这么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而这两个人他又怀疑很可能是彻头彻尾的流氓，难怪奥克劳依特先生感到心烦；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真禁不住觉得有点儿孤独凄凉、沮丧绝望。但是奥克劳依特先生决不是胆小鬼，他还有几分好斗的脾性哩。“我以为这辆车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所以才上了车，”他以坚定的口气回答道。“再说我要求搭车的时候你并没有阻止我，没有叫我不要上来。”

“我把你当作另外一个人了，”弗雷德没好气地说。

“我也把你当作另外一个人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说，“原来如此。”

“好了，你已经跟我们到了这里，现在你还是走自己的路吧。”说完弗雷德把背对着奥克劳依特先生吹起口哨来。

“等一会儿，稍等一会，”这时候诺比说，“我们最好先商量一下。”他向弗雷德示意，于是两人便走到一旁交头接耳起来。奥克劳依特先生隐隐约约听到几个词组，其中一个是“知道得太多了”，诺比重复了不止一次。

“要是你们想换号码牌的话，”奥克劳依特先生朝着他们大声叫道，“尽管换吧。这跟我丝毫不相干。”

“别嚷嚷，别嚷嚷，”弗雷特赶紧阻止奥克劳依特先生，同时和诺比一起回到他跟前来。“就这样吧，诺比，我换车牌，你跟他谈谈，不过千万小声点儿。”说完他便忙着拆换车头那块号码牌。

诺比把他那让人难以捉摸的大块头身体挨近奥克劳依特先生，以调解的口吻和蔼地问道，“现在你准备到哪儿去呢，先生？”

“喏，你瞧，我本来打算到南方去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解释说，“或许到莱斯特。以前我去过，这次因为失业了，所以想到外地去走走。”

“你选择的时间可真有趣，”诺比听了他的解释后接着说，态

度依然和蔼可亲，不过语气稍有强调，暗示了某种意义。

“咳，我动身晚了——跟你们一样。可是我那位朋友昨天告诉我他要很晚才发车，你知道，说是在泰普街的梅里威泽装货。”

“好了，没关系，诺比，”这时弗雷德咕哝着插话，一面继续他手中的活儿，“再往南开一段路，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大约十分钟让他下车。”

“对，就这样，就这样，”诺比表示完全同意弗雷德的意见；接着他把嗓门压得更低一些说，“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先生——我猜想你大概觉得这件事有点儿蹊跷，对不对？——可实际情形是这样的，我和弗雷德没有执照——驾驶执照，你懂吧——两人都没有，所以我们不得不避着点儿。”

“这跟我不相干，”奥克劳依特先生思量着回答，“不过，既然没有驾驶执照，我不明白调换号码牌能有什么帮助，这车子还不是一样会被拦住吗？当然，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最清楚。”

诺比叭嗒了一下嘴唇，大概是表示他在认真思考。“看来不行了，先生，”他考虑之后终于说，“我看想要瞒过你是不行的，因为你太精明了。喏，事情是这样的。”他接着现出一副极为神秘的吐露机密的样子对奥克劳依特先生耳语道，“我认识一位先生，他与别人合伙办了一个商行。是的。但他不很信任两个合作者，决定跟他们分手。是的。他在商行中有很大一批货，他的合作者也有一大批。现在的问题是，他无法取回自己那一份，因为那两个人不同意散伙，除非采取措施强迫他们。这位朋友便要我设法帮助他把货取走。只要把东西取出来就好办了，就免了许多麻烦，省得去打官司。那两个人将奈何他不得，因为货物本来就属于他，可他们会找到我们头上来，因为是我们把货从仓库里弄出来的；对于这一点，弗雷德和我从一开始心里就很明白，可我们是男子汉，不是吗？为了帮助朋友情愿冒一次险，我们情愿。”

“噢，”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压根儿就不相信诺比所说的这一切），“因此你们就这样悄悄地干。那么你们把我当作谁了？”

“这个么，你知道，先生，有一个管仓库的，我们认识他，”诺比满怀希望地又说起来。

“哎，”奥克劳依特先生叹了一口气打断了对方的话头。诺比的话证实了他先前的怀疑：自己搭乘的这辆卡车所满载着的大概是盗窃来的货物，很可能是价格昂贵的布匹。弗雷德和诺比早在布拉德斯福特就已经耍了手段，现在他了解了事情的全部。此刻，奥克劳依特先生并不觉得因为自己是布拉德斯福特人就应该特别忠诚于家乡的制造商，在他看来，无论他奥克劳依特怎样关心备至，布拉德斯福特所有的仓库照样会横遭盗窃，奥克劳依特先生并不因此而受到良心的严厉谴责；然而，在这种时刻，要让他感到与两个盗贼待在一块儿心里很舒服，却也谈何容易！他希望赶紧离开他们，越早越好。可转念一想，在这寒冷的午夜，这荒僻的所在，身处如此境地，奥克劳依特先生不禁又觉得眼下有同伴总要比孤单单地来得强一些。

这时候弗雷德走了过来。“要是有人想找WR7684这个号码的话，够他们找一辈子了，”他得意地说。“你们谈得如何？他是不是就在这儿下车，还是要再往前乘一段？”他瞅瞅诺比，又瞧瞧奥克劳依特先生。

奥克劳依特先生无动于衷地望着弗雷德，心里想，“那另一位个子比较大，但态度倒还友好，我应该借助于他的力量。可这个家伙弄得不好没准会拿大扳手砸我的脑袋。”他思量聪明一些的做法是让诺比来替自己回答。

“他这人不错，”诺比说。“我们再带他一程吧。他很够朋友。现在我们最好歇一会儿，反正一时半刻到不了伦敦。”接着他压低嗓门悄悄对弗雷德说，“就这么办吧，等到明天我们再诓他下

去，然后走另一条道。”

“好吧，伙计，”弗雷德说。“我现在想吃一些喝一点什么，再睡一会儿。”

“我也想，”诺比说，现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

这时奥克劳依特先生也感到很想吃点什么然后睡上一觉；他身上觉得冷，肚子又饿，加上一晚上没有合眼脑袋昏沉沉的。

“可在这鬼地方真是毫无办法，”弗雷德现出很烦躁的样子说。“根据这张破地图来看，我们马上就要驶出这个区域了。”

“等一等，等一等，”诺比嚷道。“现在我们在哪里？”

“在罗瑟勒姆[①]和诺丁汉[②]之间。那儿有一块路标，瞧瞧上面写些什么，不过看在上帝份上快一点儿，我们得走了。”

“好极了！”诺比看过路标后叫道。“这一带我非常熟悉，从前来过，伙计，瞧我的吧。”

“你想到什么好主意了？”

“很快你们就会知道的，”诺比兴奋地说。“闭上眼睛张开嘴巴，看上帝将赐予你们什么。到了她那儿我们就自己动手，有酒喝，还能美美地睡上一觉。开车吧，弗雷德，听我指挥。你呢，还是到后面去，先生，要是你想继续和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很愿意和你们一起去，”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冷得直打战已经有十分钟之久，这时候走到后面去，爬上货车的挡板。

“是大个子安妮，柯克沃斯客栈的老板娘，”他听见诺比这么说，大概弗雷德又向他提了什么问题。“你肯定去过那儿，一定听说过她。安妮挺不错的。”

他们疲倦地驾驶着卡车在狭窄的小道上缓慢穿行，还常常弄错岔道，不得不开倒车。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时

① 约克郡西区一集镇。

② 诺丁汉郡的首府。

十分困乏，昏昏欲睡，但同时又觉得周身上下冻得慌，再加上饥肠辘辘，所以根本无法安睡，只能打盹儿，最多一两分钟便又醒了过来，很不自在。先前由这次夜间出走给他带来的激动心情已经平息，他好几次情不自禁地遐想，要是现在能回到自己的床上去该有多好啊！夜已深了，人也随之无精打采到了极点，听着卡车格格作响颠簸摇晃着往前爬，奥克劳依特先生追悔莫及了；他模模糊糊产生一个念头：自己真不应该在泰普街瞧见这辆车子。

柯克沃斯客栈位于一个十字路口，是一座孤独的房屋，在屋子的一边有宽阔的入口处通往一个院子。当弗雷德终于在客栈前把车停住时，他们的处境似乎并没有多大好转。那些黑洞洞的窗口透过夜色瞪着他们，犹如盲人的眼睛。奥克劳依特先生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入客栈，不过他还是爬下车来，与两个同伴一起站在那儿仰望着放下了百叶遮板的窗户。

“你有把握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吗？”弗雷德不放心地问道。“如果她知道了是我们三个，到这儿来又没有正经事情，岂不要当我们是擅自闯入她的客栈吗？她会让人把我们捆起来的。”

但是诺比仍然充满信心。“看我的吧。她了解我，我也了解她，不会有问题的。”说着他大胆地走上前去叩门。等了一两分钟不见动静，他再叩一次。这时候他们听见一扇窗户被推开，接着传来一个女人愤怒的叫喊声：“谁呀？乒乒乓乓的想干什么呀？”

诺比高声应道：“是你吗，安妮？敲门的是我呀，诺比·克拉克，还记得我吗？”

“谁？”她又一次尖声问道。

“诺比·克拉克。还记得吗？查菲和史蒂夫他们的同伴，以前到这儿来过。上次在亚茅斯那一回，你忘记了吗，安妮？”

“哟，是你吗！深更半夜的，把我吵醒想干什么呀？”

“你下来把门开了我再把事情全告诉你，安妮。我在这儿冻

得牙齿直打架没法讲话。"

随着一声嘟囔窗边的脑袋缩了回去；一两分钟之后门开了，诺比进入客栈。

"看来诺比很顺利，"弗雷德松了一口气，对奥克劳依特先生谈起他的看法来。"一见安妮下楼我就知道事情已经成功了。那些人只要听诺比对他们解释了就会心满意足。我的上帝，他那张嘴可真会讲。"说完弗雷德大声啐了一口唾沫表示欣赏诺比的口才，随后他把一截约摸半英寸的卷烟点着了火。

诺比欢欣雀跃地跑出屋来。"行啦，伙计们，"他叫道。"就这么讲定了，我们在这儿歇脚。弗雷德，把这老爷卡车弄到屋子后面的院子里去；你跟着他一起，先生。替你们两个都安排好了。"

奥克劳依特先生随着卡车到了院子里，取出他的柳条箱和工具袋，然后同弗雷德一起被领进客栈后部的一间厨房。那里已经点着一盏灯，炉灶内余烬上新添了柴火，诺比正用一只大的手用吹风器往里面鼓风；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时候看清楚诺比是一位胖胖的高个子，嘴巴特大，痴肥的腮帮子红通通的，头发剪得很短。这厨房颇不整洁，它的主人更是邋遢：一个块头极大的中年妇女，身上莫名其妙地用肮脏的法兰绒布裹了一圈又一圈。

"这是安妮，克劳彻太太，"诺比放下吹风器，一只手指点着给他们介绍。"这是弗雷德，弗雷德——"

"史密斯，"这位先生自己接口说；他的相貌比他嘴里所说的更让人觉得不牢靠：长而瘦的脸完全扭向一边，看上去像二十五岁，也像四十五岁，或者是这两者之间的任何一个年龄。

"弗雷德·史密斯，"诺比继续平淡地介绍说。"他是我的合作者。这另一位朋友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而搭上了我们的车一直到了这儿。"说完他以询问的目光看着奥克劳依特先生。

"我姓奥克劳依特。"

"他姓奥克劳依特，是个男子汉，不然我们就不会带上他。"说完诺比重又往炉灶内鼓风，火很快便旺起来。

"好吧，小伙子们，想要点什么?"女主人问道。"如果想吃牛排和炸土豆片，还想睡羽毛褥垫的床，那你们会大失所望。"

"随便来点什么，安妮，随便，"诺比回答说。"弄点面包和肉片，如果你有的话。还搞点喝的。你们想喝什么，伙计们？啤酒太凉了，依我看，喝茶吧，里面掺一点儿朗姆酒，那种军士长喝的质量好一些的。"

"对，就那样，伙计，"弗雷德表示同意。

"那真是太好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觉得身上渐渐暖和起来，但依然腹中空空饿得慌，这时候满怀希望地瞅着高头大马的安妮。

"好嘞，就随便吃点吧，"安妮说，"我也和你们一起喝点儿。来，诺比，把这只壶搁到火上。"接着她拿出一大片牛肉、一条面包、一些黄油、四只半品脱的酒杯和一瓶朗姆酒。她和诺比两人沏茶，弗雷德切牛肉，奥克劳依特先生也不愿闲着，动手把面包切成厚厚的六七块。他此时觉得这一些都挺有趣，当然，也有点儿怪异，不过毫无疑问将来准能当作精彩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在诺比把热气腾腾的茶壶端上餐桌时，他兴致勃勃地搓着双手；而他们的女主人即便在这午夜时分也仍然显得相当细致周到，她从瓶里倒出少量朗姆酒。

三个男人狼吞虎咽起来，并快活地用茶把三明治呼噜呼噜送下肚去；这茶既浓又甜，因为掺入了少量朗姆酒而更有滋味。安妮的杯子里酒和茶各一半，她把这热的混和物一饮而尽，然后挪动她那裹着法兰绒的肥大身体在劈啪作响的炉火前一站，两手撑在腰间，以心满意足的、近乎慈母般的目光瞧着她的客人。"我看这下子算是给你们加过油了，"她觉得称心如意。"下一步

干什么呢，小伙子们？”

“睡觉，”弗雷德在一大块三明治上咬出了很深的月牙形，这时抬起头来宣布说。

“对，”诺比表示同意。“请你把那个棕色的旧的小壶递给我好吗，先生？喝完这个再喝点儿朗姆酒。是啊，安妮，我们得睡上一两个小时。”

“那就只能睡在这儿，”安妮说。“往火堆里添点儿柴你们就能好好地睡上一觉了。”

“这事就交给我们吧，安妮，睡在这儿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诺比举起手来为她干杯。“很荣幸，你帮助了我们。现在我们很舒服，添柴的事就让我们来吧。”

“那我就走了，”安妮说。“回去睡觉。明天早晨听你们的消息，听你们说说事情干得怎样了。另外，请你们务必不要在屋子前面透出灯光。噢，还有，现在我要收费了，总共六个先令，便宜透顶了，你们每人还喝了一杯朗姆酒呢。”

“好极了，”诺比说，同时掏起口袋来。

这时候，吃饱了牛肉和面包、喝足了酒和茶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感到舒服愉快、睡意蒙眬，十分高兴向同伴们表示他的好意，于是干下了一件蠢事。“嘿！”他嚷道，“我是个爱管闲事的人。让我来付钱。六个先令是不是？”他一边说一边在几个口袋里摸，可是只摸到唯一的一枚六便士硬币。他准是把所有的零钱和这个星期的工资一起放在家里那张桌子上了。但他还有四张五镑的钞票，它们装在一只旧信封内藏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等一等，”他说着便笨手笨脚地把四张钞票一下子统统抽了出来，因为他急急忙忙地想立刻把帐付掉。

“嚄，我的老天爷！”弗雷德俯身向前惊叫起来。“我们这是跟谁在一起呀？——简直是一位洛克菲勒① 先生。你把银行都搬

来了吗，伙计？”

奥克劳依特先生发现三双眼睛盯着他的钞票，心里很不自在；他匆忙地放回三张到信封里，把第四张递给安妮。“您找得开吗，太太？”

“不，我找不开，”安妮以十分强调的口气回答说。“即使能，我也不会这么做。你不要拿大票子来难为我，不要这样！看来你的日子过得挺不错吧？”她又着重地添上几句。

“好了好了，先生。算啦，安妮，”诺比语气平和地调解道。“我来付吧。喏，六个先令。”

“这才对了。灯嘛，不需要了就立刻灭掉。”说完大个子安妮收拾了朗姆酒瓶子，把餐柜锁上，便去睡觉。三个男人困得直打哈欠，并且按照诺比的建议——他嘴里不断地唠叨：“脱掉靴子就等于是一半上了床”——都把靴子脱了下来。在察看了整个房间，并紧接着讨论一番之后，他们把角落里的一只旧沙发分配给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使他很意外，又觉得很称心。

“你睡在那儿最舒服了，先生，”诺比诚意地说，“而且你真够朋友，应该睡那儿。我说得对不对，弗雷德？”

“那个位置我让给他了，”弗雷德在两把椅子上挺直身子，嘴里嘟哝了一句。

奥克劳依特先生实在太困了，不然他或许还想在睡觉之前再吸一斗“老水手”（这一斗烟将更有历险风味），还想听听关于安妮和查菲以及“亚茅斯那一回”的故事，还想跟人谈谈北大道，可是他已经疲惫不堪，此刻躺在沙发里浑身暖和舒服，肚子里朗姆酒微微发热，两只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了起来。他迷迷糊糊地意识到诺比躬身把灯吹灭（现在它成了只是一点摇曳的火星），还

①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1839—1937）——美国石油大王和慈善家。美国最大的垄断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发迹于他所创建的石油垄断事业。

神思恍惚地觉得自己又坐在颠簸的卡车上，又瞥见了朦胧的北大道；接着便沉沉地睡去。

2

一个刺耳的噪音响彻整个厨房。奥克劳依特先生嘴里嘟哝着，眼睛微微张了一张又很快闭上。接着是几分钟的寂静，真是谢天谢地。可是噪音又响了起来，尖利刺耳，好比一只有毛病的圆锯在工作。这一回奥克劳依特先生完全被惊醒了，他翻了个身，使劲把眼睛睁大。眼前所见使他大吃一惊。多少年来，他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看见的就是布拉德斯福特奥格登街五十一号的那间卧室，而此时他已经醒过来有一两分钟了，却还没有弄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回忆，奥克劳依特先生才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按顺序一件件串起来，才想清楚原来这是他离开布拉德斯福特之后的第一个早晨，恰好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真正理智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还处于蛰伏状态，苏醒过来的，只是那位被习惯所支配的布拉德斯福特居民；因此，他觉得自己被赶出了老家，被突然撂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心里很不是滋味。由于睡眠不足，此刻他仍然感到脑袋昏沉沉的，心里十分茫然，有点儿头疼，而且身子僵硬、骨头痠痛。这样醒来可真不好受。在他记忆中，昨天晚上似乎是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入睡的，可是现在一切都变样了。奥克劳依特先生支起上半身以便让视线越过近处的一张桌子；这时候他瞥见了正从厨房走向过道的女主人那异常宽阔的后背，还瞥见一个十几岁的邋遢姑娘正从院子里走进屋来。

"哈啰！"奥克劳依特先生招呼这姑娘；他已经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这姑娘呆呆地瞅着他，随后说，“喂，你也该醒醒了。”

“几点了？”奥克劳依特先生问。他没有手表；在布拉德斯福特，有一系列精心安排着的工厂汽笛——那儿的人们称之为“唷唷器”——给镇上谦卑的居民报时。

“八点半了。太太让我叫醒你。”

奥克劳依特先生朝四下里望了望，“嗳，”他叫起来，“他们两个到哪儿去了？”

“走了。”

“走了？”他瞧着这姑娘，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是太太说的，我没看见。他们一定是在我进来之前就走了。”

奥克劳依特先生把视线移向屋外的院子。卡车已经不见了。他转过身来发现大个子安妮正以明显的不欢迎的态度注视着自己。肮脏而有点儿浮肿的紫红色面孔上一双充血的小眼睛射出贪婪的光，在这大白天里，她看上去比昨天晚上更加让人不舒服，更加叫人受不了。

“一点不错，”安妮尖声叫道，“他们早就走了。你也该走了。我不能让你再待在这儿。”

“好吧，好吧，太太，”奥克劳依特先生答应说，同时竭力想对她微笑，但是笑不出来。“我并不想妨碍你，可是我刚刚醒，总要让我歇一会儿吧，能不能让我稍微洗一洗，再吃点儿什么当早餐？”

“不，不能。”安妮十分激动地拒绝了他。

“为什么？这是怎么啦，太太？我可以付钱给你。”

“不，那没用，不要你在这儿付钱。我不要你这种人再待在这儿。”

“你说什么？我‘这种人’？”奥克劳依特先生被惹火了，他诘

问道，"我这种人怎么啦？假如你指的是昨天晚上带我到这儿来的那两个人，你的朋友诺比和他那个同伴，我倒还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我知道他们那种人，让我来告诉你——"

"得了！"安妮火冒三丈大声嚷道，"我不想和你磨嘴皮子。他们走了，这就完了。现在你也走，越快越好。我已经说了，不要你再待在这儿。"说完她转身离去。可是到了门口她又一个旋转回过身来。"以后你也别想再到这儿来了，因为，告诉你吧，我不会让你进来。哼，'我这种人'！"她对着奥克劳依特先生用鼻子使劲哼了一声便又转过身去。

奥克劳依特先生把他那顶咖啡色的小帽子在头上戴牢，把雨衣重又裹住柳条箱，一手拎起工具袋。"那么我走了，"他对那姑娘说。"我想在别处可以找到地方洗一洗并吃一点东西。看起来在这儿我不受欢迎。她这是怎么啦？"

"谁知道她。这条老狗！"这姑娘泄愤地说。

"好了，你比我更了解她，"奥克劳依特先生下结论道。"现在我要说的是，像这样脸都不洗饿着肚子外出我可从来没有过。眼下我该上哪儿呢？我想洗一洗，想吃点儿东西，到什么地方去最近呢？"

姑娘同奥克劳依特先生一起来到院子里。"你最好是向右拐弯之后一直朝前走，"她说。"先到卡普里奇，不过那没用，只是个小地方。沿着那条路继续向前，你就到了埃弗威尔，在那儿有茶室，还有其他各种去处，事情就好办了。"

"这么好听的地名我想应该如此①，"奥克劳依特先生说，"它有多远呢？"

"五六英里。右转弯后一直向前，过了卡普里奇再往前，你准

---

① "埃弗威尔"（原文Everwell）按照意译可以是"永远美好"。

能到达埃弗威尔。”

“可不可以乘电车或者汽车什么的?”

“有一辆汽车两点钟经过这里,”她回答。

“两点钟!用不着到两点我早就急得没命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叫道。“好吧,步行就是了。回去告诉你的太太,就说我请她不要太慈善,好事做得太多会有生命危险的,她应该多多保重身体,而现在她却让自己劳累到了极点。”这样把安妮讽刺了一通之后,奥克劳依特先生便一手提柳条箱一手拎工具袋,自得其乐地格格笑着迈步走向右边那条小路。

看样子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将会暖和起来。秋天里这颇有力量的阳光已开始把淡淡的晨雾驱散,虽然空气还有点儿冷嗖嗖的,树上的枝叶还留着晶莹的露水,但是奥克劳依特先生才走了十几米身上就已经不再发抖,而且很快便觉得相当暖和了。但这并不是说他已经感到很惬意了。不,此时他仍然困倦得上下眼皮直打架;起身之后直到现在还没有沾过水的脸上皮肤绷得紧紧的,十分难受;肚子里则依然空空如也,使他想到今天的第一斗“老水手”将不得不推迟到早餐之后,不管这顿早餐得捱到何时才能吃上。他沿着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走了一英里,没有遇见任何人,不一会儿,他听见身后传来一辆轻便马车的格格声,立刻把手里的柳条箱和工具袋搁在地上(他的两臂已经有点儿酸疼),站到路边等着。

“嘿!”当马车到他跟前时奥克劳依特先生喊了一声。“朋友,你是到埃弗威尔去吗?”

“不,不是,”驾车人说着从他身旁一擦而过,再也没有第二句话,连头也不回一回。

“这小家伙,简直是又一位大个子安妮,”奥克劳依特先生眼看马车消失在前面一个拐角,嘴里咕哝着,随后怏怏地提起柳条

箱和工具袋继续上路。

二十分钟后他到了卡普里奇。眼前所见是七座破旧的砖房，几只母鸡，两个肮脏的小孩，以及一条棕色的杂种狗在近处踱行，那样子显得心神不安，此外还真有一座大约三米长的桥①。在这座桥上，奥克劳依特先生又一次停下让酸疼的手臂得以休息，一边以厌恶的目光环顾四周。不知为什么，这里的景象惹他恼火。"这么傻乎乎的一个小地方，"他心里说，"看来一点吃的东西都弄不到，没指望了。"离小桥不远竖着一块年深月久的路牌，上面写着："埃弗威尔四英里"，奥克劳依特先生郁郁不乐地瞥了它一眼，继续朝前赶路。"这鬼地方走一英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他忿忿然得出结论，"再走几步我就已经足足走完三英里了，可是我敢发誓，剩下这倒霉的一英里比十英里还难走。"

然而，奥克劳依特先生终于时来运转了。他还没走完这"十英里"的十分之一便遇见一辆运货马车从一片田地里驶出来，跟他走的是同一方向。他获得准许坐上了车，虽然在这之前他费了好几分钟才使驾车人听清楚他的意思。因为这驾车人——一个长连鬓胡子的小老头——耳朵聋得简直跟他的麻袋一样，听不见别人说话。在车上奥克劳依特先生告诉老人他这是在去各地周游的途中，此刻想洗一洗，梳理一下，然后吃早饭，等到他的伙伴好不容易把这些弄明白，埃弗威尔已进入了视野。这也是个小地方，散乱肮脏，不知怎么看上去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仿佛那十几条街是从某座城市某个阴郁的地段被剔除出来之后一下子扔了过来，而根本不是原先就在这儿后来逐步发展起来的。

"你应该到波普比酒家去，"老态龙钟的驾车人嗓音颤抖着说。"波普比酒家是个少有的好地方，有许多好吃的东西，真的。"

---

① 卡普里奇(原文Capbridge)这个名称的后面一个音节原来意思即是"桥"。

“你说得对，”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声叫道。“我要去的。它在什么地方？”

“对啊，天下最好的地方。每星期六晚上我都到那儿去吃夹肉土豆攀，每星期六。先在‘老克朗’喝上一品脱，然后再去。”

“我问你，‘它在什么地方？’”

“咳，便宜得很，你一定付得起，”老头说。随后，车子拐了一个弯，他用马鞭一指，“那就是波普比酒家，你在这儿下去吧。”说着他把车停住。

奥克劳依特先生下了车，拿着行李，对老头高声喊道：“那真是太好了。谢谢你让我搭车。”

“呃？”老头俯身向前问道。

“谢谢你让我搭车。”此时奥克劳依特先生嗓子都嘶哑了。“我是说，谢谢你让我搭车。”

“你当然可以啰，任何时候都可以，”老头令人费解地回答，同时嗔怪地瞅着奥克劳依特先生。“这话问得真傻，”他最后这么说了一句，赶着车走了，一路上嘴里还在嘟哝。

那边一幢房屋的墙上钉着一块招牌，奥克劳依特先生心满意足地瞧着招牌上已经褪了颜色的大型字体：上等餐馆。波普比酒家。为骑车人服务。橱窗里面，他看见镶有黄色花边的窗帘、两瓶酸橙汁苏打、放在一个盘子里的四只已经皱缩的橘子、厚厚的一块标着“特级波普比”并划有深深格子花的野猪肉、几块小糕饼（上面覆盖着的糖霜本来曾经是粉红色亮晶晶的），还有不计其数的苍蝇。奥克劳依特先生注视良久，双目所见并没有败坏他的情绪。他推开店门，立刻感到一股强烈的食品气味直往鼻孔里钻。他不禁产生一个想法：人们日日夜夜在这间屋里就餐，从不间断，大概有三十年了吧。这气味使奥克劳依特先生馋涎欲滴。他想吃点儿东西已经想了一个半小时了，在这个地方，显而

易见，有着何等丰富的食物啊！波普比酒家的这间就餐室完完全全被烹饪和进食的浓烈气氛所包围——餐桌上的油布满是上一批就餐者遗留的面包屑和斑斑油渍，四周墙壁和所有的橱柜全都油腻腻的，而屋内的空气则被煮沸过、被烘烤过、被放在油里炸过——任何人只要踏进这间屋子便立刻滋补了丰富的营养。一个不很饥饿或者不很强壮的人可能刚进入这间屋子食欲便得到了满足，或者会倒了胃口，但是像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样急于进食、这么身强力壮的人，进屋之后只会觉得更加饿得慌，只会觉得自己正垂涎三尺地等待着波普比先生的到来。

此刻奥克劳依特先生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就餐室里现在空荡荡的，只有苍蝇在飞舞。他在一张长凳上坐下，一边咳嗽着，一边把脚轻轻踏着地板，最后，他用一只胡椒瓶敲打桌面。

“早晨好。”从柜台后面像变戏法似地猝然冒出一个人来，这当然就是波普比先生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只能看见他的上半身：那圆圆的大面孔、长围裙的上部、衬衫以及伸出袖口的两条手臂，全都显得苍白而带点儿油腻。连他的眼睛都呈淡灰色，并且看上去有点儿像果子冻。

“早晨好，”奥克劳依特先生瞅着店主人说。“呃——让我——想一想——呃——”

“茶—咖啡—可可—熏猪肉和鸡蛋—熏猪肉和香肠—鲱鱼—煮蛋—冷盘肉—黄油面包，”波普比先生报菜单的时候两只水泡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奥克劳依特先生的眼睛。

奥克劳依特先生怀着钦佩的心情瞧着店主人，脱下他那顶咖啡色小帽子（大概算是向主人表示敬意）。“看来还不错。给我来一壶茶、两片熏猪肉、两只鸡蛋，另外多拿些面包来，先生，”他说。

“一壶茶—两片肉—两只鸡蛋—四片面包。”波普比先生说

着转身要走。

"哎，我说，"奥克劳依特先生把他叫住。"我能不能先洗一洗再吃？昨天夜里大部分时间随着一辆卡车在路上跑，"他带点儿自豪的语气又添上一句。

"当然可以，我的朋友，当然，"波普比先生做出很严肃的神态回答说。"你跟我来，我告诉你到哪儿去洗。倒不是说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不是的——但并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你不愿意囚首垢面地坐到桌子前用餐，我也不希望看见你这个样子，我们两人见解一致，不是吗？这话不错吧。好了，那你就跟我来吧。"说完他便走在前面引路，奥克劳依特先生跟在他后面。两人来到一个小小的盥洗室，波普比先生用手指了指一只小的搪瓷脸盆、一大块黄颜色的肥皂，以及一条用了很长时间马上就要破烂的毛巾。"到了，我的朋友，"他又说。"在这儿尽可以洗得称心如意。你慢慢地洗，我去把肉片和鸡蛋替你在盘子里放好。这样大家都很高兴，对不对？满足别人提出的要求——合情合理的要求，你要知道，每件事情都有它的道理——无论如何，要尽量满足别人提出的要求，这是我的座右铭。"波普比先生最后说了这几句带点儿献殷勤的话便转身离去。

"他把自己当成谁了——劳埃德·乔治①？"奥克劳依特先生一边脱去外衣（这时他瞥见那只信封仍然安全地藏在胸前衬衣口袋里），一边咕哝。"听他那口气就好像他有办法让我洗个蒸汽浴，然后再舒舒服服地洗洗头，还可以修指甲哩。"不过，尽管奥克劳依特先生心里这么嘀咕，当他就着小脸盆劈哩啪啦地洗了个痛快，用那条毛巾上唯一没有滑溜溜感觉的一角使劲擦干身

---

① 劳埃德·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任财政大臣（1908—1915）和首相（1916—1922）。他因大力提倡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而享有声誉。

子以后，觉得浑身轻松无比，简直成了另一个人。在返回就餐室的途中，奥克劳依特先生闻到厨房里传来他刚才进店时所没有的油煎肉片的香味。他望着波普比先生那使人产生深刻印象的身影，心中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店主人现在正忙于在一盘面包、一份杯子和碟子、一柄长长的尖头餐刀，以及一把双齿餐叉的旁边放上一壶茶。

“熏猪肉和煎鸡蛋马上就来，”波普比先生说了一句又回到柜台上去。

“那太好了，”奥克劳依特先生搓着手叫道。“说实话我真是等急了。”

“马上就来，你很快就能饱餐一顿了。”波普比先生接着下了一个判断，显示出他的眼光尖锐，胜过任何一位正在诊察病人的外科医生。“看样子你昨天连续赶路没有好好休息，呃？”

“是啊，昨天夜里一刻没停，”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沿着北大道而来。”可是让他觉得有点儿意外的是这句话似乎并没有对店主人产生多大影响。

“是吗?! 在我看来，”波普比先生说着现出比先前更加严肃的神态。“如果掌握得好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要是长途旅行使你更加宽宏大量，那就是好事情；如果不是那样，就不好了。我已经对光临敝店的顾客说过不知多少遍了，就像眼下站在这儿对着你说一样。‘长途旅行，’我说，‘使你更加宽宏大量了吗？假如没有，那就坚持下去。’我的观点是很明朗的，嘴里说宽宏大量，心里也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说到这儿波普比先生把一双水泡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奥克劳依特先生——“人人都应该宽宏大量。”

“说得对，先生，”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说；他由衷地觉得店主人是对的，可脸上却表现出一种思考哲学问题的严肃神情。

"我理解你的意思并且完全同意。"然而他心里明白，要是熏猪肉和煎鸡蛋放在眼前，他会更加兴致勃勃。这时从背后什么地方传来笃笃的敲击声，表示他点的菜已经做好了。

"我的意思是，遇见事情就问一问你自己，'它能不能使人变得宽宏大量?'如果不能就别去碰它，随它去。我的座右铭——宽宏大量放在第一位——也是我们店里的规矩，刚才你说想要先洗一洗再吃早餐我立刻满足了你的要求，这就是证明。依我说，时刻记住为人要宽宏大量，它永远不会让你吃亏的。"如此议论一番之后，波普比先生这才让注意力转向那敲击声，把熏猪肉和煎鸡蛋端了出来。"猪肉和鸡蛋来啦，朋友，"他对奥克劳依特先生招呼说；他说话的那个神态叫人压根儿无法相信他所做的仅仅是从几米以外搬一只碟子到桌子上来，那种神气呀，就好像不仅掌勺儿的是他，而且到老远的鸡棚去把鸡蛋捡来的也是他，熏猪肉的还是他，甚至连盛肉装蛋的这只碟子本身也是他亲手烧制似的。

奥克劳依特先生瞧着眼前的肉和蛋好不惬意，迫不及待地享用起来，尽管看上去鸡蛋煎得太老使他不由得在品尝之前暗自嘀咕：要是让另外一个感情不那么丰富的人来掌勺该有多好。波普比先生则把身子倚在柜台上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位孤独的顾客一口一口进餐。待到开始吃第三片面包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心情十分舒畅，很想与店主人继续进行友好的交谈。

"我老是在想，"他说，"你那招牌上写着'为骑车人服务'是什么意思。骑车人和别的客人有什么不同呢?"

"主要的不同在于火腿，"波普比先生若有所思地回答。"骑自行车的人吃起火腿来真了不起。曾经有一个星期六某个自行车俱乐部的成员硬是在六点钟的时候把我的火腿统统吃光了。请注意，我并不是说上个星期，也不是说前个星期，也不是说去

年，也不是说前年，我说的是大战之前的事情。真正讲起来，现在已经没有骑自行车的人，没有谁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骑车人了。偶尔还能遇见一两个人骑在自行车上，但是真正的骑车人没有了，像以前那样三五成群的、或者那些骑车人俱乐部，如今再也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我刚到这儿来开店的时候，在周日所见尽是轻便马车、运货牛车，等等，到了周末，就是自行车了，当然还有经过此地的定期定班的火车和公共汽车。如今，看得见的就只有汽车和卡车了。这么一来，情形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汽车和卡车都不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停留，它们都开到那些大城镇去，停在那儿。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意，朋友。实话对你说吧，现在生意大大不如从前了。"

"什么都变样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说，那情绪是快乐和忧郁参半。"我看有些事情和我年轻时代也大不一样了，就拿纺织行业为例——"

但是波普比先生没有心思听他举例说明。"你说得不错。那么，结果怎样呢？以往的时代和现在的时代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我脑子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考虑得很对，伙计，"奥克劳依特先生热情地插话。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什么呢？"波普比先生这一次赶紧抢着自己回答。"现在的时代不如从前那么宽宏大量，这就是区别。"说到这儿他打住话头，自豪地瞧着正忙于点烟斗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一斗烟，奥克劳依特先生已经期待很久了，此时因为有猪肉和鸡蛋填饱了肚子，他重又觉得"老水手"是那样的津津有味。他吐出几个蓝色的烟团，善意地把它们缓缓送向波普比先生，等待着店主人继续往下说。

"我并不需要向你这样的人解释我所说的'宽宏大量'指的是什么，"波普比先生接着说。"我是说，从前人与人之间那种坦

率诚实的精神现在比较少见了。如今人们相信的是：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拿到手之后就走。钞票、掠夺、唯利是图，这就是现时代的精神。要是你经营像我这样的一个餐馆，你就会看到生活是怎样的，你就会知道这世界上正发生些什么事情，你会和各式各样的人交谈。当然也有一些餐馆老板跟你一样不了解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利用机会；他们迎进一位顾客之后便请他点菜，然后是上菜，最后是收款，互相之间的关系到此为止。我喜欢在生活中学习。我和我的顾客相互交谈。我就是这样做生意、这样生活的。现在我正向你学习。”

“嗯，”奥克劳依特先生应了一声，不过心里禁不住产生一个疑问，不知店主人向自己学习些什么。“他甚至没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所知道的告诉他一些，”奥克劳依特先生在心里对自己说，同时他觉得波普比先生的话已经听够了，便说：“好吧，一共多少钱？”

“让我算一算，”波普比先生回答。“一壶茶一两片熏猪肉一两只鸡蛋一四片面包，总共一先令八便士，价格公道吧？”

“嗯，大概是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嘴上这样答应心里却觉得这价钱一点儿也不便宜。他把所有的外衣口袋都摸了一遍，这回还是只摸出一枚六便士的硬币。“看来只好给大票子让你找了，”他说，一边从衬衣口袋里取出那只信封。

“好嘞，我试试看吧。”波普比先生说这话时喉咙里弄出一种声音，让人听了隐隐觉得他在窃笑。“你希望我找零钱，我也愿意找给你，咱们两厢情愿谁也不吃亏。这倒很宽宏大量，不是吗？”

可是这时候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正目瞪口呆。原来，那信封内虽然不是空的，塞在里面的却只是半张龌龊的纸片，上面歪歪倒倒地写着：“祝你圣诞和新年快乐。×××”。四张钞票已经不翼而飞。他把所有的口袋一一搜遍，寄希望于万一：但愿这不过是

什么人跟他开了个玩笑。然而这不是玩笑，二十镑钱确实没有了，被人偷走了。此刻他恍然大悟，为什么昨天夜里诺比和弗雷德把沙发让给他睡，为什么他们两人一大清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为什么女主人在他脑筋还没有来得及转弯的时候就硬把他赶了出来。

“嗨，”他大声叫道，“我的钱被人偷了。你看这儿，昨天晚上我有二十镑在里面，四张五镑的，现在却变成了一张纸片。有人偷了我的钱，我知道是谁。”但是当他把目光移向店主人时，他看见这位先生正冷眼注视着自己，两道眉毛竖得高高的。

“总共一先令八便士，”波普比先生重申着。

这下可把奥克劳依特先生惹火了。“我已经对你说了有人偷去了我的二十镑钱。我现在拿不出一先令八便士，只有六个便士，喏，在这儿，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了。我也知道是谁、在什么地方把它们偷了去。那是昨天晚上，在柯克沃斯客栈，偷钱的两个人驾驶一辆卡车。”

“这么说你是想让我相信昨天晚上在柯克沃斯客栈你丢了四张五镑的钞票一共二十镑？”波普比先生粗声恶气地问道。“要是这样的话，我倒要问一问你带着那么多五镑一张的钞票在那样一个地方干什么？我看这里边有鬼。不过那跟我不相干；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虽然我觉得你从哪里来的还是快点回到那儿去，越快越好，朋友。现在的问题是，不管你怎么想，你欠我一先令八便士。一个先令八个便士——我要你付钱。”

“你就是别指望我付给你这一先令八便士，先生，”奥克劳依特先生怒气冲冲地嚷道。“没听见我告诉你除了六个便士我再也没钱了吗？你瞧瞧。”说着他站起身来，把裤子口袋翻了个里朝外。“我丢了二十镑，现在剩下的就是这六个便士了。唉，我真是个大傻瓜！”

“耍这套花招的你可不是第一个，”波普比先生语调平稳地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声责问。“我哪里耍什么花招了？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以为口袋里是有二十镑的，我不知道有人偷了我的钱。”

“那么我也不知道，”这另一位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他说。“这种事情以前在这儿发生过，告诉你吧。而我仍然信任我的顾客。你进入我的店里，你吃了我的鸡蛋、我的猪肉，喝了我的茶——”

“哼，还有你的面包、你的肥皂、你的脏毛巾和你的一滴一滴的水，”奥克劳依特先生接过店主人的话头挖苦说。“还有什么？往下说呀！你损失了一先令八便士，我丢了二十镑，两人都倒霉。我的眼力也真是糟透了。好吧，这是六个便士，还差一先令两便士。来，我们把它了结掉，伙计。”说着，盛怒之下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冲到工具袋前，从里面取出一柄凿子。“你看见这柄凿子了吧？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一先令两便士，对不对？把它留给你吧，以后等我有钱还你十四便士的时候再把它赎回来。你就是把餐馆来换这柄凿子我也不要，即使你把整个餐馆都打扫清洁了我也不要，”他最后又加上一句以示报复。

波普比先生走上前来收拾了六个便士并仔细察看那柄凿子。“这个东西对我没有用处，”他慢吞吞地说道，“不过我想还是放你这一回吧。我是讲究宽宏大量的——”

“宽宏大量！啧啧！宽宏个屁！”奥克劳依特先生十分鄙夷地抢白说，一边收拾起他的行李。

“好吧，好吧，我们不要争了，”波普比先生那热衷于哲理思辨的虚荣心受了伤害。“不过我要告诉你，我的朋友，这种事情你在这儿干不了，以后不要再动这种脑筋。干不了，我告诉你。”

“让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情，先生，”奥克劳依特先生一边说一

边向门口走去。"有件事情你也干不了。"

"哦？真的？什么事情？"

"煎鸡蛋！"说完奥克劳依特先生暗自笑起来，随手把门在身后关上。

阳光普照着埃弗威尔，奥克劳依特先生顺着大道向南而去。此时他陷于彻底孤立无援的境地：远离老家，人地生疏，一文不名，工作也没有（这年头工作太稀少），甚至连健康保险卡也没有。然而，尽管如此，在他尚未到达埃弗威尔镇南端的时候这位布拉德斯福特居民便禁不住又自个儿觉得好笑起来。

"煎鸡蛋那句话我算把他挖苦得够呛。"他昂起头来面向太阳。机智的俏皮话让他觉得心里甜滋滋的，笑起了皱纹的脸上焕发着光采。

3

那是在傍晚时分，奥克劳依特先生遇见了这辆模样奇怪的机动篷车。离开波普比酒家以后，他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吃力地走过了八九英里，不停地把柳条箱从右手换到左手，把工具袋从左手换到右手。途中，一位好心的卡车司机给了他一些面包和乳酪，还给他喝了点儿啤酒，但是对于他所叙述的故事却一个字也不相信。他还躺在一条篱笆下面睡了两个小时。现在，奥克劳依特先生继续往前赶路。他的速度很慢，一方面是因为刚刚睡醒，只觉得周身疲乏，头脑昏昏沉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事情才好。停在路旁树丛下的机动篷车立刻吸引了他。这辆车样子非常特别：它既像一辆特长型的载货车，又像一辆普通的有篷马车。它的一侧开有一扇小窗，但是一般有篷马车照例都有的烟囱和其他亮闪闪的装饰，它都没

有，连车身也没有油漆上光。起牵引作用的车头看上去已经很旧，锈迹斑斑，后面带篷的部分也因风吹雨打而现出了可怜的破败相。奥克劳依特先生以手艺人的眼光仔细察看了这辆车之后本来会打它旁边经过继续向前走，可就在这个当儿从篷车尾部传来一阵锯木声，使他立刻把耳朵竖了起来，并且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便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人不会使用锯子，"奥克劳依特先生自言自语，同时走上前去想看个究竟。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的自信——杰斯·奥克劳依特是锯木能手——促使他移动脚步。到了篷车的尾部，奥克劳依特先生放下工具袋，点燃烟斗，两手往衣袋里一插，悠然站在一旁观看起来。

操锯子的人抬起头来疑惑地瞧瞧向他走来的奥克劳依特先生，随后继续手中的活儿。这人四十出头，身体结实，乌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一双眼睛跟头发一样黑，宽宽的、胡子刮得很干净的脸跟他围在脖子上的披巾一样红（他没有打领带）。虽然只穿一件衬衫，而且咖啡色格子外套已经破旧，但是与奥克劳依特先生以及任何一位他的朋友相比，这个人看上去帅得多。不过，他的打扮和篷车的模样丝毫不显得格格不入。奥克劳依特先生一眼望去就觉得他有一种流浪汉的神气，尽管他不知该如何称呼这种气质。谁也不能一下子看出此人所从事的职业；他让人想起的，是巡迴演员、士兵、拳击练习的对手、赛马会情报探子，或者是便宜货拍卖者。

过了一两分钟这人又抬起头来。"天气真好，乔治，"他眨眨眼睛说。

"是啊，"奥克劳依特先生说；接着他也给对方随意取了个名字，冷漠地又添上一句，"好极了，赫伯特。"

"哎，我说，"这人直起腰来，"我看上去像赫伯特吗？"

“嗯，我不知道。”奥克劳依特先生顿了一下又说，“但是我知道你不像什么，要不要我告诉你？”

“说说吧，乔治，我倒要听听。”

“你不像是个会用锯子的人，”奥克劳依特先生说话时脸上露出善意的微笑，以免这批评听上去太刺激。

“哦？这话倒挺有意思，呃？”对方说着把手插进背心口袋，摸出一包伍德拜因牌卷烟和一盒火柴，点起一支烟和蔼地问道，“看来你很内行，乔治？”

奥克劳依特先生把工具袋拎过来往对方脚下一扔，算作他的回答。“说吧，你想干什么，伙计，”他一本正经地说，“很快你就会看到我是不是内行了。”

“哎哟！”那人故作惊讶地喊道，“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主意！你还真是个行家，乔治？”

“当然啰，”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语气中略带点儿自豪感。“我是个细木工；那本来就是我的职业。”

“那么，现在该轮到我告诉你一些事情了。你不是附近这一带地方的，你是从利兹来的。”

“不，不是。我从布拉德斯福特来。”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这同来自利兹完全是两码事，因此得意非凡。

“噢，近得很，”另一位自得其乐地说。“我早知道你从那边来，一分钟不到我就看出来了。布拉德斯福特，嗯？你知道巷尾市场吗？”

“你是说那儿的定期集市？”

“不错，巷尾集市。在那儿有各种各样集市，不是吗？不叫市场。”

“我当然知道，”奥克劳依特先生说。

“我也知道，”对方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去过许多次。今

年没去，但是去年到过那儿。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找工作吗？”

“哼，我正是在找工作，就是现在！”奥克劳依特先生忿忿然说。“最好立刻就找到一个！我上了人家的当，上了个大当。”接着他把二十镑钱失窃的故事重又叙述一遍。这是他一天之内讲第三遍了，然而却是第一次发现听者相信他的话。

“那些五镑的钞票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对方听完故事后问道。“赛马场上赢来的吗？”

“不，我从来不在赛马场赌钱。倒是有个人好像赢了许多。”鉴于刚才的故事对方听得颇感兴趣，奥克劳依特先生便又向他讲述关于那位喝醉了酒的运动员以及他鼓囊囊的钱包等一些事情；他的伙伴现在已经坐在篷车的踏脚处，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作出迅速而带点儿幽默感的反应，表示理解奥克劳依特先生当时的处境。

“来得容易去得快，”听完了故事的人发表意见说。接着，他想起了什么，问道：“你刚才说那人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开卡车的？是叫诺比·克拉克？我认识几个诺比·克拉克。其中有一两个会占你的便宜。你说的那个是不是朝天鼻子，说话带伦敦土音，看上去有点儿像个轻量级拳击运动员的？”

“不，这人是胖胖的大个子，脸色很黑，一张圆圆的大脸盘足以抵得上普通人两个那么大，”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他给人的印象是能说会道，虽然我和他初次见面就觉得他是个无赖。”

“这人看来我认识。诺比·克拉克，是吗？有这么一个人外貌如你所描写的那样，他经常带着梅森① 的《魔术与奥秘》在各处跑，可能就是他自称诺比·克拉克。我记得他，要是亲眼看见立刻就能把他认出来。凡是我见过面的人，我从不忘记他的脸是

---

① 沃尔特·梅森(1862—1939)——美国幽默作家兼新闻记者。

什么样子的。有时候我遇见某个人，对他说，‘喂，我在五年前（或者六年前、七年前、十年前，等等）在某某地方见过你。’他会说，‘对呀，当时我确实在那儿，但我不记得你。’我就说，‘可是我记得你。’没有一次搞错的，你说本事大不大？”

“这么说，你也跟那些人一样，经常到集市——或者叫市场——去的？”

“就是！我姓杰克逊。你姓什么？”

“奥克劳依特，杰斯·奥克劳依特。”

“奥克劳依特，好极了！我姓杰克逊，他们都叫我乔贝，乔贝·杰克逊。那些生意人都知道我。我已经干了二十年了，本来时间会更长，但是后来我参加了民兵，大战期间又入了伍。我做过各种各样事情，谁都知道我乔贝·杰克逊。拳击表演、马戏、‘试试你的运气’等，各种各样。我还主持过我自己的娱乐节目——‘懂人性的蜘蛛和亚马孙河流域的野人’。任何一个曾经举办集市或者赛马会的地方，只要你说得上名字我就一定去过，不可能没去过。那些地方我全都知道。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马恩岛、怀特岛，都有我的足迹。真是妙极了！”他翘起大拇指从肩膀上方点点他的篷车。“现在我专门做生意了，不这样不行，因为以前那样收入不够。现在我卖橡皮玩具，那些橡皮娃娃、橡皮小动物，只要往里面吹气它们就会鼓起来。”——说到这儿他拿过一个吹给奥克劳依特先生看，因为他有个习惯，说话时得用许多快速而生动的手势相配合——“看见了吗？干这个买卖不赖，很赚钱，携带也方便，全是扁的，你看，而且轻如鸿毛。日子选得好，卖起来就像兵营里的啤酒一样快。有时候你什么也卖不了，如同你想把苏格兰威士忌卖九便士一瓶，谁也不会来买。要是选中一个好日子，”——说到这里乔贝眨了眨眼睛，然后像演哑剧似地把一批想象中的橡皮玩具很快地分发给想象中的一大

群顾客——“那就真是妙极了。现在的问题是竞争太厉害，许多人都改做橡皮玩具生意了。假如再多一些人的话，我就要设法干别的了。你听懂我的话吗？卖别的东西，新鲜玩意儿。这个主意不错吧，乔治？”

“你就开着它到处跑？”奥克劳依特先生瞅着篷车问道。

“没错，”乔贝热情地回答。“你来看一看，虽然不是真正的罗尔斯-罗伊斯① 牌，但跑得很不错，乔治，很不错。最高速度嘛，每小时二十英里，不能再快了，除非是下坡，不过这就够快了，你说呢？花了十五镑——简直就像是送给我的。买来后我给它装了一扇小窗，置了一个铺位，后来又添了几个铺位。我不想在别处睡觉的时候就睡在篷车里面，你看多方便。今天晚上我就要在里面过夜。那里边有个小炉子，还有全部准备出售的货物，整个货摊架子和所有其他东西都放在里面。刚才你到这儿时我正在修整那架子，昨天被人踢了一脚，撞得很厉害。愿意来看看你能帮点什么忙吗？我的手很笨。你大概觉得可笑吧？我会做各种叫卖声，嘴巴会嚷嚷，就是一双手太笨。我一定生来就该当上等人的。来帮我修修这老爷架子好不好，乔治？我看你挺不错的。”

“把它交给我吧，伙计，”奥克劳依特先生高兴地大声说道。“看看剩下还有什么要干。你有没有螺丝螺帽和三英寸长的铁钉？”于是两人一起从篷车的地板上取出剩余的木工零件，乔贝找出了一些螺丝螺帽和不少长铁钉。“好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说，“现在告诉我你想做什么样一个东西，我立刻就替你做好。”说着他便打开工具袋，脱掉上衣，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

“要不要喝点儿罗齐·李②？”乔贝·杰克逊先生问。他很喜欢说这一类古怪的押韵俚语。我们在记叙他所说的话时必须把

① 英国一家汽车制造公司，成立于1904年，在当时属世界第一流。

② 英国俚语，即“茶”的意思。

大部分这种俚语省略掉，因为一般人不能理解。即使对此十分熟悉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有时听了也感到如五里雾中（奥克劳依特先生自己说话时很少使用这类俚语，并且认为它们是与那些不名誉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当然，现在乔贝提起众所周知的罗齐并没有使他觉得迷惑不解，他此时正想喝茶呢。于是乔贝走开去，盛了一壶水回到篷车内忙碌了一阵，重又来到外面，坐在踏脚处瞧着奥克劳依特先生干活。

“你喜欢沓伺①吗，乔治？”他问道。

“不，我吃过各式各样的沓伺，”奥克劳依特先生咕噜着回答，一边仍弯着腰操作锯子。他十分明白，乔贝的意思并不是指食物。

“轻佻女子，或者黄汤，或者说两者，”乔贝露出沉思的神情说，“都是招惹麻烦的东西。要不是因为一个轻佻女子所引起，现在你也就不必在此地修这个货摊架子了。有一个伙伴近阶段跟我一起做生意。大家都叫他汤米·马斯。这个名字有点儿傻乎乎的，是不是？不过汤米倒是挺聪明的。我认识他有好几年了。以前他随奥克斯利马戏团四处跑过一阵，那时候他表演‘线上滚球’节目——这个节目，你知道，表演者碰上好运气便能得到一块手表，那就是当轮到他的时候另一个滚球者恰好没有倚在板壁上——可是汤米不善于表演。所以他到我这儿来做帮手了。像我这个摊子一个人也能照顾得过来，但两个人更好一些。喝点儿酒汤米不会出什么问题，他很会喝，就如他会跟轻佻女人鬼混一样。毛病就出在那些女人身上。他摆脱不了她们，她们也少不了他。汤米是个俊小伙子，还有那么点儿风度，你要知道，女人们喜

---

① 原文tarts，既可解释为“果馅饼”和“小烘饼”，又可理解为“妓女”和“举止轻佻的女子”，所以这里用音译，否则下文的“他十分明白，乔贝的意思并不是指食物”便讲不通。

欢这个，乔治，她们喜欢。他的口琴也吹得极好，你决不会听见有人比他吹得更好的，从来没听说过。他什么都会吹，真是妙极了！《世界市场》上还刊登过一篇介绍他的文章。他应该登台表演，我对他说过不知多少回了。他不会算计。要是去演奏口琴，他一个星期准能挣二十镑，可是他却不愿意去，整天忙着带女人到外面逛荡。最近他又看中一个，黑黑的皮肤，打扮入时；她同另一个女人一起摆了一个号称'吉卜赛女王'的看手相的摊头来唬弄人。我们经常遇见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也到我们做买卖的集市上去；我注意到汤米在那女人身上正得手哩。哦，等一等，现在我们可以喝茶了，乔治。"

乔贝把茶倒在一只饭盒子里，搀入一些浓缩的甜牛奶，搅动之后把这浓味的饮料倒一部分在一只杯身印有"莫斯利咖啡馆"字样的厚壁大杯子里，算是他伙伴的一份，把饭盒子里的给自己留下。接着他又从篷车里取出一只饼干听子，里面有大半条面包和一些黄油。

"味道怎么样，乔治？"

"好极了！"奥克劳依特先生边嚼面包边回答。他环顾四周，要不是因为忙于吃喝，他就会惬意地舒一口气。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天空呈现金灿灿的一片。这浓而甜的混合饮料正是他所喜欢的，而他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滋有味地品尝黄油面包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向乔贝投去感激的一瞥，暗暗下了决心，"我要迅速把这架子修好。"然后他吸了几口"老水手"，对自己说，"好，现在继续工作，"随着便快活地干起来。

"刚才你谈到你的伙伴和此地一个替人看手相的女人，话还没讲完呢，"当乔贝收拾了饭盒和杯子重又坐在篷车踏脚处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对他说。

"让我想一想，"乔贝回忆道。"哦，对了——刚才讲到昨天晚

上我们遇上一点麻烦。喏，昨天我们在离开这儿三四十英里的一个名叫布罗特利的小地方，那儿有一个集市。那个女人也在，汤米正使出最大的本领带着她四处逛荡。他在那儿简直就像是阿拉伯国家的酋长。但是那女人曾经跟一个名叫吉姆·萨默斯的人在各处跑过一阵。这个萨默斯尝试过各种生意，目前搞了一个所谓'试试你的力量'的玩意儿——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让那女人手持小锤来回走动并敲钟；可他现在境况不好。萨默斯是个大个子，少说也有一百九十六磅，而且一向脾气暴躁，好胜心强，还有喝酒的嗜好。喏，这女人跟吉姆·萨默斯四处跑过一阵，而现在呢，你看，她想甩掉他了。你当然想象得到他们之间是怎么一回事，我猜测他喝了太多的酒之后对她很粗暴。不过，要是萨默斯不能把她留在手里，那么其他任何人也别想得到她——这种事情是他的拿手好戏，再说他个子高大，喝酒过量后情绪又十分恶劣。汤米昨天悄悄地带上这女人溜了，吉姆·萨默斯恰好在布罗特利，知道消息便跑来找他们。这女人与她的同伙，一个从伯恩利来的胖女人，已经不再给人看手相，因为不知什么原故，生意很清淡。汤米来到我的货摊后边说，'喂，我和这女人要离开一两天，现在就走了，不想跟萨默斯那个重量级醉鬼纠缠不清。回头来找你，乔贝。''好嘞，汤米，'我回答他说。我心里明白，他知道我们下一步的安排。诺丁汉鹅市场本星期四就要开始了。你去过诺丁汉没有？那地方好极了，是我最喜欢的设摊地点之一。我正在准备货物，数量要多一些，打算在鹅市场开始之前到诺丁汉去做一回生意。所以我想利用在那之前的这段时间到许多小地方去组织货源，过分远的地方就不去了。我们两人向来如此，总是把事情都计划好，你瞧，所以他知道如何行动；他会尽快回来找我的，可能明天，也可能下个星期。那女人大概跟汤米在一起，如果不是那样，他就会在鹅市场跟她见面。所以，现在他

走了，我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我无法对你讲；我也根本不去管它。我不想一直跟到他们的爱情之窝去。但是我知道什么事情会降临到我的头上：吉姆·萨默斯会找上门来。汤米刚走他就来了。午餐时他喝了酒，正怒气冲天。'喂，'他敲打着我的货摊架子扯着嗓门问道，'你那个——呣——混蛋伙计哪儿去了？'我一点都没夸张，就是这样，那敲打声谁都能听见。'不要来问我，'我对他说。实话告诉你，乔治，当时我真希望自己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那该有多好，虽然我并非完全不能忍受。'你不会不知道，'他说，'你他妈的告不告诉我！要是不说，我把你这糟摊子砸个稀巴烂！'说着他抬起脚就对货架子踢。'喂，不要踢，不要踢，'我赶紧劝阻他。哎，现在修得怎样了，乔治？"乔贝说着站起身来查看奥克劳依特先生的活儿。

"你扶住那一头，"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会儿以命令的口气说，"我们现在把它竖起来看它站得稳不稳。嘿，朋友，稳得很。好了，检查一下里面。"

接着，两人花了半个小时给货架配上必要的附件，奥克劳依特先生并且遵照主人的建议作了一些改进。修整完毕，乔贝宣布货架目前的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人满心欢喜，重又把它放倒，搬进篷车里去。

"顺着这条路离此地大约两英里有一家小酒店，"乔贝说。"我们去喝两杯怎么样？"

这句话使陶醉在自己手艺中的奥克劳依特先生从迷梦中清醒过来，显得窘促不安。"喝一杯是可以的，"他犹豫着说，"但是我没钱。我恐怕得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不成问题，乔治，有我呢。眼下你还没有工作，对不对？这样吧，你待在我这儿，一直等到汤米回来——可能一天，可能两天，也可能一个星期。在这期间你有地方睡觉，有面包吃。我

还要替你作好安排，在汤米回来之后你仍然有事情干。明天我要去一个名叫里布斯登的小地方；那儿每星期都有集市，这两天就正有一个，你可以给我做个帮手，怎么样？”

“你这么说不是可怜我现在缺钱花吧？”奥克劳依特先生严肃地问，他的自尊心警惕起来。“我可不要——叫什么来着？——施舍，你知道！”

“什么施舍！”乔贝喊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朗施代尔伯爵①？我要你帮我的忙，懂不懂？再说，你已经替我做了一件好事。我就不能给你个回报吗？”

“当然可以，”奥克劳依特先生答道。“那我就干，我很高兴等到你的朋友回来就马上停止。”

“这家伙太重了，就把它搁这儿吧，”乔贝大声说。货架放下后两人都甩甩手。“外面没有东西了吧？哎，把你的工具放进篷车去，还有那个——是你的行李吗？看上去就好像你在索思波特走了四天四夜。说真的，这种东西我已经多少年没看见了。进来吧，我们就开着它到酒店去，步行太远了。嘿，这破车；来，一起把那手柄摇一圈。好了，启动了。哦，还没有动。这破车怎么回事？好了，现在它动了。你听见过引擎启动有这么大的声音吗？响得就跟电钢琴在弹奏似的。自从离开唐卡斯特之后就没有给它加过油。好了，抓紧，乔治，要开车了。”

“你说的那个萨默斯，他怎么啦？”篷车格格作声向前开去时奥克劳依特先生大声问道。

“正要闹起来的时候恰好来了一个警察，”乔贝解释说。“萨默斯拔腿就溜，我便收拾了东西来到这儿。我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他想搞些什么名堂。在诺丁汉一定能遇见他，到那

---

① 即威廉·劳瑟(1787—1872)——1834年至1835年曾任英国商务部部长。

时候他又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哎，但愿如此吧，”奥克劳依特先生说，这时他发觉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个萨默斯到底想要干什么？他只希望这个家伙根本不知道他们明天将要去的地方：里布斯登。奥克劳依特先生自己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过了一会儿他漫不经心地问道，“我猜想你们生意人大概经常在各个地方互相见面吧？”

“你猜得对极了！”乔贝回答；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每到一个地方就一定要遇上几个。总是这几位老朋友，总是在这几个地方转悠，一年又一年，真是快活！”

“我想准是那样，”奥克劳依特先生沉思说，继而又把思路转向别处。

两人在小酒店里各喝了两品脱；乔贝成了那天晚上的风头人物，不到十分钟，酒店已全是他的天下。他的谈话越来越断断续续，同时也更加富于戏剧性。他频频向在座的人眨眼睛，不时用胳膊肘轻轻地推他们；他绘声绘色地对他们讲述“伯蒙赛① 杰克”如何在那黑鬼的犯规动作中倒下，来自美国的“南方琼斯”如何对他的左拳熟悉起来，而他的老朋友乔·克拉彭——“我们最优秀的次中量级拳击手，但是很不聪明，你看，跟谁都比试，漫无目的”——如何连续两年赢得荣誉，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把他们统统“打得落花流水”；他带领他的伙伴神游从彭赞斯到阿伯丁的各个集市、拳击场、赛马会和酒店，给他们描述多重性格的人、庸医、赌注登记者和侦探；时间越来越晚了，乔贝的口头禅“妙极了！”也越来越频繁地在小酒店里那些歆羡叹赏的听众耳边回响。甚至连酒店主人也听得津津有味，结束时坚持要与他碰杯告别。至于奥克劳依特先生，他仿佛徜徉在一个神奇的国度。但是，

---

① 英国伦敦郡一城市，位于泰晤士河南岸。

作为一个体面的布拉德斯福特手艺人，奥克劳依特先生不想与这些人为伍，不想生活在他们的圈子里；不过听人讲述有关这些人和他们那块天地的故事，一头扎进他们的世界，见见他们中间的几个，或许倒是饶有兴味的。他端坐一旁，喝着啤酒，吸着“老水手”，全神贯注地听着乔贝的每一句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眼花缭乱，其乐融融。当乔贝和他两人驱车回到方便的路边栖身处的时候，他觉得酒店里的谈话依然萦绕耳际；而等到两人都进入篷车，脱去衣服和靴子，拉过毛毯裹在身上，手脚伸得直直地往铺位上一躺，他们却又接着议论起共同感兴趣的足球比赛来，于是，在奥克劳依特先生最后一次提及“联合队”，乔贝·杰克逊也不再与他探讨“后卫”和“中锋”的时候，夜已经深了。真是令人无比兴奋的夜晚！

他们沉默了。潜入篷车的是夜之声——那令人好奇的细微的飒飒声。奥克劳依特先生侧耳静听。过了几分钟，忽然传来一声抑郁的尖叫，使他吃了一惊。“嗨，这声音怪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那是猫头鹰，”乔贝解释说。“我听惯了，不在乎。你知道什么声音是我不能容忍的吗？电车。那隆隆声晚上听起来真可怕。只要街上有电车在行驶，我就不能入睡，非等到它们停下不可，因为听着电车的声音就会觉得心里不舒服或者肚子疼。哎，我说，”他慵倦地添上一句，“现在这日子还马马虎虎，只要一觉睡醒还能站得起来，还有饭吃，就算是马马虎虎过得去。一天天地过吧，有机会嘛，到各处看看，讲不准哪天说死就死了，对不对，乔治？”

“这话有道理，”奥克劳依特先生以地道的布拉德斯福特人的谨慎回答说。但是，实际上，他现在仍然陶醉在生活的奇妙之中。“我一定要告诉我的莉莉，说我遇见了这么一个人，”他在心

里说。"莉莉一定会觉得有趣。"入睡之前的那么一瞬间，奥克劳依特先生瞥见在旷野的那一边女儿正对着自己微笑。

4

第二天他们很早就起身出发。"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乔贝告诉奥克劳依特先生，"我想占据一个较好的摊位。"两人匆匆吃了早饭——茶、面包和火腿；太阳还没能冲出云层，他们已经驾着篷车顺大路颠簸而去。

"今天稍微冷一点儿，"奥克劳依特先生说。

乔贝以行家的眼光瞥了瞥清晨的天空。"天气变了。今天不会暖和，你瞧着吧，可能还要下雨，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下雨对我们不利。要是下一两个星期，你就会看见我到离开这儿最近的当铺去把我那个小小的家典当掉。我们这些人好比水手，不能不注意天气的变化。"

里布斯登是跟埃弗威尔相仿的一个小镇，建筑物不很高，但面积比埃弗威尔大得多；奥克劳依特先生和乔贝两人到达的时候，小镇上已是一片繁忙景象。贸易市场集中在镇里的广场上，并顺着四周的街道向外伸展。不过乔贝占据了一个理想的设摊位置，位于主要街道与广场的交接处，而且，如同他刚一到达便指出的，"在一个酒店的正对面"——那酒店就是"方便酒家"。他们不能把篷车停得太近，只得把所需要的东西统统取出来，然后把车开到一条小街上与其它的卡车、轻便货车和大篷车并排停靠在一起。接着，两人支起货物架子，摆上橡皮的娃娃和动物，这些玩具大部分是要充气的。乔贝不时遇见熟人，高声地跟他们打招呼，但这些人个个都忙得连说话的时间也没有。吵吵嚷嚷的都是些旁观的当地人，其中包括被深深吸引的男孩们，他们甚至妨

碍了买卖的正常进行，于是被一次又一次地驱散；还有女孩子，她们在人行道上跳跳蹦蹦，高兴地等待大人给自己买心爱的东西；还有一名留着姜黄色小胡子的警察，看上去他显然不喜欢集市贸易；另有一名不留胡子的警察却肯定持相反态度。奥克劳依特先生一直兴味盎然地观察着市场上的景象。他饶有兴趣地欣赏众多的人熙来攘往，欣赏做生意的人把小镜子敲得笃笃响，欣赏他们的吆喝；他喜滋滋地与乔贝一起把货物架子竖立起来并布置妥当，此时以自豪的、慈父般的目光望着货架；秋季的天气突然凉爽下来，而第一缕阳光则使他心旷神怡；"老水手"带上了十足的冒险风味；健谈的乔贝又多么善于体贴人，跟他在一起是何等快活。奥克劳依特先生并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卖橡皮玩具的生意人，尽管他很快便学会了熟练地把玩具吹鼓起来在货架上摆设好；总而言之，这次经历，正如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道，"是最最激动人心的"。

乔贝的最后一道准备工作是往货物架的立柱上钉一些小标语。"不要忘记关心小家伙"（这句话也是他们不停地向过路者叫喊的）；"没有任何商店是一应俱全的"；"我们领导新潮流，别人跟在后头走"；"不列颠的手艺天下第一"。这最后一句很可能是千真万确的，也是值得自豪的，尽管杰克逊先生所有的货物似乎都是从贴有外商标签的盒子里取出来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最高一根横条的中央钉着一块更大的招牌，上面用猩红的颜色骄傲地写着"乔贝·杰克逊又来了，老牌商号"。完成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并检查了自己的手艺，乔贝觉得称心如意，这时候他有了余暇去注意两边的邻居。

他左边的一位刚到，在不大的一块面积里放下一个架子和一只盒子。这人个子高高的，精神却不很振作，身上那件大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日荫蔽处则泛出淡淡的绿色。他没有戴帽

子，脑袋后面有一蓬灰白的头发，但正面却是光秃秃的。他的眉毛又浓又黑，使得下半部面孔的整洁成为多余，而最近一个阶段它的主人正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方便条件。

"你早啊，教授，"乔贝对这位先生说。

"你早，"教授答道，嗓音低沉如空谷回声。"啊，是杰克逊先生。早上好。咱们又是邻居，呃？我记得在唐卡斯特也遇见过你。"

"是的，你没记错。这个位置好极了。"乔贝说着对"方便酒家"翘翘大拇指。

"嗨，真的，我倒还没注意。嗯，它对我可能很有利，杰克逊先生。我知道什么时候——"他说到这儿便顿住了，把一只龌龊的大手举向自己的嘴巴，同时从喉咙深处发出一个声音，听上去如同笑声。随后他神情严肃地说，"今天我上这儿来并不指望做多大的生意，杰克逊先生。一时想到要来就来了，没有什么打算。"

"我也一样，"乔贝说。"那次离开唐卡斯特以后你到哪儿去了，教授？"

"都是些不出名的小地方，你听了或许会这么想，"教授空洞的嗓音沮丧地回答。"小集市，生意也小得可怜，几磅乳酪啦，几米平纹布啦，再就是几只鸭子几只鸡。都是一些偏僻的乡下地方。我真不该做那些买卖；要是我卖治风湿病的或者助消化的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就会好得多，可是现在我干的是取决于性格和运气的生意，是应该在市镇里做的生意，非在市镇里干不了。我曾经想改变一下，但又没有时间去弄瓶子。如今没有瓶子可不行，绝对不行。人们都不愿意吞药片，杰克逊先生。那倒也不错，呃？替我看一看那只盒子好吗，我过十分钟就回来。"说完教授便大步离去。

"那位先生说起话来好像一只大喇叭，"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一直颇感兴趣地听着他们的对话。

"是呀，他就是那个样子，"乔贝说。"人倒是很聪明的，这位教授。我跟他断断续续来往已经有好几年了。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你知道，妙极了！什么东西都卖得出去。不管做什么生意都能赚钱，从不亏本。聪明人，因为受过教育，你要知道，否则怎么行呢。要是你或者我来做他的生意，就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他就有那个本事，无论说什么别人都相信他，把顾客弄得晕头转向。"

"哎，可是依我看，"奥克劳依特先生露出沉思的神态说，"恐怕他并不很有钱吧。"

"酒喝得太多——平时开销又很大——简单打个比方说：就好像吸墨水纸一样。再说，现在生意不如从前了，这也是事实。像他这样的人，书念得真多，可是现在人家也开始识破他的诀窍。"说到这里，他突然换了语气，使奥克劳依特先生吃了一惊。"嗨，太太，拣一只吧。九个便士、一个先令、一先令六便士、两个先令，全都质量可靠，不会破裂、经久耐磨、不怕水火，如今市场上所能买到的质量最好的橡皮。随你挑选哪一个，质量都是一等的。"看他那神气，仿佛他们的第一个顾客上门来了。

这时候集市上人们川流不息，从被包围的各个售货摊上不时传出令人吃惊的尖声嚷嚷。到目前为止人群中主要是挽着篮子的妇女；那些凑热闹的人还要晚一点儿才来；然而对于如乔贝这样为家庭奔波的人来说，一天的买卖已经开始了。在货架后边转悠的奥克劳依特先生从生活中得到了新的乐趣。他生平从来没有帮任何人做过生意，眼前的情景在他看来好比一场有趣的赌博。那个帽子上印有"雄狮号"的男孩最终能不能把他母亲拽到货摊前来瞧瞧这些橡皮玩具？那位带着一只毛毡制手提包的

妇女站在货摊前与她的同伴说个没完，手里把橡皮玩具翻来覆去地盘弄，眼睛却瞧着别处，她最后会不会买些什么？还是她这么做仅仅为了可以不受干扰地站在货架前说话？在一般情况下，乔贝似乎能判断出来。因此，对有些人他就根本不去理睬；对另一些，他态度和蔼地向他们介绍他的商品；还有一些人，他就直截了当地非要他们买不可。在一旁想帮忙却插不上手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怀着钦佩的心情瞧着他这位新朋友。

“看出点名堂了吗，乔治？”乔贝问道。他两眼直视前方，嘴巴朝前嘟出，并很快地眨眼睛，这种讲话方式暗示了无可估量的信任感。“注意听各式各样的人怎样讲话，并注意价格。我过一会儿可能要你来替我照顾一下生意。”

要是这两句话迟说一两分钟，那么奥克劳依特先生几乎就听不见了，因为他们右边的那位邻居突然揭开了推销的序幕。这位地毯商人没有穿外衣，从一开始就发狂似地大声吆喝，并且越来越激烈，把自己弄得大汗淋漓；他拍打着一卷卷的地毯、那张堆放货物的小桌子，以及他自己的双手，凡是能拍的东西都拍了；那股疯狂劲儿使你瞧着他便觉得浑身发热，听见他的吆喝声喉咙便疼痛；如此举动的结果是，顾客们觉得买他的地毯不啻是一种施舍。“嗨，大家听着，告诉你们我准备干什么，”他这样喊道。“作为一个开头，我不准备把地毯卖给你们，我要送给你们。喏，这就是。”说着他展开一卷，激动地拍打着。“请注意，这可不是油布，这是衬有橡皮的质量最好的亚麻地毯，现在还剩四码，要买的快来。在这个镇上或其他市镇的任何店舖，没有十五个先令你别想买到这么好的地毯。”说到这儿他现出十分吃力的表情深深地吸一口气，接着又在地毯卷上拍了一下。“五先令。四先令六便士。四个先令。好吧，索性跌价了，三先令六便士。三个先令六个便士，谁要就拿去！好嘞，这么办吧。查利，把那一卷递

给我。大家请看，"他清了清嗓子，同时毫不留情地拍打这第二卷地毡，又大声吆喝起来，"这里是三码，够你铺在楼梯平台上，用一辈子都不会破。现在我两卷一起卖，一共六先令两便士。"他两眼睁得大大地朝人群瞪着，擦擦额上的汗水，用一只手指捋了捋湿透了的衬衣领子。"我可不是要把油布推销给你们，"他又一次嚷嚷，那嗓音仿佛是一个悟彻道理的人在疑虑和恐惧的空洞世界里作绝望的尖叫，又好像是，如果当场有人说他卖的是油布，他立刻就会化作一阵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他们的另一边，教授已经回来，竖起了他的货摊架子，此刻不声不响地站在那儿皱起眉头瞅着三个小男孩；这三个小家伙指望教授会做些动作来逗他们开心。你知道自己的命运吗？教授的货架上写着这么个问题，接着是：迈罗教授能告诉你。天上的星星给你什么启示？命运！意志力！个性！一生的机遇!!不要错过良机!!! 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明媚阳光下讨价还价、谈天说地的里布斯登善良的人们似乎对隐藏于黑暗之中的生活的秘密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或许，待到夜幕悄悄降落，幽灵照例出没的时候，教授就能大显身手了。此时，他想运用自己粗浓的眉毛来吓倒三个顽童的努力徒然无益，所以正神情严肃、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细心整理一叠彩色纸。

教授另外一边的那位邻居是个大脸盘、戴眼镜、衣着讲究的年轻人；他吆喝生意时和地毡商一样喋喋不休，看上去像一个激动得有点儿狂乱的银行职员。没有人知道他卖的是什么，或者他究竟是不是在卖任何东西。他把若干素色的信封举到他的听众面前摇晃，嘴里不停地唠叨着一位布里斯托尔的沃尔特斯。"当布里斯托尔的沃尔特斯先生，"他大声嚷嚷，那神态好比在谈论他当首相的朋友，"给我这些信封的时候，他肯定地告诉我，每只信封内都有一张钞票，他派我到这儿来把这些信封出售给你们，

纯粹是做一次广告。沃尔特斯先生知道，我也知道，这样的买卖是赚不到钱的。这个宣传方法很妙。当沃尔特斯先生肯定地对我说每个信封里都有一张钞票的时候，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太好了。我相信沃尔特斯先生不会让我到这儿来白跑一趟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大伙儿担保。"他不停地向他的听众作保证，并把信封在他们面前摇晃。

时间刚过正午，教授离开他的货摊向乔贝走来。"我想问一问，杰克逊先生，"他做出讲悄悄话的神态开始说，"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先令可以借给我。今天晚上就还你。"

乔贝朝"方便酒家"点了点头，"到那里边去？"

"是呀，我觉得喝点儿酒可能——呃——"

乔贝打断他的话头。"你跟我来，教授。喂，乔治，你看管一下行不行？我很快就回来。"

于是只剩下奥克劳依特先生一个人在那儿照顾生意。在乔贝回来之前，他卖掉一只装着木腿的朱红色鹳鸟、一个值勤的交通警和一个暗红色胖鼓鼓的橡皮婴孩，共卖得四个先令，其中，他知道，至少两个半先令是纯利润。这个生意挺不错。

一个钟点之后乔贝带回一瓶啤酒和两只肉馅饼。"你没有机会再进去了，"他解释道，"所以我把这些给你捎来。喏，手里的事情先放一放，把它们吃了，然后散散步。卖了些什么？"

奥克劳依特先生报告他的成绩，同时对第一只馅饼发动攻击，"一只鸟儿，一名警察，一个小娃，总共四先令。"

"我看你还是个道地的诗人哩，"乔贝兴致勃勃地开玩笑说。"教授还在那里面，不到关门时间不会出来。他觉得这'方便酒家'很不错。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快喝下五杯了，都是免费的；他那张嘴真会讲，店老板会让他喝一桶的。这位教授人很聪明，可我不喜欢看那天晚上他去参观的五颜六色的动物展览。"

待到奥克劳依特先生吃完两个馅饼和一瓶啤酒，到集市和镇上去逛了一圈，回来和乔贝一起抽了一斗烟，已是将近吃茶点的时间。"从现在开始到六点钟左右不会有多少生意了，"乔贝对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你替我看着点儿。我要到篷车里去看一看，喝点儿茶，再跟那些做生意的朋友们讲几句话。记住，那猴子卖两先令一只，它们的质量是特别的，每一只本钱是九便士。"

地毯商人和布里斯托尔的沃尔特斯先生的朋友各自的货摊前都围着大群的观众，人们暂时失去了对橡皮玩具的兴趣。甚至很少有人把眼光投向乔贝的摊子，原因之一无疑是他的两位邻居显得比他激动得多、喧哗得多。奥克劳依特先生发现人们向他所提的问题都是关于乔贝本人而不是关于他经营的货物。

"喂！ 这是乔贝·杰克逊的货摊吗？ 乔贝哪儿去了？"

"他到别处去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于是问话的人便走开了。

这样的情形发生了多次，奥克劳依特先生开始习惯与这些过路人搭腔，但仅仅如此而已，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接着，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一直顺利地拥着他向前而去的潮流突然逆方向而动。这些过路人当中的一个漫无目标地穿过人群走向前来，目光落在奥克劳依特先生的橡皮玩具摊上，他驻足凝望。奥克劳依特先生也把眼睛对他瞪着，心里觉得这个人面目可憎。站了一两分钟之后，那人走得更近一些仔细打量玩具摊，他那双充血的小眼睛审视着货架上的招牌、橡皮娃娃，以及心神不定的售货员。他身材魁梧，宽阔的肩膀外面罩着一件肮脏的足球运动衫；宽大而向外突出的下巴上胡子茬儿足有三四天未刮；整个表情让人觉得他好像刚刚从醉酒之后的昏睡中醒来，情绪坏透了。他停住脚步，脸上渐渐现出觉察了问题的表情，但他的眼光并不友好。

是奥克劳依特先生终于打破了沉默，因为他无法继续忍受对方这种审视的目光。“想买一只娃娃吗，朋友？”从他问话的语调和眼神可以看得出来，他想要表示友善却又犹豫不决。

“买一只娃娃！”大个子轻蔑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吐沫。“我这样子像要买娃娃吗？我现在看上去像不像？像不像？”刹那间，他大动肝火，像一头被触怒的公牛，令人惊骇。“那个……在什么地方？”他对不在场的乔贝所使用的这一连串字眼使得熟悉大部分这种词汇的奥克劳依特先生也大为震惊。“他在哪儿？你听见我的话吗？”说着他举起大拳头往货架砸去，使那些悬空的白鹳、猴子和警察都跳起舞来，接着他倚在货架上，把面孔朝奥克劳依特先生凑得更近。

“喂，”他吼道，“你怎么不说话，你这蠢——！”

奥克劳依特先生保持绝对的镇静。他知道，面前的人就是吉姆·萨默斯；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吉姆·萨默斯。以前所听说的有关吉姆·萨默斯的一切他都记起来了。他试图想出一些话来回答他，却觉得十分困难。“嗨，大家听着，告诉你们我准备干什么，”右边传来吆喝声。“我可不是要把油布推销给你们。”乔贝随时都可能回来，可是此刻他不在，只有吉姆·萨默斯不容置疑地存在着。“当布里斯托尔的沃尔特斯先生，”在左边，那空洞低沉的嗓音一刻没有停止过，“到我这儿来给我这些信封的时候——”奥克劳依特先生看着吉姆·萨默斯的眼睛。

“他不在这儿，”他喃喃说。

“难道我看不出来他不在这儿吗！我问你他在什么地方。你是一头蠢猪？！你不会讲话？这是不是他的货摊？！”

奥克劳依特先生一声不吭。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讲不讲，”萨默斯忿忿地说，他的脸色因发怒而变得十分丑恶。“好吧，我就在这儿等着。”

惊愕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时候才感到自己可以开口说话了。“你这么做是没有用处的，朋友。乔贝·杰克逊不在这儿。”

“什么他不在这儿！”对方轻蔑地嚷道。“这是他的货摊不是吗？你以为我不知道！”

“是的，不过——”奥克劳依特先生迟疑地说，“你瞧，我从他手里买下了。”

“哦？什么时候买的？”

“昨天，”奥克劳依特先生回答。“目前是我自己在照看，所以你不会在这儿找到他了，朋友。”

萨默斯先生迷惑了。这位脑袋瓜并不聪明的人花了一些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思路。接着他突然振作起精神，又敲打着货架，大声叫嚷，“今天早晨他还在这儿。你买下了这个摊子？该死的骗子，你得下地狱。”

“喂，喂，喂！安静些，别这么激动！出什么事了？呃？”来的是那位长着姜黄色胡须的警察，他显然不喜欢集市贸易；此时他的精神极为严肃。

“我到这里来找一个人，”萨默斯吼叫道。“这个人说不知道他在哪里，还说这个货摊现在是他的了，我叫他别胡说八道，这个摊子属于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是这些。”

“那么，我弄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大声嚷嚷，”这警察说。“不管是不是他的，我觉得跟你没有关系。”

“我只是对他说我晓得这个货摊不是属于他的，你知道不知道？”

“好吧，好吧，我知道，”警察发怒了，大声喊道，“我说的是，在我看来这跟你没什么相干。”

“对呀，”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自己不该保持缄默，便插话说。可是这一行动的结果却对他很不利。这警察到目前为止一

直以怀疑的目光瞧着萨默斯，这下子把视线转向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布拉德斯福特的居民发现这令人不快的眼光很难忍受。

“好吧，这件事可能是与他不相干，”警察说，双眼仍盯着奥克劳依特先生，“但它完全是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我看这里面总有几分蹊跷。你说这个货摊是你的，而不是他一直唠叨的那个人的？”

“是的，”奥克劳依特先生犹豫了一下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你不妨说——”

“‘在某种意义上’，你这是什么意思？”警察追问。“来，让我看看你的营业执照。”

奥克劳依特先生瞠目结舌地面对着警察。他对营业执照一无所知，根本不晓得执照是什么样子，它值多少钱，到哪儿可以去弄一张。他只是肯定地知道（这使他苦恼），要让人相信自己所编的谎话，他就必须有一张执照，眼下他想不出办法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

“他没有营业执照，”萨默斯得意地说。

“谁跟你说话了？”这警察没好气地喝斥道。说完他又转向奥克劳依特先生，加强语气重复他的要求：“让我看看你的营业执照。”

总算是奥克劳依特先生走运，警察的高压手段使吉姆·萨默斯再也无法容忍；他的脾气永远就是这样变化无常，并且他反对强权。此时此刻，他简直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他把脸伸到他们两人的中间，很慢很慢、话中有话地重复道，“我说‘他没有执照。’”

“我说‘谁跟你说话了？’”警察大声叫道，同时推了他一下。“你靠后点儿。”

“你他妈的算老几?!”萨默斯扬起一只大拳头吼叫。“你这黄

胡子的猪，再敢碰我一下我就把你揍扁了。”

“你再敢说一个字，就得跟我走一趟了。”警察后退一步反唇相讥说。

“哈啰！你们吵什么呀！”这是乔贝的声音：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长得很结实的小伙子，脸上带着微笑。

一看见乔贝的伙伴萨默斯便大吼一声向他冲去，“马斯，你——”乔贝和警察用身体去阻挡他，于是立刻发生一场混战，三个人拳打脚踢乱成一团。周围的人们迅速围拢过来，人群的压力把他们直朝货摊架子上挤，货架随着他们的斗殴而摇晃。奥克劳依特先生隔着货架站在另一边，无法劝阻他们，只得尽力扶住货架以免它被挤垮。一批橡皮鸟儿和猴子倾泻到“战场”上。“嘎啦！”一声，货架倾斜了，又一批橡皮玩具泻下来；奥克劳依特先生赶紧把尚未掉在地上的橡皮玩具一齐捋进货架后面的一只大盒子里，然后蹲下身子捡起几只已经掉在地上的。接着他又回来用手扶住货架，身体随着架子一起摇晃。他答应过要“照顾好摊子”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心里想——现在他已尽了自己的努力。至于斗殴，即使他想参加也无处下手。萨默斯十分厉害，他曾把小个子的汤米·马斯打倒在地，把乔贝的眼眶打青，还揍了警察一顿，此时他被制服了。那警察得空吹响警笛，召来在集市那一头的同事，其中两个扭住萨默斯，把他押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喝彩和唿哨。

奥克劳依特先生随即绕到货架前面来收拾其余那些掉在地上的玩具，乔贝和他的朋友则一边抹去脸上的汗水、掸去身上的灰尘，一边喘着粗气诅咒萨默斯。

“喂，警察没有记下我们的名字吧？”乔贝气喘吁吁地问。

“他没有记下我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说。

“那么我们走吧。你看怎样，汤米？他们如果找不到我们，就

无法要我们到法庭上作证。嗨，把这些玩艺儿都搬走，越快越好。来吧，汤米。对，就这样，乔治。要赶快，否则就跑不掉了。不过，他们还得把他带到警察局去。”他回过头来瞧着那些仍在近处逗留的人们。“好了，”他高声说，“事情过去了。大家听着，今天收摊了。小孩，快让路。”地毯商人和布里斯托尔的沃尔特斯先生的朋友这时候看见人们在自己身旁已经围成一圈，便抓紧时机吆喝起来，几乎把观众中最最热中于刚才那场纠纷的人都吸引了过去。

“我去把篷车开来，尽量开得近些，”乔贝说，“就停在约尼角器店的拐角处。等会儿你们听见我按喇叭就赶快把玩具搬来，尽量每趟多搬一些。索性把架子放倒，乔治，把那些摔坏了的玩具统统丢掉。”说完他便匆匆离去。

“这可是件麻烦事情，马斯先生，”在汤米和奥克劳依特先生俯身收拾整理的时候，头顶上响起一个低沉的嗓音。

“啊，教授！”汤米抬起头来说。“你的生意怎样？我们倒霉了。”

“对啊，对啊，马斯先生，”教授答道。“说不准哪天我也会遇上的；以前已经碰到过。这种上警察局的事，十分麻烦。再说，要是你去法庭作证，那么同行们就会对你侧目而视。当然，萨默斯这是活该——他是个流氓，一个恶棍，马斯先生——这些下流的家伙是我们大伙儿的耻辱。讨嫌的是他们不肯安分守己。”

“篷车来了，”汤米叫道。“喂，教授，你不认识我们，对不对？”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们，”教授一本正经地说。“我还要对那些朋友们打个招呼。萨默斯当然不会对警察讲出你们的名字来，因为要是你们去法庭作证肯定对他不利，尽管我怀疑他现在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我会留心为你们打听消息的。”

他们每人跑了两趟就把玩具统统搬上了篷车。奥克劳依特

先生挤入车子后部，另外两个便坐到前面；篷车嘎啦嘎啦作响，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驶出了里布斯登。奥克劳依特先生压根儿不知道现在他们是往哪里去，从车子后面望出去所看见的市镇和道路也没有给他一丁点儿启示。漫长的白天，殴斗场面的刺激，仓皇的逃跑，弄得他十分疲惫，于是，具有戏剧色彩的最初几分钟过去之后，奥克劳依特先生便平卧在一只铺位上昏昏然打起瞌睡来。到了旅途结束，篷车停住，他从车内挤出来的时候，对于所走过的路程以及所花去的时间没有一丝一毫概念；他只发现此时他们正站在一条长长的乡村街道上，在一个小酒店外面。老板走到门口来。

"老板娘在家吗，乔？"汤米高声喊道。

"是的，她在。不过刚喝完茶，"老板回答。

"告诉她我来了。哦，等一会儿，让我进去。"说完汤米向两个伙伴眨眨眼睛，进了酒店。

乔贝用那只没有受伤的眼睛朝奥克劳依特先生眨了一眨。"里面是汤米的那位相好。"他说。"你看已经等了两天。汤米到里布斯登碰巧遇见了我，但是他没有想到吉姆·萨默斯也在。你怎么啦，乔治？"

奥克劳依特先生叙述了与萨默斯先生以及那爱管闲事的警察发生冲突的经过，刚讲完，汤米从酒店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位个子比他高几英寸、打扮得很炫丽的少妇。

"哎呀，是你啊，乔贝！"她挥动一只手喊道。"好极了！我要是能在那儿亲眼看见才好呢！那头蠢猪真活该，你说是不是？天哪——你的眼睛被打成这样！该敷点儿药，汤米你说是不是？你们进来吧，我去弄药。"

"怎么样，乔贝？"汤米接着说。"现在进去吧？篷车没事儿，你尽管放心。"

"不，我要把它开出来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今天晚上我就睡在里面。另外，我和乔治还要看看它撞坏在哪里，把它修修好，明天还要去做生意呢。回头见，汤米。"

"那我就待在这儿了，"汤米说。

"你坐前面，乔治，"乔贝重又爬上篷车时说。随后他们沿着长长的街道开去。"汤米明天会带着那女人来找我们的，她给顾客看手相，人还不错。不过，只要想到他们两人整个晚上都在一起，女的坐在男的膝盖上，用手掌拍打他，夺他的啤酒喝，我的心里就直打鼓。"

"依我的眼光看，她并不怎么样，"奥克劳依特先生冷漠地说。

乔贝在村子的最后一家商店前把篷车停住，买了一些吃的。然后，他们在道旁找到一个停车处，约摸离村子一英里。在那儿，两人重复了昨天晚上的一系列过程，把货架和玩具检查了一番并安放整齐，随后进餐。不过饭后只有乔贝一人前往汤米与他的临时新娘所住宿的小酒店，奥克劳依特先生表示太疲惫不想动弹，没有同他一起去。他的确很累，同时也因无所归属而感到十分怅惘。乔贝的伙伴既然已经回来，他知道，现在人家就不那么真正需要自己了。明天他就要孤单单一个人活动了。"不，乔贝，我不去了，我想睡觉，"他说，一边望着乔贝沿那条路返回村子去；他睡得很沉，所以两小时后乔贝回来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他在篷车里睡觉的第二个——很可能也就是最后一个——夜晚，与满天的繁星仅一板之隔。

5

"喂，乔治，"第二天早晨乔贝说，"你帮了我两次忙，本来我

想多留你一段时间的，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把这个收下吧，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他这么说着，递过一片肮脏透顶的纸，奥克劳依特先生看了大吃一惊，原来是一张钞票。

“不行，我没有权利接受这个，”奥克劳依特先生犹豫地说，“你给了我吃的，又让我有地方睡觉，我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不该拿你的钱。”

“你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西区人，竟如此看待——你们约克佬怎么称呼来着——钞票的。乔治，现在把这张票子放到口袋里去。”

奥克劳依特先生服从乔贝的意思把钱放入口袋，还竭力想咕噜几个表示感谢的字眼；这项任务使一位真正的布拉德斯福特居民感觉异常难堪，因为他一向努力把此等可怕的场面排除在生活之外。奥克劳依特先生就一直对那些老是把“请”和“谢谢你”挂在嘴上的人抱怀疑态度（当然，讲话不自然的南方人不包括在内），后来只要一想到他这次离家外出周游可能正在渐渐腐蚀掉自己的男子汉独立自主精神，使自己沉溺于——用他的话来说——“各种各样愚蠢的圈套”之中，他便委实感到心头烦恼。

“我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乔治，”乔贝又说道，“假如你在这儿找不到工作，下个星期就搭车到诺丁汉去；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那儿有鹅市场；在那儿到处跑一跑，看能不能遇见我和汤米。那些做生意的朋友们都在那儿，我或许可以替你找些事情做。你是有本领的手艺人，乔治，是不是？随时都可以操锯子干活，嗯？就这么办吧，记住，诺丁汉。”

“知道了。要是找不到工作我就去。”

“好极了！那么现在你上哪儿，乔治？我们还能带你一程，怎么样？”

奥克劳依特先生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不，你们走你们的，

我走另一个方向吧，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这条路通往哪里？”

“等一等，等一等。”乔贝搔搔脑袋，皱起眉头瞅着眼前的路，又搔搔脑袋。“是汤米带我到这儿来的（他要到这个小酒店来），不过我以前也到过这儿。什么地方我都去过，都去过。相信我的话。我知道，乔治，我知道。对了，顺这条路一直往前走，然后往左拐弯再走大约六英里，你就到了一个叫罗斯累的地方。那个地方比这儿稍大一些，有二三十个酒店，其中有一些相当好。有个叫汤普森的——吉米·汤普森——也开了一家酒店，我跟他很熟，过去曾是个次中量级拳击手，比赛成绩也还可以。就上那儿去——罗斯累。每年七月的第三个星期他们都举行一次集会——搞得也不错，是这一带最好的。在那儿你要找些事情做比较容易。到罗斯累去看看吧，乔治。”

奥克劳依特先生提着他的柳条箱和工具袋走出篷车，站在那儿等乔贝出来。时间已近中午，根据天气的种种迹象来看，前一段时期的晴朗秋天即将结束。刚才下过一阵雨，虽然现在放晴了，天上仍然浓云密布；气温也低了不少。在这种天气再次独自外出找工作可不是时候；道路死气沉沉，看来前景暗淡，令人绝望。“苦差事啊，”奥克劳依特先生一边等着对乔贝道别一边暗自思忖。

乔贝终于出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用咖啡色的纸松松地裹着的一个小包。“这些你路上需要，乔治，”他说。“这一路直到罗斯累没有任何商店，你知道。”说着他递过包裹。“三明治——自制的，”他解释说，脸上表情迹近道歉。“如果你不想吃，就把它送给穷人，乔治，给穷人好了，只是看在上帝份上现在不要推却。”

“好吧，乔贝，我收下，”奥克劳依特先生说着穿上雨衣，把三明治放进口袋。“希望我们不久再见面。”他觉得说了这两句充满伤感情绪的话之后，要是继续往下说就会没完没了，便伸出手来

与乔贝告别。

乔贝热情地与他握手。“好了，乔治，我要说，你是约克郡最好的人，我很久没有遇到像你这样的人了。你知道，一般情况下我不喜欢约克郡人，我跟他们合不来。”

“嗯，”奥克劳依特先生神情严肃地说，“我们现在相互之间比较熟了。”

“不过你是个好人，乔治，你是好人，”乔贝继续说；他一直把这个想象中的基督教教名使用到最后。“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要找我，写一封信到《世界市场》就行了，那是我们办的一份报纸，写给《世界市场》转交乔贝·杰克逊就行了。一定能找到我。再见，乔治，祝你一切顺利！”

走了半英里，天上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又走了半英里，大雨倾盆而下，奥克劳依特先生觉得应该在树底下避一避。他坐在柳条箱和工具袋上，取出烟斗，但是烟袋里只剩一小撮“老水手”的碎屑了，估计仅够装浅浅的一小烟斗。奥克劳依特先生理智地决定现在不抽。“我要把它省下，等到有食物吃了之后再抽。”他继续坐着，身上披着冰凉而闪闪发光的雨衣，沮丧地望着路面上雨点四溅以及偶然飘落到脚边的枯叶。一个邮差骑着自行车经过，接着是一辆遮盖严实的大卡车；此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车辆。不管他如何努力，奥克劳依特先生始终无法摆脱耳边一个声音嗡嗡作响，提醒他：像这样离开家庭外出逛荡难道不是很愚蠢吗？不错，他现在比两天前富有，因为那时候他身无分文，现在他有一个英镑。但是，有一个英镑又怎么样呢？下一步他该干什么呢？世上没有那么许多乔贝。这个念头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悲哀。说实在的，正是乔贝和他的朋友汤米的愉快重逢使他切切实实地觉得孤寂凄凉。乔贝是个好心肠的人，但是他并不需要杰斯·奥克劳依特，他自己的朋友回来了，就不需要奥克劳依特了。没有

人需要奥克劳依特，只有远在加拿大的莉莉，而且，连莉莉也不在乎他们父女分居两地。在布拉德斯福特，没有任何人会关心杰斯·奥克劳依特现在去了哪里、碰到了什么事情，甚至萨姆·奥格尔索普也不会费五分钟来关心他。至于妻子和儿子，则巴不得他走得远远的。然而，他奥克劳依特实实在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帮助别人干困难活儿非一下子完成不可，然后与一两个伙伴聚聚，抽一斗烟喝几杯酒。至少，在奥克劳依特先生自己看来是这样。可是，他这么垂头丧气、神思恍惚地一遍遍反复思考，自己也觉得疑心重重，变得迷迷糊糊、忐忑不安起来。或许，他奥克劳依特身上出什么毛病了？可就在这时候他的双脚触及硬实的地面，他一蹦而起，站得笔直。"我没有任何毛病，"他坚定地说。"我要吃点东西。"

他把三明治从口袋里掏出来，想起乔贝给他时的情景，稍微觉得高兴了一点儿。在他吃面包的时候，太阳又一次冲破乌云，阵雨也渐渐变成稀稀落落闪闪有光的水滴。此刻的道路让人看了心情开朗，不像潮湿树木的阴影给人凉飕飕的感觉。他匆匆吃完这顿小小的午餐，把最后一点"老水手"装入烟斗点上火，然后步入太阳光里。想到自己又将去各处逛荡，他觉得一阵小小的激动。奥克劳依特先生拖着疲惫的步伐往前走，一边回想着北大道上的第一次误会，想着柯克沃斯客栈，想着波普比先生、乔贝、教授以及那些橡皮娃娃；他到达一个十字路口，看见左边有块路牌指向罗斯累，即使在这时候，那些人和物，那些往事，仍在他脑海中时隐时现。他沿着这条新出现的道路往前走，突然感到十分激动，不由得停住脚步，放下包裹，把烟斗从嘴里取出，大声地自言自语起来。

"嘿，"他嚷道，"这个星期我大开眼界。哪怕今后再也看不见任何新鲜事情，这趟旅行也总算是快活的。"

或许那仅仅是开头。这些话口气不小，是一个男子汉的心里话。我们很难估计这类话语将传多远，也讲不准它们会触发一些什么样的行动。一两分钟之后，奥克劳依特先生拐了一个弯，发现眼前长长的一段路上空空如也，只有不远处停着一件什么东西。那是一辆小轿车。奥克劳依特先生缓缓地、心不在焉地走上前去。他哪里知道，对于他来说，这决不是一辆寻常的车，此刻他正不知不觉地跨过了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门槛。

第五章　特兰忒小姐几乎成了第二个哥伦布

1

那辆小车就是四天前把勇敢的特兰忒小姐带出希特屯的双座默西亚。或许，这已经不是原先的特兰忒小姐了，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希特屯的人们所熟悉的特兰忒。她独自周游四处，在英格兰的大地上探索；她昂首阔步进入旅馆，定下房间和膳食；她向陌生人——大多是男子——问路，与他们谈论汽车和教堂。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确实，在希特屯和上校一起度过二十年之后，这么做真是不同寻常，这是独立自主的生活对她的一次激烈冲撞。然而，与她日后的历险相比，这些还算不了什么，还只不过是旅游观光而已。默西亚载着她奔向前方，已经越过最遥远的教堂、最偏僻的旅舍，把她投入世上最奇异的地区，让她一头扎进别人的生活之中。她对于历史小说的爱好一如其旧，随身所带的四本已经读完两本，可是对于书中人物的看法已不同于从前，对那些阴谋者和龙骑兵差不多持平等态度。她甚至瞧他们可怜，因为，她觉得，这些人物所必须应付的是生活中的一切紧急事件，而大量轻松愉快的消遣、许许多多的乐趣，他们能够享受的却几乎等于零。现在的特兰忒小姐开始感到，自己已经对于生活的两个方面都有了认识。

离家外出之后的头两个小时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但是过后，整个星期一显得平平淡淡。伊利还在十五英里之外，那实在是太远了，特兰忒小姐于是在以前曾到过的剑桥镇过夜，寄宿在小邱利的“雄狮”旅馆。这小镇在她记忆中是狂热者喧闹的场所，是鲑鱼蛋黄酱加冰淇淋，是中国灯笼照亮的草坪，可时值假期，现在显得空落落的，清静宜人，只是向各个窗户望去人们可以看见一批新的衣帽、领带和烟丝罐子正陆续出现，把这灰色的城镇打扮起来。特兰忒小姐在饭前散一会儿步，接着饱餐一顿，随后坐在休息室里喝咖啡；她喜欢这装有玻璃顶棚的休息室，因为坐在里边使她想起乘船时的情形。此刻她很想找人聊天，便努力跟邻座搭话；这是一位服饰花哨的大个子女人，引人注目的鹰钩鼻子上两只眼睛直视前方。

“我觉得比原先想象的更吃力，我是说自个儿开车，”特兰忒小姐解释说。

“是吗？”对方用深沉的女低音回答。

“大概是没有伙伴太孤单的原故，”特兰忒小姐继续热切地说，“喏，所有的困难、危险或者成功，尽管不大，都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那倒是！”这女人依然双眼直视前方。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经验，”特兰忒小姐嗓音发颤了；对着这鹰钩鼻子说话可真不容易。

“大概是吧，”对方应道。她用的是最低的女低音，但是并不牵动脸上任何一块肌肉。

特兰忒小姐瞧瞧她的邻座，心中怏怏然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竟如此冷漠。然而，就在下一个瞬间，这女人的脸上骤然焕发光采，她以惊人的敏捷一下子跳了起来。一个约摸十八岁的男孩刚刚踏进休息室，很明显那是她的儿子来了。原来她并非不友好

而只是心不在焉。特兰忒小姐心中的疑问得到解答，再一次环顾四周，却遇上对面一位男子直勾勾的目光。此人长着一双向外突出的灰眼睛，令人羡慕地适合于对陌生人凝神注视；这时候他正抚弄着他那一撮浓浓的、已经开始灰白的小胡子，仿佛能够触摸造物主的这一赏赉是一大特权。特兰忒小姐直率地与这男子对视片刻，这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她的目光把对方引到了她身旁的一张空椅子上。

“坐在这儿您不介意吧？”这人问道；他的嗓音粗浊。

“请吧，”特兰忒小姐回答，视线仍呆呆地停留在对方刚离开的椅子上。

“谢谢。这里安静极了。”这人瞪起眼睛瞅着特兰忒小姐继续说道。

“是吗？”

“怎么，您不觉得吗？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每年都要来三四趟，您知道。晚上很清静，尤其是在假期，学生们都还没有到达。我往往就去看电影。”

特兰忒小姐本来是有可能过清静日子的，但她决不是傻瓜：毫无疑问，这个男人的话是一种轻浮的邀请。一两分钟以前她还在对自己说人们太不友好。而现在——遇上这么个人，真是太荒唐了。她想笑，于是喉咙里一定弄出了一点儿轻微的声音。

“请再说一遍，”这人俯身向前要求道。

特兰忒小姐被逗乐了，不知怎么，此刻的心情驱使她操起眼下这场面的主动权。她把眼睛像察看博物馆展品似地紧紧盯住那一撮浓浓的小胡子，说：“我在想，是不是我家里所有的人都决定去看电影。他们迟到了，我正在等他们。”

“哦，您在等他们，是吗?!”这句话的语调有点儿变化。

“是啊，”特兰忒小姐赶快接着往下说。“我的父亲、两个兄

弟、我丈夫和两个男孩，一大群呢。他们来得太迟了。”

这男子又瞪起眼睛瞅着特兰忒小姐，可是这一回眼光里带着不同的含义。“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他喃喃道，同时还假装看看手表。“我该走了。”说完他便离去。

特兰忒小姐待在原处，想到自己刚才的冒失和勇气，以及那令人惊愕的心血来潮，不禁觉得十分诧异。她感到自己仿佛又变成了一名女学生，同时又是一个有生活经验的女子，虽然，没有哪一个世故的女人会有兴致像五年级学生一样开这种滑稽的玩笑。什么东西——钞票或者自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改变了她的性格。她现在很想对人倾诉衷肠，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给多萝茜·奇林福特。写完信之后她才去睡觉。

第二天上午约摸十一点钟光景她到了伊利，陶醉在富于戏剧性的、辉煌的教堂建筑之中。在钟楼顶上她认识了这位上了年纪、相貌严厉的小个子男人，显然，除了他们两人就再也没有第三个参观者。他眼睛明亮，面颊红润，下巴上长着浓密的胡须，衣服领子则属于那种可以向下翻折的陈旧式样，让人看了总觉得它的主人是个威廉·莫里斯① 式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一位素食主义者，要不就是小得令人吃惊的宗教派别的头头。特兰忒小姐始终没弄清楚他究竟属于上述三者之中的哪一类，也不知道他的姓名、职业和地址。不过两人很快就融洽起来，当他们一起站在高高的钟楼上眺望下面剑桥郡阳光普照的平原时很自然便交谈起来。这个人随身带着一张地图，坚持要把地平线上每一块界标都为特兰忒小姐指示出来。接着两人一起到教堂其余部分继续参观，特兰忒小姐发现这位伙伴学识渊博并且非常风趣，尽管有点儿说话不连贯、举止呆板。“你了解黄铜吗？不了解，呃？让

---

①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社会主义者。

我给你解释。"说着他便一五一十地叙述起来：就这样，他领着特兰忒小姐在教堂内匆匆地从一处赶到另一处，边参观边讲解。特兰忒小姐有时候觉得仿佛自己被当成了学生，然而，要她不喜欢这个人是不可能了。

他们两人的车子大概都停放在"小绵羊"旅馆外面，便一起步行回去，并在同一张餐桌上吃了午餐。正是在这一顿午餐上特兰忒小姐无意中说了一句具有重要意义的话，因为这句话导致她对自己的行动计划作出某些变更。

"可惜我们现在已没有能力再造那样的建筑物了，那是真正美观的建筑。"

"一点儿都不可惜，"小个子男人放下手中的餐叉大声说。"我们能造，而且我们造了。亲爱的小姐，别相信那种鬼话，全都是胡说！世界是在进步的。只要我们想造就能够造。我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建筑物都跟这儿伊利的一样，我们不希望这样，这不是我们的风格。那些建筑都是原始风俗影响的结果，其中缺乏对于整个宇宙的认识——但是我说我们同样能造，还能造得更好。你看看伦敦郡的办公厅。以前有没有见过？看看布什大楼①。以前有没有见过？伦敦桥附近巨大的办公楼群你见过没有？你得赶紧把那种想法从头脑里驱逐出去，的确很有必要，如果我这么说你不计较的话。你说你打算兜一个圈子看看各地的教堂，是不是？可是，你有没有到利物浦去看过？"

不，她没有去过利物浦。

"立刻到利物浦去，"这位伙伴命令式的口气让特兰忒小姐觉得不容置辩，似乎非即刻出发不可。他跟奇林福特一样逼人，两位先生真是一对。

---

① 伦敦市中心的一幢大楼，系英国广播公司海外部所在地。

"不过你不能认为我对这些中世纪建筑物不感兴趣,"他继续热切地说。"不能认为我对它们瞧不上眼。今天上午我拽着你到处跑,在你耳边唠叨个没完,你一定觉得我对那个教堂的兴趣太过分,对它太偏爱了吧。但是在利物浦有一座崭新的教堂,不久前刚竣工——不妨这么说。它不是市政厅,也不是火车站,也不是办公大楼,而正是你所谈论的教堂。"

他打住话头喘一口气。有那么一瞬间特兰忒小姐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她怀着兴趣友好地注视着这位先生。

"那么,那个教堂,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一个偷工减料胡乱搭起来的小玩意儿吗?不,它是个大教堂,坚实牢固,庄严美观。谁建造的?现代的人。不要被这个中世纪的东西弄胡涂了。我们比那时候的人强,现在的时代也进步了。建筑是他们那时候的主要手艺,而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如果想搞建筑的话,我们可以搞得比他们好。对于大多数我们现代的建筑你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人打开话匣喋喋不休,不停地把餐叉拿起又放下。"拿远洋轮船来说吧——你可以从它们了解到什么是建筑。瞧那其中的一艘。"他这么说着,似乎窗外就停着好几艘。"可以看出它很实用,设计很漂亮,工艺也很地道,什么都有了。你到利物浦去,参观一下教堂,然后到码头上看几艘轮船,就会很快改变对现代建筑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你打算到那儿去,对不对?"

特兰忒小姐觉得此刻不能不说假话,不能说不打算去。假如实话告诉他说自己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利物浦,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位先生会绝食的。

"那么立刻就去,亲爱的小姐,"他接着又说,急得像个孩子。"快去看一看,免得荒唐的想法在头脑里生根。我说你下一步就得去;只要一天就到了,快活得很。吃了饭我在地图上指给你看。"说完他开始狼吞虎咽,迫不及待要把食物送下肚去,好立刻

让特兰忒小姐看地图。

特兰忒小姐端坐一方细细品尝口中食物，对于这位先生如此彻底地沉浸在眼前的事务之中不禁有点儿嫉妒。她想，被这一类事情所吞没或许有点儿孩子气，但其中一定有极大的乐趣。她本来打算去林肯或者约克，现在去利物浦也未尝不可，只要能使这位先生高兴她便决意到那儿去。这么做，也是对那些令人急切地忘乎所以的事和物——这类事物她现在决定称之为"吞噬体"——作出一种友好的姿态。很明显，建筑艺术、对于中世纪的反感，以及肯定社会的进步，对这位正咂嘴出声急匆匆咀嚼黑莓馅饼的老先生来说，全都是"吞噬体"。或许特兰忒小姐关心别人的"吞噬体"时间已经太久，现在该轮到她自己有一个了。不过，这个"吞噬体"可能正在利物浦等着她哩。

"嘿，在这儿，"老先生手指地图热情地嚷道。"亨廷登、凯特林、莱斯特、德比、麦克尔斯菲尔德、沃林顿、利物浦，几乎横穿了整个国家。"

她仔细检查了这条路线。看来她得经过好几个工业城镇，那里有电车和卡车，主要的街道都很狭窄。"交通很拥挤、车辆很多吧？"她没有把握地问。

"车辆！车辆怎么啦？嘿！我可以少活三十年，但就是喜欢车辆，越多越好。我喜欢繁忙热闹、充满生机的地方。开车从热闹的城镇经过使我身心愉快。那样——那样很令人鼓舞。你不是要对我说你害怕车辆吧？"

"是的，我害怕，"特兰忒小姐肯定地说。"我讨厌车辆。如果我经验丰富，就不会这么担心，可是现在我很害怕。我从来就不懂应该从电车的哪一边驶过去；当那些庞然大物向我驶来仿佛要把我在它们之间挤扁的时候，我无法以城里交通拥挤为理由来安慰自己。"

“随你从电车哪一边经过都可以。我就不管它。”这位先生漫不经心地挥动手臂说。“我喜欢开车时遇上这些小问题。这样能使我保持年轻。驶入车群,然后出来,又进去,又出来,停车,启动,再驶入车群,再出来——没有比这使我更快活。它也会使你快活的,相信我的话吧。不过你走这条路线没什么可怕的。”他重又把沿途将经过的地点唠叨了一遍,一本正经的神态显示了他是那么友好,特兰忒小姐觉得自己不能不赞成他的计划。

“不过我今天肯定走不完这全部路程,”她对老先生表示。

“可能不行,可能不行,”对方急躁地大声回答。接着他用一只手指在地图上方慢慢移动,最后说:“你最远大概可以到达麦克尔斯菲尔德。”

特兰忒小姐也查看了一下地图。“到莱斯特差不多,不能再远了。”

“莱斯特!那近得很,真是太近了!你可以在那儿喝杯茶,然后再一直开到麦克尔斯菲尔德。一定到得了。”

特兰忒小姐摇摇头。她不明白为什么要让别人如此武断地指挥自己。“等我到达莱斯特,一定已经相当累了。”

“亲爱的小姐!我看你不会看地图,实在是不会。你的话毫无道理,你要知道,”老先生似乎十分光火。“开到麦克尔斯菲尔德真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特兰忒小姐对他笑笑:“还有更容易的,我就要去做这更容易的事。只到莱斯特。”

“荒唐!”老先生勃然大怒,伸开手掌在地图上狠狠拍了一记。“说真的,你瞧,你不准备尽最大的努力。你这副不尽力的模样最最令人讨厌!”

这真是离奇的抗议,特兰忒小姐并不回答,仅报以一阵格格的微笑。她突然感到整个气氛相当令人难堪,终于嗓音颤抖地

说，“很抱歉。”

“我也觉得很抱歉，”这位先生从牙缝里迸出一句。“非常抱歉。”说完他大步走出餐厅，把门在身后砰然关上。

与此同时，餐厅另一端的门被打开，侍者探头进来问道，“是这位先生叫我吗？”

“没有，我想他没有叫你，”特兰忒小姐答道。“他刚出去。”

侍者退了出去，刚刚把他这扇门关上另一扇门就打开了，老先生又大步走进餐厅。他径直走到特兰忒小姐跟前，面孔从未涨得这么红，胡子从未这么浓密。“我请求你原谅，亲爱的小姐，我实在觉得很对不起你，”他诚恳地说。“我愚蠢极了。你当然应该愿意跑多远就跑多远，喜欢在哪儿歇脚就在哪儿停下，我没有权利说三道四，对不对？”说完他脸上露出微笑，顿时变成一位着实令人可亲的老好先生。“不过你将来总要到利物浦去的，会记住我的话的，是不是？”

“今天立刻就去，”特兰忒小姐答道；于是，两人的关系比先前更融洽了。

特兰忒小姐一直到最后都不知道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过一个时期之后，她就只记得他的声音、他微红的面颊和浓密的胡子，除此以外，什么印象都没有了。然而，她始终认为，正是这位先生在东部把她横跨全国地猛然掷向西部的利物浦，这才引起了后来一系列事变。她说，要不是老先生坚决主张她非去利物浦不可，以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那样，她就会忘记自己先前正热切地希望成为一个大忙人；就会像我们大伙儿一样忘记，并非只有我们精心选择的道路才是充满奇异经历之路。或许有一点特兰忒小姐是正确的，那就是她所说的：后来她果真遭遇的种种险情确实是那位不知名的老先生所造成的，自己是被他从地图的这一边抛向那一边。可是，在实际上，特兰忒小姐根本没有到

达利物浦，而且，直到今天甚至都没有机会对麦克尔斯菲尔德镇瞥上一眼。

2

星期二特兰忒小姐在马吉特哈勃勒旅馆过夜。第二天上午她驱车穿过莱斯特——或者，还不如说在莱斯特那迷宫般的来往车辆和没有路牌的街道上弄得晕头转向之后又奇迹般找到了出路——接着继续向前，穿过德比，在吃午饭的时候来到地势渐渐升高的郊外，抵达一个重要的交叉路口；在这个路口的周围分布着属于某个村落的一些房屋。她看见在一个街角有一座小巧雅致的旅馆，估计在那儿有午餐供应。旅馆的前门已经停着两辆轿车，不过她设法将自己的车停入它们中间。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注意到前面那辆跟自己的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浅蓝色双座默西亚。她步入旅馆大门时，漫不经心地猜测拥有这辆相同车子的会是什么样的人。

餐厅里只有两个人在吃午饭。特兰忒小姐被安排在他们旁边一个角落的一张小餐桌上就座；因为这餐厅相当狭窄，所以她距离那两位同伴并不远。这是奇怪的一对。女的与特兰忒小姐年龄相近，金发碧眼，身体宽阔结实，鼻子偏离面孔中央，那张嘴长得太大，位置又太低，嘴唇红得触目，与普通人大不相同，让人觉得她这可怕的进食器官与脸上其余部分毫不相干，仿佛是事后想起而增添的。她的服饰花哨，衣料却很便宜，显得颇不协调。她说话快，嗓门大，一看就知道此人心情紧张、精神亢奋。她的伙伴也很紧张，但精神不那么振作。他是个小个子，衣着整洁而紧身，黑色的头发在中间分开，圆圆的朝天鼻子上架着夹鼻眼镜，鼻子下面长着短短的小胡子。他看上去有点儿心神不定。特兰

忒小姐觉得这个人使她想起兔子。

特兰忒小姐还没喝完汤，就听见外面又有客人到达。不一会儿，四个男人——三个矮胖的和一个瘦子——踏着很响的脚步进入餐厅，坐在屋子的另一头。

金发碧眼的大个子女人饭才吃了一半。这时候，她先是对自己身上一件沉重的外套挑剔数落一阵，然后站立起来，把它脱下，用一种古怪、特别的语气——这语气大概想表示她的动作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拿腔做调地说："这件外套真讨厌，我要把它放到车上去。"说着她四处张望寻找女招待，可是女招待在那四个男人的桌子旁，显得十分忙碌。于是大个子女人亲自拿着外套走了出去，那神态清楚地表明她很欣赏自己这一番小题大做。过了一会儿她回到餐桌上来。

"放好了吗？"她的伙伴问道，那有气无力的尖嗓音恰恰与人们预料会从这么个男人喉咙里发出的声音相吻合。

"我吩咐那男的把它放到车上去，亲爱的，"这女人一面回答一面在椅子上重又坐下，并极有兴致地咬了一口煮羊肉，那津津有味的模样简直无法形容。

特兰忒小姐刚刚觉得自己已经花了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和思考这一对古怪的男女，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因为是在餐厅里，女招待便接了电话。屋子里的客人都注视着她并凝神谛听，跟通常情况一样，他们无法对电话置若罔闻。

"是的，"女招待对着话筒大声说。"没错。"说完她听着。"我怎样才能知道呢？"她又听着。"什么样子？"她皱着眉头问道。"哦，我知道了。"说完这一句她便扫视整个餐厅，最后把视线停在那一男一女身上。餐厅里的气氛很紧张，因为，甚至没有一个人装作在吃饭。"可是，我不知道，"女招待迟疑地说，眼睛仍看着那一对男女。特兰忒小姐也朝那个方向瞥了一眼，发觉那小个子

男人显得心绪不宁。“我猜想大概没错，”女招待又说，“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姓名呢？讲了姓名我就可以去问他。好的，请等一会儿。”她放下听筒对小个子男人喊道：“对不起，你是蒂普斯特德先生吗？埃里克·蒂普斯特德先生？”

特兰忒小姐看见这男的惊跳起来，女的则迅速地向他瞥了一眼予以警告，并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又很快地摇了摇头。“不，不是，”这女人急忙叫喊，她叫得太急了。

“不是，呃？”女招待又大声问道。

“不——呃——当然不是，”男的嗓音颤抖着回答，那语调中听不出一丝一毫“当然”的味道；看来他希望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仿佛在那个当儿他不能完全肯定自己的姓名是什么。

大个子女人的神态里却并没有如此微妙的保留。“姓约翰逊，小姐，约翰逊，”她高声叫道。显然她和女招待都认为单单讲“姓”要比讲“你的姓”或“我们的姓”显得更礼貌一些。

“大概她从前也在旅馆里干过，”特兰忒小姐心里想。她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观察得很仔细。

“不是这个姓，”女招待在电话里告诉对方。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那我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她说这句话的语气表示，如果她的客人喜欢撒谎，那就跟她不相干了，尽管对于这两个人她有自己的看法。随后她把听筒搁到电话机上，拿着盘子匆匆走了出去。

特兰忒小姐现在可以肯定那小个子男人，那个心神不定的人就是埃里克·蒂普斯特德先生。首先，他看上去完完全全像一位埃里克·蒂普斯特德先生。第二，她确凿无疑地听见那女人称呼他“埃里克亲爱的”。还有，为什么他一听见这个姓就惊跳起来？为什么那女的要劝阻他？还有约翰逊那个姓！那只是最最骗不了人的无耻谎言而已。

她仍然盯着那两个人。他们正拚命地快点儿吃，指望尽量能早一点逃之夭夭。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也还下定决心不可放弃每人三先令的菜肴和面包，哪怕噎死也不在乎。五分钟之后，他们急急匆匆逃了出去，特兰忒小姐听见两下汽车马达急促的扑扑声，那声音很耳熟，随后是一阵格格作响，紧接着是一声吼叫。从来没有哪一辆汽车发出过如此不清白的响声；每一记逐渐远去的喇叭鸣叫都传出驾驶者心头的惊慌和恐惧。特兰忒小姐坐在餐桌旁思忖着埃里克·蒂普斯特德先生和他的同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少了这两个人，眼前的餐厅变得毫无特色，里面只有这么多煮羊肉和蜜糖布丁，这么许多胖子和威士忌广告。她非常想问一问那位女招待在电话里对方说了些什么，可是尽管她现在成了独立自主的女性，正离开伊利冲向利物浦，并曾经傲然阔步地出入沿途的旅馆，尽管她的个性中有了某些新的特点，她仍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女招待在餐厅里转悠，看上去如果有人要求她就会讲故事，而且她确实对那四个男人说了些什么，引得他们哄然大笑。这是最叫人心里痒痒的。特兰忒小姐没有按蒂普斯特德方式急匆匆地结束她这一顿午餐，但是也没有像通常情况下那么从容不迫。离开餐桌时她只给了女招待四个便士，而不是六个。

眼下在旅馆前面至少停着五六辆汽车和运货车，可是特兰忒小姐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踪影。她站在门槛上，目瞪口呆。然后她围着这些停在一起的车辆绕了一圈，依然没有发现她的默西亚。

“我在找我的车子，”她向一个在大门口转悠的男子解释说。“是停在那儿的。”

“啊，”这人应道，看上去他知道车子的下落。“是一辆蓝色的双座车？”

特兰忒小姐急切地回答说是的。

“啊，它在这儿，在拐角上。大约半小时前我把它移到这儿来的。”说完他领着特兰忒小姐到拐角上。

车子果然在那儿，特兰忒小姐如释重负。她钻进车内正要启动马达，忽然惊异地发现仪表板有点儿异样，甚至车子的整个内部都有点儿变了样。

“一切都没问题吧，小姐？”这人问道。

“一切都出了问题。这不是我的车。”说着特兰忒小姐重又出来绕着车子边走边瞧。

“那么是谁的？”这人跟在她后面，很想帮她的忙。

“我不知道是谁的，我只知道它不是我的。跟我那辆很像，但不是同一辆。恐怕你觉得奇怪吧。看来我的车一定在附近什么地方。”

这人听了呆呆地瞅着特兰忒小姐，接着他的嘴慢慢地张了开来。

“我想起来了，”特兰忒小姐不理睬他，径自接着往下说，因为她觉得此人很蠢。“我刚才进旅馆吃饭时把我的车停在这辆车后面，当时我注意到它与我的默西亚简直一模一样。没错，就是这一辆。”说到这儿她突然停住，因为这人依然呆呆地望着她，没有反应。“你怎么啦？”

“他们把它开跑了，”这男人慢条斯理地说。

“谁把它开跑了？你是说我的车吗？是不是有人错把我的车当成这一辆了？我知道了。是不是——”特兰忒小姐犹豫起来。

“大约半小时以前，”这人接着她的话头说。“我刚把这辆车移到这儿，就看见一男一女冲出旅馆钻进你的车子一句话也没说就把它开跑了。那男的是个小个子，戴着眼镜。他的妻子抓起

搭在车门上的一件大衣穿到身上，两人一声不吭就走了。”

“是蒂普斯特德夫妇！”特兰忒小姐叫道。

“你说什么，小姐？”

“把我车子开跑的人姓蒂普斯特德，至少我猜想是这样。那是他们的姓。”

“这么说，他那个姓① 只是徒有虚名，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人挖苦道。“我刚才说了，在我困难地移车时他一点儿也不帮忙，一句话也没说就溜了，而且看起来还把你的车子开跑了。要是他讲过话就好了。他们一定心中有鬼，我告诉你。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在心里说‘你可有点儿性急火燎呢，是不是？’否则怎么会那样一句话不讲就溜之大吉呢？要是他们开口讲话我准能猜着他们想干什么！”

“可是这件事太荒唐了，”特兰忒小姐大声说。“他们开走了我的车，眼下已在好几里以外了。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是你，就把他们的车开走，”这人露出狡黠的神态回答。

“可我不要他们的车。他们把我的东西全都带走了。他们走的是哪一条路？”

“往北边去了。”这个人用手指了指方向回答说。

“不知我能不能赶上他们，”特兰忒小姐思量着说。“我想我有把握驾驶这辆车，但怎么能肯定这的确是他们的车呢？或许是别人的呢？”

“错不了，是他们的，”这人应道。“我看见他们坐着它到这儿来的，跟你的那辆简直一模一样。”

特兰忒小姐重又进入车内，启动马达，试着开了一两次顺车

① 组成“蒂普斯特德”（原文tipstead）的两个音节分别含有“告诫”、“用处”等意思，所以这个人对特兰忒小姐这么说。

和倒车。这也是一辆默西亚,跟她自己的车一样容易掌握。最后她把车倒回至旅馆门口,心里考虑是不是要向旅馆老板了解一下有关情况。正在这时候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停在旅馆门前,恰与默西亚同时刹住。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一个女人的嗓音怒声高喊。“他在哪儿?——你——你——”它稍稍有点儿哽塞——“你这骚货,你!”

特兰忒小姐回过头来惊讶地发现一个怒气冲天的小个子女人刚从摩托车的边车里跳出来对着自己尖声叫骂。“你在胡说些什么?!”她厉声责问。

这个女人的惊讶程度比特兰忒小姐更厉害。她圆睁双眼,面部表情骤然起了变化。“哦,对不起。”她阴沉着脸道歉说。这时候那年轻男子也跳下摩托车来到她面前。“这不是她,威利,”女的垂头丧气地说。随后她望着双座默西亚,眼睛越睁越大,嘴巴也张开了。“这是我们的车,不是吗,威利?肯定没错。”

威利这小伙子感觉迟钝,他把车子仔细察看之后才宣布,这当然是他们的车。

“我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女的又哭丧着脸说。“不必说了,他一定逃走了,把车也卖了。开了三个小时逃到这儿,然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卖车。是她要他卖的。”

“我们来打听一下,”威利冷静地说。“我们可以问一问,不是吗?”说完他对特兰忒小姐看了一眼。

“我不知道你们讲些什么,”特兰忒小姐瞧瞧男的,又望望女的,“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这辆车不是我的。”

“那么你在里边干什么?”威利莽撞地问道,态度粗暴。

特兰忒小姐心中不悦,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请你安静一会儿,”她以命令的口气说,“否则我就无法解释。这辆车属于两个

把我的车开跑了的人。"

"一点不错。"说这话的是先前那个男子;他觉得现在该是他出场的时候了。"喏,一对男女从旅馆里出来,钻进这位小姐的车子,一句话不说开了就跑——"

"这两个人什么模样?"威利问。

"一个小个子男人,戴着眼镜——"

"埃里克!"这女人叫道。"我知道了,知道了。我对你说了,不是吗,威利?"

"听起来像是他,"威利表示同意。

"那女的是大个子,金黄头发,他的妻子,"这男子又说。

"他的妻子!"火冒三丈的小个子女人从牙缝里迸出这几个字,那神态使特兰忒小姐确信,她就是埃里克·蒂普斯特德太太。她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跟她丈夫一样,但看上去精力充沛、意志坚决得多,属于那类小巧精干的女人,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他们离开旅馆时十分匆忙,"特兰忒小姐又说。

"没错,一定很急急忙忙,"蒂普斯特德太太噘着嘴巴冷冷地说。

"还把我的车开跑了;那是大约半小时之前。"

"听见没有,威利?"蒂普斯特德太太嚷道。"变本加厉偷起汽车来了!她要逃跑,还怂恿他在这位小姐鼻子底下把她的车子偷走!"

"等一等,姐姐,等一等,"威利插言道。"他并不想偷车子,你们说是不是?"他对特兰忒小姐和那位男子恳切地说。

"不,他当然不想偷车子,"特兰忒小姐答道。

"这件事情是最容易解释的,你指望它多么容易就有多么容易。想一想吧,不过是一场小误会,"那男子说。接着他便开始了冗长的叙述,或者说开始了一次显然会演变成冗长而又繁琐的

叙述；但是特兰忒小姐打断他的话头，简短地把亲眼目睹的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那么这辆车肯定是他的啰？”特兰忒小姐陈述完毕之后问道。

“毫无疑问。看，那不是他的皮包吗？”蒂普斯特德太太指着尾座上的行李说。“还有——看那边，威利，那是她的。”她抓起那小提箱把它扔到路旁。“真不要脸，皮包什么的统统都在这儿了！”说完，十分突然和出人意料，蒂普斯特德太太眼泪夺眶而出，浑身发软，倚靠在她兄弟身上。威利并没有很关心地扶住姐姐，甚至根本就没有扶。特兰忒小姐依然坐在车内；她望着这姐弟二人，不知如何是好。

“你打算怎么办呢，姐姐？”威利问。这位头脑实际的年轻人现在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蒂普斯特德太太喉咙里哽咽出声，那意思大概是说她想追赶她迷途的丈夫。

特兰忒小姐认为现在是自己应该发表意见的时候了。蒂普斯特德夫妇俩和大个子金发女郎之间的关系跟她毫不相干；但是，一想到被卷入他们的事情之中（不管以任何方式）她就不寒而栗。然而，问题是她的汽车和大部分最好的衣服此刻正被蒂普斯特德先生带往北边的某个地方。她深信不管蒂普斯特德先生干些什么，他决不会再坐着她的默西亚回到这个旅馆来。先前吃午饭的时候他一定知道打电话来的是他妻子。

“目前最重要的是，”特兰忒小姐清楚而平静地说，“你知不知道这两个——蒂普斯特德先生现在正往哪儿去？刚才你到达这儿的时候我正试图开车赶上他们。那个人告诉了我他们走的是哪条路。眼下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你们瞧。”

“是啊，我知道，”蒂普斯特德太太回答；现在她镇定了一些。

"至少我有个好主意，要不然我就不会追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我知道那女人的地址；他们现在正到那儿去。被我发现了一封她写给他的信，就在今天早晨发现的。我敢说他还不知道这封信已经丢了，不过他很快就会发觉的，一定会的。那女人在谢菲尔德有一幢房子，他们现在是到那儿去。"

"你会驾驶这辆车吗？"

"不，我不会，可那是另外一件事了。他从来不让我碰它，狡猾的家伙，说什么我会伤着自己的！盘算得真周到！"

"那么你们得跟着我了，"特兰忒小姐说。"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如果你的确认为他们已经去了你所知道的这个地点，那么我们必须也到那儿去。我可不要你的车子，我当然想取回自己的，全部行李还都在里面呢。"

"那自然啰，"威利说；他显得如释重负。"无论如何我得回去了，姐姐。天黑以前你们很容易赶到谢菲尔德，这位小姐会照顾你的。"

"哦，我完全可以照顾自己，"蒂普斯特德太太大声说。"而且照顾得最好，是不是，威利？"说完她转向特兰忒小姐，一下子变得正儿八经、彬彬有礼："我十分明白你是个好心人，小姐，你姓——我是蒂普斯特德太太。"

"我姓特兰忒。"

看起来"见到你很高兴"这句话差点儿脱口而出，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咽下肚去；大概蒂普斯特德太太及时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中这句话实在太不合时宜。迟疑了一会儿之后她只说了这么一句："你——真是太好了，特兰忒小姐。"说完她便同威利走到一边去。

特兰忒小姐想在车内找一张地图，但寻了半天也没看见。旅馆的门厅里倒是挂着一张，于是她在那上面循着通往谢菲尔德

的路线移动一只手指察看了一番。回到车旁，她发现蒂普斯特德太太已经坐在车子里面，两眼望着前方北去的路，像一个情绪低落的小泼妇。

这是奇异的旅行。脚下的路穿过达夫河与德温特河① 流域，在匹克区较低的横岭之间蜿蜒伸展。特兰忒小姐和蒂普斯特德太太时而驱车奔驰在尘土飞扬的绿色之槽，时而稳稳地驶向那雾气的城堡、那玫瑰色云霞组成的喜马拉雅山，时而又沉入芳草环抱的蔚蓝色大气之中；在默西亚曲曲弯弯的行驶路线上，所有的山丘、溪水、幽谷和农舍都朝她们迎面扑来，或在阳光下闪耀，或在日阴下成朦胧一片，然后如梦境般悄无声息地往后流逝。特兰忒小姐的一个部分觉得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她的这一部分，除了眼前的壮观景象，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知道；她的这一个部分，带着惊讶和困惑在金色的下午展翅飞翔。然而她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另外两个部分正关心着性质大不相同的事情。其中之一正忙于操纵汽车，对于排挡的转换还没有充分的把握。第三个部分——这样的分工完全合理——必须照顾自己的同类蒂普斯特德太太。起先这位太太默不作声，显得十分生硬，特兰忒小姐不知该如何对待她。想和一位陌生的女人交谈并不容易，况且这位妇女的社会背景与你自己的很不相同，而你又正在帮助她追赶潜逃的丈夫。尤其是当三分之二的你正忙于别的任务时——其中三分之一牵挂高高的山岭，三分之一关注着脚底下的排挡——要做到这一点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不过，特兰忒小姐尽了最大的努力，很快就使蒂普斯特德太太开始把心中的秘密向她倾诉；这位太太的性格决定了她无法一直保持正儿八经、彬彬有礼的姿态。

---

① 这两条河都在德比郡境内。

特兰忒小姐低声建议要不要去喝茶。

"我确实不能喝，你要知道，特兰忒小姐，"蒂普斯特德太太对着她耳朵大声嚷道。"我觉得只要一口就会把我噎死。你真不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坏透了，我气得浑身发抖。"她的语调的确流露了真正的沮丧，但也透出某种追求戏剧效果的兴致。不难看出，她很得意自己没有忽视被一口茶噎死的可能性。

特兰忒小姐不作声，因为似乎没有恰当的话可说。在这种场合，只要从喉咙里轻轻地发出一个含糊的声音表示同情就够了，但在汽车里这样做是不行的，至少你不可能把声音弄得那么响，以便对方能够听见。特兰忒小姐思量，对于一个坦白地承认自己"气得浑身发抖"的人，无论想说什么都不容易。真的，你只得也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叫嚷："我希望你很快就会停止发抖。"

"乡间的景色真美丽，你说是不是？"蒂普斯特德太太出人意料地说。"我一向很喜欢这一带地方，喜欢美丽的风景，你呢？埃里克——我的丈夫——对这个现在决没有多大兴趣。你看我又唠叨起来了。立刻住嘴，不再多说一个字。"说完她身子往后一倒靠在座位上。

"请你接着往下说吧，除非你的的确确不想这么做，"特兰忒小姐说。她想再添上一句比较得体的表示同情的话，但无法找到确切的词语来表达介乎残酷的冷漠和同样残酷的好奇两者之间的那种态度。

另一位沉默了一两分钟，但是她心中的积郁要求得到宣泄。"我本来不会这么计较，"她突然声明说，"可是他不老实，想把事情隐瞒起来，搞得鬼鬼祟祟的！走的时候只留下一张小纸片！要不是今天早晨偶然发现那女人写给他的那封信——上面有她在谢菲尔德的地址，就是我们现在去的地方——我就完全被蒙在鼓里了。并不是说我一点儿没有觉察到他们两人在玩弄花样，

我心中有数 无风不起浪嘛，对不对？当我丈夫每天晚上往外跑的时候，我就觉得苗头不对了。'谈业务去，'他总是这么说，便把店里的事撂给了我。你知道，我们开了一个烟杂店，一个可爱的小店，做点儿小生意——糖果、香烟、报纸和其它杂货。埃里克还替保险公司办点儿事，当然有时候需要在晚上外出，但是这一阵子特别频繁，以前从来没有过。再说，我看得出他的行动有点异样——总是看得出来的，你说对不对？——因为他老是偷偷摸摸的：有时恰好被我撞上，他就匆匆忙忙溜之大吉，还对我尖声怪叫，说我不懂保险公司的业务。你总是能察觉的，对不对？当那些人无缘无故发脾气的时候，他们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你。我是说，他们心中有鬼，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这些蠢孩子。唉，我只好装做没看见。还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几乎在马路正中央有一辆大卡车速度很快地朝她们迎面驶来，特兰忒小姐不得不集中注意力以免与它相撞。等到这辆车开过之后，特兰忒小姐觉得再也无法就处理夫妇关系的这些策略发表任何肯定性的意见。"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不，你当然不会知道；我这记性真糟糕。总之，我始终认为，一旦发现什么事情就得马上把它揭出来，否则你只好听之任之，保持你的尊严，对不对？我选择了听之任之的办法，因为我个性懦弱，所以弄出这个结果。以后我可再也不会这样了！不过我认为我还是很了解他的。"说到这儿，蒂普斯特德太太稍稍回味了一下最后这句话的含义，然后继续说道："对，我了解埃里克，但是不了解那个女人。可我听说过一些有关她的事情，要是我连这一些也不知道的话，你现在就不会看见我在这儿了。假如她不是这么个德性，埃里克尽管跟她来往。我可是有自尊心的。不过在我看来，埃里克是身不由己，被她拉下了水，只要她说一声'来'他就去了。我了解埃里克。"

蒂普斯特德太太不再作声，只神态严肃地注视着前方通往谢菲尔德的道路；在那儿，她的埃里克正有待于她去拯救。

回想在旅馆餐厅就餐的那一对引人注目的男女，特兰忒小姐断定蒂普斯特德太太对他们相互关系的分析大概没错。现在她得把那两个已经不很清晰的可笑的形象与蒂普斯特德太太的激烈声明所牵涉的真实人物挂起号来。此刻她有一种陌生的、胆战心惊的感觉；眼前的闹剧只是表面现象，而生活正在冲击自己——想到这一点她心里十分反感。这是不行的，她告诫自己，这样的感觉不该有；这是低级的、懦夫的感觉，或许还可以说是自命清高，是人们称之为——真叫人害怕——老处女脾气。她丝毫不想结婚，尤其在目前这时候，但一想到要成为老处女她便不寒而栗。她不该计较一些事情、一些人物对自己的冲击，不该计较生活对自己的冲击；她必须做到随时都能控制自己。

“现在到谢菲尔德只有八英里了，”她告诉蒂普斯特德太太。

“你知道吗，特兰忒小姐——”蒂普斯特德太太迟疑地说。“没有多大的区别，对不对？我是说早一点儿赶到那儿，或是晚一点儿。现在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好地方的话我倒想喝一杯茶。今天我只吃了一顿早餐，现在好像要晕倒了，不过只要有少量点心就会好的。你看是不是这样？”

“我想一定是的，”特兰忒小姐诚恳地回答。“再到一个像样些的地方我们马上就停下。”

她们在一个小茶馆门口停住车，并且到里面舒服地坐下。一喝茶蒂普斯特德太太便忍不住要把心中的秘密向人倾诉，刚喝了两杯她就讲开了——在可怕的早晨她看见了丈夫留下的纸片，后来又发现丈夫出逃所走的路线，于是叫来了弟弟威利，因为他知道这路怎么走；他估计逃亡者可能在中途停下吃午饭因而建议向沿途的旅馆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在我们上路追赶之后

才打的,"她解释说。"我们住在利奇菲尔德,你知道,我们是从那儿追来的。"

"利奇菲尔德! 难怪她说约翰逊① 。"特兰忒小姐此刻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从来就很喜欢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她还曾用去许多个小时,漫长得像许多个年头,为父亲朗读鲍斯韦尔②的《约翰逊传》。上校生前对鲍斯韦尔和吉本③ 有着强烈的爱好,如今,十八世纪的大门对于特兰忒小姐来说是永远关闭了。

"是谁说约翰逊了?"蒂普斯特德太太问道;她的视线越过手中涂着黄油的糕点射向特兰忒小姐。

"怎么? 那个女人呗。当女招待问他们是否姓蒂普斯特德的时候她回答说约翰逊。"接着特兰忒小姐把那次电话的前后经过叙述一遍。

"从这件事你看出来了吧。"蒂普斯特德太太带着胜利者的口吻泄愤地说。"埃里克无论如何不会干那种事情,都听那女人的! 我告诉你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我听说过那女人。她什么模样?"

特兰忒小姐简单地作了如实的描写。

"我猜想也是这个样子。说来可笑,我从未见过她。现在回想起来,她到我们这地方才不过三四个月,最初在酒吧间当女招待。听威利说,在那之前她曾参加过几次舞台演出。这种女人你是知道的。哦,你这样一位小姐,恐怕不一定知道。我自己当然对她们知道得很少,我从来不去看戏,也不上馆子吃饭,那些地

---

①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十八世纪著名的学者和批评家,第一部英语辞典的编纂者。他出生于利奇菲尔德。

② 詹姆斯·鲍斯韦尔(1740—1795)——苏格兰作家,约翰逊的好朋友和传记作者。

③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六卷《罗马帝国衰亡史》。

方我从来不去。埃里克倒经常去。他一直认为自己能演戏，我也觉得大概他能行——演喜剧，你瞧，当真走上舞台他能演得像个哑剧演员那么好。有时候他那些滑稽动作让我笑得前仰后合，不得不叫他立刻停下。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那个女人，我敢肯定，还有他的相貌。埃里克天天晚上到她那儿去，向她装腔作势，为她逗乐，你知道，所以弄到这个地步。而我呢，一夜又一夜，孤单单地守在店里。"她又气恼又悲哀，顿了一下接着问道："要不要再喝一杯，特兰忒小姐？我想你一定要的。"

特兰忒小姐并不那么想要。此刻她实在正忙于试图把这么一位漂亮、幽默、对女性有强烈吸引力的蒂普斯特德先生同她在旅馆餐厅里所见到的那位胆怯如兔子的小个子男人联系起来。

蒂普斯特德太太为自己又倒了一杯茶，呷了一口，继续把心中的秘密向特兰忒小姐倾诉。"让我告诉你哪一件事情使埃里克起了变化。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交上了从来没有过的好运气哩。可是你怎么也猜不到最后弄成了怎样的结果，对不对？就在今年三月份他得了一次头奖，赢了五百镑。"

"五百镑！"特兰忒小姐着实吃了一惊。她无法想象蒂普斯特德先生会得什么奖，更不用说赢得五百镑钱了。

"五百镑，"这位太太说，自豪的口气中透出悲哀。"都是些闪闪发光的纸片——上面还印着一两句有趣的谚语，你知道。得奖之前他一连努力了好几个月，一次比一次起劲，填了一张又一张的彩券，每一张都贴上六便士汇票寄出去。后来我忍不住对他说：'哎，看在老天爷份上别再搞了吧，埃里克。难道你以为我们俩是汇票制成的吗？我说呀，你在那上面浪费的钱和时间够多的了。'我知道他搞那些玩意儿很聪明，不过总觉得人家都把奖发给位于票箱面上的彩券，埃里克的券决不会是在上面的。嘿，没过两个礼拜，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来了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

带着照相机，通知我们说埃里克得了头奖。他们替我们拍了照，照片的说明是这样的：'蒂普斯特德夫妇从我们的代表手中接受支票'，还写了长长一篇报道，说我们两人如何高兴，并商量了将怎样使用这笔钱，等等，等等。我要埃里克用它再多搞些保险或者扩大我们商店的规模，但是他不愿意，我当然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因为钱是他赢的，不是我。他一定拿这钱向人炫耀了一番，后来就买了现在停在外边的那辆车，买了几套新衣服以及其它一两件东西。一方面是因为赢了这么多钱并且照片上了报，一方面是因为由他作主买了这辆汽车，他头脑发热了。威利告诉我，在镇上人们甚至称呼他'蒂普斯特德老爷'，还学他走路的样子，你瞧，不过我觉得他们也十分妒忌他。当然啰，那些愚蠢的姑娘们也开始围着他团团转——她们没有正经事情可干。这个女人也来了，依我看她专门破坏别人的家庭，你会觉得这种女人只有在电影里才见得着。你是不是觉得这黄油有股子怪味道，特兰忒小姐？"

"这是麦淇淋，我吃不下去。"

"没关系。你该再吃一块糕点。我说到哪儿了？哦，已经说完了，是不是？请你千万原谅我，特兰忒小姐，今天我们相见真是一次奇遇，我被弄得胡里胡涂的，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要是你在通常情况下遇见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解我了。"

这话很难接嘴，于是特兰忒小姐便提了一个问题："你有小孩吗？"

"没有。不是我们不想要，尤其是我，希望有小孩，但是有了孩子对我们来说太麻烦了。或许，像现在这样也不错，虽然有孩子就不会如此寂寞，对不对？"蒂普斯特德太太喉咙有点儿哽住，用手帕捂住嘴咳嗽了一下，喝了两口茶；她的眼里噙着泪水。

"你不再吃一块糕点吗？"这句问话很不顶用，但此刻特兰忒

小姐找不到更有效的措施。

"我说，两人分一块怎么样？我一个人真吃不下一整块了。不要？好吧，没关系，还是我来吃，吃完了我们就走。是啊，当你受到这么好的招待，你就弄不明白没有小孩应该高兴还是苦恼，真弄不明白。还有，当我想到自己为他尽了力的时候也是如此。一切事情我都为他做了。我把整个生活都给了他。"

蒂普斯特德太太的这些话说得太流利了，不像是发自内心，而像是从报纸和廉价小说上借来的；倘若特兰忒小姐对这位小个子女人并不这样好感，她就会把它们当耳边风，可现在她觉得不能这样。"你知道，我很抱歉，蒂普斯特德太太，但是我爱莫能助。请你别以为我是个没有同情心的人，可我要说我不理解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喏，就是关于整个生活那一句。"

"如果你结过婚，你早就理解了。"

"噢，我没有做过妻子，当然。我只做过女儿。但是，你认为结婚以来就一直在牺牲自己，从来没有跟你丈夫一起享受过生活或者别的什么吗？"

"我几乎尽情地享受了生活，"蒂普斯特德太太热烈地大声说。"我知道埃里克有他的缺点——遇到事情不能掌握分寸，有点儿傻乎乎的，没有心计，你知道——可他是天下最好的丈夫。我不能说我们运气一直很好，不是这样，但是可以说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快活。"

"那么你不认为独身比结婚更好啰？"

"独身！我！"蒂普斯特德太太吃惊地嚷道。"要我一个人过日子，没人照顾，屋子里没人进进出出，没人说笑也没人给我安慰，那怎么行！尽管我要为埃里克做许多事情，我总是很乐意的，一向如此，或许只有最近一个阶段稍有变化，谁愿意替他刷净衣服烫平裤子让他好外出同那——那个胖女人，那个涂脂抹

粉的女招待去幽会！这还用问吗，特兰忒小姐！”

“这么说你并没有把你的生活给了他，你瞧，你一直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过你的生活。也就是说，我觉得你在生活中充其量只能如此。这样说你不在意吧？”

蒂普斯特德太太摇摇头，沉默了一两分钟，思忖着如何把话讲得实事求是。待到她终于再开口的时候，嗓音跟刚才不同了，听上去显得安详、沉着。“可笑得很，你说对不对？近来我也考虑过这种情形。我理解你的意思。如果说你的确在生活中给了别人许多，那只是因为你愿意，你有这种需要。然而，可怕的是你所给予别人的统统被扔回来砸在你的脸上。你一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这样在后面追他。当然我还是很喜欢他，但我和别人一样有自尊心，或许比大多数人的自尊心都更强一些。另一方面，我了解埃里克，以前也差点儿跟他闹矛盾。他很软弱，埃里克是个懦弱的人，虽然他聪明，还有别的长处；这个女人只是控制了他，得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指挥他的行动。埃里克从未想过另娶老婆，从来没有。他只是想对某个人——对某个不如我这样了解他的人炫耀自己；他从来就没想过要让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我能肯定即使现在他也很苦恼，明天会更难受。假如他能当我的面说他不想回来，那么事情就不同了；我会扭头就走，再也不多说一句话。但是他不会这么说的，你等着瞧吧。”

“我毫不怀疑你是正确的，”特兰忒小姐说，眼前浮现出旅馆餐厅里那位战战兢兢的小个子男人的形象。

“做妻子的能理解，特兰忒小姐，”蒂普斯特德太太认真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她抬起头，出人意料地改变语调大声嚷道：“嘿，小姐，我们吃的是麦淇淋，你不会按黄油的价格向我们收费吧？”于是她同女服务员争执起来；接着她又同特兰忒小姐就如何结帐发生意见分歧：特兰忒小姐争着要付款，蒂普斯特德

太太并不想独自拿出钱来，却主张两人仔细分摊，这个意见最后占了上风。

又行驶几英里之后，她们来到了风景宜人的多山的郊区，继而很快沿着蜿蜒的道路奔向如同一团巨大迷雾的谢菲尔德。

3

特兰忒小姐宽慰地叹一口气。她们到了要找的这条街：虽然离镇中心不远，但要找到它却颇费周折；一个多小时了，她们一次又一次停车问路，然后驶入拥挤的街道，不时地注意避让电车和运货卡车；对于这些她已经感觉腻烦。这是一条遍地污秽、抑郁阴沉的街，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它的社会地位持续不断地下降。最初，街上尽是富商巨贾、银行经理的宅第，后来，它们渐渐地被戏子的宿舍、经销妇女紧身胸衣的商店、看手相者的诊察室，以及属于其他一些更为等而下之的各行各业的平房矮屋所代替。在这条不长的街道的那一头是一堵高墙。她们把车停在离拐角几米远的地方，此时正顺街望去，一时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瞧！”蒂普斯特德太太突然指着一辆轿车叫喊起来。“那不是吗？跟这辆车一模一样。”

那轿车与她们相去大约半条街的距离，靠左边停在一幢房屋外面。整条街道只有这一辆车。特兰忒小姐完全肯定这就是她的双座默西亚，但遗憾的是眼下她不能一句话也不说便将它开走，作一些解释无疑是必要的。或许她还能取回车子而又避免卷入蒂普斯特德夫妇的纠纷之中。

“你看是不是让我先去？”她问蒂普斯特德太太。“这样我当然就要与你丈夫见面了。那女人叫什么？”

“她姓什么我不知道。那封信上只写着‘埃菲’。据我所知，

而且威利也这样告诉我，镇上的人都只叫她'埃菲'。大家全这么叫她，对不对？"蒂普斯特德太太没好气地在后面又添上一句。

"不过，我总觉得到那幢屋子去找埃菲别扭得很。"特兰忒小姐思考了一会儿说。"还是你先去那儿找你丈夫比较好一些。"

"不，那不行。还是这样吧：我在这里等一会儿，你开车到那屋子前面，然后找埃里克，喏，就是蒂普斯特德先生；我嘛，随后就来。"蒂普斯特德太太这时候已经十分激动。

特兰忒小姐犹豫了一会儿之后表示同意，尽管她不理解蒂普斯特德太太用意何在，同时觉得她决不会在街上等候太久。她把车开到那幢屋子跟前，发现停在那里的轿车确实是自己的，车内所有的行李仍然同早上她放进去的时候一样，没人动过。她叩门时没有用很大的劲，因为她忽然觉得心里很不自在，简直就像犯了罪，仿佛自己是一个密探。然而这个感觉没有持续很久；特兰忒小姐不见有人出来开门——看来这扇门已经好多年没人敲打了——便给了它一阵猛叩。这时候她注意到有一只老式的门铃。她轻轻拉了一拉，没有铃声，又用力拉了一下，可是整个身子立刻往后倒去，把大约一米长的门铃绳子拉了出来。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她还没有来得及松开手中的铃绳时，门打开了。

"晚上好，"开门的人说；他的嗓音粗浊沙哑。

"晚上好，"特兰忒小姐喘着气应道，心中觉得十分狼狈。她一松手，门铃拉手便悬在那一米长的绳子底下无精打采地晃悠。

"这东西给你添麻烦了吧？过时的玩意儿，你瞧，过时了。现在都用电铃啰。你可别介意呀，"这人和蔼地说。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矮胖子，高高的鼻子微微泛红，宽下颚上的胡须已经灰白。一副眼镜高高地推在稍微有点儿湿润的额头上。他一只手拎着一张报纸，另一只手开了门之后将一只短短的陶土制的烟斗重又放进嘴里。他没有穿外套，也没有硬领，身上的钮扣七零八落，

那模样显得松松垮垮、很不整洁。

"请问蒂普斯特德先生在这儿吗?"

这男子从嘴上取下烟斗想了一想。"蒂普斯特德?蒂普斯特德?是'笼中鸟联谊会'的吗?他们离这儿很近,再过去两个门牌就到了。那些人老是找到我们这儿来。"

"不,跟那个没关系。我听说现在蒂普斯特德先生正在这儿。他把我的轿车开跑了,他自己的车却在我这儿。"

这人把两只眼睛睁得圆圆的,随后其中一只对特兰忒小姐眨了一眨。"哦,你说的是我们埃菲的男朋友,"他俯身向前轻轻地说。"我听说过那辆车的事,不过不知道他姓蒂普斯特德。她叫他'埃里克'。我听了也就称呼他'埃里克'或者'慢慢来'。惹得他很不高兴。进来吧。"

特兰忒小姐刚跟着他进入面积不大、呈破败相的门厅,金发碧眼的大个子埃菲本人就从里屋跳了出来,嘴里喊道:"是谁呀,阿瑟舅舅?"

"等一等!等一等!很快你就知道了。"阿瑟舅舅一边回答一边把特兰忒小姐让进里屋。在这间又小又黑的屋子里,小桌子、小摆设、浮雕托座和照片等零星杂物堆得乱七八糟,使人看了头晕目眩。在这一堆杂物之中,也活像一件摆设或一只浮雕,蒂普斯特德先生坐在那儿抽烟;他看上去神色慌张。

特兰忒小姐见了他就说:"你或许记得我。今天午餐时我在你隔壁一张桌子上。后来你坐着我的车离开了旅馆——"

她不能再多说了。蒂普斯特德先生激动地一跃而起,同他的埃菲两人开始扯开嗓门解释起来。他们一会儿这个为主,一会儿那个为主,互相补充纠正,一连讲了好几分钟。最后埃菲做了总结:"后来我们在一只皮包上发现了你的姓名和地址,此刻正想给你写信呢,是不是啊,埃里克?准备告诉你事情怎么会发生

的。埃里克还打算把车子替你开回来，是不是啊，埃里克？做到物归原主。我们还发了一个电报到旅馆询问他那辆车子的下落，你瞧，因为我们丢了它，别人就可能把它开走，是不是啊，埃里克？”

“你的车在外面。”

“在外面？”

“是的，”特兰忒小姐接着说：“我就是坐着它到这儿来的。”

“感谢上帝！”埃菲惊叫，并大声地喘着粗气。她已经不像午餐的时候那样端着架子，大概感觉到在这个紧要关头还要继续保持那种气派精神上所受压力未免太大，此刻她把自己的本色表现得一清二楚——好动、饶舌、粗俗。

一丝笑容从蒂普斯特德先生脸上掠过；他仍然显得有点儿战战兢兢。“嘿，这就好了。非常感谢你，特——兰忒小姐。不错吧？是特兰忒小姐，嗯？你瞧，我们没把你的姓弄错。我们马上就可以把车子换回来，对不对？我的车驾驶起来还顺手吧？你的也还可以，和我那辆是同一个牌子，不过比我的新。”

“喂！你们设想一下吧！”埃菲兴奋之至，邀众人与她一起“设想”。她的五官中数一双眼睛首屈一指，在画得很浓的睫毛映衬下显得十分明亮；此刻她一边嚷嚷一边瞧瞧蒂普斯特德先生，又瞅瞅特兰忒小姐，再把视线移向阿瑟舅舅。这位长者正倚在门上吸他的小烟斗，并兴致勃勃地观赏眼前这场闹剧，时刻注意着它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你真想不到这么一来消除了我心上多大的烦恼，”埃菲对特兰忒小姐说。“心里烦恼就几乎把一切都弄糟了，对不对，埃里克？”她把嘴咧得大大的朝这位先生微笑，同时用一条胳膊搂住他的双肩。这是一条结实而有力的手臂，它勇敢地、威严地从埃菲那淡紫色丝罩衫极短的袖子里伸出来；在那一瞬间，它仿佛是向公众宣布将随时准备保护埃里克，在埃里克遭

受世上任何考验和进攻的时候，它将设法把他缩得很小很小。蒂普斯特德先生在它的搂抱中稍稍扭动了一下身子。

“好了，特兰忒小姐，”埃菲接着说，“现在务必请随便坐，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阿瑟舅舅，你要是想继续待在屋里的话就得去戴上领结穿上外套，把自己打扮得体面一些；这屋里现在有客人了，你别忘记。这个星期你不到戏院去吹号了吗？”

“要去的。”阿瑟舅舅答道，随后鼓起腮帮子，两只手拉锯般前后移动，立即把吹长号的样子模仿得活龙活现。“嘣--嘣—啵叭—嘣。嘣—嘣—啵叭—嘣。这回演出一个音乐喜剧《车库里的姑娘》——这一个星期——大型的管弦乐队——所以我得去。我立刻就走，这就去换衣服。”说完他朝回过头来瞧他的特兰忒小姐使劲眨了眨眼睛。那意思是：我们知道，不是吗？

特兰忒小姐并不知道，但她对阿瑟舅舅莞尔一笑。不知怎么，她喜欢阿瑟舅舅，一想到他属于那一类带点儿神秘色彩的小人物，时常在舞台下面潜行、木然地坐在小而深的乐池里吹号拉琴，心中不禁悚然。特兰忒小姐对于戏院一向兴趣很浓，热衷于它那古怪、迷人的气氛，总觉得去多少次都不过瘾。

“我看你一定很累了，格兰忒① 小姐，”埃菲又说。“现在快坐下吧，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不坐了，如果你不计较的话。既然我们已经弄清楚哪一辆车是你们的哪一辆是我的，我想最好还是现在就走了。”说完这话，特兰忒小姐才忽然想起自己压根儿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埃菲十分失望，甚至觉得悲哀。“哦，我们开跑了你的车，可是你却大老远地把埃里克的车送来，坐也不坐就要走吗？我们可不能让你就这样走掉，对不对，埃里克？喂，你怎么啦，埃里

① 埃菲把特兰忒小姐的姓弄错一个音。

克？哦，别打搅！他独个儿在想心思哩，那小脑袋瓜正在费劲哩。保持安静，一会儿他就要告诉我们了。"

这是分量很重的俏皮话，足以惊动一头狮子，但是对蒂普斯特德先生却没有发生作用；他依然张着圆圆的小嘴巴凝视着特兰忒小姐。"我正努力想弄个明白，"这位先生终于淡淡一笑说。"我真搞不懂你是怎么会到这儿来的，特兰忒小姐？那些提包上并没有这个地址，不是吗？"

"我不知道，"特兰忒小姐回答得很轻松。"我根本就没看那些提包。"

"嘿！我从来不看，想也不去想它。"埃菲瞅瞅这一位又瞧瞧那一位。"你来了，我们开跑了你的车，你拿了我们的，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别的我再也没想过。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到这所屋子来呢？喂！那是什么声音？"这时候有人连续叩击前门。"阿瑟舅舅，去看看那是谁。"

"准是来收罚款的，因为他看见门口停着两辆车，"阿瑟舅舅说完做个怪脸对众人扫视一眼，随后朝前门走去；从门厅传来他格格的笑声。

"我说，你不在乎我们这样问你吧，"埃菲接着说，"不过事情真有点儿可笑，不是吗？你到这儿来——"

蒂普斯特德先生举起一只手打断她的话头。"等一等，"他说，一边侧耳细听。然后他站起身来；这小个子男人显得十分虚弱。这时候门厅里有人在说话。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埃菲此刻也惊叫起来。

"是她，"埃里克声音低得好比蚊子叫；他的脸色煞白，仿佛面部的血液"退潮"了。显然，这一下把他吓得非同小可。

蒂普斯特德太太大步跨入屋内。她个子不大，但身体结实，精力充沛，此刻正怒气冲天。她停住脚步，迅速瞥了一眼惊讶的

埃菲，然后审视着她那缩成一堆的丈夫："啊哈，埃里克，瞧，我追上你了。"

埃菲作出最后的努力企图用高压手段应付眼前的局面。"喂！"她大声呵斥，"谁让你进来了?！你要干什么?！"

蒂普斯特德太太毫不示弱。埃菲的问题来得正好，她接过话头高声反问，"我要什么?！"随后指着可怜巴巴的蒂普斯特德先生："那就是我所要的。我的丈夫。"

"哦，我的上帝！"阿瑟舅舅在门边无可奈何地惊叫一声，继而迅速从外面把门关上。

"好了，埃里克，"他的太太用轻快的语气接着说，"我并不打算在这儿同你吵嘴。你可以立刻作出选择，这就打定主意，是留在此地跟这个女人待在一起呢，还是和我一道回店里去，两者必居其一。这可是最后一次了，我提醒你。"

"埃里克，不！你不回去，对不对，埃里克！"埃菲尖声叫喊，看上去好像要把整个身子扑向可怜的蒂普斯特德先生。如果她真这样做，这小个子将会像一根九柱戏的柱子一般倒在地上。蒂普斯特德先生往后退缩，用舌头舔舔嘴唇，显得狼狈之至。

"怎么说也不要回去，埃里克，"埃菲哀告说，此刻她精神上正在迅速崩溃。

"你安静些，别去烦他，"蒂普斯特德太太用命令的口气说，"让他自己拿主意。"

一阵沉默。

"怎么样?"蒂普斯特德太太问。

埃里克抬头向上瞧瞧，又低头向下看看，清一清喉咙，把一只脚前后摆动，再清清喉咙，又动动另一只脚，然后从嗓子眼里弄出一个声音，天晓得是什么意思。

又是一阵沉默。

这次是特兰忒小姐——丝毫没有必要继续待在这屋子里的特兰忒小姐彻底打破了沉默。瞅着蒂普斯特德先生像哑巴似地站在那儿，现出一副窝囊相，她觉得既恼火又羞耻；这种感情上的刺激越来越强烈，终于使她无法忍受。

"哎呀，看在老天爷份上你快说话呀，要么拿出行动来！"她又是跺脚又是拍手对着蒂普斯特德先生大声嚷嚷。"别这样站着。鼓起勇气来，要么离开，要么留下。怎么都行，就是不能这么站着！这——这个样子——真讨厌透顶！"特兰忒小姐说话从不这样语气生硬、措词激烈，但这一回实在太激动了，自己并不觉得吃惊。

蒂普斯特德先生仍然一声不吭，但是拿出了行动。他垂着头缓缓地走向房门，那模样好比一个错事被揭发了的小男孩，可笑又可怜。他开门走出房间——他要回家。他的妻子什么话也不说，立即从后面赶了上去。屋子里剩下的两位一动也不动。埃菲木然注视着洞开的房门，下嘴唇很不雅观地向外翻出。不一会儿蒂普斯特德太太重又大步走进屋来。

"他的帽子丢在这儿了，"她宣布说，随即把它从餐具柜上捡起，返身朝屋外走去，这一回她把房门在身后关上，经过特兰忒小姐身旁的时候，还微笑着对她瞥了一眼。

特兰忒小姐还没有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埃菲突然之间变得焦躁不安，一系列行为令人担心。她冲向房门，又跑回原来位置，嘴里叫喊着："哦，他走了，他走了。我失去了他，我失去了他。"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随着一个表示绝望心情的漂亮姿势，她把一支手臂甩上壁炉台，打翻了一只粉红色大花瓶。大概是花瓶的幸灾乐祸使她火冒三丈，埃菲将它一把抓起摔在火炉围栏上砸得粉碎。随后她扑倒在椅子里号啕大哭，并啜泣了好长一段时间，整个身子不停地抽动，两只脚擂鼓似地敲打着地板。

这是个令人担忧的场面。埃菲可不是黄毛丫头，她是个颇有分量的女人。看来这屋子不够大，经不起如此震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震动竟是由蒂普斯特德先生引起的。"她很快就会歇斯底里大发作的，"特兰忒小姐担心；她感到一阵冲动，很想去安慰埃菲，如同某一次在家里曾经有个女仆需要她劝慰的时候一样。她埋怨自己没有在这之前就早早离开，然而，另一方面，她又觉得现在不能走，眼下这个时刻走不得。"别这样，别这样！"她一边叫一边向前移动一两步，想要干些什么，但一时又不知所措。通常情况下用来安慰人的方式此刻看来太微不足道、太不合时宜，好比发生地震时用手在地上拍一两下企图将它平息一样。

"现在事情怎样了？"阿瑟舅舅喘着粗气问道，一面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那家伙走了吗？"他问特兰忒小姐。"我好像听见他的脚步声。喂，孩子，打起精神来。"说着他亲昵地在外甥女的肩上拍了两下。"走了你才清静呢。他是个不中用的家伙。喂，孩子，想开点儿，别放在心上。"

埃菲拒绝想开点儿。她猛力抖动身子甩开舅舅的手，再次用脚捶鼓似地敲打地板，并哭得比刚才更响。

"我看哪，一定得想开点儿，"阿瑟舅舅达观地说。接着他朝火炉瞥了一眼。"发火了，还摔破一只花瓶，"他压低嗓门对特兰忒小姐讲悄悄话。"真没办法，你瞧，就是那么个脾气。我们都是这样，一家子人全都如此。情绪好的时候，高高兴兴；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发脾气。性格是天生的，你知道，在这个家里一代一代传下来。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妹妹——高兴的时候就唱歌，什么'志愿的风琴手'啦，歌声响彻整个俱乐部聚会室；可是发起脾气来她会闹得天翻地覆，不管什么东西抓起来就摔。她的外公——也就是我的父亲——是老戴克乐队曾经有过的最优秀的萨克管吹奏者，我听说那时候人们从五十英里外赶来听他吹奏'内

尔森之死'；但是当他不乐意的时候就无论如何也不吹，你怎么劝他都是徒劳。不是啤酒的原故，你要知道，"他正经八百地添上一句，仿佛要制止在他看来一定是特兰忒小姐这时候最主要的想法。"他爱喝啤酒，但原因不在这儿。性格如此，一家人都是这个脾气，我也有点儿像。哦，我得走了。"此时他穿戴已毕，准备上戏院去：相当旧的礼服上装和背心、古怪的可翻折的硬领子，显露出大约一英寸长的黑色领带。他迎着特兰忒小姐投来的惊讶的一瞥，对她眨眨眼睛。"啊，"他得意地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是吗？那么，我在想什么？"特兰忒小姐颇觉有趣。

"你在想'他要走了，忘了换裤子'，你想的就是这个。"

特兰忒小姐大笑。"对了，我确实在想这个。"事实上她观察得一点不错，因为老头儿身上穿的还是先前那条蓝色裤子。

阿瑟舅舅又眨眨眼睛。"我能在心里猜到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他说。"你或许会说，我现在只有上半身符合礼仪要求，可是你瞧，我甚至可以穿格子呢短裙和木底鞋，毫无影响。下回你上戏院去多加注意，就会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了。"

埃菲在一旁受到冷落，因此停止哭泣愤愤然叫嚷道："一点儿不错，阿瑟舅舅，接着往下说呀，哪里犯得着替我操心！你站在那儿高谈阔论，什么裤子啊，裙子啊！可是我呢！"

"哦，埃菲我的孩子，你现在觉得好点吗？"

"不，没有。"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又哭起来。

"哎，我得走了，"阿瑟舅舅匆忙说。

"我也得走了，"特兰忒小姐跟着说。

"不，不，格兰忒小姐，"埃菲喊道，"别丢下我一个人。那样我会胡来的，真的，别离开我。"

阿瑟舅舅吃惊地注视着特兰忒小姐，心里觉得难受。"哎，小

姐，可怜可怜她吧。你现在并不忙，对不对？那就再待一会儿，陪陪她吧。”

“没人愿意理睬我了，没有人，”埃菲伤心地说。

“哪里会这样呢，埃菲我的孩子，”舅舅亲切地劝慰说。“登特小姐[①]将待在这里陪你一会儿。那么我就走了。祝你好！”他最后又对特兰忒小姐眨眨眼睛便走了出去。

埃菲用鼻子出声地吸气，并开始擦眼泪。“我一定出丑了，是吧？”毫无疑问她的确出丑了。“现在请你好好坐一会吧。如果你有事我当然不想耽搁你，不过希望你能再待一会儿。今天真是紧张极了，再加上过去一个星期里我一直情绪不好，现在他又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这屋里再没有别人，要是今天晚上把我一个人撂在这儿，我会神经错乱的。假如阿瑟舅舅这个星期不去戏院上班，他就会陪我。他是个好舅舅，这幢房子实际上是他的。不过，真正讲起来，现在由我、我的妹妹埃尔茜和他三个人共同使用。我们还把房间租给演员们，你瞧，因为我们这个家向来跟舞台演出这一行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曾在台上演出过一段时期，后来因为神经受不了而被迫离开，埃尔茜比我年轻，又有才华，至今仍登台表演，跟一个歌舞剧团在一起，你知道。”埃菲还在轻轻地揉眼睛和整理头发，同时却流利畅达地讲了这么一大串话。两分钟之前她分明还在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会儿怎么就能一下子讲这么许多并且讲得这么快，真是个奇迹！

“现在，格兰忒小姐——”埃菲又说。

“特兰忒，”这位小姐打断她的话头加以纠正。

“哦，真要请你原谅。当然是特兰忒，当然。起先我没弄错，后来事情一多就……你听清楚我的姓了吗？我姓朗斯塔夫。”埃

① 这里阿瑟舅舅也把特兰忒小姐的姓弄错了。

菲说着站起身来照照镜子 "首先我得梳理打扮一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到楼上去一趟 你把帽子摘下吧，特兰忒小姐，好好休息一会。给你沏茶来，再弄点儿东西吃怎么样？"

"你太客气了，"特兰忒小姐回答；埃菲的好客深深地打动了她。她这么个陌生人，不仅仅打扰了埃菲，而且导致了这一场灾难，因为，不正是她引来了蒂普斯特德太太吗？然而，很明显，埃菲却热切地挽留她；这或许是因为在今天这郁悒的傍晚埃菲比平时更需要有一个人跟她谈谈心。"不过，你瞧，我刚喝过茶不多久，"特兰忒小姐接着说。"眼下实在不想再喝，谢谢你。"她对于有点什么吃的倒的确很关心，实际上她已经在思量该上哪儿去吃晚饭了。

"噢，你说的那是午后茶点，"埃菲说，"但是在这一带我们习惯于吃正式茶点，尽管在这幢屋子里我们实际上更重视晚餐。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瞧，阿瑟舅舅在戏院里上班，那些租我们房间的又都是职业演员，因此每天晚上一定得等到演出结束他们才需要饱食一顿——大约要在十点半到十一点钟之间；这幢房屋的管家穆尔太太每天下午都外出，直到大约九点或九点半才回来给大伙儿准备热菜热饭，你懂了吧？"

"这种习惯可真奇怪，"特兰忒小姐说。"我不明白这么一来夜里怎么睡得着觉？"

"他们不，你知道，不马上就睡。但是早晨他们醒得很迟。反正晚上演出之前他们不能正式就餐。拿这个星期的房客来说吧——我没见着他们，阿瑟舅舅告诉我说这四个罗马人以前来过，这次又来了。他们是杂技演员——以后你总有机会去看他们的演出，相当精彩——喏，要是他们吃饱了晚饭去演出，上台没十分钟就得送医院。连阿瑟舅舅也不能不等下班之后再吃。我听他说过许多次'要是让我吃大块的牛排和腰子布丁，你就索性往

我那破长号里塞一块肥皂吧'。你瞧，吃得太饱他就不能吹了。"

"我明白了。可是你不必等，呃？"

"哦，不，根本不需要。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他们不要指望我跟他们一块儿吃了，所以我说咱们两人现在就吃点什么。我这就出去随便买一点，拉到篮里就是菜，怎么样？"

特兰忒小姐没那么迫不及待。"我说，"她征求埃菲的意见，"你愿不愿意和我出去找个旅馆一起吃饭？顺便对你说，今天晚上我恐怕得待在谢菲尔德了，得找个旅馆过夜，还得把汽车停放妥当。"

"这几个罗马人来了——尽管他们中的一个只是个侏儒，你决不会见过这么矮小的人——我们的房间就全住满了，不过恐怕我可以安排你在什么地方挤一挤……"

"别费心了，谢谢你，"特兰忒小姐认真地说。虽然她今天开始对生活中的奇遇产生兴趣，却仍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你还是带我去找个旅馆吧，我将在那儿住宿，我们也可以在那儿进餐。"

"我举双手赞成，"埃菲热情地嚷道。"你真是太好了，我要说。而且，如果不嫌罗嗦，我还想告诉你我正希望度过这样一个晚上，我是说与朋友结伴到外面转一圈，快活一下。嘿！"她突然住口，侧耳静听。"又是在前门。但愿这回是找'笼中鸟联谊会'的。我的神经够紧张了。"她不自然地笑一笑便向前门走去，但很快又折回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是给阿瑟舅舅的。谁给他打电报，干什么？对，我把它拆开看看。都是自家人嘛。"说着她果真把电报拆开，爽爽快快地当场就念起来。"嘿，听着。演出告吹全体搁浅寄另一箱客车又三四镑埃菲在何处。埃尔茜。嘿，埃菲在何处我可不知道！你对这电报有什么看法？"她望着特兰忒小姐问道。

"我什么看法都没有，"特兰忒小姐回答，"因为我看不懂。埃尔茜说些什么?"

"她不知道我在这儿，你瞧，"埃菲激动地大声说。"我敢肯定她打电话到利奇菲尔德去过，想把事情告诉我，但他们对她说我走了，不知去了哪儿。这个电报是从罗斯累发来的：我知道他们上星期一直在罗斯累。她呀，尽干这种事情，打这么长的电报，一个先令都还不够，你瞧。真是怪事，那些姑娘们不管手头如何拮据也总是有钱打电报。她们从来不写信，唱歌跳舞的人从不写信。"

"是啊，不过那电报上到底说了些什么?"特兰忒小姐现在十分好奇，迫不及待想理解电报的意思。她已经瞥见了五彩帷幕后面那神秘的世界，不免心情激动。

"噢，你看不出来吗？诺，埃尔茜参加了一个歌舞班或者叫流动剧团，演出突然告吹，他们全体陷入困境。这是常有的事。一连几个星期拿不到工资，而现在呢，经理或者叫头头的在某一天早晨逃跑了，所以他们进退维谷，处境十分尴尬。这就是他们在——那地方叫什么来着——罗斯累所遇到的困难。"

"罗斯累在哪里?"

"在中部，我只知道它离开利奇菲尔德不到三四十英里，以前我从没听说过。一个小镇，你知道，一些歌舞班子在海滨活动了一个季节之后就试着到这种小镇去继续演出。现在埃尔茜要阿瑟舅舅把她另一个道具箱通过客车给她寄去，你瞧，好让她可以及时收到，还想要点钱以便从那儿脱身。准是有哪个邋遢老太婆扣住了她的箱子要她付房租。明天上午我得把装着她另外一些道具的那只箱子寄出去，要是阿瑟舅舅有钱的话——我现在没有——就一起寄去。这是最要紧的。"

"那么你当然有她的地址啰?"特兰忒小姐这句问话不仅仅

是礼节性的，她对埃尔茜实在已经兴趣浓烈。

埃菲神情茫然。“你瞧，又是她干的好事！老是打这么长的电报，念起来又结结巴巴的，还从来没有地址。”

“你不能把东西寄到戏院吗？”

“他们没在戏院演出，罗斯累还一家戏院都没有呢。眼下这班子准是在一些勉强凑合的场所演出，例如在谷物交易所演三天，然后在会议厅演出整整一个星期。我还不知道那条件有多差！连更衣喝水的地方都没有，那些帷幔根本就不顶用。好了，我得到邮局去，让它碰运气吧——我是说钱。道具箱得送到火车站去。真是一团糟。喂，我要去梳理一下，完了我们一起出去，这些事情以后再谈吧。你不上楼来吗？”

“不，谢谢，我还是在下面等你吧，到了旅馆之后我就去拿行李。”

“好的，我一会儿就下来，你看看我们的照片吧。”

屋子四壁挂满了照片，特兰忒小姐足足观看了十五分钟。这就像通过小孔窥探另一个世界。照片上有穿紧身衣的大个子小姐太太，好比身材魁梧的迪克·惠廷顿和普林斯·查洛，还有穿着芭蕾舞裙或丑角服装的身材娇小的女子；那些先生们，有的身穿夜礼服，有的戴着旧帽子穿着格纹稀奇古怪的裤子，还有的什么衣服都不穿只披着豹皮，脚上套着有带子的皮靴。黑人、天仙、流浪汉和丑角都面带清一色大大咧咧、没有个性的笑容瞪着特兰忒小姐。几乎每一张照片上都不仅有龙飞凤舞的签名（姓名底下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简短的说明文字，如：《骚动时期》的主要丑角、《鹅妈妈》中的女主角、领衔主演《惶恐不安者》，等等），而且还有在众多的惊叹号配合下醒目地点明内容特点的短句，例如：丰富的爱情！第一流作品！！照片上人物的微笑都闪耀着胜利的光芒，使你根本无法相信他们眼下被甩出了成功的旋涡。特兰

忒小姐好不容易才迫使自己面对现实：即使是这么一些光彩照人的角色，也会陷入泥潭而不得不在小镇上用最后几枚铜板拍发告急电报。她还看见埃尔茜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那画面上个个笑容可掬、服饰华丽，而寄信者本人此刻却被困在罗斯累一筹莫展，这使她确信生活的现实正是如此。罗斯累引起了特兰忒小姐极大的好奇心，它仿佛是个遥远而奇异的世界，好比小姐在最喜爱的小说中所热切寻找的天地——胡格诺派教徒① 或觊觎王位者② 在其中严阵以待，然而，它又近在咫尺，拐弯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刻她的一只脚已经跨了进去。想到这里特兰忒小姐内心激动。尽管她自己也不禁觉得有点儿好笑，这可笑念头所带来的小小的震颤却久不消逝，犹如一支小曲萦绕脑际。

这时候埃菲跳跳蹦蹦进入屋内。特兰忒小姐原先指望由于这一天的晦气埃菲的梳妆打扮会马虎从事；她期待见到一个心情比较舒畅了一些而穿戴则相当克制的埃菲。然而，实际上埃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艳丽。她的一头金发比先前更加热情奔放，眉毛和睫毛画得墨黑墨黑，嘴唇涂得如银朱般鲜红，身穿一套嫩绿色衣服；手里拿着的一条仿西班牙式围巾一旦披在头上她这不合时宜的艳丽便无以复加。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把它围上，"她思忖说。"挺漂亮，不是吗？"

"如果我是你就不围它，"特兰忒小姐认真地发表意见。她欣慰地看到她的伙伴立刻十分顺从地把围巾撂到一边。显而易见，埃菲在楼上的屋子里曾对这一天的晦气发动过最后一次进攻，她动员了衣柜里和梳妆台上的全部力量，获得了一次小规模的

---

① 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加尔文派教徒，他们与天主教派之间曾经有过长期的战争。

② 此处指英国历史上称为"小僭君"的查理·爱德华，英王詹姆士二世之孙。

胜利。然而此刻她好比强弩之末。从外貌上看，她还勉强可以算作一个胜利者，但从行动判断，不难看出她已经越来越灰心丧气。待到她们两人抵达旅馆，把汽车停放妥当，定下房间，然后入座就餐的时候，埃菲再也没有谈天说地的闲情逸致。她身材如此魁梧、衣着如此华丽，但是瞧她喝汤，旁观者觉得无论把她想象得怎么怅然失意都不为过。吃完了饭，埃菲动情地对特兰忒小姐吐露心中的秘密：这回她不再谈论埃尔茜或阿瑟舅舅，她现在的心思围绕着蒂普斯特德先生。

"你知道，起先我并不注意他，特兰忒小姐，"埃菲敞开自己的原始想法，语气带点儿伤感。"只觉得这个人有点儿爱出风头。他老是到我这儿来。当时他得了一次头奖，所以人们对他有一些议论。不过，说实话，那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由于经常登台演出，而且又在旅馆工作，因此对于别人的恭维或者无聊话我都习以为常。喏，那些人都跟在后面追你，或者做出追你的样子，只是为了找些事情来消磨时光。但他总是到我这儿来，一直来，于是我们相互之间开始说说笑话，有时候他真把我给逗乐了。你不会认为他很可笑吧？"

"我不，"特兰忒小姐赶快以肯定的语气回答。

"不过，他是有点儿可笑；但那有什么！我遇到过那些人比他可笑不知多少倍，有的笑起来就像猫叫。后来，有一天下午我休假，闲着没事就到附近散步，这时候他来了，我们便一起走了一段，随后坐下聊天；他问我生活得怎样，一向住在哪里，等等，接着又把他自己的情况全都告诉了我：他是怎么结婚的；他的婚姻是一个错误；他的妻子多么不理解他，除了赚钱别的什么都不管——"

"我得说他这话毫无道理，"特兰忒小姐插言道。"我认为他的妻子太理解他了。可是男人们总是这么说，至少在书本里在舞

台上他们总是说这样的话。"

"噢，根据我的经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为了得到一点好处什么都会说。而我们却总是相信。至少，"埃菲突然变得聪明起来，又添上一句，"我们相信他们所讲的那些我们愿意相信的话。不管怎么说，他和我之间就是那样开始的。我觉得他怪可怜的，他也对我说他是多么可怜我。当你每天晚上在酒吧面对的尽是些满口胡言乱语的傻大个子，这时候有人对你表示同情你会多么高兴。接着，突如其来，比传染流感还要快，我确确实实地迷上了他，怎么也无法把他的形象从脑海中驱除出去。为了见他，再远的地方我都去过，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不过这种事情你一定知道。"

"我说不准是否知道，"特兰忒小姐迟疑地回答。此时她下意识地想起了一位在船上当医生的高个子苏格兰青年——深沉的嗓音，高高的颧骨，以及在灯下那一道光线掠过面颊旁的鬓发；那是休·麦克法伦。多么奇怪现在这时候想起了他！不过，那一天奇林福特太太来报告多萝西订婚的消息时她不是也突然想起了他？现在该是忘掉麦克法伦的时候了。特兰忒小姐目前对他还不如对蒂普斯特德先生了解得多。这真是个奇怪的现像。此刻她几乎一点儿没注意埃菲在说些什么，只听见好像有夸奖自己漂亮的话。这个字眼使她吃了一惊，又把注意力集中了起来。

"漂亮！"她惊叫。"别说怪话。我才不漂亮呢，从来就不漂亮。"

"我说你就是漂亮！"埃菲正经八百地宣称。"别以为我这是在恭维你，因为我从来不恭维任何人，没有那个习惯。你确实很漂亮。我有你一半那么漂亮就心满意足了。你的头发、眼睛、牙齿都很美，难道不是吗？你五官端正，身材苗条。不过你得注意，特兰忒小姐——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充分

利用这些条件。你显得太文静。当然，这是一种典雅、高贵的风格。但是在这方面太过分，后果并不好，不知你是否理解我的意思。"

特兰忒小姐不理解她的意思，要么就是没有用心琢磨。埃菲说了许多，还把她所谓"你在书本上永远不会读到的一些奥妙和诀窍"非常详细地教给特兰忒小姐；尽管她口若悬河，语气中却依然露出一种惆怅，仿佛对于她来说生活行将告终，仿佛她的生命之舟正驶向死亡，而此刻她只是在高声呼喊着向渐渐隐没的生活之岸诀别。特兰忒小姐并不希望自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好比一幅肖像画，所以听了埃菲的劝告立刻觉得其中大部分不足为训，只有若干片言只语促使她比以前更坚定地认为必须对自己作出恰当的估计。说实在的，埃菲先前夸她"漂亮"使她吃了一惊之后，她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伊丽莎白·特兰忒——来自沃尔河上的希特屯的欧德庄园——此时正坐在谢菲尔德一家旅馆的餐厅里，和她在一起的是一位大个子、高嗓门、浓妆艳抹的酒吧间女招待，后者在这一天试图拐走另一位女性的丈夫但没有成功。因为刚才有人夸自己漂亮，特兰忒上校的女儿感到高兴和激动，恐怕她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高兴和激动了。这种情形对于希特屯的人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是什么原因促使特兰忒小姐主动地提供帮助？是与埃菲的这次谈话？是观看了那客厅里的照片？是突然对于利物浦或别处的教堂丧失了兴趣？还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和？特兰忒小姐以后还将作出其他一些决定，但没有一个能比这个更为重要。这一重大决定使迄今为止与之有关的每一件事都充其量只能算是序幕。它来得轻松自然，而且与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特点表明这是一支将要撬动地球的杠杆。埃菲重又谈论蒂普斯特德先生，她对于这位君子的热情还在继续下降。接着她相当伤感地说到她自己，为自己的前程作打算，并流

露出第二天准备在谢菲尔德某个体面的酒吧找一份工作的想法，显然她要在那儿抚慰一颗破碎的心。最后，至关重要地，她的话题回到了她妹妹身上；埃尔茜正在罗斯累等待道具箱和钱钞。就是在这个时候特兰忒小姐主动向埃菲表示愿意帮她的忙。

"要是你不反对的话，明天我替你把箱子和钱送去，"她十分平静地说。"这样做我并不需要绕道，因为我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我本来要到利物浦去参观教堂，但是现在很想到罗斯累去看望你的妹妹。"

埃菲兴高采烈地表示同意。于是两人约定，特兰忒小姐第二天早晨到埃菲的住处取箱子和钱，不管阿瑟舅舅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可以张罗多少。埃菲告诉她，罗斯累是弹丸之地，那里无论谁有点儿事情全镇的人统统知道，因此要找埃尔茜不会有任何困难。继而她开始描述她妹妹的模样，但这一描述迅速变成一篇令人眩晕的传记，以至特兰忒小姐终于不得不打断她的话头，解释说她感觉疲劳想早点儿上床睡觉。埃菲已经讲得够多了，听她这么一说便立刻住口，急匆匆送她上楼，并把她扶上床。待到特兰忒小姐为此向告辞回家的埃菲表示歉意的时候，她确确实实感到相当疲倦了。

这真是漫长的一天。它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事件——全是别人生活中的各种插曲，以蒂普斯特德夫妇为中心。这么一段生活经历此刻形成一个沉重的思想负担，倘若没有幽暗和宁静的环境让特兰忒小姐得以缓一缓气，她便无法承受。因此，当埃菲的背影走出视野(这位女招待又一次珠泪盈眶，几乎要扑上前来与特兰忒小姐热烈拥抱)，眼前只剩四壁萧然、冷清而无动于中仿佛一只装货箱子的旅馆卧室的时候，当最终作了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姿态彻底告别这一天的时候，特兰忒小姐如释重负。总而言之，她并不后悔自己改变了主意，睡得又香又

甜。

4

这样，星期四下午特兰忒小姐来到一条距离罗斯累几英里的大路上。在车子后面，压在她自己的包裹上面的是一只戏剧道具箱，那是埃尔茜·朗斯塔夫小姐的财产；在她手提包里有一封埃菲写给妹妹的信，还有一只信封，她曾看见阿瑟舅舅往里边放进一张肮脏的一英镑票子和一张同样肮脏的十先令票子，他总共弄到这么一些。特兰忒小姐曾表示可以借一点钱给埃尔茜，但阿瑟舅舅坚持要把这三十个先令捎去。上校的女儿从未想到自己这么一个陌生人会得到信任接受委托捎带这些东西，而阿瑟舅舅和埃菲谁也没有提及这件事或流露丝毫的犹豫；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些伙伴之间的关系。

把奥克劳依特先生逼到树底下去的那场大雨也迫使特兰忒小姐支起车篷。太阳刚刚重新露脸的时候她曾停车把车篷放下，而这一次是彻底停下不再前进了。她的双座默西亚再也动弹不了。她使劲转动曲柄，弄得气喘嘘嘘手臂酸痛，还把自动起动装置按了一次又一次直到它压根儿没有丝毫反应才罢休。两个方法都不奏效，特兰忒小姐又寄希望于汽化器，把那里面灌满汽油，可还是无济于事，引擎仍然起动不了，甚至连起动之前的噗噗声也一点儿都没有。她瞅着令人费解的导管、电线和汽缸，若有所思。“这些玩意儿真奇怪！”她心里说。“看上去一模一样，跟这车子能够行驶的时候完全一样，可现在它就是不肯往前开。”眼下毫无办法，只能期待某个比她更懂得汽车内部结构的人打这儿路过。如今各条道路上众多的行人之中不乏对于修理汽车这一类事情十分在行的人，因此特兰忒小姐并不为自己的处境

担忧。然而，这个下午，通往罗斯累的这条路上行人却特别稀少。十分钟过去了还不见一个人影。接着，一位小个子步入了冲破云层射向大地的阳光之中；他，当然不是别人，正是开始了他的奇遇和历险的奥克劳依特先生。

奥克劳依特先生走近了一些，特兰忒小姐注意到他一手提着一只工具袋，另一只手里拿着的不是别的东西，竟是一只怪模怪样小得出奇的柳条箱。当他再走近一些的时候，特兰忒小姐注意到这位身体结实的中年工人宽宽的脸庞和蔼可亲；眼睛是浅蓝色的；后脑勺上盖着的一顶咖啡色帽子看上去太小了一点。这顶帽子和那只古怪的小箱子使特兰忒小姐简直要笑出声来。然而，她只向他微微一笑，问他对于汽车是不是了解。

奥克劳依特先生并没有把帽子举起来，也没有触帽致意，而只是把它再往脑后推一推。他采取这个方法算是向小姐打了招呼，同时又保持了他的个性。"汽车嘛，"他回答特兰忒小姐的问话道，"你可以说我既了解又不了解。"说完他也对她微微一笑，在阳光下脸上现出可爱的皱纹。

"不知你的'了解'能否对我这一辆有所帮助，你看，我不能把它发动起来。你愿意来瞧一瞧吗？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特兰忒小姐对于手提工具袋的人怀着极大的信任，倘若她知道细木工人一般都对内燃机懂得很少她将会大吃一惊。

"我的意思是，"奥克劳依特先生顽固地循着他自己的思路接着往下说。"我平生没有驾驶过汽车。汽车与我的工作毫不相干。不过在我干活的地方，人们有许多卡车，我花去许多时间观察那些小伙子修理坏车子，所以也学了一点。现在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太太——呃，小姐？"

他的小心谨慎，他浓重的北方口音，以及外貌上某些古怪之处使特兰忒小姐觉得好笑。"我懂。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出这辆车

子毛病出在哪里。”

“或许能或许不能，这种事情你怎么也说不准。不过我要试一试。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用了哪些办法？”说完奥克劳依特先生以准备接手工作的极其严肃的神态倾听特兰忒小姐讲述转动曲柄和往汽化器里灌油的经过。当她叙述完毕，奥克劳依特先生断言：“我能肯定毛病不是在火花塞就是在磁石发电机上。如果火花塞有油污引擎就不能发动了。我们来检查一下。”

接着他快活地动手干起来，先拿出车内的备用工具盒，然后拧松螺丝把火花塞一个个取下。“它们简直脏透了，”他说，“不过我们可以乘此机会把它们擦一擦。”

正当奥克劳依特先生在擦火花塞的时候，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从乌云聚集的西边天空隐隐传来一两个雷声，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这不是一般的阵雨，奥克劳依特先生急忙把引擎盖上，随后帮助特兰忒小姐支起车篷。“快到里面来躲一躲，”小姐叫喊一声爬入车内。奥克劳依特先生犹豫了一下，也跟着她爬了进去。两个人并排而坐，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外边的滂沱大雨，瞧那模样真是很可笑的一对。

“噢，我那柳条箱丢在外边了，”奥克劳依特先生惊叫着把它拿到车子里边。“我的衣服全装在里面，要是湿透了一时半天可不会干。”

他这会儿很兴奋，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带着很重很重的家乡土音，特兰忒小姐简直不能听懂。“我想你准是谢菲尔德人，”她停了一下说。“昨天晚上我在那儿。”这可爱的小个子男人使她想起了阿瑟舅舅。

“不，我不是谢菲尔德人，”奥克劳依特先生答道。显然他感到意外。“我属于一个离谢菲尔德很远的地方。我从布拉德斯福特来。嘿，我想你一定听说过布拉德斯福特，是不是，小姐？”

“是的，那是织造布匹的地方，对不对？可它是在约克郡，没错吧？”

“是啊，我想没错。它更像在约克郡而不像在谢菲尔德。布匹是布拉德斯福特也是约克郡的特产。我一辈子都住在那里，除开到南方去的日子不算。这个星期刚刚出来。”

“现在你上哪儿去呢？”

“呃，我说不上来。我只是想今天到罗斯累这个地方来瞧瞧，没有具体的去处。”

“眼下我也跟你一样，”特兰忒小姐说。这一巧合使她觉得好笑。

“我不过是星期一晚上动身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接着说，似乎有点儿神思恍惚。“今天是什么日子？还只是星期四，不是吗？嘿，就像已经离开布拉德斯福特几个月了。三天里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也见识了许多，真叫人吃惊。仿佛成了电影里的那些人。才三天工夫！”

特兰忒小姐几乎要鼓起掌来，就像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常常拍手一样。多少年来她差不多已经不再记得还有鼓掌这一回事了。“真奇怪呀！”她嚷道。“我跟你一样。星期一我离家外出，这几天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似乎已经出来好几个月了，自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吗？”

“是的，完全如此。”奥克劳依特先生跟她一样快活。

“快把你所遇到的事情都告诉我，”特兰忒小姐以命令的口气说。“不过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姓奥克劳依特。这是一个历史很久的道地的布拉德斯福特姓。”

“我姓特兰忒，这个姓在格洛斯特也有很长的历史。好，现在你得把星期一晚上以来所经历的奇遇统统告诉我。我相信你一

定经历过奇遇，对不对？"

"我经历过。那么许多，我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恐怕要花不少时间呢。"

"别管要花多少时间，奥克劳依特先生。这么大的雨，它不停我们就什么事也干不了。我要你把所有的奇遇都讲给我听。"

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奥克劳依特先生把三天来的经历一五一十加以详细叙述。从女儿、妻子和伦纳德开始，讲到那二十镑钱、自己被公司解雇，然后是那运货卡车、北大道、诺比和柯克沃斯客栈，再就是那篷车、乔贝·杰克逊、贸易市场和吉姆·萨默斯，总之，面面俱到，点滴不漏。特兰忒小姐从头至尾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提一些问题，并要求奥克劳依特先生把细节交待清楚。她的结论是，奥克劳依特先生值得敬佩。接着，她也把自己的许多经历讲给对方听，她的故事足以证明她和奥克劳依特先生一样，也经历了各种奇遇。随后，太阳重又出来，把光芒洒向那最后一阵雨。

"现在我们再来擦那些火花塞，"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做事情喜欢开了头就加紧干下去。这一擦果然获得成功；默西亚很容易就发动起来了。特兰忒小姐挥挥手让奥克劳依特先生回到座位上，便驱动轿车驶向罗斯累。这个镇子跟其他许多小镇一样，中间有一条干道，道路的一端是个火车站。在另一端，继续向前延伸大约一百码，是一个波纹铁皮结构的棚屋，称作"蒙德氏车站小吃部"。特兰忒小姐的视线被贴在棚屋门旁墙上的一张粉红色广告所吸引。她把车停住，走出车外仔细看这广告。那上面写着的正是她想知道的消息：丁基·杜歌舞班将在会议厅演出幽默轻松的音乐喜剧集锦，节目精采，其中包括埃尔茜·朗斯塔夫小姐"优雅的表演"。

正在这个时候，棚屋门口出现一个中年妇女。看来她大概就

是蒙德太太本人了，因为她显得神情沮丧、逆来顺受，仿佛命中注定要被困在波纹铁皮之间，注定要在火车站经营小吃部。

特兰忒小姐把脸转向她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些人"——她指指广告——"是否还在这镇上？"

蒙德太太迅速地蜷作一团。她的手臂、她的面孔、她的整个身子立刻都收缩起来，看上去活像个苦行僧。"是的，他们在，"她冷冷地回答。"他们正在敝人的小店里。"

"什么！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你的店里？"

蒙德太太闭上眼睛，抿紧嘴唇，使劲点了点头；用力之猛，让人觉得似乎她全身都微微震动了一下。"一小时之前来的，总共六个人，"她最后说，"要了一壶茶和一盘黄油面包，先后要了两份开水，其中有几个人吃的还是自己带来的食物。坐在那儿七嘴八舌，对我发号施令！再也没有开水供应他们了，我告诉你，"她板起面孔瞧着特兰忒小姐又这么添上一句，仿佛事先警告小姐无须对她提出向他们供应更多开水的要求。

"哦，真可耻！"特兰忒小姐想到他们的困境不由得叫嚷起来。

"说得好，小姐。要是别人都像他们一样我这个小店就只好关门了。"

"不，我在想他们现在真困难，"特兰忒小姐大胆地纠正她的说法。

"这些人，哼！"蒙德太太嗤之以鼻。"你不必为他们担心。他们无论干什么都厚颜无耻，这些人！我们见得多了。"

"嗯，我正要去见他们当中的一位，也想喝点儿茶。"说完特兰忒小姐走开去邀请仍然坐在车里的奥克劳依特先生和她一起喝茶。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两个身上弄得又脏又湿的男子走近了棚屋。因为棚屋门口与干道之间面积狭小，简直没有他们三个

人立脚的余地，所以两个男人往后退步，让特兰忒小姐过去。与此同时，走在前面的那个额上搭拉着一绺长发头上没戴帽子的漂亮小伙子朝着蒙德太太喊道："下午好，太太。丁基·杜歌舞班在你这儿吗？"

他这样发问听上去就好像卫生检役官员询问有关的传染病。特兰忒小姐微笑着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她听见第二个嚷了一句："往前走哇，乔利芬特，"并注意到他提着一只大而扁的箱子。她心里想，这两个可能也是歌舞班里的人。他们进入了车站小吃部，接着，奥克劳依特先生踌躇了一下，跟在他们后面，特兰忒小姐因为返回轿车里取手提包所以走在最后。在棚屋门口她稍稍停了一停，听见从里面的屋子传来出人意外的叽叽咕咕的谈笑声。"真叫人兴奋啊，"她快活地对自己说。

第六章 英尼戈遇见一位专业演员，成为一名钢琴演奏者

1

星期一漆黑的夜晚我们与英尼戈·乔利芬特暂时告别，当时他离开沃什伯里庄园匆匆出走。刚才，星期四的下午，我们又看见他到达罗斯累的车站小吃部。为了弄清楚他怎么会来到这里，我们必须了解，在过去的三天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从星期二零点三十分开始直到现在的六十四个小时里，他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离开沃什伯里不久，英尼戈便得出结论，方特莱是正确的；自己本来应该上床睡觉去。夜里不够暖和，当然也不够明亮；在这么一个夜晚步行外出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在度过了一个漫长的白天，给孩子们上过法语课和历史课并为自己庆祝生日之后。他真应该多喝一点罗伯·罗伊，要么少喝一点。罗伯捉弄了英尼戈。它施展魔法把英尼戈骗起了床，骗出了学校，但又不与他作伴，不让他保持内心的激动，却渐渐地落在他后面；此刻，在英尼戈行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它索性溜之大吉。要是英尼戈多喝一点或者少喝一点，他这时候就在床上睡大觉了。乔利芬特一边这么回想，偶尔觉得可笑；一边在他所熟悉的一条把沃什伯里与外界相连接的小路上走完最后半英里。当他终于来

到南北走向的大道上的时候，他重又回到了外部世界，但眼下他还看不见什么，因为什么都还没有发生。他向右边拐弯，花了一分钟辨别天上那若隐若现的点点繁星中哪一颗是北极星，接着又花了十分钟对星星作了一番总体的思索。这种沉思默想，与通常情况下一样，枯燥乏味。英尼戈的结论是，倘若真要在这一类问题上费脑筋，那就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天文学家，纯粹为了自圆其说而把它们反复思考和推敲。

他听见背后传来轰隆声，过了一会儿，驶来一辆卡车。这是英尼戈在这条路上所看见的第一辆车子。当卡车驶近的时候他转过身子对着它大声叫喊。卡车停住，然而当他要求搭车时，司机显得迟疑不决。

"没错的，"英尼戈又说，"我是个徒步旅行的人。"

就这一句便足够有余。司机立刻想到一个徒步旅行者碰上不愉快的事情只会怨恨自己，让他搭车是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

"不过我不能把你带得很远，"卡车继续隆隆向前行驶的时候司机喊叫着对英尼戈说。"最多只能带你大约十英里我就到了。我住在那儿，你知道。"

"哪儿？"

"靠近达林汉①。我告诉你，在达林汉联轨站你就可以乘上火车了。你大概没想到吧，可事实如此。在这深更半夜，方圆几十里地你如果想乘火车只有去达林汉联轨站。"

"太好了！"英尼戈放开喉咙大声喊道。顿时这卡车仿佛乱七八糟地塞满着一套套盔甲似的响起来。"这个消息好极了。叫那么个名字的地方该是太平无事的②，嗯？达林汉联轨站！那些

---

① 作者虚构的一个地方。

② "达林汉"的原文是Dullingham，大概英尼戈联想到了dull（"呆滞的"、"不活跃的"）这个字。

火车开往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可能开往林肯、格里姆斯比或者唐卡斯特那一带,确切的地点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在那里乘过火车,不过我知道有个叫哈里·布里格斯的人在那联轨站工作,晚上他当班,等候这一趟车。他告诉我火车老是晚点。我不能肯定这个星期他是否在站上。”

“我要到那儿去看看。”

“对呀!”司机大声应道。“我把车开到靠近火车站的地方就让你下去。”随后他又大声嚷嚷着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其中主要的是他新近到北安普敦去的一次稀奇古怪的旅行。在叙述过程中,他频频征询英尼戈的看法,后者觉得不能不对这位司机表示同情,因此当十英里行程结束的时候,乔利芬特嗓子都喊哑了。

最后,司机把车停住,用手指着说:“到了。那边亮着灯光的地方就是达林汉联轨站。你只要沿着那条道往前走一段就行了。看哈里·布里格斯是否当班。”

这条道拐了个急转弯通往火车站。英尼戈沿路向前,放眼望去,只见一些信号灯光、金属反射出来的微弱光芒以及车站里某个地方透出的一道昏暗的黄色光线。他的心沉了下去。达林汉联轨站的气氛相当令人抑郁。这些惨淡的光亮并不认真地驱赶黑暗,相比之下,不知怎么,广阔的夜——这被驱逐者本身倒反而显得颇有生机。而且,这车站还静得出奇。通常情形下火车站所惯有的欢快和繁忙远在天边,恰如帕丁顿相距此地十万八千里;他真无法想象火车竟会开到这个地方来,心中不禁升起疑团:自己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是不是仍然回到大路上去更好一些?他一路走一路想,在距离入口处大约二十码的地方停住脚步,倚靠在路边的木栏杆上。达林汉车站只不过进一步证实了英尼戈的想法: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傻瓜。

要不是因为听见一个使他万分惊讶的声音，英尼戈·乔利芬特或许就会掉头离开达林汉联轨站（从而与我们这个故事完全脱离关系）。这声音的本身悦耳动听，而它的出人意料之外，它与周围环境极端的不协调使英尼戈欣喜若狂。他喜滋滋地侧耳细听，在心里对自己说，刚才对于达林汉车站所下的判断未免太匆忙。这个声音表明，他英尼戈·乔利芬特不是小傻瓜；在这个世界上，深更半夜外出活动并非就一定毫无收获，而晚上睡得香早晨吃得饱的人并不等于就有了一切。此刻，在达林汉火车站正有人在弹奏班卓琴。

英尼戈循着琴声朝前走，同时下结论说，假如弹琴的人是哈里·布里格斯，那么，这位哈里·布里格斯在连接伦敦和东北部的铁路线上服务是虚度了他的宝贵年华，因为他确确实实在弹奏班卓琴，而不是在胡乱地拨弄一通。敦咯—滂，敦咯—滂，班卓琴声大胆放肆，黑夜在它面前匆匆退却。尽管已经疲劳，英尼戈觉得两只脚一个劲儿想跟随琴声踏起舞步。假设这车站挤满了露齿而笑的人们、假设它被掩埋在瓜果鲜花之下，乔利芬特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穿过只亮着一盏小灯的售票处，踏上空无一人的昏暗的月台。这班卓琴弹奏者现在正快活地弹拨出一长串切分音，听琴声显然他在候车室里。英尼戈从半开着的门向里面窥视。室内生着一个小火堆，一边坐着一位圆圆红脸膛的年轻人，他就是哈里·布里格斯，要么是他的同事，在另一边，伸开双腿坐在一张椅子上的正是班卓琴弹奏者。一个正弹得兴致勃勃，另一个目不转睛地听得津津有味，连嘴巴也张得老大，所以英尼戈在门口站了好几分钟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最后，弹琴者得意地把头一摆，结束了他的弹奏。“你觉得怎么样，伙计？”他大声问道，并把手中的琴高高举起，仿佛是接受

听众的鼓掌。"你听见了吧？在别处你哪里还能听到如此精彩的弹奏？这玩意儿我拨弄得如何？"

"你弹得很好，先生，"他的听众认真地回答。"相信我说的，你的弹奏有一种特色，有特色！"

"你说对了。我的弹奏有特色，"弹琴的人严肃地说。他的嗓音粗浊。另外还看得出来，今天晚上早些时候他休息得相当充分。然而，他的嗓子不但粗浊，还很特别，那是一种古怪的、拖得长长的粗糙声音，虽然没有明显的美国口音，却也并非完全是英国口音。如此不同一般的嗓音引起了英尼戈的好奇。

"你确实有特色，我也不管在哪里还能再听到如此精彩的弹奏，"他的听众热情而略嫌庸俗地接着说。"再弹一个吧，先生？哎，你知道'她有着一头金发'这支曲子吗？"说着这位铁路职工严肃地注视着吃了一惊的伙伴用十分悲哀的滑音缓慢地、一本正经地唱起下面的歌：

当年她有着一头金发，
那时她给了我温柔的心。
尽管金发早已经灰白，
我们俩依然是心心相印。
手拉着手——

唱到这儿他被打断了。

"不，不，"班卓琴弹奏者大声说。"我不知道这支曲子。实话对你说，站长，这曲子的风格和我的风格不很一致；过分伤感了一些，我心里受不了。这是个趣味问题，你瞧，趣味问题。"

"啊，我喜欢好听的歌谣。"

"你喜欢温柔抒情、拨动心弦的曲子，我看得出来，"班卓琴

弹奏者做出一副古怪的样子瞥了一眼他的伙伴。"因为你总是独自熬夜等候午夜的快车。你看过话剧'午夜的快车'吗？这个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上演时我曾一连三个晚上在戏中弹琴。"

英尼戈选择这个时刻走进屋里。

"喂，喂！"弹奏者大声喊道。"这是怎么回事？"

火车站站长也惊愕地跳起身来。他因为受了惊吓而心里光火。"喂，你想干什么？"他恼怒地责问。"为什么这样鬼鬼祟祟的？"随后他仔细打量了一下英尼戈，语气和缓一点儿说，"对不起，不过你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你想要什么？"

"我要乘一辆火车，"英尼戈回答，虽然到这一时刻为止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火车。

"哦，你想乘一点二十分这一班车，嗯？要上哪儿去？"

"我要上哪儿去？这还真是个难题呢。让我想想，"英尼戈沉思了一会儿。"好吧，去斯托克波特怎么样？"

"斯托克波特！这条线不经过斯托克波特。"

这时候班卓琴弹奏者接过他们的话题。"斯托克波特，"他神气十足地重复道。"以前去过吗？"

"看都没看过一眼，"英尼戈告诉他。

"那么我劝你——别费那份心思，不要去了。那地方没东西，什么也没有。我对斯托克波特很熟悉，伙计。我到那儿去过；什么地方我都去过。假如你真的去了，就问问他们；到红狮旅馆去问他们，看有谁把我忘了。他们一定记得我。莫顿·米切姆，这是我的名字。他们准记得莫顿·米切姆。"说完他站起身来，大概是要让英尼戈看得真切他们不会忘记的人是什么模样；而他的长相确实不容易被人遗忘。他个子很高，但是很瘦，一件轻巧的格纹上衣显得十分宽松，仿佛只是挂在身上。他脑袋的上半部分是莎士比亚式的——中间已经谢顶，两边的头发又浓又黑，簇在

耳边。他的眉毛很粗，富有戏剧性。他的鼻子，曲线优美，而且比脸上其他部位更红润。他长长的上嘴唇和长长尖尖的下巴都呈青色。微微凹陷的腮帮子下半部是青色的，上半部呈棕色。整个面孔让人瞧了产生一种奇特的好比瞥见一张羊皮纸那样的感觉，这是因为这张脸在过去某个时候曾经受到比这个地区更为强烈的阳光照射。他的衣领和领带使英尼戈模模糊糊地想起但尼尔①的"疯狂的制帽人"。总而言之，莫顿·米切姆先生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的外貌恰如他的口音一样令人捉摸不透——那是热带种植园主、老派悲剧演员，以及早年联邦公国的邋遢议员外貌特征的古怪凑合。

"刚才我听你弹班卓琴了，"英尼戈对他说。"嘿，弹得真好。你的琴好极了，弹出来的声音那么动听。"

"是啊，非常好的琴，但是也非常不容易掌握，我对你说。确实如此，先生。就像你刚才所说，当弹出来的声音那么动听的时候它是一只很好的琴，但是，并非一直都是那么动听的。"

"啊，"火车站站长热烈地说。"对呀。"

米切姆先生在一只背心口袋里摸索了一阵子，最后取出一截大约一英寸半长短的沾满灰尘的方头雪茄烟。"印度雪茄，"他解释说。"一旦你尝过它的味道就觉得任何别的雪茄都没有滋味。当我在印度班加罗尔的时候，有人送给我二十盒，质量最好的一种。我始终不知道是谁送的，一点也不知道。'赠给莫顿·米切姆先生。一个崇拜者'——一张普通的纸片上只写着这几个字。不过看得出是女性的笔迹。我还有一两盒在那里边。"他指指放在一张座椅上的一只大而脏的手提包。"我一直把它们随身带着。但是里边是空的。哈，哈！"看样子他身上也已经不再有

---

① 约翰·但尼尔爵士(1820—1914)——英国著名漫画家。

雪茄，因为此刻他正点燃的这一支显然是先前已经吸过的。他动手将班卓琴放入琴盒，向英尼戈问道："你是一位音乐家？"

"我时常弹钢琴。"

"专业的？"米切姆先生扬起他粗浓的眉毛。

"不，很普通的业余爱好者。"

"啊，可惜！"米切姆先生的眉毛又恢复了原来的位置。但他没有放下架子解释为什么他说可惜。

这时候英尼戈忽然想起了戴西·卡兰德给他的巧克力和饼干，他拿了出来邀请这两位一起享用。

"你是一个旅游者，一个参加运动的人，一个巡回剧团的演员，伙计，我看得出来，"米切姆先生称许地大声说道，一边自己动手吃起来，并小心地把雪茄烟掐灭。"给我吃一些饼干和巧克力，再喝两瓶威士忌，最好是黑麦威士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暴风雪、船只失事，任何灾难都不怕。曾经有一次在美国怀俄明和南达科他之间的黑山上我待了两个星期，就吃饼干、巧克力和威士忌，别的什么都没有。"

"南达科他！"英尼戈惊叫起来。这位先生一定真的到过那儿，因为南达科他不是可以想得出来的，脑子里并没有地图可以参看。

"是的，南达科他。我们一共两个人。让我想想，那人叫什么名字？啊，对了，希尔曼。他从前是个美以美会牧师，后来在丹佛经营一个快餐馆。那一年冬天出现了四十年未遇的严寒，我们两个径直闯了进去。"

"再吃一块饼干，"英尼戈热情地说。

"谢谢，伙计，我会吃的。当然，我们那时候有许多威士忌。或许你认为饼干和巧克力跟威士忌一起吃下肚去会很不调和，可是我告诉你，好得很，没有问题。如果你有一瓶威士忌的话不妨

试一试。"

"很抱歉，我没有。"

"出门必须带上一瓶，"米切姆先生严厉地说。随后他转过身来问正在吃一大块三明治的铁路职工："刚才你说的茶怎么啦，站长？"

这另一位嚼着三明治咕哝了一些什么。很明显，因为现在有三个人了，他便有点儿迟疑不决。

"你大概不会是哈里·布里格斯吧？"英尼戈问他。

这位站长正是哈里·布里格斯。他高兴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并坚持要求英尼戈详细地解释是从哪里听说了他的名字。等到他搞清楚那卡车司机是哪一个之后，哈里·布里格斯立刻改变了对英尼戈的态度；乔利芬特此时觉得自己几乎是一个老达林汉了。哈里·布里格斯想不到巧遇竟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圆圆的红脸膛兴奋得焕发出光采；他赶快动手沏茶。

米切姆先生系上班卓琴盒的带子。"这不过是我一个小小的爱好，你瞧，"他拍拍琴盒快活地说。"但用处很大，让我每天晚上都过得很快活，不管到什么地方。'叫莫顿·米切姆来弹琴，'他们都这么说。在总督官邸做客，晚上过得真愉快；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活动。我至少已经在五六个总督面前弹过琴，他们个个都听得入迷，都陶醉了，只有斯坦南菲尔德老爷跟别人不一样。"

"他怎么啦？"英尼戈问。"没有魂灵吗？"

"耳朵聋得跟电线杆一样，连大炮响都听不见。人们常常对我说，他是亚历山大[1]以东桥牌玩得最高明的。你看，他就是爱打桥牌。'把牌桌准备好，'我才演奏了一半他就这么嚷嚷。气得

① 埃及主要港口和工业中心。

我径自一走了之。怎么可以对莫顿·米切姆如此无礼!”

“说得对,”英尼戈咕哝道。“你是一位艺术家,先生,我看得出来。”说着他用一根巧克力向班卓琴弹奏者致敬。

“是啊,别人也这样对我说。一位殖民地总督还要我给他上课。我告诉你他的名字,虽然这是秘密,先生。”莫顿·米切姆严肃地望着手提茶壶张着嘴巴站在那儿的哈里·布里格斯。“他就是埃尔金·庞德伯里爵士。‘该死的,米切姆,’他对我说,‘你得教我怎么弹那玩意儿。’‘不胜荣幸,埃尔金爵士,’我说,‘可是办不到啊。’‘该死的,’他说,‘一定要办到。’‘要好几年时间呢,’我告诉他。‘那末你就在这儿待好几年,’他说。‘我要把你留在这里,米切姆,否则我就是该死的。’‘不行,’我对他说,‘我要坐下一班船到曼谷去。’于是他不得不让步。不过,我把有关斯坦南菲尔德老爷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他们俩不久将在新加坡会面——还教他如何在玩桥牌的时候把四张A和四张K都弄到手。‘该死的,我说你真是个天才,米切姆,’当他掌握了诀窍的时候说。‘我要在斯坦南菲尔德那个老家伙身上试一试。’后来他果然这么做了;这件事成了那一年的大笑话,在新加坡的每一个俱乐部里流传。我在香港都听说了。”

“香港!”英尼戈惊叫。“你简直就像把美丽的东西统统继承下来了。那些A和K是怎么回事?难道你是个魔术师吗?”

“不完全算得上是个魔术师。你瞧,我从来不搞那些造成观众幻觉或者利用机械道具的魔术,只是喜欢依靠两只手的熟练动作来变一些小戏法。如果有一副纸牌我可以玩出各种花样。”

“我说,你的本领真大,先生,”哈里·布里格斯说。他已经把茶沏好。“我真希望你能把本领给我那么一点点。好了,别再讲变戏法了,说真的,你的班卓琴的确弹得有特色。来吧,喝茶了。一只手拿杯子,一只手拿碟子。”

“可以消磨时光，可以消磨时光，”米切姆先生说着接过茶杯，很显然他思想正开小差。“我在各处旅游的时候发现这些小玩意儿很有用处，于是在途中不断把它们加以完善。有一次在上海我向一个中国老头学了一两个窍门使手法变得更熟练，另一次在新奥尔良认识一个入了法国籍的黑人，他教会我两个弹班卓琴的诀窍。不过我所知道的第一流弹奏者是在悉尼遇见的一个爱尔兰老头，他比所有的纽约爵士乐队演奏者都更加高明。你还别忘了，这些人的弹奏我都听过。”

“我有一个堂房兄弟在那儿，”哈里·布里格斯热切地插话说，“跟我同姓，只是他的名字叫吉姆，是洗衣店的司机。可能你见过他。”

“什么，洗衣店的吉姆！”米切姆先生嚷道，同时向英尼戈眨眨眼睛。“我跟他很熟。他告诉我有一个堂兄弟在这儿。‘如果去达林汉火车站的话，’他对我说，‘替我看望他。’”

“他真是太聪明了。我在这儿不过只干了六个月，可是跟他已经有两三年不通音信了。你不是在寻我的开心吧，先生。”

“是啊，我离开那儿至少有十五年了，”米切姆先生不动声色地说。“从那以后我周游各地。我是个在地球上到处游荡的人，到处游荡，伙计们。这次回到老家不过才两年，回来转一圈，你瞧，看看老朋友。”

“噢，像个悠闲的绅士，我懂了。”布里格斯先生说，钦佩中带点儿妒忌。

“你算说对了，”尤利西斯① 用他那时而美国腔、时而英国调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他的木马计使希腊打赢了特洛伊战争；那场战争结束之后，他在海上漂流十年，历尽种种艰险才回到家乡。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即以他的奇遇为题材。这里称米切姆先生为尤利西斯，显然是因为他自称“是个在地球上到处游荡的人”。

的、古里古怪、拖得长长的粗浊嗓音说。他再次取出雪茄烟头——已经很短很短的一截沾满灰尘的烟头，把它点燃，随后口中徐徐吐出团团烟雾，给人一种悠闲自在、无所事事的感觉，好比在环绕地球一圈又一圈、经历了无数次惊险旅行之后终于回到了故乡。

"像尤利西斯那样作一次美妙旅行的人真快活①，"英尼戈说，同时心里觉得好奇，这么一位古怪的人物怎么会在深更半夜里来到了达林汉车站；他居然能找到这样一个小岛实在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

"说得不错，我的伙计，"米切姆先生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应了一句，继而他打了个哈欠，问道："你那火车什么时候进站？"

"半小时之内应该到了，"哈里·布里格斯慢吞吞地回答，渐渐地又拿出火车站站长的气派。"今天夜里它晚点一小时。我到外边去转一圈。"说完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候车室。

"我现在拿不定主意是不是一定非乘上这趟车不可，"米切姆先生说，一边坐下身来。"我打算到诺丁汉去，你瞧，去看望几位老朋友。可是现在我不妨在这儿待到天亮。我先前错过了这条线上的一趟联运车。"

"是吗？"英尼戈打着哈欠问。"在哪个车站？"

"唔——我不记得了。"看来只有这一次他那非凡的记忆力没能起到作用。

英尼戈心中怀疑，莫顿·米切姆先生并没有错过什么联运车。这位先生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要么是一位了不起的旅行家，要么就是一个吹牛大王。英尼戈决定要进一步看看这位班卓琴弹奏者。

---

① 此句原文为法语。

然而，他所看见的却是塔文先生。校长正和他一起在一个山坡上踏着深深的积雪艰难地向上攀登。到了半山腰，塔文先生停住脚步环顾四周说，"那么，这一带全属于南达科他。羌叭。召唤一下孩子们，乔利芬特，"接着他便叫喊起来，尽管放眼望去一个孩子也看不见。但是，转眼间他们统统出现在眼前，好大一群，正发出巨大的哼哼声。英尼戈火冒三丈，朝着孩子们放声怒吼，可是哼哼声却越来越响。于是乔利芬特对着距离自己最近的男孩——小家伙叫威辛顿——狠狠地瞪了一眼，这一瞪把他自己完全彻底地瞪出了南达科他，瞪回了达林汉火车站的候车室；在这儿，莫顿·米切姆先生正睡大觉，他张大着嘴巴，鼾声如雷。

英尼戈把背包当枕头，直挺挺地躺在一张坐椅上听着米切姆先生打鼾。过了一两分钟，他又一次昏然入睡；这一回没有去南达科他，而是安然地进入了忘却之乡，虽然，似乎有那么一两次黑暗和宁静莫名其妙地受到侵扰，似乎在遥远的边境也曾发生过惊慌和骚乱。

2

有人摇他。英尼戈睁开眼睛看见一撮修剪得很不整齐、又粗又黑的小胡子。他深感厌恶，重又闭上眼睛。"醒醒了，先生，醒醒！"小胡子说。

英尼戈不想回答。

"如果想赶六点四十五分的车你该起来了，"小胡子继续说。

这句话非同小可，英尼戈再次睁开眼睛。在天色已亮的侵晨，候车室变了模样。他睖睁地望着眼前的搬运工问道："莫顿·米切姆哪里去了？"

搬运工人摇摇头。"不在这条线上。我从来没有听见过。"

"不是一个车站，是一个人。昨晚他就坐在那儿，讲他在曼谷跟人学弹班卓琴，还在新加坡学变戏法。难道是我做梦吗？"

"这种情形并不奇怪。我自己就经常那样，"搬运工诚恳地说。"要是让我吃点儿美味的罐装鲑鱼，我就会一觉睡到天亮。各种各样东西都梦见过，班卓琴和新加坡还算不了什么呢！"

"没想到罗伯·罗伊对我有这么大的作用，"英尼戈沉思道。"把我的脑袋都劈开了，还让我嘴里老是觉得黏糊糊的，仿佛嚼了苏格兰高地的泥炭。哎，对了，那个人到哪儿去了？他叫什么来着？等一等——哦，叫哈里·布里格斯。"

"啊，这就对了！你没有做梦，我告诉你。他已经下班回家有一段时间了。你错过了一点二十分那一班车，是不是？你要去北方吧，先生？"

"是吗？我要去北方？"英尼戈想了一想说。"大概是吧。不过，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我要先洗澡修面，喝一杯温热的盐开水，然后喝点儿茶吃几块吐司。最好再有一只鸡蛋——你要知道，是那种鲜嫩的带点儿棕色的鸡蛋。好吧，"说到这儿他拿出一个先令，"你觉得我这个打算怎么样？"

"谢谢，先生。我看你还是乘下一班车到格兰瑟姆① 去。达林汉帮不了你的忙，这是我给你的忠告。在格兰瑟姆你要什么有什么。"想到那喧哗热闹的城市，搬运工人叭嗒了一下嘴巴。

于是英尼戈到了格兰瑟姆。他悄悄地穿过清晨的阳光来到"天使和皇族"旅馆。在大多数旅客尚未喝到这一天的第一杯浓茶之前，他溜进一间浴室，长时间地沉浸在温暖的浴池中尽情享受这特别的快乐，弄得好几位客人因无法洗澡而处境尴尬。等到梳洗完毕坐上餐桌的时候他已作好充分准备要把放到他面前的

① 林肯郡的一个小城。

任何食物歼灭干净。早餐之后，他点燃烟斗，神思恍惚地浏览了几份报纸。当他终于重新赶路的时候已经是十点三十分了。

格兰瑟姆有无数电车和汽车，只是因为英尼戈将要成为《最后一只背包》这篇哀悼徒步旅行的散文体挽歌的作者，他才决定步行出城。在这天早晨步行似乎不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天气已经转暖，向西去的大路上机动车辆频繁来往，尘土飞扬，而他又并不想赶得太急。当他总算有机会折上一条小道的时候情形才有所好转。这条小道经过许多拐弯——它们往往乍一看好像死胡同，弄得英尼戈担惊受怕——然后把他带到一家红砖墙的小客栈，使他得以吃到面包、乳酪和啤酒。客栈里没人可以对话，因为店老板显然另有贵干白天不在家，老板娘则似乎没有空闲来招待他，连啤酒也是在提了抗议之后才端上餐桌的。英尼戈没有伙伴，孤单单地陷入梦一般的幻想之中，一直待到下午两点。当他优哉游哉地继续上路，沿着布满茬儿的田地和敞亮却已开始衰败的树林边缘往前走的时候，灌入腹中的啤酒和照射在身上的阳光共同发生作用，使他那梦一般的幻想变得更加朦胧恍惚。

英尼戈不知道眼下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正往哪里去。这些他并不在乎，好比一片枯叶顺着一条阒寂的小巷飘飘忽忽径自向前。整个阳光明亮的下午只不过是无聊的幻觉。"我如幻影游荡在众多的幻影之间，"他一再地把这句话在心里重复，因为他头脑中塞满了闪闪发光、乱七八糟的语录，它们摘自令人忧郁的诗文选集。在这个地方，一切都金光闪闪，然而或许只有灰尘是实实在在的。"才子娇娃同归泉壤。"① 对了，就是这么说的，他拖长了元音把句子重复一遍，只觉得一阵喜悦所造成的轻微颤

① 语出《辛白林》第4幕第2场；此处译文转引自《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卷第222页。

抖掠过全身。最后他来到一处幽雅阴凉的所在，小巷变成了一条窄道，在拐角处有一片绿茵场地，上方是巨大的树枝所形成的华盖。这是一个供人沉思遐想的地方，或许还可以在这儿睡上一个钟点呢。但是什么人在那边停了一辆小汽车。尽管汽车两边都有足够的树荫，车子本身却让英尼戈联想到喧嚣和忙乱，他停住了脚步。这辆车败坏了幽雅的景致。乔利芬特厌恶地瞅着它，随后他吃了一惊，向着汽车走近几步。

没错，看得一清二楚。沿着挡风玻璃的底边贴着一条告示，上面写着这么几个猩红的粗体字：注意，因为日期近了。① 在后排座位上，放着几块标语牌，约摸两三英尺见方，字体更粗，也是猩红颜色。英尼戈毫不犹豫地——此刻当然不是犹豫的时候——取出两块。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② 他再看另外一块，上面写着：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③ 英尼戈小心地把标语牌放回原处，然后，靠近这辆奇怪的富于启示性的小汽车，挺直身子仰卧在草地上。

四周一片寂静：偶尔不知从何处传来吱嘎声和鸟儿模糊的啁鸣，都显得那么遥远，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生活。英尼戈透过周围的树荫凝视着外界翠绿和金黄颜色的微光闪烁。整个下午始终虚无飘渺，此时它犹如无数彩色丝绸在和风中飘拂。这种脆弱使乔利芬特心中不悦；他闭上双眼。但是他身子底下的草地是结结实实的；他手里抓着的是成年累月、香气四溢

---

① 见《圣经·新约·启示录》第1章第3节。

② 见《圣经·新约·启示录》第6章第13、14节。

③ 见《圣经·新约·启示录》第8章第13节。

的草叶；他的眼睛重又睁开。眼前的这辆汽车虽然有点儿破旧，它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英尼戈注意到它的轮胎刚换上不久。他望着这些新轮胎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或许，拥有这辆汽车的预言家调换轮胎是指望当城市变为一片火海、山岭烟消云散的时候仍然可以坐着他的车四处奔跑。他也许能够驾车穿越哈米吉多顿[1]，那样他将创造纪录——直奔新天地的纪录，而所有的新闻记者和广告商都将成为可怜虫，除开咬紧嘴唇之外束手无策，因为最后一版报道早已印刷完毕、全部卖光，那上面的字迹都已经模糊！英尼戈让想像力这样自由驰骋，心里觉得舒服了一些，尽管依然存在着那么一小块空虚的地方，跟乔利芬特眼中的外部世界以及他的内心世界一样空虚。他打了一个哈欠，闭上眼睛，心里想着究竟谁是这辆汽车的主人，不一会儿便入了梦乡。

约摸一小时之后他睡醒坐起身来，发现这位主人正仔仔细细地检查他的车子。有那么一两分钟英尼戈不想动弹，只眨眨眼睛对他瞅着，不过已经失望地得出结论，此人看来并无预言家的气派。两人四目相视。

"喂！"汽车主人嚷道。"你是不是觉得我打搅你了？一定是这样，对不对？不过我先前来到这里时你还不在吧？今天下午十分暖和，嗯？"他的语调很高，好比唱赞美诗的调子，说话时脸上笑容可掬。他年纪四十左右，稍稍有点儿凹凸不平的前额上耷拉着褐色鬈发，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的颧骨突出，鼻子底下长着一小撮鬈曲的小胡子，牙齿似乎长得太多；他的整个外貌让人觉得他有那么一点儿像个福音传教士。

"你没有打搅我，"英尼戈回答，"就是打搅也没关系。这样睡

---

[1] 《圣经·新约·启示录》中所提及的一个大战场：当世界临近末日时，邪恶势力与正义力量将在那儿展开搏斗。

觉显得傻乎乎的，使你不方便了，可是我实在太累了。"说完他又打了个哈欠。

对方瞥了一眼英尼戈的背包，镜片在阳光下闪了一闪。"你一直在步行，对不对？我想你是在度假，没猜错吧？现在天气好极了，是不是？大概你是孤身一人吧？"

"对极了，我独自游荡如一朵浮云[1]。"英尼戈一边说一边吃力地站起身来。

"啊哈，我知道那是谁的句子，你瞧，"对方热情地嚷道。"那是华兹华斯写的，是不是？写黄水仙的，不是吗？一首美丽的诗，你说呢？这会儿你恐怕不想再步行了吧？不知我可不可以带你一程。我去奥克斯威尔[2]。知道这地方吗？你是不是也去那个方向？"

"对你说实话，"英尼戈答道，"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到外面来闲逛一两天，就算度假。"

"那真是好极了，不是吗？不过，你注意，我并不妒忌你，因为我正在做的工作——它使我有机会在乡下到处跑——胜过任何假日，比什么假日都好得多。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工作吗？当然不会知道。我是二次复活主义者联谊会的组织干事。或许你是一位二次复活主义者，是不是？"

"不，我连一次复活主义者都不是，恐怕以前听都没听说过这两个名称。"

"是吗？"这人顿时沉下脸来，随着重又露出喜色。"可是现在你听见了，不是吗？我想或许你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因为今天晚上在奥克斯威尔我们将举行一次特别集会，我想或许

---

[1] 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一首诗的题目，也是这首诗的第一句。

[2] 这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地方。

你也会去参加。我自己正要上那儿去，已经告诉你了，对不对？没错，中东区全体成员的一次特别集会，包括以法莲[①]和迦得[②]——"

"以法莲和迦得！"英尼戈叫道。"他们跟这次集会有什么相干？"

"噢，你不懂了，是不是？看来你一定知道这两个名字啰？对了，我得解释一下，嗯？不过，等一等，让我先把姓名告诉你。"接着他脸色十分严肃地说："我是E. G. 廷帕尼。"说完又微微一笑。

"我姓乔利芬特，英尼戈·乔利芬特。这个姓挺怪的，是不是？"

E. G. 廷帕尼举起一只手表示不同意见："不，不，一点儿不怪。别那么说。我知道这个姓。真的，我知道。有一位乔利芬特太太是我们西南区一个杰出的工作人员，就是西缅[③]区，你知道。西缅区的总部在埃克塞特[④]，我记得乔利芬特太太就是埃克塞特人。是的，她在那儿开茶叶店。或许你们是亲戚？"

"我想不会，"英尼戈回答。"还是给我讲讲迦得和以法莲吧，还有，为什么埃克塞特属于西缅。"

"我们仿效耶和华把迦南分给十二支派那样把整个乡村地段划分成十二个区。我只是驯服的工具而已。在联谊会的一次年会上有人抱怨说我们的划区方法十分混乱。联谊会主席就冲着我说：'或许E. G. 廷帕尼先生有好办法。'就在那一瞬间我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他说'到《圣经》里面去找。'我蓦地醒悟过来，知道了应该怎么办。'我们不都是上帝选民的后代吗？'我说，因为我知道大家都相信我们盎格鲁-撒克逊这个大民族的祖先正

①②③ 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祖先之一。
④ 德文郡的首府。

是那十个失落的支派①，跟英籍以色列人一样，只不过我们看问题比他们透彻。'那就把我们这个地段按照耶和华划分迦南的办法来划区，'最后我这么说。"廷帕尼先生打住话头取出手表。"时间过得真快，不是吗？"

"是啊，"英尼戈应道。他感到失望，因为他不想失去E. G. 廷帕尼先生。

"现在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乔利芬特先生。我相信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对不对？你是干什么的？"

"勉强算得上是个教师吧。"

"或许是个大学生？"

"剑桥毕业的。法文是第三名，选修的是历史。"

"还是专家，嗯？那太好了，不是吗？"廷帕尼先生大声喊起来。很显然，他对于这个字眼②的概念与学校当局的颇有出入。"我知道，我知道。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总是看得出来的，对不对？并非说我自己也是个大学生。不是这样。我是自学的。我十五岁就离开了学校——沃尔弗汉普顿的一所走读学校——以后就只有读过会计学函授课程（那也是很差劲、很肤浅的）和一段时间的商业西班牙语夜校。直到后来我才遇见了伟大的老师，乔利芬特先生，那就是《圣经》——家喻户晓、文辞优美、天天与你作伴的老朋友《圣经》。"说到这儿他像变戏法似的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取出一本。"我相信你不是那种所谓的高级趣味的批评家吧，是不是？"

英尼戈诚实地回答说不是，同时又试图给廷帕尼先生这样一个印象：假若自己有那种闲情逸致，或许现在就是一名高级趣味的批评家了。

---

① 公元前722年作为俘虏被带到亚述的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十个支派。

② 原文是special，既有"选修生"的意思，又可作"专家"解。

"啊，你瞧，我打开话匣子就没完没了，"廷帕尼先生又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希望你跟我一起到奥克斯威尔去。你会受到热情欢迎的，乔利芬特先生。六点半有一次正式茶点——各个地方的人都来参加，你瞧——然后就举行集会。我希望你一起去，就作为我的客人，我的朋友，如果你不反对我这么说的话。我相信你不会反对，是不是？好了，就这样吧？我虽然非常乐意待在这儿跟你谈谈我们二次复活主义的一些道理，但是，你看得出来，对不对？我没有时间啊。"说完他咧着嘴天真地笑起来，露出一排闪闪有光、参差不齐的牙齿；同时伸出手来抹了一把出汗的额头和褐色的鬈发。

这样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英尼戈把雨衣和背包塞进车内（这两件东西都在后排座位上那些《启示录》的标语牌中间找到了一席地位），自己跟着也钻了进去，小汽车便立刻启动。它发出嚓-嚓的响声沿着蜿蜒的小道缓慢前进，爬行穿过五六个村庄，因为廷帕尼先生开起车来异常地小心谨慎，他要让路上的行人有充足的时间看清楚挡风玻璃上的告示：注意，因为日期近了。倘若有人看了这句话嘻嘻讪笑（这是经常有的），英尼戈就板起面孔狠狠地瞪他一眼；倘若他们现出迷惑和惊骇的神色（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推牛奶车的人确实大吃了一惊），他就对他们微笑，仿佛他是传递好消息的信使。廷帕尼先生一路上话语不多，因为他必须集中注意力对付许多转弯和十字路口等等，然而他也还时时就二次复活主义或者他本人的情况作一些介绍。英尼戈总结当时和后来所得到的信息形成一个概念，二次复活主义者联谊会的基础在于对《启示录》第十二章① 所作出的一种不同寻常的解释：大约在一九一四年，撒旦获得释放并得到无限的

① 《圣经·新约·启示录》第12章第9节说到古蛇撒旦的来历："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

力量，它立即行动起来，欺骗了一些国家，把它们集合在一起准备发动战争；更可怕的事情很快就要在今后的两三年内接着发生——更加频繁更大规模的战争、洪水和地震、天火燃烧，在这之后，大海将永远失去平静，太阳、月亮、星星、地球都将如浮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物质都不复存在。除了这么一个带有启示性质的梦想，另外还有若干惊人的理论，都是关于十个失落的支派和大金字塔的。所有这一切令人头昏脑涨，好比听一个人描述他的恶梦。至于廷帕尼先生本人的经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尼戈所了解到的那掐头去尾的部分，似乎相当简单，其中最核心的事实就是，他卖掉了他所谓"沃尔弗汉普顿最完备的保险帐册之一"以便把他的余生（最多只有三年）贡献给二次复活主义。当英尼戈赞扬他的勇气和信念时，廷帕尼先生非常谦虚地指出，假如乔利芬特也相信二次复活主义对于未来的看法，那么，想让他继续从事保险行业的工作同样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要把二次复活主义的道理告诉人们，"廷帕尼先生说，"我还觉得拿他们的钱是错误的，正如你就会那么干，对不对？我现在心里十分清楚世界末日很快将要来临，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劝说人们保二十年的人寿险——比如说一千英镑，每年交纳五十一镑十先令的保险费——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最后一天，有个人到我这儿来，要求为他的两个孩子保教育险，我不得不直言相告，对他说他的孩子决不会受到教育了，不会像我们那样受到教育，不是吗？我只能这么做，你说呢？继续干保险业务是不诚实的，对不对？并不是我存心要欺骗别人，客观事实就是如此，想要保持诚实无论如何不可能了，对不对？"

英尼戈把这个问题思考一番。"我想可以保持诚实，"他最后以尽可能严肃的语气宣布。"毕竟，人们要求保险是为了得到安慰，因为他们觉得未来是实的而不是虚的。你瞧，他们会得到安

慰的。他们的将来确实有了安排，真的。他们的钱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你明白吗？"

廷帕尼先生没有明白；直至他们两人到达奥克斯威尔，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奥克斯威尔原来竟是一个相当寒碜的小镇；廷帕尼先生解释道，之所以选择它作为集会地点，只是因为这个地区一位主要的二次复活主义者恰巧居住在这个小镇，是他提供礼堂给同志们聚会、品茶。"格鲁迪先生是老资格了，是我们的一位骨干，是个性格坚强思想深刻的人，"廷帕尼先生进一步解释说，"他白手起家，现在相当富裕。他是农场主、粮食零售商，此外还从事马匹的买卖并经营若干其他业务。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是我们最最强有力的二次复活主义者之一。刚才我遇见你的时候，是去给他的一位已经成家的儿子捎个口信，"廷帕尼先生又添上一句，似乎这样才算把事情讲完全了。

已经有几辆轿车、一两部双轮轻便马车和一辆小公共汽车停在格鲁迪先生的礼堂外边。这礼堂是一座小型的、不十分气派的红砖墙建筑，显然是这个小镇的娱乐场所。此刻这儿已是一片嘈杂，人们（大多数是妇女）正忙着进进出出。廷帕尼先生匆匆向英尼戈打了个招呼便迅速挤入人群之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不再露面。英尼戈待在礼堂外面，瞅着忙碌的人们和贴在大门周围墙上的标语。这些大标语上的启示性语录读起来比廷帕尼先生汽车里的那些小标语牌更加令人惶恐不安。它们以动脉血一般鲜红的字体宣告人们所熟悉的一切事物都将迅速灭亡。在那些日子，血红的字厉声尖叫道，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① 二次复活主义者们个个都梳洗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笔挺的、最漂亮的衣服出入于会场内外；熟悉的同志互相问候身

---

① 见《圣经·新约·启示录》第9章第6节。

体健康，陌生的客人则彼此寒暄。英尼戈朝礼堂门口走近一些，立刻闻到刚刚烧好的火腿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他这才想起今天早餐过后直到现在只吃过一点儿面包和乳酪。是啊，他觉得肚子饿了。这时候他的视线被另一条血红血红的标语所吸引：我万军之耶和华在忿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① 他同时还觉得自己十分肮脏邋遢。

"这位是乔利芬特先生。"廷帕尼先生重又出现，正朝他微笑。"这是格鲁迪先生。"

"今天在这儿见到你我们很高兴，"格鲁迪先生说；他的嗓音很深沉。他的外貌确实给人以年高德劭的印象：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身穿一套黑色服装，打扮齐楚。他的眉毛浓密，十分威严；他的鼻梁具有闪米特人的弧线，显得英俊威武；他嘴唇上边那长长的银白色胡子则有一种超凡入圣的气概。那是一张在沙漠里举行的献祭仪式上你在烟雾缭绕之中可以看见的面孔。

英尼戈回答说他也觉得很高兴，继而他把廷帕尼先生请到一旁，询问是否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梳洗一下。这使廷帕尼先生想到，应该为英尼戈安排一个住处。他向格鲁迪先生请教，于是老先生又走到英尼戈跟前。"我那儿有房间，"他说。"今天晚上你就和我们在一起。"

英尼戈很想以同样自负的神气来答话，但是他所能做到的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什么非常感谢啦、最好不要这样啦、太添麻烦啦、那房子挺气派不过很容易另想办法啦，等等，对于所有这些话格鲁迪先生通通当耳边风。

"会给你安排一个地方的，"老先生宣布。"我妻子在督促茶点的准备工作，不过我的外甥女会带你到我那幢房子去。"说完

①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 13 章第 13 节。

他高视阔步地离去，廷帕尼先生在后面跟着。

英尼戈等待那骨瘦如柴、长着大鼻子的高个头女人到来——以法莲或者迦得的女儿准是这个模样。然而，他大吃一惊，廷帕尼先生带来的竟是一位约摸二十岁的姑娘，脸色红润，盈盈含笑，十分美丽动人。这就是格鲁迪先生的外甥女拉奇小姐，前来照顾他的原来是这么一位漂亮的千金小姐。英尼戈是个易动感情的青年人，他的敏感往往使他心中苦涩；这时候他热情地与姑娘握手，心情激动地随着她来到距离礼堂大约只有四分之一英里的一幢房屋。在这里，果然有一位老妇人接待了他，把他带进一间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小卧室。当他梳洗完毕准备返回礼堂时，发现拉奇小姐还在等候他，依然是那么脸色红润，盈盈含笑。英尼戈高兴得真想再一次和她热烈握手。小姐身穿美丽的蓝色连衣裙，膝盖以下露出非常漂亮的丝质长统袜。小小的鼻子上五颗雀斑十分招人喜爱。她长着一双睫毛很长的蓝色大眼睛，瞅着英尼戈的时候仿佛星星那样闪烁。她居然是以法莲或者迦得的女儿，真叫人难以置信。

"你一点儿不像个二次复活主义者，"在返回礼堂的路上英尼戈大胆暴露自己的看法。当然，说了这句话之后他必须接着对拉奇小姐说明他想象中的二次复活主义者是什么一种模样，于是他极尽夸张之能事描绘了一个形销骨立的女人形象，引得小姐开怀大笑。那么，她是不是那个样子呢？不是，英尼戈激动地回答，小姐听了脸色更加红润，笑得比先前更加舒坦。不过他也不像个二次复活主义者，她说。他不是。那么他在那儿干什么呢？英尼戈简单地作了解释，同时请拉奇小姐谈谈为什么她自己也在那儿。原来她已经在格鲁迪先生家里住了一年半了。格鲁迪太太是她的姨妈。拉奇小姐在这儿帮助料理家务，尽管姨父和姨妈待她非常非常慈祥和蔼，生活却非常非常枯燥沉闷，因为实在

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到这里来的每一个人不是很老了就是很乏味，要不就是既老又乏味。他们每天所谈论的只是《圣经》、失落的部族和金字塔，没有任何其他内容。有时候她觉得这些话题很愚蠢，但有时候又觉得不能不相信，因为他们对这些都那么有把握；还有的时候，她又觉得自己邪恶透顶，心里不禁有点儿害怕，是啊，有时候怕得失魂落魄。这许多话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很显然拉奇小姐——弗莱达——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和人谈心，没有机会吐露心中的秘密。等他们回到礼堂的时候，两个人不但成了朋友，而且更是同谋，因为年轻人一旦被放逐到老年人的国度里，便立刻会形成最最牢不可破的秘密团体。在礼堂门口英尼戈会意地瞥了一眼墙上那些猩红的标语，弗莱达也投去一瞥。接着他们四目对视。

礼堂的门关着，两人轻轻将它推开一点儿向室内窥探。大约六七十个人围坐在若干长形茶桌旁边。此时他们没有吃茶点，正在听格鲁迪先生演讲；老先生站在礼堂那一头的讲台上，显然已经在做总结。他那深沉的嗓音继续在礼堂里响了一阵之后英尼戈才听出他在说些什么，然而他最后从手中拿着的《圣经》里面所摘引的那一段却清清楚楚地传到门口；正从弗莱达肩膀上方向屋里窥视的英尼戈听了觉得很可怀疑，仿佛整个奥克斯威尔都是一场奇异的梦。

“到那日，”格鲁迪先生扯着嗓门念道，“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矶仑。在密抹安放辎重。”① 念完这段语录，老先生作一恰当的停顿，然后步下讲台。“我们吃茶点吧，”他以较为柔和的声调说，人们顿时七嘴八舌，礼堂里一片喧哗。

---

①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10章第27、28节。

“我们真好像到了密林，绝对如此，”英尼戈低声咕哝。廷帕尼先生在自己身旁为他们两人保留了坐位，但这张桌子过分拥挤，而且人们已经坐了好长时间，用的又是长板凳而不是椅子，因此留给他们两人只剩很小的地位。弗莱达先入座，英尼戈随后挤在她和廷帕尼之间。这位二次复活主义者简直要冒热气了。“这儿真热，呃？”他对英尼戈说。“不过这真是一次盛会，一次盛会！”

或许这可以算是一次盛会，但它毫无疑问是一次相当古怪而惊人的晚餐。英尼戈记得以往所参加过的各次正式茶点，但没有比这一次更“正式”的。板凳上的客人严阵以待，茶桌上的食物丰富充盈。冷盆有火腿、猪舌、牛腿肉、发面饼和鸡蛋色拉；餐盘上堆得高高的是白面包、黑面包、葡萄干蛋糕和烤饼；众多的碟子里盛着果子冻、蛋糊、牛奶冻和水果色拉；点心包括大量的果酱烘饼、柠檬杏仁馅酪饼、奶油泡夫、杏仁饼、胡桃饼、葡萄干饼、巧克力饼和可可饼；此外还备有一堆堆白糖、一夸脱一夸脱的奶油和源源不断的茶水。在英尼戈的记忆中，以前从未见过如此丰盛的食物。这就好像有人要他吃开一条通道穿过某个大百货公司的食品部；食欲并没有大振，反而倒了胃口，连正常的进食要求也丧失殆尽。望着这些堆满菜肴和点心的桌子，人的饥饿被驱除到九霄云外，他甚至无法想象曾经有那么一种感觉存在过。英尼戈一会儿尝尝这个，一会儿又试试那个，却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吃些什么；他被紧紧地夹在拉奇小姐和廷帕尼先生当中感到热得难受，而眼前的场面则使他惊愕不已。二次复活主义者们无愧于在他们面前堆成了山的美味佳肴；这次最最“正式”的正式茶点算是遇上了对手。即令这些先生们都在旷野里度过四十个年头，处理这巨大的食物之山也不会如现在这样气概豪迈、风度翩翩。他们不像你所经常见到的那些吃客，一边进餐一边嘻嘻

哈哈，喋喋不休；他们并不猛吃一阵之后突然失去大吃大喝的勇气；他们也不是一会儿尝尝这个，一会儿又试试那个。不，他们静静地、按部就班地把筵席彻底洗劫；他们井然有序地从第一片火腿开始稳步向最后一块巧克力饼进军；五十分钟之后，茶桌上已是杯盘狼藉，源源不断的茶水也成了无力的涓涓细流。英尼戈尽管早已撤出这场餐桌上的争夺战，却不得不呆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以惊讶和羡慕的眼光瞅着眼前的残局；在他的一边，廷帕尼先生冒着热气，另一边，弗莱达正文雅地忍受着暑热的炙烤。隔开桌子与英尼戈面对面的是两个有着菜色长脸的中年妇女，两只面孔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旁边还有一个滚圆的小个子男人；他没有牙齿，当他咀嚼食物的时候，鼻子和下巴间隔只有一英寸。如此三位人物，根据外貌判断，仿佛只能绕着"正式茶点"这一密林的边缘行走，可是在实际上，他们却径直从它的中央穿过，并且出现在对面时丝毫没有受伤。在他们三位头顶上方的墙上，赫然贴着格鲁迪先生又一块猩红的标语，那第一句是：你心中的蜡烛将不再有丝毫光亮。①英尼戈瞧瞧板凳上的人，又瞅瞅墙上的标语，一切都那么古怪，真是古怪极了。

茶点过后弗莱达不见了踪影，廷帕尼先生也被以法莲和迦得的女儿们带往别处。英尼戈漫步到室外呼吸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过了一会儿他点燃烟斗在外边的道路上来回踱步，眼睛则留神地望着礼堂门口，生怕错过了可爱的弗莱达。几个迟到的二次复活主义者匆匆忙忙进入礼堂，他们是被工作耽搁而没能赶上这个世界所举行的最后第三次廷帕尼正式茶点。接着，驶来一辆大型汽车停在路旁，从车上小心地走下几个人；不言而喻，读者诸君当然不能指望这几位在正式茶点上大显身手了。他们之

---

① 语出《经外书》第14章第25节；原句是"我将在你心中点亮一支理解之烛"，格鲁迪先生反其意而用之。

中有一个块头极大的中年妇女，紫红色脸膛，外貌威严，由一位面庞清瘦、神情抑郁的姑娘搀扶（这一类女人往往如此），这位姑娘的上衣是太太绝对不喜欢的。此外还有一个高个子男人，长着一张特别长特别瘦的褐色面孔，举止带有军人风度。英尼戈瞧着这三位新来的客人分别仪态万方地、步履缓慢地、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礼堂。随后他瞥见弗莱达的蓝色连衣裙出现在门口。

“喂，”乔利芬特问道，“集会什么时候开始啊？”

“马上就开始，”拉奇小姐回答。“头面人物已经到了，你没看见吗？以他们高贵的身份，自然不会来吃茶点。那红面孔大鼻子的是贝维孙-伯尔太太，跟她一起的是她女儿——从来不说话，穿着十分难看。那个男人是邓克少校。他很不错，只是有点儿疯癫。”

“没关系。我们都有点儿疯癫。”

“你或许有点儿，”弗莱达反驳说，“但我不是——”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英尼戈说。

“你不知道。”

“我知道。你想说‘那个腔调！’”

“不，我不是想说这个，”弗莱达大声嚷道，继而她对英尼戈微微做了个鬼脸，那用意很明显是要对方学她的样更起劲地做鬼脸。拉奇小姐所希望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来交谈。先前在餐桌角上坐了那么长的时间，听一些呆板的老头老太说那种不是愚蠢无知便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无聊话，现在总算可以面对一位长着一双漂亮眼睛、脸上带着微笑的青年人，真是何等快活。英尼戈做了几个鬼脸作为回答——他称之为“沙袋① 玩笑”——与此同时还这样遐想：假如拉奇小姐戴一副铁丝边眼镜或者体重多三斤②，他就不会有这样的兴趣，就可能会远走高飞了。眼下的实际情形是，乔利芬特面对着弗莱达·拉奇心里跟她一样觉得十

分愉快，对于自己刚才的俏皮话以及带有讽刺意味的遐想颇有几分自鸣得意。

然而，时间到了，聚会、集会、大会——叫什么都行——开始了。茶点用具已经被清理干净，桌子移到后面，板凳都排列在小小的讲台前面。格鲁迪先生、贝维孙-伯尔太太、邓克少校和廷帕尼先生列队走上讲台，仿佛要为大家表演四重唱。人们立刻冲向长板凳。弗莱达和英尼戈落在最后，结果只能挤在一条靠后面的板凳的端部。弗莱达紧挨着一位矮胖结实的女士，这位太太拍拍她的手对她笑笑。英尼戈则紧挨着弗莱达。他必须贴着拉奇小姐的后背并用手抓着凳子才能坐得住，实际上他的半个身子还在板凳外面。

格鲁迪先生在讲台上走前几步，以慈善族长的目光扫视台下的听众，仿佛在他面前的是他的牧羊人，他的弓手，他的侍女，他的教徒，他的羊群。随后他举起一只手，全体听众立刻俯身向前，并且双手掩面。英尼戈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也跟着俯身向前，因为猛一用劲，原先放在弗莱达身后的手臂向上一滑，搁在了她腰部的某个地方。拉奇小姐把身体抖动一下，嘴里轻声咕哝了一句。“对不起，无法控制，”英尼戈低声道歉，并竭尽全力试图把那只无辜的手臂从小姐腰部挪开。弗莱达又压低嗓门十分严厉地对他“嘘”了几声，因为格鲁迪先生已经开始念一篇祷文。这祷文相当长，英尼戈的身体可怕地扭曲着，难受极了，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认真谛听。当然，它仍然引起英尼戈的共鸣，因为格鲁迪先生不断提及上帝的选民遭受埃及法老的监禁奴役和越过广阔的沙漠进行大迁徙，那种种苦难乔利芬特此刻正通过

---

① 兼指用于垒建防御工事的沙袋和那种用于砸人的圆柱形沙袋；英尼戈认为自己在这种时候做鬼脸可以起到防御和进攻两方面的作用。

② 英国重量名，用来表示体重时，1 吨等于 14 磅。

他的四肢得到切身的体会。

当祷文念完全体听众重又坐直身子的时候，格鲁迪先生挺立在讲台上，什么话也不说，什么动作也不做，双目注视着他们至少有两分钟之久。英尼戈不知道接着又将发生什么事情。

“基——”格鲁迪先生开始唱起来。

每一个人都立刻从凳子上跳起来——只有英尼戈例外。他多坐了一秒钟的时间。长板凳靠他这一头向下跌落，使他砰的一声坐倒在地，另一头向上翘起并微微前倾把一位滚圆的小个子男人——就是没有牙齿的那一位——猛然击倒在前面的座位上；礼堂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吵吵嚷嚷，以致齐唱赞美诗这一仪式被迫暂停，一直要等到小个子男人回到他自己原来那一排，翘起的长板凳被放回原处，以及英尼戈匆匆忙忙站起身来。他脸涨得通红，衣服也弄脏了，一肚子怨气。

“基——”格鲁迪先生重新领唱，这一次大家都跟着唱起来，只有英尼戈没有张嘴，因为这首赞美诗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他感到尴尬；当大家重又坐下的时候他更加感到尴尬，因为刚才属于他的那几英寸座位已被侵吞。正当英尼戈打算彻底放弃坐板凳的权利去靠墙站着的时候，弗莱达从她右边那位矮胖的太太那里夺得大约六个英寸，十分娴雅地招呼他入座；盛情难却，于是乔利芬特便紧紧靠着拉奇小姐在那个位置上一直坐到大会结束。

E. G. 廷帕尼先生应邀发表演说。他满怀成功的喜悦，激动得额头有点儿出汗，手里抓着一大把讲稿走上前来。他的金丝边眼镜、众多的牙齿和惹人注目的褐色鬈发给台下的听众以突出的印象。廷帕尼先生向大家微笑——为了类似今天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让他把整个沃尔弗汉普顿都卖掉他也心甘情愿。此时他罗列统计数字，把属于以法莲的二次复活主义者的人数与属

于但[①]的人数作比较，并表示相信迦得的人数很快将超过以萨迦[②]；他甚至还向听众们提供百分比。的确，廷帕尼先生把他通过会计学函授课程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得那么好，以致英尼戈不禁担心，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突然想到自己还读过一个夜校，因而就会操起商业西班牙语来。这位先生着实叫人喜欢，他是那么豁达开朗，对于自己作为二次复活主义者联谊会的组织干事怀着那么纯洁的自豪感，然而他刚刚开始享受人生就不得不将它放弃或者被迫承认自己是个大傻瓜（除非二次复活主义者的努力可以把世界末日不断往后推迟），想到这一点，英尼戈心里觉得十分痛苦。

外貌威严的贝维孙-伯尔太太接着讲话，主题是对于基督教的怀疑。她把这种怀疑比喻为一个每天早晨和晚上都照例要来侮辱她的非常令人厌恶的家伙。贝维孙-伯尔太太严正要求大家对这种怀疑采取各方面的措施。至于这些措施什么时候能全部实行，她并不坚持某个具体日期，并不抱有很大希望。二次复活主义者之中只有很少几个是耶和华成就大事业所不能没有的帮手，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至少可以做到把这种怀疑加以控制。贝维孙-伯尔太太要大家记住，对于基督教的怀疑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码事。她没有更多地议论耶和华，而她提及耶和华时所使用的口气让人觉得仿佛上帝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现在正借宿于她的乡间宅第。贝维孙-伯尔太太的讲演并不成功，不过，她能到奥克斯威尔来出席这次大会显然使大多数她的听众得到很大的满足。

随后轮到邓克少校。他的演说围绕着金字塔、国际关系和地震。他把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很近很近地凑在眼前，先花了一些时

---

①② 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祖先之一。

间议论金字塔的高度(这是世界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日期的决定者);但是由于笔记本的妨碍,他的这一部分讲话难以听懂。邓克少校接着论述国际关系。他说目前的国际关系很快将要出现一个巨大的危机。我们正处于最后阶段、最大规模的战争的前夕,面临着真正的哈米吉多顿。然而比战争更严重的是地震。每一个人都注意到近年来我们遇上了越来越多的风暴、洪水和地震,科学家们面对这些现象都大惑不解。他们在世界各地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企图找到这些动乱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他们什么也找不到。那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气压的升降或太阳黑子的活动;一些原先受到控制的力量正获得释放,正在对地球施加影响。以上这些动乱说明新近获释的"黑暗王子"已经开始活动。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① 用他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采用的那种干巴巴的语调传达了这一句语录之后,少校戛然结束了他的演说。英尼戈暗自作出判断:这位先生疯了,他平静而体面地疯了。

格鲁迪先生动员其他朋友们就以上同志所阐述的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一两分钟的沉默过后,一个长着黑胡须的人霍地站起身来,讲了一些关于乔治五世是大卫王第九十九任继承人之类的话,便又坐了下去。接着,一个嗓音刺耳的小个子女人宣称她这一年里四次梦见一位天使手持一只如同金煤斗似的东西在圣保罗教堂的圆顶上空挥动。格鲁迪先生向她点头表示赞同,但是看来她如此炫耀自己给一般听众留下的印象不佳。在她之后又是一阵等待。随后格鲁迪先生又走上前来。正当他要对大家讲话时,礼堂后部发生一阵骚动。

"我看见了,我们的朋友希金沃斯·温德比牧师到了,"格鲁

---

① 《圣经·新约·启示录》第 20 章第 7 节。

迪先生大声说道。"我相信他一定很高兴向我们大家谈谈他的看法。他能来参加我们的集会真是我们莫大的幸运。"

一位穿着黑色服装、身体结实的高个子上了讲台。他站在那儿喘着粗气，还一边用手抹去额头的汗水。这时候台下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牧师先生形象有点儿特别：长而密的黑头发，白皙的脸庞大得异乎寻常，而且额头和下巴颏都有点儿后塌。"我亲爱的朋友们，"他的声音在礼堂内隆隆作响，"请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匆忙赶来此地现在上气不接下气，而喘不过气来我就无法讲话。"全体听众再次鼓掌，连英尼戈也不例外。乔利芬特环顾四周，发现整个会议的气氛有了一个大变化。人人都在期待着，他们俯身向前，全神贯注。

温德比先生举起一只白皙的大手。"我的朋友们，"他开始说，这回声音比较轻柔，"能够再一次对你们大家讲话是一种快乐，而在这个苦难加悲伤的生活之谷，快乐并不是很多的。我们生活在罪恶之中，死神在人们中间忙碌。丈夫不得不诀别妻子而去，母亲不得不为死去的孩子恸哭。"他保持着这样的语调继续说了一阵，声音如调低了的小提琴所奏出的弦乐，十分动人。他的讲话，内容无关紧要，魅力全在语气和神态之中；甚至连第一眼并不喜欢这位先生的英尼戈也隐隐觉得自己被感动了。其余的听众直率地放纵感情恣意流露，任凭心弦自由颤动。一些女士在啜泣。弗莱达身体不自在地微微颤抖，上齿咬住下唇。坐在长板凳上的英尼戈这时候不但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受着折磨。

温德比先生停顿一会儿，垂下他那特别大的脑袋。随后他又抬起头来，越抬越高，直到留有泪痕的白皙的面孔看上去仿佛在日光下闪耀。"但是，朋友们，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证明这些现象吗？"他平静地问道。"难道这些罪恶、苦难和死亡都是奇闻怪事，

需要我到这儿来对你们赘述吗？我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谈谈？我们的信息就局限于此吗？"说到这儿他向前跨上一步，以便站在讲台的边缘。"不，"他雷鸣般吼叫。"不，一千个不！"

"以法莲！"一个声音在英尼戈耳边高喊。

"你说什么？"乔利芬特大声问道，他被吓了一跳。但是这个拖了一张椅子坐在英尼戈背后的人根本不理睬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讲者。

"我要聆听主的教诲，上帝的话都写在这里了。"温德比先生此时语调已完全恢复自然；他举起手里的《圣经》。"此后，"他接着以唱赞美诗的语调说道，"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上帝。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① 温德比先生继而在想象中把世界化为灰烬，随着一声有力的喊叫把它吹散。他启示基督教的忠实信徒们如何才能到达永久的天国。他让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带领他们通过那珍珠之门沿着纯金之路走向生命之泉的发源地——耶稣的宝座。

他举起的双臂似乎把他大部分的听众抬了起来，使他们脱离了座位。如果说先前他们只是低声哼哼，那么此时他们已是大叫大嚷了。只有贝维孙-伯尔太太和邓克少校不为所动。廷帕尼先生取下了眼镜，正把它使劲擦拭。格鲁迪先生则巍然坐在椅中，心里想象着（眼睛不能看见）太阳照射在沙漠上的情景，脸上容光焕发。英尼戈吃惊地四顾张望。此刻礼堂里混乱不堪，一片乌烟瘴气。他瞥见并注视一张又一张几乎都扭曲变形的脸。秘

---

① 《圣经·新约·启示录》第 19 章第 1—3 节。"哈利路亚"是欢呼语，意为"赞美神"。

密原来就在这里：冲破一个月又一个月索然无味的日子，类似今天这样的时刻在盛大的狂欢宴会上突然爆发，在如同旧照片那么平静而没有光彩的生活中訇然出声，闪闪发光，以期夺得一席地位。一丝怜悯在英尼戈心头蓦地一颤，然后又消失了。

温德比先生这时候大汗淋漓，脸色比先前更加苍白，热烈地为二次复活主义者们祈神赐福。全部仪式宣告结束，人们拥向讲台。"我们怎么办？"英尼戈问。

"我们走吧，好不好？"弗莱达说。"这一次还不是那么可怕，但也已经够糟糕的。到了外面就会觉得舒畅一些，这我有经验。"

两人走到礼堂外面的道路上，一边踱步一边把全体二次复活主义者尽情嘲笑。但是当他们来到格鲁迪先生的房屋跟前的时候，弗莱达迟疑了。"恐怕我不能不进去，真的。姨妈可能需要我帮助她准备晚餐。"

"晚餐！"英尼戈十分惊骇。"吃了那样的茶点还能吃晚餐？准保他们一个也不想吃了，除非他们准备闹个通宵。"

"是啊，他们会的。他们是饕餮之徒，我对你说。我姨父会带几位客人回家来的。所以我讨厌待在屋里。他们会没完没了地啰苏个不停，我实在是听腻了。你不也听够了吗？"

英尼戈承认自己也已经听了不少。两人继续沿路向前走了约摸一英里，站在一座桥上漫无目的地闲扯了一会儿，然后回到格鲁迪先生的房屋。可是弗莱达并不进去，她攀上一扇里边亮着灯的窗户的边沿，从两块拉拢的窗帘之间的缝隙向室内窥探。

"他们在那儿，"她向英尼戈通报，"在吃三明治。我说他们还会要吃的，没错吧。"

"简直难以置信，"英尼戈压低嗓门惊叫道。"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任着性子！世界就要毁在他们手里了。我现在看见廷帕尼正在咬老大一块三明治。可怕呀，真可怕！走吧。"

弗莱达临了再对里面瞧了一眼，回过身来赶上英尼戈。“温德比先生也在屋里。我不喜欢他。你呢？我觉得他是那些人当中最怪模怪样的一个。你知不知道，他老是称呼我‘小妹’——”

“那家伙，不要脸！”

“还——还有——他老是好像要吻我。我没有被他吻过，你知道——”

“我想你不会。”

“不过，我老是觉得假如我不躲开就要被他吻了。他让我心里害怕。”

“这么说他是个无耻的畜生，”英尼戈嚷道。他这时候相当愤慨，悄悄地搂住弗莱达的那一支胳膊——拉奇小姐站立在他身旁显得那么孤独无助，那么招人疼爱——因为义愤填膺而微微颤抖。

“你这样认为吗？”弗莱达嘟哝说，身子并不动弹，只把脸稍稍向上仰起一点儿。

“这家伙不安好心，准是这样，”英尼戈肯定地说。他瞧着拉奇小姐那可爱的脸蛋继续向后倾斜，直至上半部被灯光所照射。他瞅着黑暗中她那弯弯的双唇。无法抗拒的诱惑。英尼戈俯下身去。正在这时候前门被打开了，弗莱达赶在里面的人出来之前急忙绕过拐角朝前面逃去。英尼戈在后面追赶。等到他追上小姐的时候，他们已经绕着房子跑了一圈，又回到了前门。

在礼堂里两人遇见廷帕尼先生。“真是一次盛会，呃？”组织干事招呼他们说。

英尼戈和弗莱达气喘吁吁地回答说是的，这确实是一次盛会。

“现在你不会对我说你后悔到这儿来吧，乔利芬特先生，”廷帕尼先生又说。“不要对我说你觉得乏味。”

"我不说，"英尼戈回答，同时与这位二次复活主义者先生握手。

3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三的晚上，英尼戈在诺丁汉街头转悠。他并不是来寻找莫顿·米切姆先生的，虽然他怀着兴趣回想起来，米切姆先生说过要到此地来——这位优哉游哉的先生决定到诺丁汉来看望他的老朋友；英尼戈还思忖，自己随时都有可能与班卓琴弹奏者的某一位老朋友交臂而过。然而，乔利芬特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是因为早餐的时候弗莱达对他说必须到诺丁汉治疗牙齿。拉奇小姐的话刚一出口，本来对自己的去向若明若暗的英尼戈立刻表示他的目的地也正是诺丁汉。这一惊人的巧合使他们两人乘上了同一辆从奥克斯威尔开出的公共汽车，在同一张桌子上共进午餐，最后，在小姐的要求下，又在一座称作为电影宫的巨大的美育建筑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其中有一段时间还不必要地过分亲热。

英尼戈对于电影兴趣不大；尤其是正当下午，那咄咄逼人的伤感画面和甘油似的眼泪简直就是亵渎神明。这家电影宫里有一个装置——也不过就是一只巨大而无情的管风琴，会模仿人的声音；听着那里面颤抖的音响就好像是被人强迫着喝糖浆。然而，弗莱达因为逃离了奥克斯威尔，摆脱了二次复活主义者的纠缠，这时候边看边听，自始至终津津有味。她嚼巧克力、喝清茶、吃小甜饼，还咳嗽着抽完了两支香烟。银幕上出现可笑的镜头时她开怀大笑；当前方什么也看不见，只剩下身旁可爱的英尼戈以及从管风琴传来的模拟人声的时候，她便呆呆地瞪着双眼；凡是遇到紧张时刻她便浑身打战，喘着粗气把两只手紧紧拽住英尼

戈，而在各个比较沉闷乏味的阶段她就会与乔利芬特调起情来。他们在电影宫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以致当英尼戈眨着眼睛从里面出来走到明亮的日光底下的时候不由得吃了一惊；有那么一段时间，四周清新健康的立体世界看上去恍如梦境。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乔利芬特觉得自己像个大傻瓜；不知怎么，在向弗莱达道别的时候——这位小姐依然脸色红润、盈盈含笑，乘上了六点十五分的公共汽车——他心里的感觉与其说是遗憾，不如说是卸下了负担。他返回存放背包的那家没有生气的小客栈，吃了一顿很不惬意的晚餐。

在街上转悠了约摸十五分钟之后英尼戈进入附近一家小酒店喝苦啤酒。他希望安静以便思考一下，幸亏这店里几乎空无一人。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继续这样闲逛几天，然后到杜勒威治的叔叔家里，以后再轮流去各个学校教书？他想不想再当教师呢？不，不想。然而，他想干什么呢？不知道。可以给自己放几天假，但是他迟早得决定今后干什么工作。固然，可以乘现在这个机会进行各种尝试，可尝试哪一项呢？新闻业？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决不会干。他正思忖着自己是多么厌恶新闻业，或者将会怎样讨厌这个行当，这时候酒店老板走了进来，对他点头致意。

“这天气又变坏了，”老板说。“可是我们没法抱怨任何人，不是吗？祝你快活。”

每逢遇上别人这样跟他谈论天气，英尼戈总是感到无言以对。他总觉得以这种口吻评判天气的人一定属于什么气象观察者协会，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气象拥有者，而自己却是地地道道的外行，最多只能嘴里发出点含糊不清的声音作为回答。此刻他正这样做了，接着他犹豫了一下，说：“我刚才在思考今后怎么办。假如你是我这么一个身上只有很少一点儿钱的年轻人，你会去干什么呢？”

“我不会再开酒店，”老板不假思索立刻回答。

“不会再开酒店？”

“碰都不会再碰它，因为无利可图。现在这年头开酒店一点儿钱都赚不到。压根儿不行。你可以养狗啦，踢球啦，摆小摊头啦，这样那样的都行，就是不能卖啤酒。收入不稳定，你知道。啊，我瞧都不会再瞧它。”他叉开两腿站在壁炉前，手伸在口袋里把一些铜板弄得玎珰出声。

“那么你干什么呢？”英尼戈又问。

“要是我可以回到青年时代，我会毫不犹豫，”酒店老板压低了嗓门回答。“我就干登记赌注的行当，以赌赛马为业。这是最容易赚钱的行当，钞票来得最快。不是吗？有一些人就是靠这个——啧—啧——”他一边咂嘴一边摇晃脑袋，表示一时间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当一个登记赌注者，呃？那恐怕不行。我根本干不了那一行。我不懂赛马的规则，喉咙又不够响亮。”

“用不着大喊大叫，也不需要懂什么赛马规则，”老板大声说。“有一些人几乎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不知道。那没关系，他们照样赚钱。成天混日子，混就是了！他们的钞票是从哪儿弄来的？他们的钞票是从哪儿弄来的？”他径直从屋子的那一头走到这一头，站在英尼戈跟前俯视着他，向他提出这严重的问题。英尼戈回答说不知道。“好吧，我来告诉你，”老板接着说。“是从老实人身上弄来的，就像你和我这样的人。老实人！是不是啊，查利？”这最后一句话是对一个刚刚跨进酒店的人说的。

“对啊，杰克，”查利一边回答一边朝英尼戈眨眨眼睛。“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可那是对的。”说完他坐下身来，把帽子推到脑后大声吹起口哨来。

“喂，查利，”酒店老板随后说，“弗雷德那老家伙告诉吉米

说，是你曾经说过我在‘纯情少女’捡了一张十镑的钞票，那是怎么回事？”

英尼戈乘此机会溜出了小酒店。街上现在亮起了灯，气氛显得比先前活跃，但是唯一他所能借以散闷的，只有观看许许多多的年轻小伙子对许许多多营养不良却又浓妆艳抹的姑娘挤眉弄眼；这些两个两个结伴而行的姑娘们特意在各家电影院附近招摇过市。乔利芬特很快又觉得这些街道的气氛一点儿也不活跃；他开始感到沮丧。有一次他曾经打算回到室内去继续写他的《最后一只背包》，但一想到那商业气味浓重、令人抑郁的小客栈他便兴趣索然。那个地方决不会产生好的文学作品。“所有的文章都将错误百出，”他心里想。“我会写出‘按诏你的……’这一类文理不通的东西。”

他在一家灯光闪烁的大酒店门前停住脚步。酒店墙上写着布告：内设音乐室。英尼戈记得自己还从来没有去过任何一个音乐室；他跨进店门，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长长的弧形酒吧，到处是镜子，到处是电灯。此刻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柜台上啤酒四处流淌，找回的零钱都是湿漉漉的，就连杯子里的啤酒看上去也好像被清水搀得很淡，完全失去了它原来的色泽。这间酒吧由若干用铝条装饰得光彩夺目的转门通往别处，但是一点儿都看不出来走哪一扇可以到达音乐室。英尼戈喝了一口啤酒，放下酒杯，决定不再管那么多，径自绕开人群去寻找那有音乐的地方。正在这时候他听见一个声音从一个推动转门进入酒吧的人身后传来。“在没有钢琴伴奏的情况下，女士们先生们，”这声音说道，“我就不给你们表演我那只著名的班卓琴独奏了，不过，要是诸位都同意，我将变几个戏法给大家助兴。”

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位优哉游哉的旅行家先生的声音；莫顿·米切姆果真回到诺丁汉来看望老朋友了。

英尼戈推动转门进入音乐室，这时候他看见在屋子的那一头，站在钢琴旁边对着大约二十个人讲话的，正是莫顿·米切姆先生。这些听众包括成年人、小青年和姑娘，他们似乎对他的话并不特别感兴趣。米切姆先生还是穿戴着那件轻巧的格纹上衣，那"疯狂的制帽人"式的衣领和领带；他的眉毛看上去比先前更粗了，鼻子更红了，下巴更长颜色也更青了。"我要变给大家看的第一个小小的戏法，"他说，"是我在世界各地都表演过的，在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联合王国除了诺丁汉以外的每一个重要地方。请注意，女士们先生们，只有诺丁汉除外。"说着他拿出一副纸牌。"现在我请一位女士或先生从里面抽出一张——"

"有没有谁需要些什么？"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一个侍者大声问道。

"侍者，再给我来一大杯威士忌。"说话的是一位体态臃肿的先生，他独自一人伸开四肢懒洋洋地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

英尼戈向侍者要了一瓶巴斯啤酒坐在离体态臃肿者不远的地方，旁边是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戴眼镜的小个子女人；这两个人的面前各自放着一杯烈性黑啤酒，他们默不作声，只把两双手握在一起。米切姆先生注视着新进来的乔利芬特，放下刚才扬起的粗眉毛并噘起嘴巴。英尼戈对着他微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点点头，同时也对英尼戈露齿而笑。米切姆先生显然要等侍者回来之后再变戏法，这时候他从屋子那一头穿过观众走到英尼戈跟前平静地说，"我认得你，伙计，看得出来你也认得我。我正在回忆到底是在哪里见到你的。"

"那天半夜里我们是在达林汉火车站见面的，"英尼戈说。

"一点不错。你还拿巧克力和饼干给我吃。那次小小的聚会真快活，呃？"接着他压低嗓门说，"你瞧，今儿晚上我在这里凑个热闹，不过是寻寻开心而已。这本来根本就不是我的行当。"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你的行当。喝一杯吧？”

“谢谢，伙计，那就来一杯，来一杯威士忌，只要——嘿，索性给我来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接着他又压低嗓门，“要是你告诉别人说在这儿遇见了莫顿·米切姆，十个有九个不会相信你，不会相信。可我觉得这儿挺有趣的，你知道。我很高兴变一两个戏法给这些孩子们看看。他们没有见过世面，压根儿没见过世面。”

侍者回来过一趟，此刻又去拿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米切姆先生开始表演他的戏法。一个戴着一顶小得不相称的棕色帽子的男人被怂恿着从那副纸牌中抽出一张。“看着这张牌，先生，”莫顿·米切姆强调地说，“仔细把它检查一下。你可以给这儿任何一个人看，只是别让我看见它，哈哈！现在，拿着这个信封。这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白信封，你认真瞧一瞧，然后把纸牌放进里边，把口盖也折到里边去，别把它粘住，先生，下回还要派用场呢。现在把信封给我。里面这张牌我是不可能看见的。好，请各位看仔细了，我把这个信封放在——”

但是在这个时候体态臃肿的先生忽然打岔。“别再弄纸牌了，”他扯着粗嗓门大声嚷嚷。“我要听音乐。”

“我说，我把这个信封放在这块手帕下面——”

“我要听音乐。”

米切姆先生皱起眉头把眼睛瞪着他。“等一等，先生，等一等。眼下我正要用这个小小的戏法让大家乐一乐。请不要打搅，先生，”他严肃地说，“我将非常感谢你。”

“好吧，好吧！”体态臃肿的先生摆了摆手，整个红通通的脸上慢慢浮起一阵痴呆的微笑。

“各位都看见了，这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手帕。我把信封这样轻轻地塞到它的下面——”

“可是我要听音乐。”

米切姆先生再次停下，对打岔的人瞪起眼睛。有两三个观众笑了起来，但是一个戴一顶绿颜色布帽子的年轻人发脾气了。"喂，塞上一只袜子①！"他对体态臃肿的先生说，弄得后者莫名其妙，立刻直着嗓门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行了，先生们，请你们安静好不好！"这时候侍者拿了米切姆先生的苏格兰威士忌回来大叫了一声。观众们安静下来，莫顿·米切姆终于结束了他的表演。当他把那张放进了信封的纸牌从整个一副牌当中取出示众的时候，除了体态臃肿者和那一对正热烈握手的先生和太太之外，人人都十分惊异和佩服。英尼戈也觉得这个戏法很妙。戴绿颜色帽子的青年大声地表示钦佩。"妙极了！"他叫嚷得简直有点儿吓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妙极了！"

"我以前看见有人表演过一次，"刚才抽那张牌的人说。"有一个人曾经在这儿的马戏场表演过这个戏法。"

"可以告诉我他的姓名吗，先生？"莫顿·米切姆皱皱眉头说。"因为我觉得你一定弄错了，这个戏法是我的。"

"不，我没弄错，"对方回答，语气温和却十分肯定。"是我亲眼看见的。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叫'了不起的裘里亚斯'，'了不起的裘里亚斯'就是他。是个美国人。"

"对了，那就对了，"米切姆先生以乐意屈尊就卑的口吻大声说道。"如果你说的是'了不起的裘里亚斯'，那就对了。一九一〇年在美国费城我把这个小小的戏法教给了他。那时候他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裘里亚斯'，我可以告诉你，只是平平常常的裘里亚斯·伊森鲍姆，比谁都平常。没错，我把这个小戏法教给了他。"

---

① 原文put a sock in it，是俚语，意思是"住口"；体态臃肿的先生没有听懂，所以觉得莫名其妙

英尼戈钦佩地注视着米切姆先生，等到与他目光对接的时候便向他示意威士忌已经拿来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从屋子那一头大步走到英尼戈跟前对他眨眨眼睛，说了一句“好啊，我的伙计！”就一口喝下半杯酒。接着他表演了从胳膊肘、从膝盖以及从空中信手抓牌的戏法。最后，他吩咐戴绿色帽子的青年（这年轻人还不时地在叫喊“妙极了！”）把四张Q随意地分散插入整副纸牌当中，然后他便洗牌，再用右手拿牌并高举起来，再换左手，继而把它放在离开他最近的一张桌子上。以上这些动作完成之后，莫顿·米切姆却令人惊讶地从正在打瞌睡的体态臃肿者的衣服口袋里把那四张Q取了出来。这个戏法使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只有体态臃肿者本人例外；这位先生拍着桌子大声叫嚷：“统统都是废话！让我们听音乐！”

“对呀，乔在哪儿？”有人问道。

“乔是弹钢琴的，”米切姆先生向英尼戈解释道。“他定期到这儿来，你知道，可是今天晚上没有露脸。这位是歌唱家，”说着他对一个刚刚跨进音乐室的个子相当矮小的扁面孔男人挥手致意。“他也不会弹钢琴。不过，一会儿我就用班卓琴试一试看，不管有没有人弹钢琴。从前我曾经在方圆两三百里之内没有一架钢琴的那些地方用我的班卓琴让满屋子的人自始至终兴致勃勃。听我的没错，伙计，有一次我还曾赶了一百五十英里的路程，就是为了在一个婚礼上演奏。那是在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我记得大概是在九五年或者九六年。”他把剩下的威士忌一饮而尽，又添上一句：“不，不对。这不是事实。”英尼戈愕然。“那是在九四年，”米切姆先生骄傲地结束他的自我介绍。

这时候英尼戈瞥了一眼屋子那一头的那只老式大钢琴。“这样吧，”他终于说，“我估计我可以用它弹点儿什么，如果你当真需要一个弹钢琴的人。”

“你当然行，”米切姆先生热情地大声说道。“那天夜里你说过会弹钢琴，不是吗？我们要找的正是你这样的人。让我想一想——你的姓就在我嘴边——喔，乔利芬特，对不对？一点不错。”说着他招手叫歌唱家过来，同时一本正经地站起身来对他说，“过来见见我的老朋友乔利芬特先生。他刚来这儿，是曾经出现在我们这个城镇的最好的钢琴演奏者之一。他刚答应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五分钟之后英尼戈便坐在钢琴旁边，面前放着几张破破烂烂的乐谱。他们商定让歌唱家首先表演。英尼戈的手指在琴键上溜了一遍；这些键都已经泛黄，有一些甚至已经发黑，全都非常松松垮垮。然而，整个说来，这架钢琴比他所想象的要好一些，借用它来弹奏震耳欲聋、喧哗热闹的曲子丝毫没有问题。他猛然弹起第一张破烂乐谱上那支曲子的开头几个音节，歌唱家立刻引吭高歌；因为调子定得太高，力气用得太大，他的嗓子都疼了。歌唱家在歌中向音乐室内的全体听众宣告，他生活在遍地是玫瑰的家园，却梦想着北国的冰天雪地。在他结束这支令人惊讶的歌谣时，一部分听众鼓起掌来，这是体态臃肿的先生领头的，先前他一直随歌声打着拍子，嘴里还含糊地哼着曲调。歌唱家喝下一大口烈性黑啤酒润一润他受伤的喉咙，等待六位新来的听众坐下身子并要了饮料，然后朝英尼戈点了点头，并使出最大的力气以最高的调门向人们宣告，天底下疼他爱他的那个女人就是他亲爱的老母亲。如此深情引起全体听众热烈的共鸣，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和着歌声唱起来，直至所有在场的人最后都一起宣称，疼他们爱他们的那个女人就是他们的老母亲们。一曲终了，音乐室里已经挤满了人，热烈的掌声使面孔涨红了的歌唱家觉得不能不“感谢每一位听众”，并接着再给大家演唱一首。第三支曲子看来又引起听众们热烈的共鸣；这一回大家都对亲爱的古老的

爱尔兰，尤其对科内玛拉山区①深处那小屋里的少女，表达了他们的满腔热情。只有英尼戈、莫顿·米切姆先生和那个侍者似乎并不记得这位少女，因此对她也没有多少感情。

唱完之后歌唱家便离开了音乐室。米切姆先生给班卓琴定弦；侍者询问顾客们需要什么饮料并且请英尼戈把即将演奏的曲子的名称告诉大家。越来越多的人从外面挤进来，把音乐室弄得烟雾腾腾人声嘈杂。米切姆先生咬着英尼戈的耳朵嘱咐了几句并把曲调哼给他听；侍者将一盘盛着啤酒和威士忌的酒杯砰地一声搁在钢琴上；体态臃肿的先生在一边徒然嚷嚷着再要几个大杯的苏格兰威士忌；英尼戈则拿起他面前的一个杯子一饮而尽，开始觉得心情激动起来。

两人开始演奏，起先声音很轻柔。米切姆先生和着班卓琴"敦咯-滂，敦咯-滂"那轻快的节奏摇晃着脑袋；英尼戈在他的即席伴奏中不时加入灵巧的变奏。这时候更多的人挤入音乐室内，一边听一边用脚轻轻地踏着拍子。米切姆先生狂热地摇晃脑袋加快了节奏；英尼戈也决不落后一秒钟，而且，在越弹越快、越弹越响的同时，他刻意在曲子中所加入的变奏也越来越不可思议。他两手迅速地左右移动，时而在低音部敲出深沉的隆隆声，时而在高音部弹出活跃的"丁东、丁东"。"轻！"米切姆先生突然一声令下，旋即把班卓琴弹拨得极其轻柔而严肃，听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随后，过了一分钟——"放！"他又大喝一声。于是两位演奏家满怀喜悦，热情奔放，钢琴低音部一声声猛烈的撞击音和高音部的"丁东、丁东"夹杂着"敦咯-滂，敦咯-滂"的班卓琴声，震耳欲聋。演奏完毕，整个音乐室人声鼎沸，以致老板本人也好奇地进屋探望。他快活地发现每个顾客都显得那么兴高采烈，并且

---

① 爱尔兰西部一个荒凉的山区

浑身燥热、舌敝唇焦。

"女士们、先生们，假如各位允许的话，"莫顿·米切姆谢过听众们的热烈鼓掌、抹去额头的汗水、喝了一杯啤酒之后说道，"我很乐意再为大家演奏一首正在酝酿创作之中的巡逻兵进行曲。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旋律第一次给予我印象还是在——呃——印度的阿拉哈巴德，当时我听了我们那些勇敢的士兵所哼的曲调，得到很大的启发。"

听众们使劲地用脚跺着地板并互相碰杯，一个红脸膛的汉子以印度人使用的英语高声叫喊说这位班卓琴弹奏者是一个技术高超的什么什么的"老手"。米切姆先生向热情的听众鞠躬致意，接着便奏起他的巡逻兵进行曲——前半部只是很轻很轻的一个快节奏曲子，后半部的调子渐渐升高，显得雄赳赳气昂昂。因为此时不需要伴奏，英尼戈便从那些还在设法挤到钢琴跟前来的人手中接过一杯啤酒喝了，然后朝四周望了一眼，努力地(然而却不很成功地)做出一个老练的演奏家在演出间隙那种悠闲的姿态。巡逻兵进行曲大获成功，米切姆先生不得不把后半部分重复一遍。在这之后他才摆了摆手表示他已经精疲力竭。"你给他们表演一段，"他对英尼戈说，随后一连干了好几杯。

英尼戈立刻为大家演奏几支他自己的小曲，最后一支，就是我们都已经十分熟悉的《悄悄地溜过拐角》。正当他从容地、随心所欲地弹着，忽然听见奇怪的丁当声，还瞥见莫顿·米切姆先生高高瘦瘦的身影在拥挤的音乐室里移动。这位优哉游哉的先生一定拿着帽子在来回走动。英尼戈心头一惊，不过这很快就过去了。"既来之，则安之，"他心里说；接着又这么想："事情已经如此。"听众们跟着拍子脚踏地板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或许乔利芬特此刻不如他在沃什伯里学校时弹得那么精彩(这学校眼下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黯然失色的小地方)，可他在结束的时候

弹得比那时候节奏更快，声音更响。而且，这结尾部分并非只是英尼戈一个人在弹奏，因为这时候米切姆先生已经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很可能是带着他的帽子一起回来的），正怀着令人钦佩的热忱跟上英尼戈的节奏弹起了他的班卓琴。整个音乐室都在悄悄地溜过拐角。

"时间到了，先生们，请大家散场！"侍者高声叫道。然而似乎谁都不理睬他，只有两位表演者在这时候成功地结束了他们的弹奏。毫无疑问这次演出大受欢迎，因为音乐室里已经许多年没有听见如此热烈的掌声。三个酒杯打碎了；人们还在高呼"再来一个"、"继续弹啊，伙计们！"但是米切姆先生只对英尼戈摇了摇头，尽管他汗流满面，喝了一杯又一杯的啤酒，却仍然保持着演奏家的气派。

"时间到了，先生们，请大家散场吧！"侍者又一次高声叫道；这一回简直是苦苦哀求了。一些汗涔涔的热情听众坚持要与两位音乐家握手；体态臃肿的先生则陷入了困境，他正趴在地上四处寻找他的礼帽。然而，渐渐地，人们终于全部离开了屋子。英尼戈觉得头脑昏沉。他看见米切姆先生正仔细地清点一堆零钱，接着又发现酒店老板站在自己身旁。

"你很受大家欢迎，"老板指着琴键对英尼戈说。"来，有两句话告诉你。"他把英尼戈拽到一边。"如果一星期三十元你觉得还可以，"他压低嗓门说，"另外再供应你酒和饮料，那么就让乔滚蛋吧，这活儿就归你了。"

"谢谢，"英尼戈喃喃地说，"可是我不想干，要是我没弄错你的意思是让我到这儿来干活？"

"这倒是怎么啦？"老板惊讶地问道。"我告诉你吧，这可是镇上最大的工钱了。"

"可我不打算在此地待下去。"

"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好吧，大家都很欢迎你，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再路过这儿就上我们店里来看看，弹支曲子给我们听听。喂。"说着他把英尼戈拽回原地，拽到正在数钱的米切姆先生跟前。"这是我送你们的，先生们。"他把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扔到零钱堆上面，把莫顿·米切姆拉到一旁对他耳语了几句，随后大声地对侍者打过招呼就离开了音乐室。

米切姆先生用一块手绢把钱包起来。"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吃到一点比较像样的东西，就是说，在这一带算是比较像样的。真正的食物这里当然是没有的，你也别指望。怎么样，现在稍微去吃点儿当晚饭吧？我差不多整整一天没吃任何东西了；不想吃，你知道。我已经习惯于吃得很晚。来吧，路不远，就在火车站旁边。"

两人来到几乎空无一人的不起眼的小饭店，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靠窗坐下。英尼戈只叫了一客快餐，但是米切姆先生仿佛这两天一直没有吃饱肚子，叫了几块大牛排和若干蒲式耳[①]的洋葱和土豆。女招待刚转身离去，他便拿出包着钱的手绢。"现在我们来合计一下，"他说，"酒店老板给了十先令，对不对？音乐室里的收入是二十三先令九个半便士。加在一起就是三十三先令九个半便士。这个数目的一半是多少？"

"十六先令多一点儿，"英尼戈回答。"可是你问这个干什么？打算你我两人把这钱平分吗？"

"当然啰，我的伙计，当然啰！诚实的演员应该如此！从不斤斤计较。我并不否认，"他若有所思地补充说，"这些钱当中的一部分是观众们欣赏我的戏法而给的，当然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信封里放纸牌的戏法精彩极了，你知道。可是——钱总归应该平

---

① 容量单位，在英国等于 36.368 升。

分。我看，不要多说了。”

“我一个便士也不能拿。你的好意我领情了，但是钱我不能拿。”

“你不能拿？”

“不能。你知道——”

米切姆先生拍拍英尼戈的手臂，同时异常敏捷地用另一只手把钱统统捋到一旁。“亲爱的伙计，我当然知道。用不着你对我讲。”

“我只是弹着玩玩的，你知道——”

“只是为了自己快乐和帮助朋友，”米切姆先生热情地大声说道。“你自然一个便士也不会要。我知道，因为好多回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不信你去问他们，为了老赖利的利益莫顿·米切姆在多伦多干了些什么？为了旧金山的那次火热的演奏会，或者当管理舞台布景的人外出去了墨尔本的时候，莫顿·米切姆又干了些什么？我体谅你的感情，可以说丝毫不差，我亲爱的伙计。那是一位绅士的感情，一位音乐家、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感情。你使我想起——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使我想起邓斯坦-卡鲁上尉，他曾多次和我一起在印度，弹琴给我听，还为我伴奏。‘能为你伴奏我感到骄傲，米切姆，’他常常这么说。在印度，他是最好的业余钢琴家，也是最好的一位邓斯坦-卡鲁。你和他都有一种绅士风度，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同时你们又都很风趣，并且精力充沛。”

英尼戈回答说，能与邓斯坦-卡鲁上尉有一样的风度他感到很自豪。

“不过我要告诉你，伙计，”米切姆先生接着说。“你可以拒绝我分给你的钱，但是这顿晚餐你得让我会钞。这一点我决不让步，不管你今天晚上吃些什么，这顿饭一定得由我付帐。”说完他

瞧瞧英尼戈，又环顾屋子四周，现出如此慷慨大方的神态，以致英尼戈觉得简直很难肯定自己这一餐的花费究竟是不是总共将不超过十个便士。

“至于今天晚上的演奏嘛，”在埋头狼吞虎咽了大部分牛排之后米切姆先生说，“当然啰，对于我来说只是一次胡闹。我记得先前曾告诉过你，在这儿我根本就不能发挥才能。不过，近来我运气不好，这是事实。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二十年前我也曾陷入像今天这样的困境。不，比这更糟糕。那还是在孟菲斯——”

“不是孟菲斯吧！”英尼戈快活地大声说道。

“是孟菲斯，”米切姆先生肯定地回答。“那时候我身无分文。你可以想象当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的时候孟菲斯对你来说会是怎样一个倒霉的地方。”

“一点儿不错！”英尼戈高声应道。“那时候的孟菲斯真是糟糕透顶，不是吗？”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尽管他只知道孟菲斯在美国，除此之外，他对于这个城市的知识等于零。

“谁说不是啊。不过，三个月以后，三个月后你猜我到哪儿去了？告诉你吧，我到了新奥尔良，在一家最好的旅馆的第二层租了一套房间。人们源源不断地给我拍来电报：我今天到这里明天去那里，什么地方都去过！三个大剧团全靠我才有饭吃！我并不是说一模一样的事情将会重复发生。时代不同了，伙计，相信我的话不会错。这个国家没那么多钱。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近来我运气不好。轻歌舞剧在这儿已经衰落，已经完全衰落了。最后几个星期我只能四处找活儿干，靠打杂勉强糊口，有时候简直就跟在街头卖艺没什么两样。要是在夏季我不会把它当作一回事情，可是在冬季——你想想，没有可靠的合同可不行。我对你说，有时候处境尴尬极了，我甚至考虑随便在哪个乐队里找一份差事，但无法接近那些乐队，毫无办法。他们有工会，你知道，

工会不允许外人过分接近那些乐队。于是我便打算参加某个歌舞班子，某个流动剧团。当然，那实在是退而求其次了。不过我并不想否认以前曾经干过那种行当，我甚至还涂过花脸，虽然在那个时代丑角还很时髦。”

“可是这些歌舞班子，或者叫流动剧团，或者其它什么名称，随他们自己高兴叫什么都一样，难道他们不是在各地周游，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如人们所说在夏季活动的吗？它们不是都已经停止演出了吗？”说到这里英尼戈突然想起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到这些流动剧团了。那些演员在合唱的时候仍然弯曲双腿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吗？那种生活真是有趣。

“大部分已经停止，但是有一些在冬季也还活动。喏，在内地的小城镇里演出，那些小地方的居民欢迎任何人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一定是这样的，”英尼戈应道；他脑子里的回忆还在继续。

“对了，我要告诉你我打算干一件什么事情，仔细听我讲，伙计。明天我要到一个歌舞班去看看。怎么会想起来的呢？日前我遇见两个熟人——一对夫妻，都是正正派派的大好人，会唱歌，不过我觉得他们不是那么才华横溢——他们告诉我眼下正在一个歌舞班里，这班子冬季也不停止活动，在秋季兴许还有一两个缺额。我在《舞台》报上看到一个通告说它将在罗斯累待两个星期，那地方离此地不很远，所以我想明天过去看一看。假如你有空的话——哎，对了，你是干什么的？”

英尼戈简单扼要但是很生动地讲了讲自己目前的处境。

“要是你不弹钢琴，”米切姆先生认真地说，“那么不管你干什么都是糟蹋自己。今天晚上我一边注意看你演奏一边在心里说‘这小伙子天生就该弹钢琴。弹得多了有经验了再让老资格的

钢琴家指点一下，他可以天下无敌'。相信我的话不会错，我是内行，见过和听过许许多多人弹钢琴。"

英尼戈笑道："你喜欢我的曲子吗？"

"好听，非常好听，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你从哪儿学来的？"

"从空气里。"

"噢，我一向懒得听无线电广播，"米切姆先生颇有见识地接口说，"不过我毫不怀疑只要长期收听就可以不时地捡到一两支好听的曲子。"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些曲子是我自己的，是我谱出来的。"

米切姆先生瞪大眼睛望着乔利芬特，随后伸过一只长长的黄颜色的手。"握一握，"他命令道，"使劲握吧。现在你听我说。要是搞得好，你那些曲子可以赚许多钱。你有这方面的才能，虽然，你要注意，我认为你需要经验，需要那些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等你有了经验我就不能放你走了，不能放你。那时候把你放走就是犯罪了。现在你就是得跟着老资格。明天跟我一道去。要是有我的门路，也就有你的。要是没有，我们再到别处去。总归要找个地方把那些曲子试一试。"

听他说完，英尼戈感到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可是这个流动剧团叫什么名称？"他问道。

"我这就告诉你，"米切姆回答，说着便在背心口袋里摸索起来，最后取出一小片剪报。"喏，他们自称'丁基·杜歌舞班'。"

英尼戈不禁大笑。"我可成不了一个丁基·杜①，"他气喘吁吁地说。"别让我当一名丁基·杜。"

米切姆先生放下他的浓眉毛。"这是怎么啦？你知道这个草

① "丁基"原文dinky，可以理解为"神经质"、"装腔作势"。

台班子？”

“不，可是这名字，这名字！让人听了真不舒服，难听极了”

“不，那有什么关系！”米切姆先生脸上开朗起来，仿佛他曾经提及的南达科他那些黑山上升起了太阳。他站起身来，拍拍英尼戈的肩头。“如果我不觉得这名称有什么不好，你就不该计较。像你这个年龄，我的伙计，不管人家称呼你什么或者让你穿上什么服装都无所谓；你可以把你的本来面目、你的真名实姓掩盖起来。可是瞧我这把年纪！我问你，我看起来像不像一个丁基·杜？”

他这个怪模样看上去什么都像，英尼戈心里这么想，但是嘴上只说不妨拿这个问题问一问正走来向他们收帐的女招待。“现在请你说说，”英尼戈正经八百地向女招待提问，“我们两人谁看上去像一个丁基·杜？”

“去吧去吧，你这个人！”女招待说，她知道这是开玩笑，也懒得去费脑筋，因为她太疲倦了。

“她的回答完全正确，”两人下楼梯的时候米切姆先生说。“去吧，去吧。明天早晨我来找你。你在哪里过夜？”

第二天一大清早米切姆先生携带班卓琴盒同他那只肮脏透顶的大提包来到英尼戈住宿的旅馆。他没有说是在哪里睡觉的，而他那神态则表明除了在他的格纹上衣里面，这位班卓琴弹奏家没有在任何其它地方睡过觉。两辆在乡间通行的小火车最终把他们载到罗斯累。刚吃完午饭他们从等一会儿还得回来的蒙德氏车站小吃部门前经过。米切姆先生不知道他那两位姓布伦迪特的朋友住在哪里，费了一些工夫才找到他们。英尼戈不懂得这其中有什么诀窍，但是米切姆先生又一次宣称自己是个老资格，并且指出，在这些小城镇上无论是谁有点儿什么事情都瞒不了别人；他成功地发现了线索，终于找到布伦迪特夫妇的临时住

所。在那儿，一位布满皱纹的额头上贴着五个卷发夹子的小个子女人给他们提供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丁基·杜歌舞班”已经垮了。

“我心里当然为他们感到非常难过，包括布伦迪特夫妇；他们是好人哪，还要抚养一个小男孩，”头上卷着发夹的房东太太喘着气说。“歌舞班头头在星期天带着弹钢琴的年轻女人逃跑了，他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拿到工资。镇上的人把这个当话柄对他们议论纷纷——挣不到钱可怎么过日子啊，你说对不对？尤其是这年头，任何东西都贵极了——不过我说了，我跟大家一样困难，心里真替他们感到难过。当他们到我这儿来叙述所发生的事情时，我不知把眼睛朝哪里看才好；布伦迪特太太平时有着贵妇人的气派，跟别人不一样，这时候把两个眼睛哭得像桃子一般。眼下他们到火车站去办什么事情了，离开时告诉我说，要到蒙德太太那儿去喝茶，去开一个会——那就是蒙德氏车站小吃部，一个波纹铁皮结构的棚屋，就在对面。我说，你们在那里或许可以找到他们。”

于是米切姆先生和英尼戈来到实际上只有那么一大间就餐室的蒙德氏车站小吃部，与他们同时进入店里的还有一位身材苗条的美丽女子和她那外貌引人注目的同伴，这位先生个子矮小而结实，看上去像个工人。英尼戈觉得他们四人在一起形成一个非常古怪的小组。

茶室里总共只有六个人，一起坐在屋子的那一头。显然，这些就是濒临绝境的流动剧团演员，虽然听说话声他们似乎并不那么绝望，因为他们个个都扯着嗓门嚷嚷，还频频放声大笑。米切姆先生大踏步地穿过茶室走到演员们跟前，在他后面的是刚从轿车里出来的美丽女子。英尼戈第一次莫名其妙地怕起难为情来，犹豫了一下，放下背包站在原地不动了。他回过头，看见那

个工人模样的小个子也停住了脚步。两人四目对视。英尼戈扬起眉毛露齿而笑，对方眨眨眼睛作为回答。

"这些人，"他会心地对英尼戈耳语道，"就是那个什么来着——流动剧团的演员吗？"

"是的，"英尼戈回答。"他们自称'丁基·杜歌舞班'。"

"噢，这么个傻乎乎的名字！"接着他又若有所思地说："我不懂什么丁基·杜，听上去古里古怪的。不过这个礼拜尽让我遇上些古怪事情。"

这位朋友奇特的语调、浓重的地方口音和开朗诚实的面孔引起了英尼戈的兴趣。"哦，怎么啦？"他问道。

"从星期一夜晚开始，那时候你还在床上睡大觉呢，小伙子——"

"等一等，亲爱的先生，等一等！让我告诉你，"英尼戈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星期一夜晚我可没有在床上睡大觉。那天晚上我连床的影子都没看见——"

"我也根本没看见，只见着一只沙发。"

"我那时候在一个被上帝遗弃了的地方，叫达林汉联轨站。我在候车室里听那位朋友弹班卓琴。你觉得有意思吗？"

"真没想到有这么许多人在外面逛荡，一旦正式出远门了，就到处都遇见他们。你知道星期一夜晚我在哪里？"

"没法猜。"

"同两个你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最大的混蛋一起乘着大卡车沿北大道一直往南。"奥克劳依特先生的蓝眼睛里闪耀着自豪的光芒。这一回总算遇到一个知音。

"了不起，真了不起！"英尼戈大声称赞道，一边朝这位滑稽的小个子约克郡人微笑。他觉得这位朋友显然跟自己一样是个浪漫的人。随后他朝屋子那边望去，恰好看见莫顿·米切姆先生

正挥动着一条粗壮的胳膊招呼他过去。

就在这个时刻，从那几个人正中传来一个银铃般的嗓音。“过来啊，你们两个，”那声音说。“别害羞，快过来。”说话的是一位姑娘，她的口气漫不经心却又带点儿讥讽的意味。英尼戈听了，不知为何心情激动，感到一阵小小的颤栗；这一现象乔利芬特后来费了好大的工夫试图加以解释。他至今还没有把它忘掉，或许他永远都忘不了。这银铃般的嗓音悠悠飘来——一道帷幕正徐徐向上升起。

“别见了姑娘忸忸怩怩，”奥克劳依特先生说。“我们大老远赶来，为什么不过去呢？”

这句话一锤定音。它是终场词，宣告熙熙攘攘的第一场已经结束。这一场演出向观众们展现了在他们非常熟悉的背景上所发生的若干故事（布景当然是预先安排的），以及从这些场景蜿蜒向外伸展的、诱人的一条条道路；除开双目所见，观众们还处处隐隐约约感受到人物的各种情绪：不满、反抗和逃避。现在，他们到齐了——我们这出戏的主要角色，此时都在舞台上。让我们把灯光调暗，暂离片刻，等他们互相认识一下之后再回来吧。

第 二 部

第一章 他们都成了“好伙伴”

1

“这种行为说它可耻还不够，真的，特兰忒小姐，”埃尔茜·朗斯塔夫小姐愤怒地大声说。“我从四月份开始工作，到现在已经五个多月了，没有间断，可我目前的处境又怎样呢？居然要让家里寄备用道具箱来！从四月份开始不停地工作一直到现在，特兰忒小姐，却已经三个星期没有钱理发了！最近一个星期，亲爱的！镇上人们的疑惑、那令人难堪的目光和冷言冷语，我们所被迫忍受的一切都是那个王八蛋造成的！他这样做真恶毒！”

“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最恶毒的行为，”特兰忒小姐热情地应道。她现在的确已经对那个无赖经理感到很愤慨。“再喝一杯茶吧？”

“好的，谢谢。”接着朗斯塔夫小姐又迅速地调换语气说：“他要我们签了合同，有效期一直到明年夏季。表面看来真不错，可结果怎样呢？在这之前，有人邀请我在一个哑剧中扮演但蒂妮①，为期七周，在米德尔斯布勒开幕。我当然谢绝了这一邀请，一点儿都不含糊。可现在我这模样，你瞧瞧！”

特兰忒小姐十分同情地瞧着埃尔茜。她比埃菲年轻一些，也漂亮一些，虽然仔细看去不如第一眼那么年轻漂亮。她约摸三十岁，一头金发有点儿过分显眼，两只大大的蓝眼睛分得很开，腮帮子很瘪，使脸型在下部突然变窄，最后集中到小小的尖下巴，一张嘴则老是显示出一种不满情绪。她的整个面孔像一个机警而打扮稍有点儿松散的玩偶。

“这还不算，”朗斯塔夫小姐眼泪汪汪地添上一句，“他这一走，把一个最好的歌舞班在半道上给毁了。”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流动剧团吗?”

“请你别说‘流动剧团’，特兰忒小姐。这么说总使我想起自己绕着人群把手中的道具弄得格格作响的情形，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叫它‘歌舞班’吧。”

“抱歉，那么就叫它歌舞班。”

“坦率地说，特兰忒小姐，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歌舞班。别以为我自己是这个班子里的所以才这么说，不是这样。我也曾在别的一些歌舞班待过，亲爱的，我毫不隐讳，它们糟糕透顶。我不愿意任何认识我的人或者任何喜欢我歌舞的人去它们那里看演出。但这是一个好班子。要是碰上运气，我们可以靠它挣钱。”

“真是可耻!”特兰忒小姐大声说了一句，继而若有所思。也许正是在这一时刻某个疯狂的念头在她脑海中突然出现。

“是啊。但更让人受不了的，把人折磨得要发疯的是，亲爱的，”朗斯塔夫小姐激动地叫道，“现在那两个人走了之后，这个班子比以前更好了，至少可以说，它具备了条件，有可能办得比以前更好。”

“他们两人不行吗?”

---

① 著名童话剧《灰姑娘》中的一个角色。

“他们是废物，一点儿不中用，笨得简直没法形容。他只会说独白以及模仿小孩的动作，这样的低水平天下少有。他从来没有长进。看看查尔斯·米尔登霍尔先生表演他的精彩独白和模仿小孩动作吧！亲爱的，那真是要笑死人了！人们起先以为他这样只是插科打诨，可是他始终只会老一套，永远没有新花样。至于他带走的那位宝贝钢琴家——她叫自己马乔莉·梅德斯通，我看是根据监狱的名称来的——堪称全世界倒数第一。她连《小耐利指南》都不敢正眼瞧一瞧。每次演出她都只把她那肥大的手指在琴键上乱敲一通，你需要节奏快的时候她却弹得很慢，你要慢她偏又弹得快，还老是遗忘复奏部分——嗨，没有人比她弹得更糟糕了！如果说她曾经败坏过我的演出，那么至少败坏过五十次。要是有一个水平不差的钢琴演奏者，我们的演出不知会有多么精彩！现在他们溜之大吉，给了我们如此卑鄙的一次打击，这个歌舞班就算完了。你看多可恶！真叫人寒心哪。”

“那么你们自己来管理不行吗？”特兰忒小姐问；就她目前的精神状态来说，看着别人经管什么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噢，这个问题我们反反复复讨论过许多次，但是毫无结果。我们没有钱啊，一个子儿都没有。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四个星期没有拿工资了，大多数人连房租都付不了，更不要说去租场子演出了。现在我们的全部道具都被扣在镇上的会议厅里，因为欠了租金。真恶毒啊！要是让我看到卑鄙的查尔斯·米尔登霍尔先生，只要再让我瞥见他，就会有一场好戏！哼，你说是不是？那光会跟小孩学样的家伙！恨不得揍他一顿！”说完朗斯塔夫小姐在右眼上轻轻拍了三下然后才喝茶。

特兰忒小姐挨个儿瞥了一眼这伙令人好奇的朋友，随后向埃尔茜询问他们一共欠了别人多少债。朗斯塔夫小姐垂头丧气地作了回答，在说话的同时多次用鼻子出声地吸气，显得很绝

望。是啊，假如有足够的钱把所有的债都还清并能应付当前最急需的费用，那么歌舞班就能继续生存下去；假如在这之后还有钱租用皇家大戏院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比从前办得更好。这就是它目前的处境。"看来没什么希望了。"埃尔茜最后苦恼地说；显然她觉得如此叹苦经只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哦，我拿不准——"特兰忒小姐刚开了头又犹豫起来。那个小小的疯狂的念头此刻正在脑子里上窜下跳，她竭力自欺欺人地否定它的存在。

埃尔茜直勾勾地望着特兰忒小姐，一双眼睛越睁越大。接着她俯身向前，迫不及待地问道。"我说，特兰忒小姐，你不会碰巧知道有什么人能够拿出这笔钱吧？我可以直率地告诉你，这个小小的歌舞班前途无量，在别处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要是碰上运气，它会取得极大的成功，会引起轰动的。我猜想你一定知道谁有这笔钱，是吗？"

特兰忒小姐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却再一次犹豫起来，接着终于喃喃地说："我在这儿想，不知总共需要多少钱。我是说，把债务全部还清并把歌舞班继续办下去。"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说完便陷入沉思，最后她在心里听见"常识"说话了，指出她是一个傻瓜。可是，难道现在不正是她应该当傻瓜的时候吗？怎么可以始终那么冷静那么理智呢？哪里可以永远如此呢？

埃尔茜又俯身向前，在特兰忒小姐耳边低声说："吉米·纳恩可以告诉你，他计算过，这我知道，因为他千方百计想找个人支持我们。他是我们的喜剧演员——喏，就是他，在那边——在所有的歌舞班子中他是最优秀的喜剧演员之一，头脑聪明，动作干净利落，而且经验丰富，熟悉喜剧表演的一切诀窍。你跟他谈谈吧，特兰忒小姐，我去把他叫来。"说完她轻轻地离开座位，走到一个穿一套褐色粗花呢衣服模样古怪的人跟前，对他耳语了几句。

特兰忒小姐以前从未见过喜剧演员，此刻觉得仿佛难以相信自己果真遇上了一位。她本来以为吉米·纳恩先生会走到她身边唱一支歌或者说一两个笑话，可是这位先生并没有这么做，而只是用那沙哑的嗓子对她说了一句“很高兴见到你”，便文静地坐了下来，这使特兰忒小姐十分惊讶。不过，纳恩先生总有什么特点让人觉得好笑。尽管他现在举止严肃、气派十足，甚至显得有点儿过分自负，但是很明显，因为他长期当喜剧演员所以喜剧意识控制了他的行动，使他看上去不很自然——他的不唱歌不逗笑以及说话一本正经，全都好像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不以他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给人的印象依然是滑稽可笑。特兰忒小姐觉得这位先生的外貌十分引人注目。他中等个子，上身壮实，两条腿却很短；脑袋上方已经谢顶，周围长着一圈灰白的短头发；两只小眼睛间距很近，鼻尖像个闪光的圆球；上嘴唇特别长，两边各有一条深深的皱纹；整个面孔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一只面具，曾经被画笔描了又擦去，再描再擦去，反反复复不知有多少次数。

“你本人不是当演员的吧，特兰忒小姐？”吉米·纳恩先生问道。他一只眼睛闭着，另一只使劲地瞪得老大老大。“不是？我猜想也不是，虽然我从前在麦克诺顿巡回剧团认识一位特兰忒太太。哦，不对，我说错了。那个剧团叫‘布兰特快乐的小鸟’，是个青少年剧团，里面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你大概也不是搞经营管理的吧？”

“除了一幢房屋我什么都没有管理过，”特兰忒小姐回答。

“假如你能把一幢房屋按照实际需要管理好，”纳恩先生神情严肃地说，“而且能做到从容不迫，态度和蔼，对每个人都信守诺言，我说，那你就是最出色的。不是吗？好。”他把手一挥，算是把这个问题撂到一边，然后声音放低一点儿又说：“刚才你问了

一些有关这个歌舞班的情况，我们怎么上了人家的当，怎样才能拯救它，把它继续办下去。是不是这样？”

特兰忒小姐想笑出声来，因为，虽然纳恩先生的举止相当自负，但他的这种神态正在逐渐消失，而在他说话的时候，那一只睁开着的眼睛始终让人觉得滑稽透顶。“噢，”特兰忒小姐支吾地说，“我刚才——正思忖——”

“对呀！”纳恩先生说着从衣服里边的口袋取出一本质量相当差而又弄得很脏的笔记本。“我这里记着数目，”他自豪地说。“在这儿，要说不全至少也记着大部分——白纸黑字。”

“就是需要这些数字，吉米，”朗斯塔夫小姐快活地说。

“你走开，去玩一会儿吧，埃尔茜，”纳恩先生吩咐道。埃尔茜对他做了个鬼脸，又老练地对特兰忒小姐嫣然一笑，便听话地加入到此时已经围坐在隔壁一张餐桌旁的人群之中。

“是个好姑娘，”纳恩先生说，“长得好看，又不像有些姑娘那么吃不起苦，可就是——”说到这儿他压低嗓门俯身向前，“还不十分出色，她还没有——你知道——”

特兰忒小姐点点头；她的确觉得自己是知道的。“我希望，”她轻声说，“你能把大伙儿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在这个流动——歌舞班里。”当后一个词儿说出嘴时，她好像觉得自己脸红了，这词儿她说得那么老练，那么在行。“你经验丰富，不是吗，纳恩先生？”

“是啊，经验丰富。与歌舞剧团有关的各种演出，比如在娱乐厅献艺，在圣诞节演童话剧，以及正统的滑稽戏，等等，我什么都懂。你注意了，如果要我介绍这些姑娘和小伙子的情况，我只会说，作为一个歌舞班——或者说，目前剩下的这些人还可以算作一个歌舞班的话——它是相当好的。”纳恩先生在笔记本里找出一张剪报，把它递给特兰忒小姐。“这是我们的一则广告。那些

广告往往都是瞎说一气，但这一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个广告是刊登在《舞台》报上的，全文如下：

欲被知道

九月三日开始公演

丁基·杜歌舞班

连续演出轻喜剧和优美的歌曲。日前在小桑德穆斯为巨大的事务作表演。多谢T.布朗宁先生的衷心欢迎，多谢詹姆斯太太、G.赫德森先生和R.A.默塞尔先生的垂询。指点。指点。指点。下一个演出地点：欣格尔顿亭。

特兰忒小姐把它读了一遍，皱起额头，再读一遍。

“是我写的，”纳恩先生不无自豪地说。“一向都是我替米尔登霍尔写广告。简洁明了，你说是不是？”

“是的，简洁明了。不过请解释一下‘欲被知道’是什么意思？”特兰忒小姐问道。“为什么要用‘被知道’？”

“噢，我一向那样写。当然应该是‘被知道’——喏，你想清楚了吧——是‘被知道’，对不对啊？”

特兰忒小姐心里并不很清楚，但是她回答说她猜想这应该是清楚的。这么说过之后，她思忖，再询问“指点”怎么解释已经毫无意义，甚至也不必再向纳恩先生指出，在一个叫小桑德穆斯的地方（这地方她以前从未听说过）为“巨大的事务”作表演一定相当困难。“不过还是请你向我介绍一下这些人的情况。”她放低了声音问：“那个穿着显眼的格纹上衣的瘦高个子是谁？”

纳恩先生朝隔壁的餐桌投去一瞥，随后摇了摇头。“不是我

们歌舞班的，"他轻声回答。"我也刚刚认识他。姓米切姆，是个专业的班卓琴演奏者。"

"我想起来了。他是和我一起进来的，跟他一道的还有那个长得相当好看，额上搭拉着一绺长发身上很不整洁的年轻人。"

"对了，"纳恩先生说，"根本不是我们歌舞班的，他们是来这儿看看的。不过，你看见另一个年轻人了吗？正在跟他们两人讲话的那个漂亮小伙子？"特兰忒小姐确实看见了，而且已经有好一会儿，同时还在心里想，那小伙子可真漂亮。他的脑袋不大，乌黑的头发经过细心的加工形成很服帖的波浪，五官端正，衣冠楚楚。对他望着是一种快乐，虽然特兰忒小姐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并没有特别想要了解这个人的愿望；她并不欣赏这种类型的青年。"那是杰里·杰宁汉，我们的轻喜剧演员和舞蹈家，"纳恩先生接着往下说。"我还想告诉你，他是个人才；干活努力，有个性，什么事情都能取得成功。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的舞蹈演员。假如他循规蹈矩、踏踏实实地干，要不了多久就能跻身到上流社会；只等他们来发现他了。杰里唯一的缺点是不会配合；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糟糕的搭档。"说到这儿纳恩先生打住话头，给听他说话的人一个深刻的印象。

特兰忒小姐直楞楞地望着他。这个抱怨好不奇怪。"你是说他不吃东西① 吗？"

纳恩先生把身体往后一靠，拍了一记大腿突然放声大笑，继而重又现出严肃的神情。"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指吃东西。要说这个歌舞班里有谁不能吃东西的话，那就只有一个人，就是我。我的胃很糟糕——哦，糟透了！——那些东西连看都不想看。熏猪肉、鸡蛋、火腿、猪排、牛排、土豆片、馅饼，任何你所能想到的

---

① 原文feed，既可以作"为（演员）提台词"解，即纳恩先生刚才所说的"配合"，又有"用餐"，"吃东西"的意思。两人所理解的意思不一致，因此产生误会。

东西，你真不会相信它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毒药，对于我来说它们等于毒药。谁如果想拿一顿美餐来请我的客，"纳恩先生认真地接着往下说，"那他还不如把烧红的钢针塞满我的肚子。我已经三年没有正式就餐了，一直只吃烤面包、饼干、牛肉汁、少量的鱼、鸡、果子冻。我吃那些东西维持生命，还必须学会演喜剧，必须把吃饱了烤牛肉、约克郡的白猪肉、烤土豆、各种蔬菜，以及苹果馅饼的许多观众逗得捧腹大笑。哎，我的天哪！"

纳恩先生摇晃着脑袋，那模样十分滑稽，特兰忒小姐一边叫喊"这真不公平！"一边纵声大笑。

"不过我先前讲的不是指吃东西，"纳恩先生接着又说，"我用的是专门术语，意思是插科打诨，与搭档配合。承担这一任务的人必须向他所与之配合的喜剧演员提问题、佯装发怒找他的岔子，等等。现在你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吗？"

是的，特兰忒小姐明白。

"对你说吧，特兰忒小姐，根据我的看法，插科打诨看上去很容易，其实并非如此，而一个喜剧演员必须有一个好的搭档与他配合。杰宁汉这小伙子讨厌插科打诨，所以压根儿不懂如何与别人配合。一窍不通——好得很，呃？可是认真地说，那却是他的工作。不过还算我们运气，乔——就是那边一个，我们的男中音，其实他的名字是考特尼·布伦迪特，不过大家都叫他乔——是个极好的搭档。"纳恩先生指着一个体格健壮、长着一张傻乎乎逗人喜欢的阔面孔的人，那人嘴里吸着一只短烟斗，两眼呆呆地望着前方。"我不想说从未听过比乔唱得更好的男中音演唱；我曾听过许多，比他唱得好，你也听过。但是，假如你或者任何别人对我说，想办好这个歌舞班而又不打算要乔，那么我就要说，'好吧，你把我也赶走得了。'这就是我对乔的看法。乔并不怎么聪明，是的，他也决不可能到考文特花园① 去演出，但是他心地善

良。你可不能把他惹恼了，否则他为了朋友什么都会干得出来，他会的。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数他脾气最急躁，可是他活儿也干得好，身体棒得像头牛。他曾在海军服役，还是重量级拳击冠军。假如你问，他怎么会成为一个歌唱演员的，那么我告诉你，他想唱歌就唱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制止他。”说完纳恩先生格格笑了两声，继而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重新露出严肃的面容。

“那边一位是他的妻子，我们的女低音，”他又说。

“什么！那个戴紫红色帽子的女人？”那是一种异常刺眼的紫红色，特兰忒小姐早些时候看见它就觉得不寒而栗。帽子的主人——一个比较丰满而面部没有表情的妇女——正在打毛衣，现出庄重、超然的神态。不折不扣的喧宾夺主，便是这顶帽子所起到的作用。

“就是她！她叫自己斯特拉·卡文迪什，然而她也是乔·布伦迪特太太。她声音响亮，经验丰富，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个真正的好女人，虽然有时候喜欢摆摆架子，你知道。她把乔牢牢地攥在手心里，不过他们是合作得很好的一对。两人有个小男孩名叫乔治，住在丹马克希尔他姑妈那儿，要是你见了会觉得他是天下最可爱的小孩。现在这个班子面临破产，他们的日子就很难熬了，我告诉你。”

“那位皮肤黑黑的年轻姑娘是谁？她的脸长得真可爱。我很喜欢她那模样。”特兰忒小姐所问的这位姑娘正在听奥克劳依特先生说话，看样子他大概是在叙述自己的各种奇遇。

“噢，我正要给你介绍呢。”纳恩先生脸上顿时焕发出光彩。“她是秀茜，秀茜·迪安小姐，我们的喜剧演员，歌舞班里年龄最小的。我认识她的父母，两人都是专业演员，现在已经过世。遗

① 伦敦一区域，内有该市主要的水果、菜蔬、园艺市场，以及皇家歌剧院。

传使这姑娘有演戏的天赋。"

"你是说她演得很好啰?"特兰忒小姐问道,现在她对迪安小姐产生了兴趣。

"演得好! 她演得精彩极了。请你注意,她年纪很轻;我并不是说她没有什么可学了,而是说她学得极快,每个星期都有长进。一旦踏上梯子,秀茜便不停地向上攀登。要是十年之内在沙夫茨伯里大街①还看不见她的名字在霓虹灯上闪耀,我就吃——我就再也不碰导泻药水!"

"我希望能看见她在舞台上演出,"特兰忒小姐说着朝那张黑黑的淘气的小脸蛋瞥了一眼。"她的模样很有趣,既滑稽又聪明。她多大年纪了?"

"二十。相信我说的没错,我的——特兰忒小姐,我是说——她的确既滑稽又聪明。她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歌舞班的特点。她那种逗乐的方法! 只要让她嗅到有观众,只要在四排椅子间自由地来回走动六次,她就会压抑不住地激动起来。许多喜剧演员无法容忍她的逗乐方法,我可以告诉你,特兰忒小姐,同行中有许多人妒忌她;这对歌舞表演是一大祸害,不过我不管那些,祝她走运! 秀茜和我是最好的搭档。"纳恩先生说着把视线投向迪安小姐,那张古怪的起皱纹的脸焕发出热情的光采。特兰忒小姐顺着他的眼光望去,看见那姑娘正抬起头来,给他送来一个飞吻。特兰忒小姐脸上浮起微笑,那神情让人一瞧就知道她正思考问题。

"倘若这个歌舞班办得正常,"纳恩先生沮丧地接着往下说,"她就有极好的机会;就会有人看见她的表演,发现她这个人才。可现在她只能听天由命了,而且十有八九会被埋没掉,因为今后

① 伦敦中部一条大街,集中有许多戏院和电影院。

人们要她做的事情对于她来说实在太简单了。秀茜在班子里一直干得很出色，是最优秀的演员，表演得好极了，始终精神饱满，然而这一次我们倒了大霉。我告诉你，特兰忒小姐，"纳恩先生说到这儿显得郑重其事，"为了这个我要责备自己。"

"为什么？你别这样！"特兰忒小姐大声说。"我看不出来这为什么是你的过错。"

"你自然看不出来，但是你可以相信我的话没错，那是我的过错，"纳恩先生的回答在自信中透出忧愁。"在这个班子里谁最有经验？是我。我应该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是谁早就听说了一些有关查利·米尔登霍尔的奇怪事情？是我。我应该预料到。是谁查看了预约登记，发现他已经溜了并且把各处的出租场所都甩了？是我。我应该预料到。"说完他瞅着特兰忒小姐，那神态表示他已经把什么都讲清楚了。

"我觉得还是不明白。"特兰忒小姐带着歉意说。"什么是出租场所？"

"噢，你瞧，是这样的。通常情况下，一个歌舞班子靠分成获得收入。它可以得到——比如说——演出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而拥有演出场所的人，例如那些帐篷、大厅、戏院或其它各种建筑物的主人则拿去百分之四十。有时候规定一份保证金，三十镑或者四十镑，这就是说——"

"歌舞班子至少可以得到三十或四十镑，"特兰忒小姐插言道；她跟纳恩先生一样没有甘当小学生的兴趣。

"对了，你瞧，这样规定很公平，双方机会均等。不过我们不喜欢租借场地，我告诉你，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出租场所。你付出租金，而那些大厅或帐篷的主人只管收钱却根本不为演出着想。眼下我们正待在罗斯累的一个出租场所，这儿的各种建筑一半以上充当出租场所，跟这个一样。当时我就说了，租金这么贵，

要二十五镑！你真应该去瞧一瞧，连二十五个先令都不值！米尔登霍尔不仅租了一个星期，他还租了两个星期。二十五镑一星期他租了两个星期，就这么个鬼地方！我应该预料到。他还把整个秋季的日程安排给我看了，计划中的演出地点有一半是出租场所，跟这个一样。当时我的确指出过这一点，我应该预料到。他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蓄意瞒住我们。哪怕这地方一星期要二百五十镑，对他来说也毫不相干，因为他根本就不打算付钱；哼，他的算盘可精了，他心里一清二楚！”纳恩先生提高了嗓门。“我们的道具统统被扣压了，一直要等到我们付了那五十镑钱，所以我们就跑了出来。我们已经四个星期没有收入了。”

“是的，朗斯塔夫小姐告诉我了。”

“我简直成了吉米·马格① 先生！我可以把自己从这儿踢到那可恶的会议厅去，然后再踢回来，但是决忘不了这件事。”纳恩先生此刻十分激动。“像我这样经验丰富的人！还看到了那些日程安排！我告诉你，小姐——你姓什么来着？——我简直没脸再见这些年轻人，说老实话我真觉得惭愧。”说完他长叹一声。

“这又是吉米在唠叨吧？”一个声音说。

“喂，吉米，喂！”说话的是考特尼·布伦迪特先生，也就是乔；他正拖着步子朝两人走来。“别听他胡言乱语，太太，”他对特兰忒小姐说，并在纳恩先生背上重重地拍了一记。

“嗬！”纳恩先生惊叫。“留心点，乔，留心点！你的手像一只大锤子。呃——特兰忒小姐，这是布伦迪特先生，在台上叫考特尼，在台下叫乔。”

“很高兴见到你，特兰忒小姐，”布伦迪特先生说，一边热情地把小姐的手握在自己的大手掌里使劲地摇。“别听吉米的，他

① “马格”原文“Mug”，系纳恩先生杜撰的一个姓；“mug”这个字本来有“蠢才”、“笨蛋”等意思。

老是没完没了地责备自己，"接着他以开玩笑的口吻缓慢地大声嚷道，"这件事不能怪他，就像不能怪我也不能怪任何别人一样。"

"话是那么说，可是——"

"可是什么？没有谁的胃比你的更糟糕。他的胃坏透了，小姐，同行之中别人的胃都没这么糟糕，老是莫名其妙地折腾。嘿，你们大家听着，"乔直着嗓门吼道，"我们不怪吉米，对不对？"

"对，"人们齐声回答；特兰忒小姐吃了一惊。

"是谁一直在鼓励我们？"乔再一次吼道。

"吉米！"人们高喊。

"老伙计吉米！好样的！"乔带头大声喊道。

"老伙计吉米！好样的！"人们跟着喊起来，连奥克劳依特先生最后也叫了一句："嘿，老伙计吉米！好样的！"在如此真诚友好的气氛中要他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

然而，没等吉米或者乔或者任何别人说第二句话，众人发现车站小吃部主人蒙德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他们面前；此刻这位太太的面孔、手臂和身子全体肃立，怪吓人地紧缩着，脑袋因愤怒而抖动。

"我再也无法容忍你们了，"蒙德太太大声叫嚷。"一分钟也不行了！给我出去，统统出去。"

"喂，太太，"乔企图解释。

蒙德太太怒目注视着他。"一先令四便士，一先令八便士，再加上两个先令，这就是你们的欠帐，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反正是你们这伙人欠我的。现在该还了，立刻就还，然后离开这儿坐到别处去胡闹！"讨债之后，蒙德太太接着又是一阵漫骂和责问，使所有在场的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位小吃部的老板娘从未见过如此令人厌恶的顾客，她确实再也无法容忍，不得不下逐客令

了，而如果她的顾客真的想找麻烦的话，她将满足他们的要求，听凭他们陷入麻烦之中。蒙德太太这时候怒不可遏，以致在战术上犯了一个错误。她对着特兰忒小姐一个人叫嚷："你也跟他们一样，小姐！原先我还以为你是有教养的，是一位高贵的女士，可现在看来你跟他们是一路货！"

"什么！"特兰忒小姐叫道。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

特兰忒小姐从椅子里站起来，挺直腰杆，稳步向蒙德太太走去，那姿态好比老上校及特兰忒家族其他战士向敌人的防御工事进军。她脸色苍白，明亮美丽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光芒，但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颤抖和犹豫。

"你说我们欠你多少钱？"她冷冷地问。

特兰忒小姐这话刚一出口，身后的朋友们当中便有人规劝她不要采取这种态度，但是她迅速转过身来并且举起一只手作阻止状："请等一等，我待会儿再作解释。"人们于是鸦雀无声。

她重又转过身来，注视着蒙德太太的两只眼睛。小吃部老板娘企图把自己缩成更小、更紧、更硬的一团以示抗议，而当她发现这一点无法做到的时候便软了下来。她出声地以鼻吸气一两次之后答道："一共欠我一先令四便士加一先令八便士再加上两先令，不过，请你相信我，总共喝掉开水——"

特兰忒小姐打断她的话头，取出一张十先令的票子轻轻地朝她扔去。"给你，"小姐说，同时将下巴再抬高一英寸，"请立刻找还零钱。"

钞票落到地上，蒙德太太看了把头直摇。特兰忒小姐不说话也不动作，她身后的朋友们也保持缄默。过了一会儿蒙德太太蓦地蹲下身去捡起钞票，嘴里咕哝了两句谁也听不懂的话赶紧跑了出去

特兰忒小姐再一次转过身来，这一回她转得很慢很平静，对伙伴们微微一笑，说："现在我们走吧，好不好？"说完她走到门口，接过找回的钱，并最后对蒙德太太扬了扬眉毛，在精神上彻底打垮了车站小吃部老板娘；这时候她的朋友们一下子议论纷纷起来，都跟在她后面走出棚屋。在屋子门口和干道之间，也就是先前他们相遇的地方，额上搭拉着一绺长发身上弄得很不整洁的小伙子从后面赶到特兰忒小姐跟前自我介绍说他的姓名是英尼戈·乔利芬特。"真是太妙了，妙极了，"他说。"不过，你替我付了喝茶的钱，你瞧。"

"关于这一点，我正要向大家作一个解释，"特兰忒小姐说；接着她犹豫起来。

"应该有那样的气派，当然，没有那个气派不行，"英尼戈表示理解。"这是一先令四便士，那是一先令八便士——这样就一点儿没有气派了。一下子付清——然后拿了找头就走——非这样不可！说实话，我自己也很想这样做，可是我没有那种风度，你知道。"

特兰忒小姐一下子觉得十分轻松自在，快活地笑了。"这是我的车子，我们停在这儿等一等后面的人吧。不过我的想法是，"她匆匆地接着往下说，"我突然决定要——要经管这个流动剧团，我是说这个歌舞班子。是那可怕的女人逼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好啊，真是好极了！"英尼戈热情地呼喊道。"我真希望自己能这么做，那该有多好！可是我手头只有四十英镑。不过我已经对他们说了，我想参加歌舞班——只是为了快活快活，你知道。我在一个预备学校教书，但是我会弹钢琴，而且据我估计，他们正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我也希望你能参加，"特兰忒小姐说。"我反复考虑了有半

个小时,企图把事情想想透彻;正好那女人冲我耍威风,我就突然产生了这个念头,'好吧,那么我来管!'对于歌舞班的事我一窍不通,这样做真是太冒失了。"

"哦,是有点儿冒失,我认为,"英尼戈快活地说。"不过,非常令人兴奋。现在全都到齐了,我们这一帮子流浪汉。"

"眼下我们该干些什么呢?"当后面的人走上前来的时候特兰忒小姐很快地说。

"我知道该怎么办,交给我吧。"英尼戈说着转过身来面向流动剧团演员们大声问道:"嗨,这儿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大伙儿吃一顿饭开一个会?"

"怎么啦?你要干什么,乔利芬特?"这是莫顿·米切姆先生的声音。

"我想要大家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吃晚饭,或者叫它正餐,或者叫它别的什么都行,"英尼戈解释说。"你们瞧——"说着他对特兰忒小姐投去一瞥。

"事情是这样的,"特兰忒小姐刚一开口又变得十分害羞,"我思忖着想——想要经管这个——这个歌舞班子。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她迟疑地添上一句。

每一个人都激动得喊出声来,其中秀茜·迪安小姐是第一个。"亲爱的!"她脱口而出,接着,在其余人也都喊了一声之后,又说:"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相信你是一位亲爱的。"这句话引得众人哄然大笑,特兰忒小姐面红耳赤,连连摇头。

"那么,晚饭怎么办?"大家激动一阵之后英尼戈问。

"靠近市场那边的一家旅馆怎么样,吉米?"布伦迪特先生问道。"我看大概可以,虽然可能价钱贵一些。"

"不用担心价钱,"英尼戈大声说,他估计自己的价格观念与经济不很富裕的布伦迪特先生有所不同。"那旅馆在哪儿?是不

是还不错啊?”他转向纳恩先生问道。

“你是说皇家大旅馆吗，乔?”纳恩先生说。“行啊，很不错。他们还告诉我，楼上的房间也相当好。虽然，我要说，假如天底下有哪个人在晚饭时候，或者说是正餐，或者别的什么，只要是有好东西吃的场合，会比我出更大的洋相，那我倒很想见一见他。你知道，对我来说，全都是毒药，先生，呃——你姓什么来着?”他认真地对英尼戈说。

“真是糟糕！好吧，”英尼戈高声喊道，“那就这么定了，七点半全体在皇家大旅馆集合！我再去落实一下。没问题吧，特兰忒小姐?”

这时候，几位新来的伙伴想到他们还得找地方过夜，于是大伙儿激动地议论起来。最后，布伦迪特夫妇带走了英尼戈和莫顿·米切姆先生；他们考虑，自己所租的房间能安置一个，另一个可以安排在他们隔壁。同他们一道走的还有纳恩先生和杰宁汉先生。特兰忒小姐替埃尔茜捎来的东西(放在一个有盖大篮里)还在车内，她建议埃尔茜一起上车；又因为秀茜·迪安小姐与埃尔茜住宿在一起，她们一致认为她也该上车，于是秀茜小姐挤入已经被各种东西塞得相当满的后座，嘴里一边说，特兰忒小姐的到来对罗斯累大有好处。就这样，各人的去处安排定当了。

“呃，小姐，”一个粗哑而又胆怯的声音说，听上去似乎还若有所思，“我想最好还是把我那两件行李取出来让我继续赶路。”

“哎呀，奥克劳依特先生！”特兰忒小姐失声惊叫，她已经压根儿把他忘记了。“你打算到哪儿去?”

“不，我还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秀茜·迪安小姐激动地嚷道，“在小吃部里他已经对我说了。哦，他不能离开，你说是不是，特兰忒小姐?”

"当然，你不能走，奥克劳依特先生。你不想走吧，是不是？"

"嗯，"奥克劳依特先生抚摸着下巴思忖说，"我不像你们所说的，没有什么本领，只是路过此地。你们并不需要我。"

"我相信一定需要！"特兰忒小姐说。"我相信一定有你干的事情。是不是，朗斯塔夫小姐？是不是，迪安小姐？"

"我可不知道，"朗斯塔夫小姐回答说。她对奥克劳依特先生不感兴趣，心里很奇怪像特兰忒小姐这样一位高贵的女性竟然如此关心他。

"当然有，"迪安小姐插言道；她已经听奥克劳依特先生把北大道上的种种遭遇以及有关女儿莉莉等许多事情统统对她讲了。"他一定得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对不对？要是他不去，我也不去。我们两人就站在屋外吵闹，往窗上扔东西。"

"赶快进来，奥克劳依特先生，找个地方挤一挤，"特兰忒小姐招呼道，奥克劳依特先生二话不说钻进车内，在迪安小姐的有力帮助下，挤开那只有盖大篮和大大小小的包裹，总算坐了下来。

特兰忒小姐驱车向前；奥克劳依特先生那憨厚的宽脸庞容光焕发，显得很激动。"嘿，"他说，"这可真叫人兴奋，真是兴奋。"说完他沉默了一两分钟。随后，感觉到身旁的伙伴用她灵活的黑眼睛对自己瞄了几次，眼光古怪而可笑，他重又露齿而笑，右手握拳在左手掌里捶了几下。"兴奋极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叫人兴奋。"

"是啊，伙计，"迪安小姐平静地说。

"那是个了不起的人，"奥克劳依特先生在心里说。接着他把视线移向车外罗斯累的风景，那神态让人觉得他见过其它许多更好的地方。

2

当天晚上七点半我们的朋友们集合在皇家大旅馆楼上的餐厅里，除了特兰忒小姐以外，其余的人都来了。当人们询问迪安小姐和朗斯塔夫小姐的时候，两人回答说不知道为什么她迟到了。她们说，已经在与自己所租的住处隔开一个门牌号码的屋子里替特兰忒小姐找到了很好的房间，让她在那儿安顿了下来。不过，她曾经说过要洗个澡什么的，"你们知道在这种地方洗澡意味着什么，我亲爱的。"她们的各位亲爱的确实知道这一点，放下了心中的石头。"即使在这关键时刻她碰到意外，例如生病啦，忘记了事先的约定啦，把钱统统弄丢啦，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对我来说都在意料之中。这一类事情会发生的，我亲爱的。"这是斯特拉·卡文迪什小姐，也就是乔·布伦迪特太太的悲观论断。她穿着一件樱桃红外衣，显得喜气洋洋，煞有介事，看上去很不顺眼；这件衣服现在已经太小了，但是几年前在一个轮换剧目演出季节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那时候卡文迪什小姐穿着它扮演多金[①]公爵夫人和其他一些贵妇人角色，每每在第三幕唱一支歌。然而，如果说乔·布伦迪特太太对于演戏这一行的兴衰尤其是它的衰落有资格作权威性的发言，对于这一行当不存幻想，因而对于可能成为他们救星的特兰忒小姐至今尚未露面抱悲观态度，那么，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她与今天晚上的欢乐气氛格格不入。即令多金公爵夫人在场，也不会像布伦迪特太太这样对晚餐的安排进行如此周到细致的检查而后加以首肯。她匆匆来到在她看来是东道主的乔利芬特先生跟前向他祝贺："一切都好极了，非

---

① 英格兰东南萨里郡的一个市区。

常雅致，我说"这是她的结论

"蒂德比太太是这儿的主人，她说通知得太晚了，"英尼戈答道，"不过她尽力而为。她还告诉我，镇上没人比她更内行——虽然这话不该由她本人来说。她还不厌其详地向我描述了罗斯累和西区一个什么园艺学协会从一八九八年就开始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宴会。你瞧，她安排得还不错吧？"

"一切都好极了，非常雅致，"布伦迪特太太抑制住内心的得意瞟了一眼摆有十份刀叉的餐桌重复说。"虽然，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她接着狡黠地说，"这一类事情全靠有人组织得好。有了一位能干的组织者，那么，一切都弄得很雅致，不至于花哨庸俗。你一定知道组织能力是多么重要。布伦迪特先生——也就是乔——跟你不一样，他不会组织，不能让人满意。他不懂得如何安排。乔像羊羔一样温顺，像狮子一般强壮，但是他不懂得如何安排。人们看见他立刻就会说'对于他嘛，怎么都行。'他们那些人都知道，乔利芬特先生。你是一位绅士。也就是说，你觉得这样安排是很自然的。你生来就是一位组织者。"

"噢，那一套我并不懂，"英尼戈反对说；他可以说是天底下最不习惯于装腔作势的人。"我不知道你还能够——"

"我能，"布伦迪特太太举起一只手来打断他的话头肯定地说。"等到你在歌舞班里待的时间和我一样长了，你也会知道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刚一遇见你我就对自己说：'他衣着不整洁，可能身上没有多少钱；他随时喜欢跟别人说笑话；但是，他是一位绅士。'牛津毕业的还是剑桥或者哈罗，乔利芬特先生？"

"剑桥，"英尼戈注视着对方回答说。

"我知道。'准是那些学校当中的一所，'我在心里说。"布伦迪特太太显得十分自豪。"有一种特别的标记。我为乔治考虑过这一点——那是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从一开始我就说了，要是

那孩子聪明伶俐——事实上他比谁都聪明——而且条件允许的话，就让他到其中的某一所学校去。我对乔讲过不止一次了，不管是剑桥大学或者牛津大学——我可不像你们那些划赛船的傻瓜——只要条件允许，就让他去那些学校当中的一所。”

“好极了！”英尼戈由衷地赞扬道，虽然他有点儿思想开小差，因为他正思忖特兰忒小姐什么时候能够到达。

“不让他参加舞台演出。对于这一点我拿定了主意。乔说让他和我们在一起就太好了，还说做母亲的比谁都更清楚，但是，我每次都说乔治应该到一个文质彬彬的地方去试试他的运气——到银行或者房地产公司去。我不反对他唱唱歌，但那要看嗓子好不好。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乔治有一个好嗓子。如果将来有，那当然很好，但是不能上舞台演出！”

“你真让我大吃一惊，布伦迪特太太，”英尼戈微笑着说。“别忘了我本人正想加入这个歌舞班子呢。”

“啊，那是你的乐趣，乔利芬特先生，我知道，”布伦迪特太太答道，同时把头微微歪向一边并扬起眉毛。“那将只不过是你一段小小的经历，如此而已。我相信你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

“我不是，”英尼戈大笑。“什么都是，唯独不是真正的音乐家。我只是个弹钢琴的。写作是我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事。”

“写作？你看上去也很像一位作家。然而只要我有时间，我也能把一些事情写下来。经验我已经有了，但根本没有时间。什么事，乔？”布伦迪特太太问道，因为这时她丈夫正站到她的身旁。

“八点差一刻了，就是这件事，”乔回答说，情绪十分低落。“特兰忒小姐还没有来。我说，她不是在捉弄我们吧？”

“噢，她不会做那种事情的，乔，”他的妻子大声说。“只要看一眼你就知道她不是那样的人。我在想，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要是她丢了钱，或者被车子压了，那怎么办？现在这时候事情仿

佛十分顺利!”

“那就该我们倒楣,玛吉,”乔脸色阴沉地说。两人交换了茫然的目光,一时间斯特拉·卡文迪什小姐完全失去了多金公爵夫人的风度;她蔫了,现出了她的本来面目——一个辛苦劳累的女性,忘不了有个男孩要抚养,那孩子远在丹马克希尔,丈夫和自己没有钱,却还欠了一些债,工作难找,而且越来越少——一个告别了青年时代、告别了活泼开朗个性的女子。乔咳嗽了一下。“不会有事的,你等着瞧吧,”他柔声宽慰妻子。

英尼戈觉得自己不该再待在原地便转身离去。他在屋子里踱步,眼睛留神注意着特兰忒小姐随时可能出现的那一扇门。所有其他客人也都密切注意着门口的动静,开始显得焦急不安,尽管他们嘁嘁喳喳低声说话装做满不在乎。吉米·纳恩先前曾拦住侍者老头,告诉他对于纳恩先生的消化器官来说,整个晚餐将是不折不扣的毒药,此刻,他又把蒂德比太太和她的妹妹(她的胃也很糟糕)当作听众,看那样子正在对两姐妹做一个小小的手势,表示他的肠胃十分虚弱和敏感。然而,即便如此,他的眼睛也还老是盯着门口。杰里·杰宁汉先生和奥克劳依特先生两人觉得没有心思说话,只好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地露齿而笑,但也频频把视线投向门口。莫顿·米切姆先生特意为这次聚餐从箱子底下翻出了一条长一点儿的领带和勉强可以算是干净的领子,这时候正与朗斯塔夫小姐搭档扮演奥赛罗①和苔丝德蒙娜②,迪安小姐也一起参加,但是当英尼戈走近时他突然停住,询问已经几点了。“八点了是吗?”他嚷嚷道。“嘿,你知道,我心里正在嘀咕。”说着他朝门口瞥了一眼,随即又把视线迅速移开。“喂,刚才我说了,朗斯塔夫小姐,迪安小姐,我只是在约翰内斯堡③

①②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奥赛罗》中的男女主人公。

③ 南非一城市。

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暴风雨中演过戏，那是一场真正的暴风雨——"

现在英尼戈也焦急不安了。倘若特兰忒小姐果真不来那该如何是好？这顿晚餐将是多么可怕的一场惨败啊——"丁基·杜"的演员们都这么说——歌舞班依然处于绝境，他们的希望重又化为泡影！他来到底楼，探视了几个房间，然后在入口处伫立了一两分钟，目光来回地扫视面前的广场。返回室内的时候他看见侍者老头站在楼梯脚下。"我们还有一位没到，"英尼戈解释说。"喂，你能不能拿一些鸡尾酒——杜松子酒和意大利酒或者雪利酒和苦啤酒或者其它什么——给楼上那几位，请他们自便。"接着他自己在酒吧要了一杯鸡尾酒，刚一喝完他就注意到入口处出现一个身影，一个尚未拿定主意的人那迟疑不决的身影。他急忙冲上前去；来人正是特兰忒小姐。

"快进来，特兰忒小姐，"他高声喊道。"我们都在等你哪。"

"很抱歉，"特兰忒小姐口吃地说；她还在犹豫。

英尼戈瞪大眼睛瞅着她，好生奇怪。这是怎么啦？"喏，"他压低嗓门又说，"楼上那些人，那几位可怜的'丁基·杜剧团'的演员已经疑心你大概不来了，所以感到很懊丧。他们嘴上没说，我觉得这表明那些人很有礼貌，不过他们已经开始显得有点儿沉不住气了，真的。可不能责怪他们，你说是不是？"

"是啊，当然不能，"特兰忒小姐应道。"我很抱歉来得这么晚。我——呃——为了洗澡等了很长时间。"

"噢，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英尼戈说。他的语调轻松随便，但是当特兰忒小姐走上前来的时候他又好奇地对她瞥了一眼。"洗澡，当然啰，简直就是自讨苦吃，嗯？"他一边咕哝一边引着特兰忒小姐走向楼梯。"罗斯累的居民们还不很明白究竟应该怎样洗澡。一锅水——对了！两锅——很可能是两锅！但是洗澡需

要的水更多，两锅或者五壶都还不够，并且还必须把身体浸入水中——"

在楼梯脚下特兰忒小姐打断了他的话头。"听我说，乔利芬特先生。我觉得非把自己的感受对人说不可，我想你会理解的。当然，这些念头很愚蠢——"她迟疑了。

"说下去，特兰忒小姐，"英尼戈要求道。"你现在就得告诉我。至于说愚蠢嘛——我们大家都有点儿蠢，不是吗？我心里明白自己十分荒唐可笑，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本来可以早点儿到这里的，"特兰忒小姐急匆匆地说开了，"可是我突然觉得想——想逃跑。当我重新孤身一人的时候，心里产生一个疑问：当时我怎么会表态说要过问这件事情的？关于如何经管一个歌舞班子我一窍不通。钱我是有一点，但确实没有许多。再说，这种生活跟我所熟悉的生活大不相同。想到这一些我就觉得有点儿发憷，想要逃跑，逃回我所习惯的生活中去，你知道，去过普普通通、平平安安的日子——"

"知道！怎么会不知道！"英尼戈轻声地感叹道。"你心里总觉得不自在，对不对？——觉得心虚，似乎这下子完蛋了——于是就埋怨自己，干吗要管闲事呢——"

"对呀！正是这样！"特兰忒小姐热切地回答。"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吧？"

"怎么没有？今天晚上就有！每当我想要干一件新鲜事儿，这样的感觉就冒出来了。不过我说，得把它压下去！要是总丢不开它，你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不是吗？依我看，你有这种感觉，我也有这种奇怪的、莫名其妙、捉摸不透的感觉，只是我不去理睬它。"

"对一个女人来说，我想，这要严重得多。一个年轻男子有时候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多大关系——"

"在一定限度之内，一个女子同样如此。眼下我们并没有超出合理的限度，你说是不是？"

"我看是这样，"特兰忒小姐回答。"即使这么干的确是愚蠢的，我也并不当真很在乎。现在这时候我应该干点儿愚蠢的事情了。整个一生永远那么平静那么理智真叫人害怕，你说对不对？"

"对呀！"从来就不是平静而理智的英尼戈喊道。"你没有逃跑我太高兴了，你知道。"

"我也很高兴。想逃跑只是脑子里闪过的一丝念头，胆小鬼才那样，要不得，你瞧。我总觉得假如真的跑了，逃回家里——我差点儿那么做了——日后我会怨恨自己的。"两人一边说一边上楼。"我很高兴你能理解我的心情，乔利芬特先生。"特兰忒小姐深深地吸一口气，舒展一下身子笑着说。"现在我感觉好些了，谢谢你。"

"我也一样，所以不用客气。我将尽力帮助你。歌舞班的事情我完全是外行，头脑又特别迟钝（有时候在理论方面是例外）——好，我们到了！"

登上楼梯最高一级，他们相视而笑；这两位同胞身处遥远而不可捉摸的异乡，交换着会心的微笑。他们成了好朋友。

英尼戈猛然把餐厅的门推开。"女士们先生们，"他高声喊道。"特兰忒小姐来了。"

一阵骚乱，一阵短促的感叹，人们七嘴八舌地表示欢迎并鼓起掌来。特兰忒小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瞧着全体就餐者，既有点儿尴尬，又觉得兴奋。这时候的她，不再是人们所熟悉的期待中的人物——那位在欧德庄园长久居住消磨了青春，秀美姿容也失去了光彩的伊丽莎白·特兰忒小姐，此刻的特兰忒小姐是一位神秘人物，突然从天而降来拯救这个流动剧团，她容光焕发地出现在门口，给整个餐厅带来了光明。她倚门伫立，一时间觉得

自己是个活泼的、给人以快乐的人，即使那忙碌的苏格兰医生想起她来也会感到高兴的。这是一个丝毫无愧于上星期那六百镑意外收入的时刻。

"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特兰忒小姐，"布伦迪特太太，也就是斯特拉·卡文迪什小姐一阵风似地走上前来说，"你现在这时候来到我们中间真是太好了。它一下子使我想起，"布伦迪特太太转向大伙儿说，"《贝尔格莱维亚①的玫瑰》里那一个大场面。"

"请各位坐下，女士们先生们，"英尼戈喊道。

"叫我们坐在哪里啊，乔利芬特？"莫顿·米切姆先生极其严肃地问。"真像过去那时候，布伦迪特太太。"

"我也觉得是这样，"秀茜·迪安小姐大声说。"像我们过去在《东林恩》②中扮演婴孩的时候——或许可以这么说吧。好，我就坐在奥克劳依特先生边上，因为他怕难为情。是这样吧，伙计？"

"还没有怕难为情到不敢打你耳光，小姑娘，要是你不老实的话，"兴高采烈的奥克劳依特先生操着浓重的家乡话回答。"那儿有一粒咳嗽糖，"他接着无的放矢地说了一句便在迪安小姐身旁坐下。

从来没有听说过罗斯累这皇家大旅馆的晚餐享有什么声誉，而蒂德比太太也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通知来得太晚，所以倘若煞有介事地宣称这天晚上英尼戈请客招待大伙儿的这顿晚餐如何精美如何令人难忘，那将是荒唐可笑的。然而，对于所有在场的这十个人来说，它似乎又的确如此。造成这一情况是有特殊原因的。特兰忒小姐吃得津津有味，连送下肚去的是些什么都没

① 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高级住宅区。
② 根据英国小说家亨利·伍德夫人（1814—1887）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

注意：并非她对食物一概不感兴趣，只是因为她想想自己的选择，又想想新认识的每一位伙伴，激动的心情始终没有平静。英尼戈之所以兴致勃勃，一方面是因为这顿晚餐使他饱了口福（他在内心深处至今没有忘记沃什伯里庄园学校），另一方面，他觉得请大家吃饭是一种乐趣，而且一定会带来更多更大的乐趣。奥克劳依特先生起初十分惊愕，心里迷惑不解，因为眼前放着太多的刀叉，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可是有活泼的秀茜小姐坐在他身旁，还有大杯的啤酒，他很快便定下心来，仿佛进入仙境突然食欲大振，快活地东张西望、边吃边笑。至于莫顿·米切姆先生和其他几位演员也很愉快，那是因为在这个钟点进餐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新奇的事情，或许，他们本来就觉得进餐有点儿新奇，而像这样郑重其事地吃上四道菜当然就更觉希罕了。秀茜·迪安小姐说，她自己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光是喝茶，吃黄油面包、腌猪肉和苹果，已经忘记世上还有如此众多的美味佳肴。她的同事朗斯塔夫小姐听了立刻告诫她不要这么庸俗。朗斯塔夫小姐自己则决心摆出贵妇人的姿态，每一道菜过后都小心地在盘子边上留下那么一点儿；要是在平时她的盘子会十分干净。杰宁汉先生在整个晚餐过程中竭力做出稍微有点儿厌烦的表情，但吃得却很匆忙，好比一头文雅的狼。乔·布伦迪特先生跟奥克劳依特先生一样也喜欢大杯的啤酒，另外还要了许多片面包，使自己成了侍者记忆中的重要人物。然而，最成功地使这顿晚餐带上盛宴气氛的是布伦迪特太太和莫顿·米切姆先生；在他们两人的眼前仿佛有五十道菜而不是四道。他们对于戏剧表演的强烈爱好把西红柿汤、捉摸不透的白鱼小片子、煮羊肉以及黑莓和苹果馅饼变成了卢库卢斯[1]的宴会；两人互相点头微笑，就好像餐桌上

---

① 卢库卢斯（公元前117—58）——罗马将军，热衷于以珍馐美肴款待客人。

吃剩的是伴有配菜的孔雀和夜莺舌肉。瞧着米切姆先生拿起唯一的那瓶法国红葡萄酒先后把布伦迪特太太和自己的酒杯斟满，犹如瞥见了旧时大动乱的日子里老爷太太们今朝有酒今朝醉，全然顾不上在通衢大道押送死刑犯的囚车正辚辚而过。当两人举杯饮酒的时候，你看不出一点儿旧派总督或者多金公爵夫人的影子。这真是一场出色的表演。

甚至吉米·纳恩先生也努力以他独特的方式来享受这顿晚餐。他只允许自己喝汤、吃鱼和面包，但他所喜爱的并不是这些，而是遭受限制不准品尝的那一些。他埋怨说“瞅都不能瞅一眼——对我来说等于毒药！”却并不拒绝少量的羊肉和水果馅饼；不过他摆手谢绝了一大批美食，它们恰恰是食物中的精华。提到自己的胃，他的语气让人觉得仿佛那是他带来的一位个性高傲而古怪的客人。纳恩先生忙碌地嚼着面包啜饮着威士忌苏打（他说过“不能喝酒，啤酒也碰不得”），心情既忧郁又自豪，然而他还是腾出时间同特兰忒小姐商谈如何经营这个剧团，特兰忒小姐很不自在地作了一个简短的解释，说她在这方面一窍不通，手头的钱也不多。

“假如你可以拿出二三百镑，”纳恩先生说，“那就足够有余了。通常情况下你很快就能收回本钱，然后便开始得到盈利，那时候你就稳坐泰山、收钱记帐吧。实话对你说，特兰忒小姐，要是有那个数目的一半，我就自己来经营这个歌舞班了。倘若对它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留下。我跟大多数这些青年人不一样，今天走了明天就可以另找一份工作——不说比现在的好也至少不会更差，因为我是个老资格，在这一行里很有点儿名气。事实上，我以前的工资高出他们一倍，而且假如坚决不让步的话，还可以更多一些。现在你们在吃什么？黑莓馅饼吗？我说，你们的运气真好，我差不多已经忘记它是什么滋味了。”说完他长长地叹了一

口气

"你并不十分吃亏，纳恩先生，"特兰忒小姐轻声说。"这馅饼味道不很好，外壳太厚，而且一点都不脆。"

"在我看来就像是神仙吃的东西了，"纳恩先生感叹道。"还是谈谈这个歌舞班子吧。刚才说了，我对它有信心，我们大家都有信心；假如我们有钱，别的就什么也不需要了，只消共同努力把它继续办下去，得了盈利大伙儿分享。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懂，"特兰忒小姐大声说。"我还没有无知到那个地步，你知道。"

"抱歉，抱歉！不是故意要让你不愉快，特兰忒小姐。"

"我并没有觉得不愉快！这样答复不错吧？"特兰忒小姐开怀大笑，接着又压低嗓门添上一句，"看情形我得替大伙儿把债还掉——"

"你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纳恩先生打断她说。"你没有还债的义务。不过，能够这样做更好，我们也就可以把所有的道具都拿回来。"

"咱们说定了。就这样，我把债都还掉，当然还要给大伙儿发工资，另外我想还要承担一些费用。"

"是啊，任何与这个歌舞班有关的费用，"纳恩先生应道，"例如火车费、行李托运费等所有那些，只要是演出所必需的，特殊的服装和用具，你知道。个人的服装不包括在内，那是我们自己购置的。"

"如果有盈利，就属于我了？"

纳恩先生哼哼着回答。"是的，可是话不要那么说，特兰忒小姐。别把自己当作穷光蛋，只知道烤面包和玉米糊，见了一点儿鱼就说从来没有听见过。不要认为我们这一辈子就注定要赔钱。你这种态度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约拿①。还是这么说吧，全部盈

利都属于你。”

“这么说确实好听一些，嗯？我当然希望有很大的盈利，赚大堆大堆的钱，但是我总怀疑会不会有这样的好事。”

纳恩先生表情严肃，若有所思，一张脸绷得紧紧的，旁人若注视久了会觉得只看见油光闪闪的鼻子和上嘴唇。他居然以这样一副表情侃侃而谈，真是不可思议。“我告诉你我打算怎么做，”他最后这样宣布。“在这之前我的工资是每周十镑——明天早晨我把当初与米尔登霍尔签订的合同拿给你看——”

“不，不，”特兰忒小姐大声说。“我并不想看。请接着往下说。”

“这样吧，我打算替你安排节目，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相信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会表示反对。歌舞演出该怎么搞我了如指掌。”

“你是说打算为大伙儿主持排练，筹划节目吗？那太好了，纳恩先生，我正求之不得呢！谢谢你。”

“我很乐意这样做，特兰忒小姐，”纳恩先生严肃地说。“我不但要替你安排节目——这将增加我许多额外工作——而且每星期还要减掉两镑工资，只拿八个英镑。哦，不，你听我说。减少两镑工资以后我要从你的纯利润里边提取百分之十五。我做过计算，不知写在哪儿了，”说着他掏出笔记本，“你会看到这意味着——喏，在这儿——它意味着只有当你一个星期能够获得十三镑纯利润的时候我才可以得到两个英镑的补偿。记住，我想提醒你，开始阶段你无法做到这一点，别指望一开始就能赚那么多钱。一方面我们得把歌舞班整顿一下，另一方面，现在不是演出

---

① 《圣经》人物，希伯来的先知，常被比喻为带来坏运气的人。他躲避上帝交给他的使命，搭乘一条船逃往他施，引起海上一场风暴，这条船差点儿翻掉。典出《圣经·旧约·约拿书》。

季节。夏季过去了，冬季尚未来临。再说，我们还没有把演出的日期安排定当，不能按照米尔登霍尔原来的日期，至少不能完全按照他的，因为那些日期安排得很糟糕。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对这个歌舞班是不是有信心。”

“我完全相信你有信心，”特兰忒小姐热情地说。“对于你的这些设想我非常乐意接受。顺便告诉你，有一样东西我想把它改一改，就是这歌舞班的名称。我不喜欢它，再说，我想我们得重新开始。”

“这个名字还不错，你知道，”纳恩先生思忖着说。“而且众所周知。不过这随你的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另外想出一个名字，就像你说的那样，重新开始；这些年轻人也会更加热心。我们唱歌跳舞的人真够迷信，特兰忒小姐，一点儿小事都会引起烦恼。哦，还有一件事，让那两个新来的参加我们歌舞班怎么样？我跟他们交谈过，觉得可以吸收，不过现在得由你决定，你知道；你是老板，工资得由你付。”

“乔利芬特先生我们是肯定要的，”老板说，稍微有点儿脸红，“只要他钢琴弹得好。我想他恐怕确实弹得不错，”她怀着希望又添上一句。

“到这儿来之前我们听他弹过，”纳恩先生说，“第一流的水平。跟他相比，我们以前那个弹奏者好比只是一个心血来潮想要弹两下的钢琴调音者。乔利芬特先生并不是专业演奏家，但他有真正的风格。另外一位姓米切姆，经验很丰富，他也十分称赞乔利芬特。以前我听说过他。”

“他的模样很古怪，”特兰忒小姐把声音放低了说。“像一个地位显赫的大人物现在失去了权势。”

纳恩先生闭上一只眼睛，弯起一只手掌罩住嘴巴。“这是我们同行之中最优秀的班卓琴弹奏者之一，变戏法也很拿手，”他

耳语道，"也是一个吹牛大王，妙得很！你去跟他聊一次天就会相信我没有胡说。我不怀疑他在年轻的时候见过世面，可是听他说起大话来你会觉得似乎流浪的犹太人是他的同胞兄弟。米切姆先生称得上是个道地的吹牛大王。不过，除开这一点，他理所当然要赚不少钱，变戏法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而我们的乐队也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这个歌舞班里有一支小小的爵士乐队，你知道，恰好缺少一名班卓琴弹奏者。我是敲鼓的；不瞒你说，作为一个已经不知丰盛的饭菜为何物的人，我还能胡乱地敲打几下。"说着纳恩先生拿起刀叉在盘子上弄出嗒嗒的响声。"有时候不得不使用刀叉，呃？"手里的动作结束时他说。

大概在场的人把这个声音当作要求安静的信号，或者也有可能只是因为大伙儿已经用餐完毕，此时每个人都停止说话，以期待的眼光望着特兰忒小姐和纳恩先生。

"让我对大家说几句话行不行？"纳恩先生问。

"请吧，"特兰忒小姐回答。"不过你得征求乔利芬特先生的意见，毕竟是他请客。乔利芬特先生，"她把脸转向英尼戈问道，"让纳恩先生向大家解释我们以后的打算你看怎么样？"

"行啊，这主意来得正好，"英尼戈大声表示赞同。"肚子已经吃饱，现在应该开个会把大事交代一下，这主意好极了！接着往下说吧，纳恩君。"

那位先生站起身来。"女士们先生们，"他说。

"让我们帮他站起来，"迪安小姐兴高采烈地喊道。大伙儿听了便一起行动，那股热情把正要上前去清除餐桌上的面包和糕饼碎屑的侍者吓了一跳，赶快往后退却。"别老是'女士们先生们'的，吉米！"他的朋友乔对他嚷道；这话引起布伦迪特太太的反感，此时她正挺直腰杆坐在椅子上，脑袋微微地歪向一侧，竖起眉毛，噘着嘴巴，仿佛整个多金都在注视着它的公爵夫人。

"小伙子们，姑娘们，"纳恩先生重新开始，"我不打算说许多。你们饱餐了一顿，我却没有；应该让你们来讲话的 我只想说，正如你们都已经知道的，特兰忒小姐准备接手经管这个歌舞班子——"

人们为特兰忒小姐鼓掌，讲话者也热情地参与其间 这位女士涨红了脸，露出尴尬的微笑，一时间真恨不得能回到希特屯去。

"我们要把它办成当今第一流的小型巡回歌舞班，"吉米·纳恩接着说。"有特兰忒小姐做我们的后盾，这是我们的运气。我认为你们会和我一样认为特兰忒小姐将认为——哦，等一等，一连串的'认为'，太拗口了。我是说，希望特兰忒小姐很快将感到，遇见我们这么一个歌舞班子对于她来说也是运气。"众人高呼"说得对！说得对！"同时更热烈地鼓掌。"还有一个消息你们大伙儿听了也会很高兴，那就是我们的人才将更加齐全。莫顿·米切姆先生将参加我们这个歌舞班子，米切姆先生擅长弹班卓琴，又会用扑克变戏法，是位才华横溢的大师，他的表演经验悠久、广阔，而且——呃——深厚——"

"曾经四次周游世界，"那位先生插言道；他说得十分小心，既确保让每个在场的人都听见，又努力装做仿佛只是无意之中道出了心里的想法。

"曾经四次周游世界，"纳恩先生重复一遍，并且稍有点儿滑稽地强调说，"到过欧洲、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和马恩岛进行演出。我说得对不对，先生？"听众们大笑并又一次鼓掌。"此外，日前离去的钢琴弹奏者的位置——"

"什么弹奏者，一个糟糕透顶的笨蛋，"布伦迪特太太咬牙切齿地说。

"将由英尼戈·乔利芬特先生取代；对于歌舞表演他虽然不

熟悉，但他是第一流的钢琴演奏者，这一点你们听过乔利芬特先生演奏的人可以证明。小伙子们、姑娘们，我还想提醒你们不要忘记这顿晚餐是乔利芬特先生请客的，尽管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晚餐，可是你们都饱餐了一顿，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一次享受。”

人们笑得更欢，掌声也更加热烈。乔利芬特先生向大伙儿鞠躬回礼，恰好看见秀茜·迪安小姐脸上挂着带有鼓励意味的笑容；便对她特别友好地露齿一笑，可是竟然发现对方只傲慢地朝自己瞪了一眼。待到英尼戈再次向她投去一瞥的时候，看见她故意地闭上一只眼睛瞅着埃尔茜·朗斯塔夫小姐，于是乔利芬特得出结论，自己遭受了这位皮肤黝黑、性情活泼的年轻女子的嘲弄。

纳恩先生已经停住话头，此刻正与特兰忒小姐耳语，后者频频点头。满桌子的人都聚精会神地等待着。

“喂，注意了，我们是不是——”杰里·杰宁汉先生突然发言，但是他的好几位同事一起使劲地向他发“嘘！嘘！”声，不准他继续往下说。

“现在，”纳恩先生又讲话了，“还有些情况要告诉大家。小伙子们、姑娘们，各位都很容易理解，在我们重新开始工作之前，没有任何理由要求特兰忒小姐支付工资。但是——”说到这儿纳恩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听众们则个个显得如释重负，“但是她说她愿意支付两个星期的薪水给我们歌舞班每一个老成员，即除了两位新加入的之外人人都有。也就是说我们将得到这个星期和上个星期的收入，而且数目和以前一样，没有削减。”说到这儿老资格的纳恩先生预料听众们一定会鼓掌，便停住话头。事实果然没有使他失望。

但是有一个反对者，那就是杰里·杰宁汉先生。这时候他正昂起漂亮的脑袋提出抗议。“外（喂），贾（吉）米，两星期工哉（资）

当然好得海(很),大家会说特来(兰)忒小姐真揩(慷)慨、真够倠(朋)友,等等。"(写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暂时中断一下来作一个说明:虽然在英格兰中部的年轻人里数杰宁汉先生最标致、最善于打扮得衣冠楚楚,但是,不幸得很,他新近所感染上的口音非以这样的字眼来传达不可。瞧着杰宁汉先生是一回事,而听他说话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后来从沙夫茨伯里街拥来看望杰里·杰宁汉的许许多多人都辨不出他以前的口音,原因很简单——在百老汇成功地进行演出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口音又改变了。就说眼下我们试图尽量准确地加以摹仿的这个口音吧,已经是他在十七岁那年离开伯明翰的服饰商店之后所感染上的第三个了。)"可是我不訇(同)意工哉(资)和以前一业(样)。我对米尔登霍尔说过,介(鉴)于我的雅(演)出泄(效)果,我该得到盖(更)多的工哉(资),他瘪(表)示訇(同)意说——"

"是啊,你这个白痴,"秀茜小姐激烈地嚷道。"鉴于他一个便士都不打算付给你,他是什么都会同意的。说这样的话真荒唐!你的演出就像个犹太小子,杰里·杰宁汉。"

"不要多拐(管)邪(闲)事,秀茜,"杰里回敬道。"谁也没有介(叫)你野(咬)人。我是在和特来(兰)忒小姐和贾(吉)米说话。"

然而,对于杰里的要求,特兰忒小姐和吉米两人都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们都觉得杰宁汉先生很令人讨厌;特兰忒小姐简直就想对这位漂亮的小伙子说,假如他不满意,可以离开。她以赞许的目光瞥了一眼心直口快的秀茜。吉米的脸从来没有涨得这么红;要是在刚才,人们本来或许会听见他低声咒骂一句"小下流坯",但是,此刻,他迅速地对身旁的特兰忒小姐耳语说"这人演技不错,你知道。必须设法留住他",然后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杰里已经说了,根据他的才能,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工资。歌舞班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也都明白这一点。他们知道杰里很恼怒,态度

十分粗鲁，而且很快将以更加激烈的态度发泄他的不满情绪。但是大伙儿都同意吉米·纳恩的看法——有时候，例如在类似目前的这种情形下，即使是一位大师也无法按实际才能取得报酬；有时候他却十分幸运，什么都能得到。眼下的实际处境决定了杰里只能领取原来的工资，跟别人一样。如果杰里遇上了发财的好机会，他尽可以抓住不放。特兰忒小姐并不想拖住任何人的后腿把他弄垮。她将公平地对待大家，大伙儿也将公平地对待她。对于这些原则，小伙子和姑娘们都从心底里表示赞同，而杰宁汉先生发牢骚的主要目的本来也只是期望人们注意他这个人物的重要，便高姿态地表示愿意委屈一下，参加新的歌舞班子，仍然领取老的工资。

“那么眼下我们干什么呢，吉米？”布伦迪特先生大声问道，他那嗓音又一次提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有许多颗勇敢的心在酣睡中仍然十分警惕。“得从头开始，对不对？”

“我正要说到这个问题，约瑟夫，”纳恩先生回答。“第一件事情嘛，就是要排练，就当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现在要一起排练。是不是这样？我建议——哦，我得顺便告诉大家，特兰忒小姐希望我替她安排节目，负责整个歌舞班子的工作，一直到她自己熟悉了情况为止——我建议我们就待在此地排练节目。”

已经在罗斯累待腻了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发出一阵抱怨。“这个地方，”布伦迪特太太说，“简直要从石头里榨出血来。”

“话说得不错，我理解你们对于罗斯累的这种心情，”吉米接着说，“我本人完全赞成坐头班火车马上离开罗斯累。可是有一点你们别忘了，我们还不可能在明天就有薪水——先拿一个小数目是可能的，再多就没有了——因为特兰忒小姐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才能取得她的存款，必须等到星期六或星期一才能给我们发工资。但是在离开罗斯累之前我们不能不作好妥当的安排。

第二件事情呢，这个星期我们仍然拥有对那个会议厅的使用权，可以在那里排练；而且，下星期也许还能使用几个早上或几个下午，只要再付几镑钱，或者，如果坚持以后一次付清的要求，甚至还可以暂时一个子儿也不付。原定下星期的演出早已取消了，所以我们在排练结束之后可以继续在罗斯累待两三个晚上，然后在下下个星期再去桑迪贝演出我们的新节目。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哦，还有一件事！我们这个歌舞班要换一个名称。特兰忒小姐不喜欢现在这个，再说我们也的确应该起个新名字来重新开始我们的事业——扫去晦气！看看大伙儿想得出什么新的名称吗？”

一些伙伴提到几个名称，但全部都被别人以胜利者的口吻证明它们以前曾被别的流动剧团使用过——“早就有人用过了，亲爱的，早就用过了。”乔·布伦迪特先生（在这种时刻是不可能称呼他考特尼的）则十分严肃地提议取名为“马格剧团”，他认为这个名字有吸引力，但是大伙儿立刻高声喊叫着把它否定了。他的妻子建议起名“杜埃娜剧团”，她承认自己忘记了“杜埃娜”是什么意思，但是她说这个名称有悦耳的歌剧韵味。这一建议也很快被否定了。莫顿·米切姆先生发表意见说，在印度零五区的西姆拉（也许是在班加罗尔）他曾经指导过一个巡回剧团，名称叫“沃勒”，可以拿来使用。这条意见没有被采纳，他站起身来——迪安小姐评论道，看那架势米切姆先生仿佛永远不想闭上他的嘴巴了——气派十足地清了清喉咙，放下粗浓的眉毛瞟了一眼那几个还在叽里咕噜的人说：“特兰忒小姐，女士们，先生们。在我们绞尽脑汁想要为我们的歌舞班寻找一个合适的名称时，我提议——正如我从前在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地方和许多不同的场合所提议过的——我们应该——呃——向招待我们吃饭的我的朋友、你们的新同事英尼戈·乔利芬特先生表示欣赏，哦，

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乔利芬特先生和我已经有过一段共同的——呃——有趣的经历,那里边既有烦恼又有快乐。我们是在——呃——不寻常的环境里相遇的,乔利芬特先生一定没有忘记。"米切姆先生打住话头,这时候大伙儿一齐注视着英尼戈,他开始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自己当真和米切姆一道周游了世界各地。米切姆先生那创作史诗的想象力让人觉得有点儿不可抗拒。"当时,我们相识之后才很短时间我就告诉他说,他是一位演员,一位优秀的演员。你们当中——呃——要是谁不熟悉大洋彼岸舞台演出的情形,可能就不理解这个词儿。可以说,它是一种最高的赞词。在当时我就已经知道我们的朋友乔利芬特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晚上他已经向你们全体证明了这一点。我提议大家一起向他表示我们的谢意。好啊,乔利芬特先生!"

每个人都照办了。乔利芬特先生应大家的要求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他露齿一笑,把搭拉在额前的一绺头发往后一甩,重又露齿而笑,并让那一绺头发回复到原来的位置,随后结结巴巴地说大伙儿待他太热情了;他感动极了;他不很清楚一个演员应该是怎样的;他对于美国所知甚少,主要是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这本书里得到一点儿了解。

说到这里英尼戈被文学修养并不亚于他的特兰忒小姐所打断。对于特兰忒小姐来说,《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向来是她最喜爱的一部小说。此时她毫不怯生地鼓起掌来,大声说:"真是一本了不起的书!"

"可不是吗!"英尼戈应道,一时他似乎打算坐下花半个小时与特兰忒小姐讨论那部著名的作品;然而他没有忘记自己正在对大家发言。"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不很清楚一个演员应该是怎样的,只知道他或她是一个——呃——参加巡回演出的人。因此

我并不十分明白一个优秀的演员应该具备哪些品质。但是，假如所谓优秀演员指的是当一名好伙伴或者努力当一名好伙伴，那么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优秀的演员，这一点毫无疑问。不知什么原因"——此刻乔利芬特非常认真而热切，第一次道出了内心深处某些十分真实而重要的感受；然而，尽管他平时口齿伶俐，却还算不上是一名油嘴滑舌的演说者（目前有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的数量正与日俱增），乔利芬特只会结结巴巴——"不知什么原因——如今好伙伴——呃——已经不很多了——是不是？我是说——而今人们都——很少结伴交友，是不是？每一个人——噢，不是每一个人，是许多人——都外出游玩——当然，那是无可指责的，我本人也完全赞成；可以说，游玩越多越快乐——不过，那些人外出都是为了自己寻欢作乐而不是为了使别人快乐，对不对？不知什么原因，如今有许多许多人很难对付——还有一些人则在不该软弱的地方表现软弱。噢，当然啰，我并不比别人好一些，恐怕更坏一点儿，可是我愿意听见有人说我是个好伙伴。这个——叫什么来着——歌舞班子之所以吸引了我，原因之一就在这儿：它把大家聚在一起，是个很好的集体。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对不对？嘿，我这是在东扯西拉了，讲得乱七八糟的。我不会一本正经地发言，只会吹牛——不过，"结束时英尼戈突然宣称，"我能写，很快就会写的。多谢各位。"

"大家都听着，"特兰忒小姐紧接着高声说道。"乔利芬特先生的话使我想到了一个名称。可以肯定它以前从来没有被人使用过。我们就取名叫好伙伴。你们觉得好不好？"这时候她非常激动。

好伙伴。大伙儿把这个名称在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细细品尝它的滋味。

英尼戈立刻表示同意，而且是充满着热情。

“我也喜欢这个名字，”秀茜·迪安小姐大声说。“它不落俗套，很有意思，不像‘丁基·杜’那样令人可笑，老是让我感到自己既好像一支洒过香水的香烟，又仿佛是埃尔茜经常使用的那种六便士一包的染料。我还觉得这个新名称听上去很悦耳。不过我不知道它印在海报上看起来是否美观，”迪安小姐最后表露这样的疑虑。

“我知道，”布伦迪特太太说；她的嗓音低沉、情绪不高。“印在海报上看起来一定非常糟糕。”

“我也这样认为，原因是不够气派，”埃尔茜·朗斯塔夫小姐说；她是非常讲究气派的。

“太文质彬彬，特兰忒小姐，”这是杰宁汉先生的看法。

纳恩先生闭上一只眼睛思考片刻，接着又闭上另一只，最后宣称这个新名字稍稍有点儿不自然，印在海报上也不会排列得很美观，但是，它有特色，可以采用。米切姆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表示同意纳恩先生的意见。那些仍然半信半疑并有点儿担心的人则完全被特兰忒小姐和英尼戈的热情所感染。

“那么就这样定了，”特兰忒小姐口齿清楚地大声宣布说。“我们就定名为好伙伴。”

这时候米切姆先生忽然产生一个念头。他对英尼戈说了一句“这回该让我来了，”便站起身来高声叫喊：“服务员！你在哪儿，服务员？啊，在那儿。服务员，我要一瓶葡萄酒。”

“您要哪一种，先生？”服务员显得十分焦急地问道，仿佛酒窖里储藏着各种各样的葡萄酒，而他则极为关心，生怕给这位先生拿错了酒。

“噢，可口一些的。你们有些什么品种？”

“品种嘛，我们有‘托尼’牌，三先令九便士一瓶，还有‘陈酒垢’牌，每瓶四先令六便士。”

“那就要一瓶‘陈酒垢’，”米切姆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把几个元音强调到如此程度，仿佛这“陈年的酒垢”所存放的时间比原先长了一倍。“把酒杯也拿来，”他又说，“尽量快一些。”这时候米切姆先生简直是皱着眉头把侍者赶了出去，随后他重又坐下，俨然是一副老资格的神态，显示他不仅懂得哪一种是好酒而且懂得如何叫一瓶好酒。

“假如我能带他入门，他会成为我极好的搭档。他的风格非常好，”纳恩先生对邻座特兰忒小姐耳语道。“我这儿有两个现成的小品可以先让他试试，它们的关键都在于一个‘去’字。”

“陈酒垢”和酒杯都上了餐桌。“一会儿我就给大家一个祝酒词，”米切姆先生说，“所以，请各位都把酒杯斟满。”待到大伙儿都作好了准备，他便高举酒杯大声喊叫起来，那嘹亮的嗓音甚至使蒂德比太太也离开酒吧来到楼上——“朋友们，我的祝酒词就是‘好伙伴’。祝好伙伴们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我也要干一杯，”纳恩先生宣布，“哪怕一命呜呼也罢。”于是和别人的一道，他的“陈酒垢”也送下了喉咙。

“好伙伴！”

众人邀请站在门边点头微笑的蒂德比太太进屋为新诞生的歌舞班子的健康发展干一杯，她兴致勃勃地照办了，干杯之前还瞧着杯中物咂嘴出声，大概是想表示它的质量没有问题。

现在轮到奥克劳依特先生了。在这之前他一直缄默不语，因为他生性羞怯，在这么一群陌生人中间觉得很不自在。人家都是歌舞班的成员，唯独他只是一位客人。先前刚刚离开那喝茶的地方时确实谈到过假如他留下不会没事可干，但是打那以后就没有再说起过这个问题，他奥克劳依特可不想勉强地挤入一个别人不欢迎他介入的地方。明天他将重新踏上去各地周游之路，但今天晚上他过得很快活，分手之前应该向这些朋友们讲几句话。

于是奥克劳依特先生举起底部还剩有一英寸啤酒的大酒杯高声对众人说:"嘿,用你们的话来讲,我只是一个听众,不过我也有我的话要说。愿你们成为前来听你们唱歌看你们跳舞的那些人的好伙伴,祝你们永远进步。"说完他一口喝下那一英寸啤酒。

"谢谢你,奥克劳依特先生,"别人都还没有来得及答话特兰忒小姐已经叫出声来。随后她又与纳恩先生低声交谈。

迪安小姐仿佛把奥克劳依特先生看作是自己的保护人,这时候显得很高兴。"他这人多好!"隔着餐桌她大声嚷道,继而把脑袋歪向一边瞅着奥克劳依特先生。"你真好①,奥克劳依特先生,你瞧,可不是吗!"迪安小姐的目光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奥克劳依特先生只有大约六英寸高,全身覆盖着粉红色的糖霜②。

然而此时奥克劳依特先生被叫到餐桌的那一头,即特兰忒小姐和纳恩先生正坐着交谈的那一头。他和英尼戈交换了座位;乔利芬特看上去很高兴能坐在盈盈含笑、从总体上说来颇有魅力的迪安小姐身旁。

"听我说,奥克劳依特先生,"这是特兰忒小姐的声音。"纳恩先生说像你这样手巧的人对于我们很有用处——"

"需要的时候干一些舞台美术方面的木工活儿,或者帮助搬搬道具和行李,调整灯光,看守门口,张贴海报,"纳恩先生连珠炮似地随口说出这么一串。"当然啰,包括任何零碎活儿。"

"嗯。"奥克劳依特先生摸了摸下巴。读者诸君暂时还不要以为这表明他现在心情很愉快。"嗨,唱歌演戏的舞台我是一点儿都不懂,只从票价最低的顶层楼座向下望过几回。恐怕这次可以让我有机会学会许多事情。一般来说,我有一双手,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你们是要我临时帮忙干点活儿呢还是要我干一项固

①② 迪安小姐称赞奥克劳依特先生"好",原文是sweet,包含有"可爱的"、"亲切的"、"甜蜜的"等意思;"粉红色的糖霜"即由此而来。

定的工作?"

"要你和我们一道去各处巡回演出,奥克劳依特先生,给我们当后勤人员,帮忙干些杂事,"特兰忒小姐解释道。"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很快就学会任何你目前还不会但是又必须学会的事情。举例来说吧,比如舞台灯光。"

奥克劳依特先生脸上慢慢绽开了笑容。"作为好伙伴的一分子,呃? 嘿! 让我也参加,那真是太好了。"

"纳恩先生建议每星期三镑——"

"并且补贴车费和一切额外费用,"纳恩先生补充说。"这收入不错啊,定期收入——相当不错。"

"你看行不行,奥克劳依特先生?"

"呃,我看可以,小姐。三英镑一星期,够我一个人开销了。没想到最后会跟舞台表演搭上关系,这个变化太大太突然了。"说完奥克劳依特先生抿着嘴轻声笑起来。

"那就这样定了,呃? 明天上午请你到会议厅来好不好,奥克劳依特先生?"

"一言为定,"奥克劳依特先生认真地说,"明天上午六点半我带着工具到会议厅。"

"六点半!"纳恩先生活灵活现地模仿出一位绅士先生后脑勺上挨了沉重一击的样子。"哪有这样的钟点! 上午可没这样的钟点——从来没有听见过——你要相信它是不存在的。不,伙计,我们的时间是十点半。"

"十点半钟在布拉德斯福特等于半天已经过去了。你知不知道布拉德斯福特,纳恩先生?"

"我怎么会不知道布拉德斯福特,"纳恩先生语气悲观地回答说。"人人都知道,不知道的算是走运。你去问问坐在那边的秀茜。她把那地方叫做沙德斯福特① 。歌舞剧团圈子里的人通

常都把它称作为‘喜剧演员的坟墓’！”

“哦，为什么？”奥克劳依特先生问道；他脸上的肌肉这时候显得很僵。“我听见人们把它叫作锤打螺丝钉的处所。你也听见各种说法，是不是，纳恩先生？”说完他靠在椅子背上，两眼平静地注视着天花板。

特兰忒小姐瞧着他们，随后格格笑了两声，纳恩先生也笑了，接着奥克劳依特先生又抿着嘴轻声笑起来。“这些人，还真是一群好伙伴，”他暗自思忖，而当他想起自己明天将继续同这些人待在一起，并且将跟随他们周游各地，帮助他们干零星活儿，每个星期有三英镑收入的时候，他的心里乐开了花。

这时候人们齐声叫喊：“特兰忒小姐，讲几句话。特兰忒小姐，讲几句话。”起先她对大家摇头，可是细心的纳恩先生向她指出，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是不会同意的。

“我没有很多话要讲，你们知道，”特兰忒小姐对他们说，“我只想表示，相信我们一定会很好地相处的。假如我做错了事或者讲出一些蠢话，你们得原谅我，因为，你们知道，对于经营歌舞班子我并不在行。我甚至还没有看过你们在舞台上演出，这真是荒唐，不是吗？不过我相信你们都很聪明，工作都很努力，而且——而且明天以及今后当你们成了好伙伴的时候将更加聪明，工作更加努力。”笑声和掌声。“现在我要去睡觉了，是的，要去睡觉。我度过了漫长而激动人心的一天——长得仿佛一个星期——现在我累了。”

“噢，别走，特兰忒小姐，”秀茜央求道。

“为什么？”

“假如你走了，我就会觉得也非走不可；尽管我感到有点儿

---

① 这里的“沙德”原文是shudder，意为“战栗、发抖”。秀茜将“布拉德斯福特”改为“沙德斯福特”当然是一种讽刺说法。

累，但是却不甘心错过任何事情。”

“我想走了，秀茜，”朗斯塔夫小姐说。

“哦，那好吧，”秀茜大声说。“我看我们女的最好快点儿一起跑开，让他们男的留在这儿一直到老板娘来把他们赶出门外。难道看不出来吗？我们离开之后，他们就会在这儿七扯八拉、嗯嗯呃呃，个个都显得做作到极点。我觉得男人们真是可笑，”她最后把头一昂添上这么一句。

“你死抱着对男人们的这种看法吧，我亲爱的，”布伦迪特太太对她说，“你将来有可能在这方面登峰造极。”说完这位善良的太太站起身来，明确规定她的丈夫以再喝一杯酒再待半小时为限，然后与其他三位女性一同离去。

女人们离开之后，男人们无拘无束感到十分轻松，他们果然重又坐下喝酒，并开始七扯八拉、嗯嗯呃呃。这时候，英尼戈突然想到，杰里·杰宁汉是个相当令人吃惊的人物——他长相好看、举止文雅、口音古怪，雄心勃勃地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死亡之前，争取让自己的名字位于节目表之首，要让它在霓红灯上闪耀；对于他那不足道的艺术他有着一种异常严肃和近乎苦行主义的献身精神。奥克劳依特先生很快就认识到，乔跟自己很合得来，他不但爱好“老水手”（更不必说喝啤酒了），而且还和自己一样热衷于观看足球比赛；在这个运动项目上——看来有些人会感到意外——小乔治很快将在丹马克希尔取得出色的成绩。吉米·纳恩和莫顿·米切姆觉得，在他们的记忆中，不计其数的职业演员获得了成功，也不知有多少人被淘汰了，许多人经常喝酒过量，许多人当上了掌柜的，也有许多人找了个地方经营小酒店。蒂德比太太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她表示希望所有的菜肴、点心都符合大家的口胃，并又一次指出，时间太仓促无法作更充分的准备，说完意味深长地对时钟瞟了一眼。侍者老头打了个哈

欠，心不在焉地把几只酒杯收拾到一边去，返回来的时候手持一只湿漉漉的小托盘，里面放着找头，听到吩咐说可以把这些找头收下时他的脸上似笑非笑，随后又打了一个哈欠。好伙伴们一齐走出餐馆来到僻静的街上稍停片刻，隐隐地带着一种受了讽刺心中不踏实的感觉他们抬头仰望远处正在飘散的浮云和微光闪烁的星星。"你和我同路吗？是啊。晚安，孩子们。晚安，老伙计。晚安。"

第二章　很短，介绍排练节目的有关情况

在随后的几天里，英尼戈仿佛只要眼睛睁着就在罗斯累镇会议厅里的临时舞台上，砰砰地敲击那只古老的布罗德伍德大钢琴。其中两个琴键——高音部的小字二组G和低音部的大字组D——动不动就要卡住；在第一天结束的时候英尼戈就已经对这两个有毛病的键非常熟悉，仿佛它们是有生命、有个性的，仿佛他不得不花费一个钟点又一个钟点同两个顽固的小黄人吵架；他把它们称作为一对宝货。到了星期五中午大约十二点钟，英尼戈的手腕和前臂开始酸痛；在那以后——尽管星期天放假——酸痛一直没有停止，到了最后乔利芬特变得麻木起来，甚至忘记了它的存在。不管好伙伴们是练习合唱还是四重唱、三重唱、二重唱或者独唱，他都得伴奏。假如他们停止唱歌而练习跳舞，他就必须弹得更加努力。对于他来说，没有休息时间。歌舞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大批保留节目，每个人都以此自豪，并不时地要求新来的钢琴师为他或者她的这些节目伴奏，弄得英尼戈一听说"保留节目"就心里厌烦。

"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许多肮脏破烂的旧乐谱，"英尼戈对特兰忒小姐说心里话——这是在他好不容易结束了为吉米·纳恩的保留节目伴奏之后。纳恩先生的乐谱是最肮脏最破旧的。他的许多歌仅仅起到宣告它们的歌唱者是一名警察（"当你沿街走来的时候，你会看见我正在巡逻，因为我是一个警察——澎

——对啊，我是一个警察"），或者是一位邮递员，或者是一个侍者，或者其他某个古怪的公职人员。这些歌曲的乐谱都是手写稿形式，上面还用铅笔胡乱地涂写着一些提示（如"插入歌词"，等等），看起来使人眼花缭乱。幸好，对于吉米来说，钢琴伴奏的时候弹些什么曲子无关紧要，他没有分辨曲调的能力，嗓子也很差；他所要求的，只是伴奏者能够根据他的需要在一些地方莫名其妙地停顿下来，听他发表有关他父亲为人很刻薄的议论，或者听他以大量不可信的细节描述他的婚礼。说实话，吉米的演唱与钢琴伴奏之间的联系真是太微弱了，在他高唱有关警察的歌曲时，英尼戈弹奏的是关于邮递员的曲子，一直到全曲终了两人始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不能不使用这些旧乐谱，伙计，"吉米说着小心翼翼地把一张即将化为碎片的歌谱从钢琴上拿走。"你相信我的话没错，如今他们写不出真正的喜剧性歌曲。"英尼戈毫不怀疑这些杰作十分明显是许多许多年以前的作品。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大多数这些乐谱变成碎片之前能把它们默记在心中以便进行即席伴奏。

布伦迪特夫妇两人的乐谱比吉米·纳恩的好得多，大部分是印制得很清晰的民歌，它们的体积也大得多，尤其是布伦迪特太太的，夹在一只结实的文件夹内，封面上以猩红的字体印着"斯特拉·卡文迪什小姐"。"我看在当今流动剧团的舞台上没有比这更大更漂亮的乐谱了，"她自豪地对英尼戈说。然而，这里面的歌曲没有必要全都练习一遍；英尼戈是个读谱的快手，他发现这些民歌都很简单，只是给孩子们唱的。布伦迪特太太眼睛里闪耀着光芒，胸部激烈地起伏——她以悦耳的曲调告诫某一个儿子不要干某一件事情；她感叹心中的玫瑰再也不会像花园里的玫瑰那样盛开；她命令红太阳西沉；她等待着某一位安格斯·麦克唐纳在完成了某一项让人捉摸不透的使命之后赶快回来；她告

别了叶子，告别了树林，告别了在额头上的亲吻，实际上她告别了一切；最后她宣布她必须再次下山到大海去；总而言之，布伦迪特太太练习了大约五六只最流行的歌曲之后，显得不仅满意而且很兴奋。她一只手抹了抹面孔，另一只手拍拍英尼戈的肩膀，说他是一位有风格的钢琴演奏者，是一位有才能的人，是个中心人物，歌舞班要找的正是他这样的能人。"为我伴奏时你恰如其分地发挥了自己的风格，乔利芬特先生，"她热烈地大声说，并要求所有在场的人同意她的看法。英尼戈听任布伦迪特太太过分强调地称赞自己的弹奏水平，不动声色地享受这种带点儿讽刺意味的表扬；这时候他环顾四周，发现站在近旁的秀茜·迪安小姐正以冷静、思索的目光注视着他。乔利芬特顿时因这位头脑简单的女歌唱家的夸奖感到心中不安。英尼戈带着歉意对秀茜——他此刻在心里这样称呼她——瞥了一眼，可是这位年轻的小姐立即把脑袋抬高一点儿并移开视线。英尼戈这下子得出结论，平时以为自己是个聪明小伙子，现在知道并非如此。

虽然乔的乐谱既不很大也不漂亮，但是比起他的妻子来，他给了英尼戈更多麻烦。"乔的嗓子不错，可是没有经过训练，"他的妻子解释说。"假如他仍然唱不好现在这个调子，那就必须把他所唱的某几支歌曲转换音调。我把这一点向那个跟米尔登霍尔一起逃跑了的家伙指出过，不过那当然毫无用处。她连简单的伴奏都弹不好，更不要说转调了。今天上午我对乔说了，你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所以你不会反对将他所演唱的若干歌曲降低一个小二度或者一个大二度。"英尼戈照着这个意思把乔的几首歌曲降低了一个小二度或者一个大二度，可是除了布伦迪特太太对此感到洋洋得意之外，其余的人甚至没有一个感到这样一来造成了什么区别。乔那粗糙响亮的嗓子练唱时仍然走调，唱到后半部分他的音开始在几个调子之间游窜，及至最后结束，他所

唱的就已经变成完全不同于歌曲开头时的另外一个基调。此外，不可否认，乔是一个十分愚钝的歌唱家。他那魁梧的身材僵立着一动也不动，紧握双拳，唱得声嘶力竭，面孔发紫。当他唱那些关于航海的歌曲时情况还不错——向听众指出大海的种种危险是他的义务；可是，当他努力想唱好旋律优美的抒情歌曲时，当他宣称听见你在玫瑰花丛中低声念叨他的名字时，或者当他承认自己在月光下站在你的窗前，承认他日日夜夜所思念的不是别的而只是两颗明亮的眸子和两条白净的手臂时，当他那十五呎铁塔般的大个子矗立在那儿大声高唱这些内容的歌曲时——宽大的下巴向前突出，额上黄豆般的汗珠直往下淌，两只拳头摆好了随时准备狠狠出击的姿势，在这种时候望着傻乎乎的乔而又想避免忍俊不禁可真是太难了。正当乔把一支抒情性很强的爱情歌曲唱到高潮的时候特兰忒小姐步入会议厅，为了不让乔看见自己吃惊的表情，她赶快往后退缩。"怎么搞的，布伦迪特先生唱起爱情歌曲来了？"事后她对秀茜说。"我当然不计较他唱什么歌，不过我觉得没有谁的相思病比他更厉害了。"秀茜大笑。"让我来告诉你吧。乔真是可怜——他唱这类歌曲好像是在大声叫嚷要侍者送牛排和洋葱来，对不对？这是布伦迪特太太——我们的斯特拉——怂恿他唱的。听众们对这些歌的反应还算不错。人们一定认为乔这么做的结果是使他本人而不是这些歌曲受到了损害，所以他们助他一臂之力。不过我佩服乔。他比那些会唱爱情歌曲的人可爱得多，我对你说。那些人，我认识几个。呸！"

在两位姑娘排练她们各自节目的过程中英尼戈深感意外，心里冒出一些不愉快的想法。他觉得为埃尔茜伴奏使他得到很大的乐趣，而为秀茜伴奏却很乏味。首先轮到的是埃尔茜。她唱了五六支歌，大多数是美国歌曲，既悲哀又直率，歌中的人物不是从未有过"爱人"就是刚刚失去一位。她的歌喉细巧温柔，还带

点儿鼻音，仿佛也是从美国进口的。唱完最后两只歌埃尔茜扭动匀称的身段翩然起舞，那优美的舞姿十分动人。尽管英尼戈从来不曾与她有过五分钟有趣的谈话，并且一向认为她有许多缺点：皮肤过分白嫩，头发太蓬松，眼睛太大太圆，身上香气也太重；她有时候过分拘谨有时候又过分炫示自己；总而言之她象一只老年化的小猫——尽管如此，英尼戈此时在遇到伴奏音乐中重复的小节乘机会抬头从钢琴上方朝埃尔茜望去的时候，觉得朗斯塔夫小姐很有魅力。确实，在此之前，乔利芬特一直把埃尔茜看作一个无知无识相当愚蠢的女人——她毕竟是个女人，而且比自己大好几岁——认为她"装腔作势、涂脂抹粉，内心里还有点儿小气刻薄、冷酷无情"。可是现在，埃尔茜旋转起曲线优美的体型，微笑着对他喊道"请加快节奏"，然后跟上他的琴声又对他莞尔一笑，这时候她的妩媚是那样显而易见，乔利芬特仿佛看见一群观众热情地欢迎朗斯塔夫小姐的表演，虽然她的动作可能简单而又老一套。练唱结束的时候，面孔通红气喘吁吁的埃尔茜拍着手走向乔利芬特，一边叫道："噢，非常感谢你！真是第一流的。你弹得太美了，不是吗？"乔利芬特应道："多快活呀，对不对，朗斯塔夫小姐？"埃尔茜说今后不能再称呼她朗斯塔夫小姐了，应该叫埃尔茜，他呢，应该是英尼戈。这时候乔利芬特觉得他们成了真正的朋友。

这件事让他感到意外，但没有引起不愉快。出乎他意料之外而又使他产生不愉快想法的是秀茜。首先，她如此令人失望。吉米·纳恩、布伦迪特夫妇，甚至杰宁汉都曾对他说过秀茜是多么了不起；他们说她当然是流动剧团舞台上最优秀的年轻喜剧演员，并且将成为活跃在各种舞台上的一颗明星；她不但刻苦、聪明、有点儿创见，而且——"你知道"。英尼戈当然知道。自从第一次与她见面（那只是上星期四，但仿佛已是好几个月以前了）

乔利芬特就对她仔细观察；他非常乐意相信有关秀茜的一切议论。他似乎已经看见了秀茜小姐在舞台上的娇美形象——轻捷而稳健的身姿，黝黑调皮的脸蛋闪耀着喜悦的光芒。他还看见了她的表演，那是一阵兴高采烈，是魅力和幽默的结合，并带有那么一丝柔情的反光。然而，当秀茜小姐前来排练的时候，英尼戈发现实际情形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她的嗓音沙哑、细小无力；她所唱的几支歌都微不足道，甚至比埃尔茜的更没有价值，而且她唱的时候显得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她跳了几步踢跶舞，跳的时候也是那样心不在焉。此外，她还不时地要求英尼戈停止弹奏，说他弹得太慢了，或者太快了，要不就是在某个地方该停而没有停。总起来说，情形就是如此，这实在太令人失望了。

"我觉得，"当秀茜练唱完毕收拾乐谱的时候英尼戈开始发表他的意见。

"嗯？你觉得什么，教授？"

"你的那些歌——都不怎么样，是不是？"英尼戈发现秀茜睁大眼睛瞅着自己。"我是说——软绵绵的——呃？"

"哦？你这样认为吗？"秀茜上升的语调中包含着危险。

"当然啦！单薄得像一张纱纸，绝对如此！你一定唱腻了，是不是？不用提歌词，想想那些曲调吧，都是些什么调子！老天爷！一个早上我可以写五六支曲子，准保比它们好听。"

"真的吗？"

"容易得很，"鲁莽的年轻人接着说。"并不是说我写的曲子一定会很受欢迎，但废品终究是废品，不是吗？"

"大概是吧，"秀茜的语气和缓了一些。"我自己从来不写曲子。不过请你说下去，接着往下说。"

"嗯，我的意思是，"英尼戈继续说道，这会儿不如先前那么自信了，"假如刚才你唱的那些曲子在我们的节目中算是最好

的，那么我们还不如赔上一些钱把它们打发掉，自己动手创作几个。你看怎么样？”

“我看怎么样！”秀茜小姐厉声答道。“我看你真厚颜无耻！哼，坐在一旁吹冷风，说什么我的歌全是垃圾！你到这歌舞班才不过五分钟，这一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观众是什么样子呢！你以为我是你——你——那娃娃班上的学生吗？哦，说得真妙啊，”秀茜小姐接着昂起头，报复性地以很重的喉音模仿英尼戈的腔调说：“放（废）品终究是放（废）品，不是吗？哦，绝一对一如此！”说完这些她转过身子怒气冲冲地急步离去，恰好瞥见在大厅中央开会的吉米·纳恩。“吉米，”她高喊，“等一会儿，吉米。恐怕你听说我将不能参加歌舞班的演出会觉得遗憾吧。不行了，我不可能再演出了！这位屈尊俯就为我们弹钢琴的乔利芬特先生说我的歌不值得弹。”

“我没有这么说，”英尼戈抗议道。

“说了，你当然说了，”秀茜小姐反驳说。“我想要知道的是，你把自己看成什么人了？日前逃跑了的我们那位钢琴伴奏者尽管十分糟糕，却至少还从来没有教训我们应该唱什么歌。”

“喂，年轻人！”吉米高声喊道。“请不要忘记你们还要有滋有味地品茶呢，而我却不行。对可怜的詹姆士表示同情吧！算了，秀茜。你就道个歉吧，乔利芬特。我可不管你没有说过什么，只希望你现在说一声对不起。对他们只能这样。都不要往心里去，你们两个。”

“我非常抱歉，秀茜——”

“叫我迪安小姐吧。谢谢你了。”

“好吧，迪安小姐，”英尼戈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再说一遍：如果我冒犯了你，我感到非常抱歉。这不是故意的。”

“是吗。对他们只能这样，是不是？不过，对我并不能这样。”

秀茜收拾起乐谱。"你不喜欢这些曲子，这使我觉得遗憾，因为你将十分经常听到它们。不管怎么说，我要唱这些曲子。即使你现时现刻就在这儿马上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女高音歌曲我也不唱，给我钱也不唱。就是这样。"说完她高视阔步地离去。

过了几分钟吉米走了过来，英尼戈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吉米吹了一阵口哨，然后皱起面孔扮了个怪相瞧着他的同伴。"我的伙计，在剑桥他们有一件本领没有教给你，"他最后说，"这个本领你得在歌舞班里学了。那就是圆滑。这些事情不要放在嘴上说。在脑子里想想，但不要说出来。流动剧团演员之中，男人够坏的；但是女人！气量极小，动不动就生气！她们精力充沛得很，我的伙计。一句话不对就一走了之。再说，秀茜的歌曲相当不错。我并不是说它们没有改进的余地了，但是你只要注意她晚上演唱那些曲子的情形吧。歌舞班还全靠她呢。"

"可问题是，"英尼戈说，"本来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的——这句话不要告诉第三者——只是她太令人失望了。我原先指望她的演唱会非常精彩，结果却味同嚼蜡。"

听了这句话吉米做了一个惊人的表演，仿佛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刚刚听别人告诉他说地球是扁的。他喉咙里哼了两声，仰面朝天，并皱皱眉头。"你把这排练当成什么了？"他大声问道，同时把一只手对空荡荡的大厅挥动了一下。"是一场奉命演出吗？你认为那些上面留有一点儿长毛绒的椅子都是王室成员吗？你认为那边一根柱子是口袋里装满着新合同的奥斯瓦德·斯托儿爵士吗？"

"让我也来学你的样子说一句，"英尼戈喊道；尽管实际上他心里仍然十分恼怒，表面上却显得很有耐心。"我认为这架钢琴就是德鲁里街戏院① 的票房吗？回答是——我不这样认为。那又怎么样呢？"

吉米大笑。"不怎么样。只是说秀茜并非那么令人烦恼，没有别的。你等着瞧她给观众们表演吧。我告诉你，她可以把你从来都不想听的歌曲演唱得全场轰动。你随她的便，伙计。秀茜没问题。"

"我懂了。"说完英尼戈轻柔地若有所思地弹奏了一小段，继而砰地一声撞击琴键，戛然而止。"现在我可以给你提供几支歌曲，吉米，就是说只要你有歌词。作曲非常容易，但是我不会给曲调配上词儿。"

"假如我的肠胃这一两天不同我捣蛋，"吉米说，"我就可以写一些歌词。我们两人可以合作：如果你写出了好听的曲调，我就给它配上歌词；如果我找到合适的抒情词句，你就为它作曲。不要忘记先为我那篇已经写好了的用于开场的合唱台词谱上曲子。"

"好啊。我要让秀茜小姐知道刚才我并不是胡说八道。她夸口将来决不唱我所写的歌曲。咱们走着瞧吧。我要作几支曲子让她自食其言，否则就算是我输了。"就这样，被秀茜的高傲所激怒（非让她瞧瞧我的本领不可），英尼戈开始认真地作曲；次日是星期天，他和吉米借助于一架破旧的小型立式钢琴（那是吉米目前住处的骄傲），在吉米从角落里翻找出来的一些五线谱稿纸上度过了整整一天。

星期一上午英尼戈陪着杰里·杰宁汉排练。杰宁汉小心地脱去外套和背心，然后如传说中的黑人那样唱了一个小时。他那时候的嗓音与现在一样糟糕，也是那么悲哀，低声吟唱中也带着

---

① 德鲁里街是伦敦一条著名街道，得名于威廉·德鲁里爵士在英王亨利八世时代在这条街上所建造的德鲁里寓所，街上的戏院后来也因此而得名。最早的德鲁里街戏院曾被称作"皇家戏院"，于 1663 年 4 月 8 日举行第一场演出，以后几经大火烧毁和重新建造；目前的这个戏院改建于 1812 年，设计者是本杰明·迪安·怀亚特（1775—1850）。

浓重的鼻音，简直谈不上是唱歌的嗓子，但是它却最巧妙地适应了所唱的曲调和内容。爵士音乐起初是野蛮民族抒发突如其来的兴奋情绪时所采用的形式，是溅泼在黄褐色地球上的猩红色和黑颜色，后来它也文明化了，变得比较文静、细致，变得多愁善感和愤世嫉俗。它那好比春夏两季的明朗色彩褪成淡淡的秋色；那好比彩蝶自由飞翔的快乐情调一蹶不振，化为深深的惆怅；它那不容人回避的节奏好比那些巨大机器轻柔的噗噗声（如今这些机器逼着全体百姓伺候它们，吞噬了人们大量时间，却又留给他们部分自由，使他们的想象力得以自由驰骋，去思考各种疑问）；爵士乐力图以它本身那不加修饰的、快节奏的、粗略的方式——当它好比一位演员微笑着耸耸肩膀对无家可归和被爱情遗忘的人们歌唱家庭和爱情的时候——把愿望遭受挫折时的种种感情和整个时代悲伤的怀旧情绪表达出来。历史——它不但关注各个民族的移居而且关注各个民族的音乐和歌曲——创造了这种爵士乐；而与此相匹配，大自然——它在某个中部城镇既长又黑的街道里暗中发挥作用——哺育了杰里·杰宁汉这么一个身穿夜礼服脚穿跳舞鞋的安提努斯①。杰里的嗓子不值得一提，然而，没有谁的比它更适宜于唱这些歌曲。他的一双脚是两个精力充沛得惊人的多才多艺的评论家，在他演唱的时候把一切本来应该靠语言来表达的意思全部表达清楚。杰宁汉刚一开始用这双脚劈劈啪啪地干起来，他就突然成了一个感情真实的人物；叙述事实，并对生活发表有独到见解的议论。这两位评论家沉思着，一会儿陷入绝望，一会儿又怀着希望，鼓起勇气，放声大笑，纵情歌唱，快活得像疯了似的，一会儿又产生疑问，不安地猜测，又耸耸肩膀变得愤世嫉俗——所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韵味，一

① 安提努斯（110—130）——美男子；罗马皇帝哈德良（76—138）所宠爱的侍从。

种看来完全出于自然的韵味。

英尼戈原先觉得这个外表漂漂亮亮内心并不充实的年轻人很不讨人喜欢，此刻却感到一种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杰宁汉的脑袋瓜里或许如同一块新的书写石板那样一片空白，他说话的腔调在这一带或许是最最矫揉造作的，他也可能雄心勃勃、气量狭小、高傲自负，然而，他是一位艺术家——不只是一个艺人，而是一位艺术家。现在他施展本领了！他的雄心是要在讽刺剧和歌舞喜剧中扮演一名风度最潇洒、形象最出色的花花公子；为了把这一类举止轻浮、纵情追求享乐的人演得维妙维肖，他像运动员那样努力训练自己，像奴隶那样辛苦劳动。在台下，英尼戈觉得杰宁汉不屑一顾，但此时在排练中这位青年简直成了另一个人；他精确地知道应该怎么办——不仅从他自己的感觉而且从每一个人的反应里了解到——并下定决心不被任何力量所阻挡；他沉浸在自己制造的艰苦奋斗的气氛之中，接着又迅速返回现实生活，如同鱼儿被放回水里。英尼戈以不同寻常的热情一直弹到结束。杰宁汉倚靠在钢琴上，隔琴对着英尼戈微笑，随后取出一方淡紫色的丝绸手帕仔细地擦拭额头。

“嘿！——不过你还会跳舞呢，”英尼戈热情地嚷道。“我弹得还不错吧？这个采用切分音的乐谱真不容易看得清楚。”

“弹得很好，”杰宁汉说。“我很喜欢。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你掌握了爵士乐的特点。你会使我们歌舞班的伴奏发生很大的变化。”说着他又一次轻轻地擦拭额头。“我很高兴你喜欢我的跳舞。那些舞步我已经跳得相当熟练，现在渴望有新的舞曲。”

英尼戈把手中一张乐谱草稿扬了一扬。“你听听这个，”他大声说。“这是吉米和我两人昨天合写的一支歌。曲子已经在我心里酝酿了一段时间，吉米为它填了歌词。”

“标题是什么？”

“《悄悄地溜过拐角》，”英尼戈回答。“乘你现在休息我弹给你听听。”于是这支调皮的小曲又一次在琴键上跳跃，在舞台上飘荡。英尼戈还只弹了一小半，杰宁汉就迫不及待地越过他的肩头瞧着乐谱，一边嘴里哼唱，一边在脚下打着节拍。

“哦，这支小小的曲子精彩极了！”杰宁汉出人意料地热情高喊。“没有别的可以比得上它，没有，乔利芬特。它是为我写的，对不对？一定得让我唱这首歌。”

“行啊，你来唱，”英尼戈幸灾乐祸地回答；这时候他正想到秀茜。

杰宁汉读了一遍歌词。“我一定要唱这支歌，非唱不可。你瞧你简直就像是一个金矿，乔利芬特。现在你一定得答应我，在你把它送往别处去之前至少让我先唱两个月或者三个月，行不行？”

“哦，行啊。我并没有考虑把它送往别处。”

“可是，亲爱的伙计，你当然应该把它送往别处去。像这一类作品，可以替你挣一大叠一大叠钱。这你不会不懂！”说着杰宁汉把他那双棕色的、目光温柔的眼睛睁得大大地瞪着这位奇怪的伙伴。“现在我们就唱吧。噢，吉米和米切姆来了。我们正准备练唱你填上词儿的这首歌曲，吉米。”

杰宁汉手里拿着乐谱(因为英尼戈能背出曲子)相当缓慢地唱了第一节歌词以及合唱部分。随后他又唱了第二节歌词，并以较快的速度把合唱部分试了一遍，还把两只脚和着节奏轻轻地打着拍子。“现在让我们再从头至尾把这首歌练习一遍吧，乔利芬特，这一回把强弱拍也打出来。对，就是这样。”当他再一次重复合唱部分的时候，米切姆先生弹起班卓琴吉米则敲起鼓来为他伴奏。四个人一起兴高采烈地把一切悄悄地送过拐角；英尼戈坐在琴凳上大幅度地摇摆着身子，即兴地弹出最令人吃惊的变

奏和装饰性乐段，并激动得放声大笑。"重复一遍，重复一遍，"杰宁汉高声喊道，同时立刻停止唱歌认真地跳起舞来，另外三个则摇头晃脑，悄悄地、悄悄地，悄悄地溜过拐角。

"你们那支可爱的曲子是从哪里，从哪里弄来的？真是可爱极了。"这是秀茜的声音；她正急急忙忙冲上台来。四个男人刚才没有注意到她在近旁。他们什么都没有注意。"没关系，"秀茜大声说。"以后再告诉我好了。让我们再来一遍，再排练一遍吧。我想和杰里一起唱一遍。"

于是他们又弹唱起来，再一次重复合唱部分。这时候秀茜激动地哼着曲子，并加上各种各样的词儿，接着又与杰宁汉跳起舞来。一两分钟之后，四个男人停了下来。

"别停啊，继续练呀，伙计们，"秀茜大叫。"你们不想就此停止吧，是不是？不能让我再唱一遍吗？"

不，不行了，男人们对她说。他们都已经气喘吁吁了。

"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了，"秀茜说。"这是谁的曲子？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把这些都告诉我。"

"那是给我的一支新曲子，秀茜，"杰宁汉喘着气回答。

"作者就是那位伙伴，"米切姆指着英尼戈说。"他刚让我听过一遍我就说'这是一支得奖的曲子，我的伙计'。我要这样对他们说。后来我回到芝加哥的旅馆里，那儿有一个侍者——是个犹太青年——我听见他在钢琴上弹一支曲子，周围很安静，没什么人，你知道。我径直向他走去——"

可是米切姆先生得走到舞台两侧去才能结束他的故事，因为吉米和杰宁汉正在那儿喘着粗气。秀茜也没有待在原处听他讲话，却冲到坐在琴凳上的英尼戈跟前。

"你说，那支歌是不是你写的？"她责问道。

英尼戈冲她微笑。"噢，歌词是吉米配的，曲子是我作的。这

是——呃——我写的一只小小的曲子,我相信那天我向你提起过。很不像样,但却是我自己的;绝对没错。"

秀茜气咻咻地瞪视着他。"你让杰里·杰宁汉唱这支歌了?"

"是啊,为什么不呢?"

"哼! 你就这样给他了,甚至也不让我先听一听,你这头下贱的猪! 想不到你竟然这样——这样不友好,这样恶毒!"

"可是你说过——"

"我知道自己说过什么。但是那些话自然不能当真。你也一定知道我并不真是那个意思。再说,我想如果你确实有时候写一些曲子的话,那也是一塌糊涂的——通常情况都是如此——不会像这一支歌,写得真好。恰恰因为——"秀茜打住话头。

"因为什么?"英尼戈这时已收起笑容。他正忙着试图从秀茜这突如其来的、在他看来没有任何逻辑的争辩之中摸到一点头绪,与此同时他暗自思忖:眼前的秀茜多么漂亮。不,她不止是漂亮。然而说美丽又太过分。可是她那种气质确实存在,让人看了心花怒放,神魂颠倒。

这时候秀茜突然打消了怒气。"没关系,当然啰。这算不了什么。本来我想我们会成为朋友的,现在看来,很明显,我们还不是朋友。如此而已。我估计你现在正另外写一支曲子给埃尔茜·朗斯塔夫。啊,此刻我真恼火。先前我并没有生气,你一定也看得出来。此时此刻我又不恼火了。是的,我知道。刚才我认为自己在生气,其实我没有。我只是——噢,我感到失望。就这些。"她的声音越来越轻,目光也渐渐下垂。然后是一阵短时间的静默。接着秀茜努力做出轻松愉快的样子。(英尼戈被弄糊涂了,但还没有完全失去观察能力,这时候搞不清楚秀茜究竟是何种心情。)"那支小小的曲子的确非常好听,"秀茜尽量以一个严肃的女主人那种稍纵即逝的轻快口吻说。"我不能不说你很聪明。

如果你继续不断地作那样的曲子,你就会挣许多钱。"说完她昂起头来从从容容离开乔利芬特。

这是英尼戈的一次胜利,但这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他坐在琴凳上,心里感到很惭愧,虽然在他脑海深处有一个冷静的小伙伴在悄声对他说,惭愧是没有理由的,感到惭愧就恰恰是被人骗走了胜利。这时候秀茜脸上容光焕发地越过舞台跑回他的身旁。

"我不想让你认为我的脾气很坏,因为我不是那样的,真的不是那样,"秀茜大声说,一边把两只胳膊肘搁在钢琴上,双手托着下巴。这个姿势便于她稳稳地直视英尼戈,此刻她也正是这么做的。"现在你说,你把那支歌给了杰里·杰宁汉而没有给我,是不是觉得后悔了? 我知道还没有把我的本领露一手给你瞧瞧,我也知道杰里在这方面做得很聪明。我相信那天你对我很失望,是不是?"她这样问乔利芬特,语气相当哀怨。

"哦,我不知道——"英尼戈结巴了;这时候他觉得无法把视线移开,而在这样与秀茜目光对视的状态下要说出那天的感觉,同样是不可能的。

"你真是一个恶毒的人吗? 你的外表不像。我起初认为你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的确是,"英尼戈回答;他想表现得像个性情温和、喜欢幻想的中年绅士,但这种努力根本不成功。"一般情形下,人们都认为我是个特别好的人。'那个好人乔利芬特先生来了,'他们总是这么说。"他装出一个四十五岁的人所具有的那种和蔼的微笑,但自己也感到笑得很不自然。

"是吗? 我有点怀疑。"秀茜带着一种天真的询问的目光对英尼戈注视了一会儿。"不过你不要以为比我大两三岁就倚老卖老。实际上我们年纪一样大。"

英尼戈反讽的机会到了。"是啊，是啊，"他咕哝道。"现在你可以说了，女的总归要比男的成熟。我知道。你一直从擦皮鞋的和搬运工人们那儿阅读杂志上的故事和轻松小说。"

"我没有想到要说任何这一类话，"秀茜争辩说，显得有点儿急急忙忙。"我本来想说我的生活阅历比你丰富得多。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不说为好。'说这个话可能会伤害他那小巧的自尊心，'我告诫自己。所以我没有说。假如你想和一个男人交朋友，你就决不能说任何话去伤害他非常珍重的虚荣心。男人的虚荣心总是大得像一排房屋，同时又脆弱得很，所以必须特别小心。"

"哦，那么你想交朋友吗？"

"或许是吧。"秀茜此时已站起身来，就地旋转了两圈。"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没有十分想透。"

"快下决心吧。我完全赞成交朋友，绝对没错，"英尼戈说，这会儿又成了一个心情迫切的年轻人。"要是不交朋友，那么当一名'好伙伴'还有什么意思呢？"

"奥克劳依特先生是我的新朋友，"秀茜说，一边仍在打转。"我们的杰斯。他的名字叫杰斯，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杰西雅。太好听了一点儿，对不对？他来向我了解有关帷幕、脚光、聚光灯和道具等各方面的情况。每当他干什么事，总要到各处走动，显得那么严肃认真。他帮助我修理了道具箱。他说'现在这箱子好极了，苏斯。'他叫我'苏斯'，对我讲了许许多多关于布拉德斯福特和北大道的事情。告诉你，我们现在很亲密。我听见他对特兰忒小姐说，'她和我们的莉莉就像是一对。'你觉得怎么样？"说完秀茜哼了《悄悄地溜过拐角》中一两个小节，然后微笑地看着英尼戈。

"现在你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吗，英尼戈·乔利芬特先生？"她柔声叫道。"你该再写一支曲子，如果不是更好听一些，至少也要

跟那一支一样好听。这支新歌将是为我写的。我仿佛已经看见它正在你心中酝酿。还有——听着——我答应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唱这支歌。这样，总有一天会有一位大经理从西区来听我唱，他会向你、向我发出邀请，那时候我们两人就走鸿运了。弗朗西斯、戴和亨特① 等人就会踏破你家的门槛，而我家的楼梯上就会有十五个经纪人争吵打架。不要对我说你不会写新的曲子，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写，你这么聪明。你知道不，头一回看见你我立刻就说，'那个额上搭拉着一绺头发背着一只古怪背包的小伙子看上去不像一个职业演员，但是他看上去很聪明。'当时我就是那么说的。好了，现在你说，你是不是打算那么做啊？"

令人奇怪的是，英尼戈竟然肯定地表示他的确打算那么做。他甚至还说脑子里已经有了一支很不错的曲子，只等吉米为它填上词儿。"现在我们又是朋友了吗？"他问道。

"当然是啰，"秀茜回答。"虽然我们相互之间还没有十分了解，对不对？可是我们将要在一起共同奋斗。"接着她很严肃地把英尼戈从头看到脚。"不过，你瞧，一些小事你可不能看得太重。这一点你要注意。"

没等英尼戈答话，秀茜飞快地做了一个模仿动作：学做一位趾高气扬的绅士，用手指捻一撮粗浓而两头上翘的小胡子。"一些小事情，你瞧，乔利芬特香（先）——生，"她嘶哑着声音说。"只是一些意将（见）分歧，不是吗？这一赖（类）事情捽（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是吗？"说完她迅速恢复原来的模样，给英尼戈送了一个飞吻，便迈着轻快的脚步离去。

乔利芬特注视着她的背影长长地叹一口气。在沃什伯里庄园与费尔顿和戴西·卡兰德这样单纯的朋友相处，使英尼戈渐渐

① 诺曼·查尔斯·亨特（1908—1971）——英国剧作家。

形成一个概念：自己总是当头儿的，招呼着笨拙地跟在后面的动作迟钝者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然而这一回他不能不承认自己遇上了对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对手。秀茜已经离去，只剩英尼戈在那儿发呆。与秀茜小姐交朋友将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当初在蒙德氏车站小吃部的茶室里听见秀茜那银铃般的嗓音时，乔利芬特仿佛看见一道帷幕倏地向上升起，现在看来，想象力大概没有欺骗他。这道帷幕还在继续向上，越升越高。

第三章　特兰忒上校的女儿投入行动，矢志不移，应该说她获得了成功

1

把歌舞班接过手来一头扎进事务堆里之后，特兰忒小姐立刻产生一种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到目前为止，这主要是一个茶、猪排和电报的世界。茶和猪排都来自她的罗斯累房东太太；这位房东太太很体贴人、很有同情心，但是缺乏进餐的时间概念。她习惯于一见特兰忒小姐从外面回到住所就递上茶来，不管是几点钟；而老是过了时间才送到特兰忒小姐手中的每一餐，则仿佛永远是一块猪排——“美味的猪排”；实际上，显而易见，那不过是一块外表已经焦了而里面还没有熟的猪排。“请坐下喝茶，特兰忒小姐，我去替你煎一块美味的猪排来，”这就是好心的太太那一成不变的公式。幸好在第一个星期特兰忒小姐几乎从来没有感觉到饥饿。也许是电报使她丧失了食欲。尽管一代又一代的特兰忒家人似乎是在警报和远足中创建他们的事业的，在希特屯，电报仍不容轻视，而在欧德庄园，甚至一只小小的棕色信封也要引起人们对灾难的联想。现在，棕色的信封大批大批地涌来。在这个不寻常的世界里，电报显然是通讯联络的普通方法，似乎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给每一个别人发电报。在吉米·纳恩的怂恿下，特兰忒小姐使用《舞台》报上刊登的电报挂号，给

"温特花园"、"阿尔弗雷斯科亭"、"库尔扎斯①"、"夏莱②屋"和"剧场"的业主们发电报，这些演出场所大多数是在那些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此外，还得发电报给一些出版商和服装商。所有这些电报很快又导致其它的电报，其中一些简单得如同密码，另一些则洋洋洒洒，长得惊人，好比许多陌生人的脑袋拥挤在她房门口，对着她声嘶力竭地叫喊。伙伴们当中，只有经常替她跑邮局的奥克劳依特先生跟她一样对于电报数量如此之大惊诧不已。"嘿！我们的电报使全国的邮差疲于奔命，"他感叹道。"他们这样要比为一个赌注登记员干活更加忙碌。"他对于电报上花去的巨大费用感到十分惊骇，但想到这事情如此神气如此重要，不禁又觉得非常兴奋。奥克劳依特先生很快成了邮局的常客。"假如我再给你们带来更多的电报，"他对邮局职员们说，"你们就可以宣布今年要分红了。"柜台后面那三位女职员听了则冲他点头并快活地（也是含糊地）应道，"没错。"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

生活在这样一个电报的漩涡之中，特兰忒小姐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坐下悠闲地品尝猪排的滋味。她确实也坐——虽然她总觉得应该站起来——但是她吃猪排的时候就像她的房东太太煎它们的时候那么匆忙和心不在焉。我们可以说，房东太太提供的是简单的快餐，而特兰忒小姐反过来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进快餐者的形象。只有到了晚上，不必再考虑"这一天干什么，那一天又该干什么"，也没有火烧眉毛的问题要立刻解决，她这时候才真正能够满足一下肠胃的需求。这时候她会喝一大杯可可（不会喝酒是她的一个弱点），并且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书本，一边连续不断地把许多许多涂上黄油的易消化饼干大口咀嚼，吞下肚

① 原文Kursaals系德语，意思是"疗养院大厅"。

② 原文Chalet，源出瑞士方言，意为"木造农舍"、"牧人小屋"。

去。这本书是《卫士的计谋》，是从市场上一家小文具店租来的，押金半克朗①，租金两个便士。由于电报的缘故，书中的故事似乎展开得很慢。现在，看这一类书的时候，特兰忒小姐的神态开始有点儿像一个老兵听一位年龄仅比他大一两岁的老战友讲故事。

等待着特兰忒小姐去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大部分是奇奇怪怪的，其中最合情合理的是服装问题。像别的许多流动剧团一样，以前的"丁基·杜剧团"一直遵守这样的常规：每次表演的上半场演员们都穿颜色鲜艳的丑角服装，下半场穿夜礼服。"好伙伴剧团"决定继续这么做，虽然有两个成员表示强烈反对。杰宁汉先生反对的理由是喜欢穿夜礼服；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会在早晨也穿。乔·布伦迪特先生反对的理由是，夜礼服的衣领老是给他添麻烦——"有几个晚上它们简直要把我的头都锯下来了，"他抱怨道——再说他觉得礼服脏了就得洗，这一点十分讨嫌。这两位先生尽可以互相争论，但是别人对他们毫不理会。然而，特兰忒小姐发现自己不喜欢三个女演员所穿的丑角服装，这种已经褪色的软绵绵的便宜货必须马上换掉。她本人的穿着一向很素净，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性格内向，另一方面，她的确认为自己适宜于穿得素净些。此刻，长久藏匿于她内心的一位花哨艳丽的奇装异服的爱好者却突然蹦了出来；这个家伙精神抖擞地坐上车子匆匆赶到最近的一个大城镇，把一匹匹闪闪有光的绸缎展现在她眼前，使她一下子沉浸在苹果绿、猩红色、淡紫色和绿玉色的狂欢之中，并且把众多五彩缤纷的饰边、流苏和绒球如阵雨一般降落到她的头上。特兰忒小姐还发现了两个助手。布伦迪特太太帮不了忙，因为她只是个天生的绒线编结者，别的就

---

① 英国硬币，值两先令六便士。

不行了。秀茜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她的审美趣味虽然还算不错（布伦迪特太太的趣味则糟糕透了），但是性情太急躁，手也不巧，这些她自己也很乐于承认。特兰忒小姐已经特别喜欢秀茜，因此对她这一点感到很失望。在服装问题上显示了才华的正是到目前为止她所最没有好感的傻乎乎的埃尔茜。埃尔茜对服装有着强烈的爱好；她的趣味很端正；她会设计、裁剪和缝纫，好像一个职业裁缝或者缝纫女工。她还特别善于（如秀茜所说）打听哪儿有聪明而要价不高的女裁缝；特兰忒小姐的第二个助手索恩小姐就是她找来的。毋庸置疑索恩小姐的确是一位聪明而要价不高的裁缝，而且在那几天里她为好伙伴们创造了奇迹，但是，这并不是理由，并不成为我们现在必须花费笔墨来议论一下这位小姐的理由。我们之所以应该瞧一瞧索恩小姐，是因为那一年的整个冬天她的形象时不时地出现在特兰忒小姐的脑海之中。在我们这个平凡的长篇故事里，索恩小姐扮演了一个角色；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色——小得就跟一个讲几句悄悄话的幽灵一样——但我们不能说它毫无意义。特兰忒小姐直到今天都没有把她遗忘。

埃尔茜知道该怎么走，于是特兰忒小姐跟着她一同前往。她们沿着一条两边都是小砖房的异常单调的街一直朝前，走到尽头便是一块废弃了的空场地，那儿是一片乱糟糟的荒凉景象：被践踏的草皮、烂污泥洞、金属栅栏、用装橘子的盒子搭成的摇摇欲坠的鸡舍，以及几只肮脏的没精打采的母鸡。在左边的最后一幢屋子与整排房屋间隔一段距离，但仍然靠得那么近，那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来它依然是这一排房屋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致特兰忒小姐感到它仿佛刚刚被锯割开来，仿佛它是一条长面包的硬壳儿。说这幢屋子像是一片面包也可以，因为它呈非常规则的长方形，只有一个房间那么点宽度；特兰忒小姐从未见过如此狭

窄的房屋。它的外表并不很旧，并不是黑不溜秋的，看上去还像新房子，还像上过一层光那样明亮，然而见了它却又让人立刻觉得心情压抑。这幢屋子的门上钉着两块小小的铜牌，其中一块上面写着中部地区护理和寡妇的火警及人寿保险，另一块上面只简单地写着索恩小姐——女装裁缝。为埃尔茜和特兰忒小姐开门的正是中部地区护理员；此人长着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唇上有下垂的灰色小胡子，脚上拖着一双室内便鞋，外套和背心上则渍了太多的肉汁和蛋黄蛋白。是啊，是啊，他的女儿没有外出，她们可以见她，但是她很忙；这些天来她一直很忙，找她做衣服的人太多了；她并非那么身体结实精力充沛，真的，她的体力应付不了这许多活儿。当两位小姐跨进那小小的起居间时，中部地区护理员对她们说，过几天他非采取果断措施不可，这姑娘太辛苦了。说完他拖拉着脚步走了出去，告诉他女儿有客人来了。“我知道什么是他的果断措施，”埃尔茜悄悄说。“我敢打赌说他全靠女儿才得以维持。要是他从保险业务所得到的收入够他喝威士忌的话，我就要大吃一惊了。这老家伙是头蠢驴！不过，他女儿的身体确实不强健。她是个模样古怪的小个子女人。”

她的确是个模样古怪的小个子女人：年纪恐怕不会比特兰忒小姐大，可是身材矮小，弯腰曲背，头发稀疏而又短得可怜，双颊深陷[illegible]一只长鼻子仿佛将要以最令人讨厌的方式一下子红起来；[illegible]一双眼睛不可谓不明亮，但几乎一根睫毛都没有，眼皮[illegible]微泛红。或许她正患肺结核，那虚弱的身体似乎每一个部[illegible]有毛病，看上去好像一个冬夜就会把她永远消灭。然而，一看见埃尔茜，女裁缝脸上便焕发出光采，并且立刻开始气喘吁吁地唠叨起来，在带领埃尔茜和特兰忒小姐到楼上前屋她那间工作室去的一路上她一直絮叨个没完。当听说歌舞班将在特兰忒小姐指导下重建的时候，她由衷地感到高兴，几乎是欣喜若狂，

也不管对方要不要听，一个劲儿向特兰忒小姐叙说她所看过的"丁基·杜剧团"来到这儿之后的第一个星期里所表演的两个节目。

"那真叫我高兴极了，你简直想象不到，"她喘着粗气说。"后来当朗斯塔夫小姐到这儿时——就在那一天的两个晚上之前我看过她唱歌跳舞，真是比画上的美人更漂亮——啊！我喜出望外！我呆呆地注视着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我的样子一定非常可笑。"想到这些索恩小姐快活地自我解嘲说。"你当时不认为我十分可笑吗，朗斯塔夫小姐？这没什么，当初你作为合唱队中的一个小姑娘来到这儿的时候也非常可笑。那情形真滑稽，真的。笑了！你一定听见我这么说过。还有那位纳恩先生，你完全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喜剧演员。他老是说别人全都迟到，瞧他说这个话的时候那种样子！他还与另外一位——那是谁来着？那挺不错的歌唱家，哦，对了，是他——布伦迪特先生，以五个英镑打赌。嘿，真有趣！还有那位秀茜·迪安小姐！她是一张王牌，呃？把听众都迷住了！她本人也陶醉在自己的表演之中，你只要看她那神态就能作出判断。她长得也那么漂亮！而且情绪高昂。哦，你不必妒忌，朗斯塔夫小姐，因为这也是我对于你的看法。我可不想同我的最漂亮的顾客吵嘴，再说她还是一位真正著名的女演员——不，不，不！"说完索恩小姐把脑袋歪向一边，显得十分狡黠而调皮，随后她自得其乐地大笑起来，以致引起一阵咳嗽，便赶紧用一块手帕捂住嘴巴。

特兰忒小姐向窗外凝望了一分钟，然后说："我很高兴你如此欣赏我们歌舞班的表演，索恩小姐。至少在我想象中你很喜欢看他们表演，"她微笑着添上一句。

"我从来没有这样喜欢过任何别的东西，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情形，"索恩小姐大声说。"'丁基·杜剧团'演出我去看

过两次，刚才对你说了 去一次对我来说已经是异乎寻常，然而我去了两次，那就是非常特殊的例外了。我对爸爸说——他不喜欢我经常外出，你知道——可是我对他说，'我知道自己很忙，我知道那要花钱，但是我一定要再去看一次，'我说，'因为他们演得这么精彩，他们的唱歌，他们优美的舞蹈和他们的滑稽剧等等，所有的表演使我神魂颠倒，'我说。当我听说他们不行了，垮台了——噢，那消息在罗斯累传得很快！——唉，那时候我简直要一屁股坐下来痛哭一场。接着朗斯塔夫小姐又告诉我歌舞班的演员们受到多么不公正的待遇，特——什么来着？——哦，特兰忒小姐。真对不起，'无耻！'我说。后来我就坐在这儿，一边回想这些演员多么可爱，一边试着在嘴里哼几支他们的歌，并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上没人关心他们，他们个个都伤心透了，简直可以说连头都抬不起来，而我呢，舒舒服服地在这里做我的小生意。想到这些我更加觉得心里难受。你一定懂得有时候人的感情的确是这样。"说着索恩小姐又笑起来。"可是，想一想吧，你将会使歌舞班重整旗鼓！"

"而且比以前办得更好，"埃尔茜说。"我们增加了两个人，两个很能干的人。"

"哎呀，真是好极了！"索恩小姐快活地喊道。"要让你们看个究竟了，对不对？正如我对爸爸说的，一个人绝对无法预料在拐角上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他任何事情都不相信。哎，我说啊，这些生意人！他以前怎么也不相信我们会拥有这幢屋子，可现在我们不是住下了吗？这儿真不错，你说是不是，特兰忒小姐？"索恩小姐几乎是把她们两人一直推到窗子旁边，自己也走到窗前。三个人望着窗外光秃秃的草皮、破碎的砖块、铁皮罐头、一堆盒盖、那些金属栅栏，以及那些母鸡。

"很好，"特兰忒小姐说。停了一停，她又不很情愿地补充一

句："的确很好。"

"可不是！"索恩小姐大声说。"这儿多么开阔。我看哪，这是在罗斯累镇里，却又好像置身于镇外。尤其是从这儿放眼望去。那边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打板球啦，踢足球啦——虽然吵闹了一点儿，但我不在乎——看着他们蹦蹦跳跳，听他们吵吵嚷嚷，心里真快活。这是生活的乐趣，不是吗？我很高兴你也认为这地方很不错。眼前有没有这样的景色对我来说感觉大不相同。有这么一幢屋子，裁缝生意又这么兴隆，人们很快就会对我说我这副样子是得意忘形了。现在女演员们也来了，恐怕我是要得意忘形了，朗斯塔夫小姐，呃？日前我对一些人谈起这件事，他们说，'下一步就该轮到你自己上舞台了，索恩小姐。''那我就要大出洋相了！'我说。"讲到这儿索恩小姐又放声大笑，又咳嗽起来；埃尔西也笑了两声；特兰忒小姐想笑，又觉得笑不出来，便转过身去，放下了随身带来的包裹。

她和埃尔西向索恩小姐说明了来意；女裁缝皱着眉头喘着粗气提了一些问题，一面激动地点头，并忙着清理工作台上的衣料。"嘿，你可以离远点了，"她一边把衣料丢开一边嘴里嚷嚷，"你也可以走了，还有你，和你。上衣和裙子——蓝哔叽和镶边——是莫克松太太的——暂时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也不管已经答应了人家。简便夜礼服是艾比小姐的——玩惠斯特的时候穿——你也得等一等了。好，我为你们做，特兰忒小姐，朗斯塔夫小姐，但是不要——哦，不要——对罗斯累任何一个人说我在为你们做衣服，否则我的顾客都会跑光了！你们瞧，我一次又一次地答应顾客们，答应得多好啊——而他们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来询问——就好像一个女人有十二双手似的。可是我要为你们做衣服了。管它呢。那边一些都可以搁一搁，就这样决定了。"这弯腰曲背的小个子女人抓住工作台的边沿尽量站直身子；她的面颊

比平时更苍白，但是那只大鼻子却红得很神气，看来她根本就不把一大帮全副武装的莫克松和艾比、外衣、裙子和简便夜礼服放在眼里。“好了，你们放心吧，”她大声说。“即使我得把自己锁在这屋里，再一次弄得精疲力竭、中疾得病，我也要为你们做衣服。让我们享受生活的乐趣，这是我的主张。现在请你们说说要做些什么衣服，把你们的料子给我看看。”

“我们希望某些衣服有五颜六色的装饰，就像丑角服装那样，”埃尔茜说。“我们准备了各种颜色和形状的有趣的零碎料子。你瞧，横贡、真丝、双绉和天鹅绒。”话音刚落，女裁缝的工作台顿时变成了惊人的一大堆碎料，好比彩虹的聚会狂欢。

“嗬，哎呀！哦！——”索恩小姐狂喜地惊叫起来，随后她喘着粗气，兴奋得直打颤，两只手紧紧合在一起，双眼直勾勾地望着面前的碎布，注视良久，仿佛她的眼睛长期以来渴望观赏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下终于有机会可以看个痛快。接着她扑向熠熠闪光的布堆。“哦，看这个——再看这个——还有，把这两种放在一起，”她出神地絮叨着。“这儿有一块杏黄色的天鹅绒，可以做成一顶可爱的帽子，对不对？那块深玫瑰色的——让我把它摸摸平——看！——把那一块跟它配起来——等一等，让我拿几枚别针来——几百枚别针——哦，我真傻，是不是？”

“不久以前有一天我也这样，”特兰忒小姐笑着应道。

“我老是这样，”埃尔茜说；她确实几乎跟索恩小姐一样激动。“对你说吧，它们把我的头脑都冲昏了。瞧那一块，索恩小姐。它很可爱，不是吗？”

“谁说不是！哦，我最亲爱的！它太可爱了，我真不知该从哪儿说起，不知道自己是否神志清醒，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确实不知道。你们看我傻不傻？”这时候显然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将发生到索恩小姐身上，她试图想笑，又想咳嗽，又想擤鼻子，还

想抓几块丝绸到手里，还想把别针塞满自己的嘴巴——几件事情她竟然想同时完成。最后她总算平静下来，亢奋的女人又成了职业女裁缝，三个人重又议论特兰忒小姐所需要的服装。她们商定，随后在罗斯累的两天里，埃尔茜凡是没有排练节目的任务时便抽空来帮助索恩小姐。

星期三晚上特兰忒小姐再次到索恩小姐住处造访。这幢单薄的小房屋现在被不知为什么带点儿忧郁的秋季的暮色所包围，夏季的碧绿和金黄化入了这蓝色的苍茫一片之中。这幢小屋看上去似乎永远那么孤独绝望，但是它那种让人瞧着心情压抑的上过光一般的明亮已不复存在，而楼上亮着灯的窗户却给人以欢快、勇敢的感觉，显示了一种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埃尔茜在那儿，在索恩小姐旁边她显得脸色红润身体丰满强健；女裁缝在煤气灯下则原形毕露，看来比以前更虚弱更丑陋，好比一个衰惫的女巫，鼻子仍然极大，双眼在红肿的上下眼睑之间透出暗淡无神的光。她显然已经疲倦极了，然而在与特兰忒小姐打招呼的时候却表现出胜利者的自豪。两件衣服已经完成了。

“其中一件是朗斯塔夫小姐的，”她先开口说。

“叫埃尔茜，我不是对你说了吗，”那年轻的小姐应道。

“你听听！”索恩小姐一边点头一边对特兰忒小姐大声说。“她要我叫她埃尔茜。这下我可又犯错误了不是？但我好像只不过才一分钟之前看见她在台上表演。好吧，埃尔茜的衣服完成了，这是你所见过的最可爱的东西，特兰忒小姐，一点不假。快把它穿上，埃尔茜。躲进我的卧室去把它穿上。让我高兴高兴。”

埃尔茜以询问的目光瞥了一眼特兰忒小姐，然后点点头跑了出去，待她在一眨眼的时间里再返回时已经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在柔和的蓝绿两色的微光之中她显得相当漂亮。

“你制成了一件多么可爱的衣服！”特兰忒小姐由衷地高兴，

热情地大声称赞说。“好比到处是风铃草的树林。”她转身面对索恩小姐向她表示祝贺。

索恩小姐这时候还呆呆地望着埃尔茜，若有所思。她的嘴唇微微颤抖，两只长长的巧手紧握在一起互相拧绞。“哦——埃——埃尔茜——小姐，”她朝前挪动一两步结巴着说。“你穿着这件衣服真漂亮。这衣服是我做的，不是吗？想到你——穿着这件衣服——唱歌跳舞——到各处去演出——成千上万的观众。哦，我真傻——可是——一想到——”

埃尔茜用一条手臂搂住索恩小姐，随即在她面颊上轻轻吻了一下。“你不傻，你很聪明，”她柔声说。“喂，她是不是很聪明啊，特兰忒小姐？我们应该把她的名字印在节目单上，对不对？服装：罗斯累的索恩女士。”

“哦，你还有完没完，”索恩小姐喘着粗气，一边轻轻地拍打着自己的眼睛，一边笑着大声说。“我准是累坏了，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你们一定在心里说‘她是个可笑的小女人’。对不对？没关系，你们说吧，有时候我们大家都有点傻。此刻我最好去干一会儿活，在莫克松太太的上衣和裙子上花点儿时间，那样可以让我头脑清醒一些。把两码长的镶边配上，然后狠狠地踩一阵子缝纫机——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好了，让我们谈点儿别的事情吧。”

于是他们集中注意力议论其它的服装，态度相当认真。当索恩小姐谈及这些服装全部完成之后如何送到歌舞班来并接着询问地址的时候，特兰忒小姐想到很快就要离开这位小个子女人而且永远不会再见到她了，心中怅然。就在这时候她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明天早晨，你瞧，”她这样开始道，“我们将离开这儿到一个叫多特渥斯的地方去。”

“就是那个我们将逗留三个晚上进行演出的地方，我曾经对

你说过，"埃尔茜冲着索恩小姐点点头插话说。

"然后，下个星期我们要去东边海滨一个叫桑迪贝的地方，"特兰忒小姐继续说。"假如到下星期一或者下星期二前后全部服装都完成了，那么你亲自把它们送来不好吗？当然不要你肩扛手提，你知道，我们会作好安排。那样，你就可以看到好伙伴们穿着你做的服装演出时效果如何。"

"还可以看到你们全体在台上表演，是不是？"索恩小姐热切地大声问道；她的脸上焕发出光采。

"当然可以啰。再说，你辛苦了一阵子以后，可以乘此机会稍微休息一下，在那儿住一两天。"

"哦，那真是太好了！到海滨去，看看那些衣服的使用效果，或许还可以看歌舞班演员们在台上表演，再一次听他们唱歌，比上一回更精彩——啊——所有这一切！"一时间索恩小姐深深陶醉在这美好的前景之中，欣喜若狂。接着，她的脸上失去了光彩。"可是我不能去，特兰忒小姐。哦，但愿我可以去，但是我的确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

"哦！——这么许多事情要我去做。比如说——哎，我说不上来——我不能再去想它了。"

"你的费用当然都由我们负责，"特兰忒小姐漫不经心地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是为我们办事情。按照常规应该这样，对不对，埃尔茜？"

"历来如此，"埃尔茜立刻回答，同时感激地向特兰忒小姐投去一瞥。随后她严肃地看着索恩小姐："这么说你才真是个傻瓜了。我相信你是不想看我穿上你做的服装。你就去吧；到时候和我住在一起。"

"是啊，我当然想啰，埃尔茜，特兰忒小姐，我知道——可是

——哦，别再问我了！是因为爸爸；他决不会让我去的，我知道他决不会。”

“他在哪儿？现在在家吗？在楼下？好吧，你把他交给我，”埃尔茜板着面孔说。“假如只是你爸爸让你担心，那我很快就去说服他。”

话音刚落她已转身离去，弄得索恩小姐——她自己也承认——“瞠目结舌”。埃尔茜不多不少恰好花去五分钟的时间达到了目的；毫无疑问——索恩小姐和特兰忒小姐只消瞧一眼埃尔茜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立刻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中部地区护理员已经并且永远被说服了。

“那么他不反对吗？”索恩小姐惊喜地大声问道。

“一点也不，”埃尔茜回答，仍然板着面孔。“你到那儿去他很乐意，以后也不会不高兴的。”

“好吧，那么我去。是的，我去。我要不停地干活，把全部服装都完成，然后把它们带去。我知道从罗斯累到桑迪贝有游览火车——大约隔四天左右一班——车费可以便宜一些。不过我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些服装弄到火车站去。”

“我知道，”埃尔茜说。“你爸爸会把它们拿去的。”

“到时候我可以不花钱就进场看你们大伙儿演出，对不对？”索恩小姐大声问。“或许还可以进入后台。”

“当然啰！索恩女士，‘好伙伴’的女服装师，”埃尔茜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印在节目单上吗，特兰忒小姐？”

“可以，我们会这么做的，”特兰忒小姐站起身来回答。“现在我们必须做好安排。我还有大堆大堆的事情要办哩。在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样找点儿事干干，但是现在好像天刚亮我就必须忙忙碌碌了。”

“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欢它，对不对，特兰忒小姐？”索恩小姐

问道。“这是生活的乐趣，不是吗？做那些衣服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感觉。让我享受生活的乐趣，我这么想。”

这是特兰忒小姐至今没能忘怀的事情之一。

2

去多特濯斯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特兰忒小姐让吉米·纳恩和奥克劳依特先生同自己一道坐着默西亚一大早便出发，目的是让他们两人可以有时间把舞台先整理一下，因为“好伙伴”将在那儿举行演出的那个名叫“奥林匹克”的娱乐厅原先是个电影院。其余的人随后乘火车前往。一路上她竭力保持镇静，告诫自己，眼前发生的一切当然只是一个荒唐透顶的大玩笑，但是她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这一天晚上她将亲眼目睹歌舞班——她的歌舞班——这个说法听上去真滑稽——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为观众们表演。在他们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她无法自持，道出了此时此刻内心的感受。

“你知道不，我已经激动得浑身发抖，”她对吉米说。

纳恩先生觉得很难接嘴。“并非我不懂；我是理解的，”他说。“假如一个人已经有了五十年的经验而每一次都仍然激动得浑身发抖，我并不感到奇怪。演出的第一个晚上——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知道。我一生中曾经历过好几次，那种感觉会使一个人完全丧失消化能力。”

“现在你的这种感觉好一些了吗？”

“好一些！越来越坏！实话对你说，我差不多已经忘记吃东西时嘴巴该怎么动了。刀叉让我见了犯愁。在罗斯累我吃得这么少，我的房东太太甚至抱怨说，她也受到了影响，感到无法进食；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怒气冲冲地跑来对我说，他们的伙食一

点儿不比别人的差，他老是吃我的那份饭菜——有时候就吃冷的，有时候把它热一热——已经腻透了，还要被女儿们说是个饕餮之徒。不过，我想对你说，不要对此地抱什么期望，特兰忒小姐。"

"我不该期望的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要指望，"吉米·纳恩迅速回答说。"歌舞班尚未成型。这次来到多特渥斯并不是说取得成功的日子当真来临了。我了解这个地方，曾经到这儿来演出过一次，那是好多年以前了。这地方毫无意思。我们所做的一切，特兰忒小姐，只不过是利用这条狗① 来做个试验。"

多特渥斯看上去很像一条狗："一条孤独的黄毛小杂种狗，"特兰忒小姐暗自思忖。在微弱的阳光里这个小镇呈淡淡的黄色，他们所经过的街道则给人一种凄凉孤独的感觉。

"奥林匹克"是个很小的电影院，夹在一个小五金商店和一个布店中间。前面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他们的新广告，上面是粗体字：**好伙伴歌舞班**。看着这张广告特兰忒小姐产生一种获得了成功的感觉，心里十分愉快。

"可是你瞧那个，"吉米瓮声瓮气地说，同时用手指着，"瞧瞧那个吧，我说。"

不可否认，这张新广告不很醒目，因为在它下面有一张色彩浓郁的电影招贴画，画的是几双人腿，乍一看仿佛**好伙伴歌舞班**的广告是靠它们支撑着；在这些腿的下面是一排鲜红的字：灵魂深处的一出戏。

"这些独眼窦里的人就是这么个德行，"吉米又说，"你得把那张画覆盖掉，奥克劳依特。"

---

① 原文 try it on the dog 系一成语，意即"拿它来做个试验"；因为在下一句作者利用了这成语中的"狗"字，所以这里以直译的方法处理。

特兰忒小姐以前从未听见过"独眼窦"这个说法，然而整个下午直至傍晚过后，当她在多特渥斯四处奔忙，从火车站赶到"奥林匹克"，又从"奥林匹克"到下榻的旅馆，这三个字时时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来。毫无疑问多特渥斯的确是一个独眼窦；而等到"奥林匹克"的门全都打开的时候，她确信这只独眼是不会注视着"好伙伴"的。对于特兰忒小姐来说，担心前来看演出的观众人数太少，这并非第一次，因为在希特屯她曾经帮忙组织过一些义演等类似的活动，但是还从来没有像这一回如此忐忑不安。当她看着观众穿过"奥林匹克"的门步入场内的时候，她的心都抽紧了。人们进入了电影院，而她并不因此就兴高采烈，倒是在心里嘀咕个不停，唯恐他们不欣赏"好伙伴"的演出。帷幕尚未升起，她乘机点了点人数。一共来了九十三个观众；十二个买的是一先令十便士一张的票，三十七个坐的是一先令二便士票价的座位（不过其中十名在自己的商店橱窗里为好伙伴歌舞班张贴过海报的店主是免费进场的），其余四十四个坐在后部，那些座位的票价是九个便士。她想在心里计算一下总收入是多少，但又算不清楚，便把它当作三个英镑；与此同时她告诫自己，往后的三场演出只能看作是彩排了。

"我可不是到这儿来瞧这些江湖小丑的，"特兰忒小姐听见有人说。"我要看电影。"过了一分钟，这声音又说："就是嘛。我已经说过许多次了，许多许多次。"这女人沮丧地清了清嗓子。"我要看电影。"

特兰忒小姐真想给她一个耳光。让你看电影去！她带着愤激的情绪在一排一先令十便士票价的座位上拣了个最旁边的位置坐下，暗自思忖这第一个晚上自己确实应该坐在靠前面些。了不起的时刻来临了。并没有脚光突然地把帷幕照亮使人产生一种美感，因为没有这样的设备。舞台是靠自上而下的灯光照亮

的；此刻这些灯打开了，而大厅里的灯则熄灭了。传来一记令人激动的铜锣声，接着是一两下拨动琴弦的响声，随后是一阵按音阶顺序的钢琴速奏。帷幕上升了大约一英尺，摇晃犹豫了一阵，又上升六英寸，然后便停住了——把台上几双颤抖着的腿暴露在观众面前。有人深感失望地窃窃耳语起来。接着，在侧翼的座位上传来一个绝望的声音。"不，"这声音说，"它一动也不动了。"

在大厅后部有些人鼓掌喝倒彩。

"嘘——"特兰忒小姐回过头来厉声阻止他们。

帷幕又开始摇摆起来，晃晃悠悠地又上升了几英寸，接着又一次停住不动，然后，蓦地全速向上升起，使背向观众的吉米·纳恩整个儿暴露无遗。然而这位先生随机应变的本领高强，他并不逃跑，却镇静地转过身来，对观众们做了个鬼脸说："哦，你们来了吗？真弄不明白你们跑到哪儿去了。让我把另外几位找来，他们很高兴同你们见面。"说完他把两只手指放进嘴里打个唿哨，朝钢琴旁边的英尼戈点了点头，便在几只铜鼓后面坐下身来；好伙伴们猛然间一齐行动，首场演出的大合唱开始了。这一手真精彩，特兰忒小姐觉得自己仿佛坐着雪橇突然下降越过了一个大峡谷。她已经许多年没有为哪一件事情像今天这样激动了。

她瞧着这些新伙伴在舞台上演出，感到十分新奇而有趣。以前她从未接触过专业演员，现在觉得看专业演员表演与看业余演员表演两者之间差别很大。从前，观看自己所熟悉的人在业余戏剧团体中参加演出，总觉得这些人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承担了在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的任务罢了：科维森太太乔装成一名侍女；汤普森少校戴上假发，穿上管家的衣服——如此而已。可是，这些专业演员登台表演的时候，他们各人本来的个性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了，他们完全以另一种姿态出现在舞台上的生活之中；瞧着他们表演，你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确确实实知道，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例如，吉米·纳恩在台上饶有风趣，他的嗓音完全变了样，变得很奇特、十分短促而刺耳；特兰忒小姐所熟悉的那位对于各种百分比以及自己的消化功能如此担忧发愁的先生则消失得无影无踪。杰宁汉先生舞姿优美令人惊叹，使他成了舞台上的活跃分子。米切姆先生现出一副气宇轩昂、煞有介事的模样，他一再地遭到吉米的诘问和愚弄，假装火冒三丈，这时候活像一个备受侮辱的大使先生。埃尔茜看上去年轻了十岁，举止轻盈、活泼愉快，虽然特兰忒小姐觉得她舞台上的形象不如现实生活中的她那么可爱。在这场演出的全部节目里，布伦迪特夫妇的演唱是特兰忒小姐觉得最乏味的，因为她一生中欣赏过许多更为精彩的同一类型的歌唱；然而，甚至连他们两人也还是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伦迪特太太如“歌唱皇后”一般悠闲自在地在舞台上来回走动，每当观众们向她鼓掌喝彩，她都颔首微笑，那神态好比一位公爵夫人主持一个义卖市场的开张仪式。布伦迪特先生在忙着给吉米提示台词的同时还乘机跟他开玩笑：“好吧，我和你打赌，老头，赌五镑钱，”说着取出一小片弄皱了的报纸，那个派头，真好像他是个富有的绅士，口袋里塞满着五镑一张的钞票。至于秀茜——“好伙伴”中最优秀的演员——她在舞台上变化不大，依然那么快活、令人可爱。不过，在这新的环境气氛中她的身材似乎高大了，感情也更强烈了，在她看来，舞台仿佛是自己家里的炉前地毯，而观众都是前来参加她生日庆祝会的老朋友。她的任何表演都显得很荒唐，却又讨人喜欢。她给大家唱那些人们经常在杂耍剧场里演唱的普通歌曲，那些短小的感伤歌曲，把嗓音压得低而又低，并且随心所欲地在不该停顿的地方换气，有时候她还一边唱一边向观众投去滑稽可笑的一瞥；就这样她把这些歌曲弄得面目全非，然后又不屑一顾地把它们抛到脑后。她的舞蹈是对于埃尔茜和杰里·杰宁汉

的精细的滑稽模仿，狡黠地体现了她对那两位舞蹈家的评价。此外，她还设计用简洁的方法迅速地勾勒各类人物的形象；只消一两个词句，一个步态，一个手势，一个怪相，便立即使观众联想到自己所熟悉的某些严肃或可笑的人物。如果她要向观众说明她正在从舞台这一头走向那一头，她只须把穿越舞台的特征动作表演一下，或者进行漫画式的模仿，观众们一定会捧腹大笑。她扮演什么就像什么，然而她又自始至终是秀茜·迪安，因为观众每时每刻都从她所扮演的角色中意识到这位姑娘本人的存在——黑眼睛、翘鼻子、宽肩膀和结实的身材。与吉米·纳恩不同，秀茜似乎并不预先作准备，她的表演是一种机智的嬉戏，是兴高采烈情绪的自然流露。它的基调是女性的，仿佛是对观众说："这些动作真滑稽，是不是，亲爱的？"特兰忒小姐记得很清楚自己的确有几次产生过这种感觉，却只能把它压在心里；她对秀茜十分欣赏。显而易见，多特渥斯居民认为秀茜只是一个在业余时间上舞台来凑凑热闹的人，她应该去学习如何演唱甜美的民歌或者把鼻子涂红认真地去当一名丑角；他们对秀茜的这种态度徒然增强了特兰忒小姐对她的信任，激起了特兰忒小姐对她更大的热情。啊，秀茜·迪安以往的努力完全值得！这姑娘必须继续勇往直前，那是毫无疑问的。

在演出结束帷幕落下的时候，观众们的掌声是心不在焉的。特兰忒小姐站起身来拚命地拍手。在那舞台上的，是"好伙伴歌舞班"，是她的歌舞班，她的朋友。他们如此辛苦地表演了一个晚上，而且在这之前已经辛苦了整整一个星期。此刻他们站在台上，面对着观众们微笑——因为帷幕又升起来了，以便演员们谢幕——而这些可怜的多特渥斯人只会呆呆地瞪着眼睛，要么伸手去摸索他们的帽子。这太不公平了。特兰忒小姐更加使劲地鼓掌；过了片刻，场内的灯光亮了，一些人把视线集中到她身上，

但她毫不在乎。至少，一个特兰忒小姐是不在乎的，即使另一个有所顾忌——因为现在似乎有两个特兰忒小姐。一个是自从离开希特屯之后迅速成长了的特兰忒小姐。正是这位特兰忒小姐如此突然地、鲁莽地、令人不可思议地下了决心把歌舞班接过手来；正是她一头扎进这个由小戏院组成的寒碜而又充满冒险的世界，并且迄今为止每时每刻都从中得到乐趣。这位特兰忒小姐已经狂热地沉浸在演出日期、场地租金、座位数目、上演节目以及演员服装之中，已经从租赁的房屋、充数的戏院、呆板的小镇这一片昏暗之中采撷了芬芳的花朵——工作、真挚和忠诚。然而，那位在希特屯的欧德庄园居住了如此长久的特兰忒小姐依然存在——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妇女，自幼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她的新伙伴们(或许只有英尼戈·乔利芬特是例外)所从来无缘进入其中的；在那个世界里，几乎每个人都认为随同歌舞班四处周游巡回演出无异于在大街上卖唱。如果以为后面这一位特兰忒小姐在一举手之间就被永远赶跑了，那将是自欺欺人。她依然存在，藏身于隐蔽之处，惊讶地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有的时候还想往后退缩。她随时随地准备发表她的意见：歌舞班如此默默无闻地在一些小城镇之间活动，或许可以算作是相当不错的一场游戏，这种游戏将持续一两个星期，但是那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迟早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其中一个很有可能会遭受一场大灾难。她的这种预感，在切尔特南的律师特拉比先生就有关被委托的事项给以答复的时候，仿佛马上就要变为事实了。特兰忒小姐曾经把她随同好伙伴们一起活动的某些情况告诉过特拉比先生，以便他与银行联系，作好提供钱钞的准备。特拉比先生这样答复说：他将尽最大努力执行她的指示，并且认为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特拉比先生的态度和以往一样严肃而彬彬有礼，丝毫没有感觉意外的表示；然而他在复信中同

时这样宣称：特拉比先生随时准备听从任何顾客的吩咐，遵照他们的要求办事，无论这些顾客是何等怪异的人物，直至收到证明他们神经失常的诊断书为止。这还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一定很快就会来临，可那时候将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支江湖艺人的队伍——怪头怪脑的一支小小的队伍——抵挡得了希特屯那巨大的势力吗？那股势力只须借助于某一个人那种惊异的目光、深锁的眉毛和大惊失色之后的抱怨和规劝就可以施展它的影响。对于这一实际情形特兰忒小姐当然不会不意识到，尽管她眼下根本无法预料这个人将会是谁。

她并没有等候太久，这个人便带着考验来到了她的面前。这是下一周的星期三下午，地点在桑迪贝。

3

在多特渥斯的演出以失败告终：歌舞班既没有挣到钱也没有交上新朋友。大伙儿都很乐意离开这个地方，并且相互鼓励一定要在桑迪贝重整旗鼓。他们中间有些人知道桑迪贝，宣称现在去那儿演出"时机相当不错"。特兰忒小姐以前从未听说过它，不过，对于东海岸她素来知之甚少。离开了罗斯累和多特渥斯现在来到桑迪贝，自然感到身心愉快，因为这是个干干净净、洋溢着友好气氛的小镇；海风吹来让人觉得凉飕飕的，还有点儿咸味，然而也正是这海风才给人增添了活力。早晨，十月的太阳喷薄而出，海面上波光粼粼，清新的空气甜丝丝的如苹果一般。沿着大街信步向前，好伙伴们心旷神怡。桑迪贝的中央是它的老区，现在依然保存着渔村的面貌，纷杂的小船、渔网、起锚机、蓝色的紧身上衣、赤褐色的面孔和奇特的客栈构成一幅迷人的图画。在小镇的边缘是住家集中的居民区，包括排列成一圈的小屋和两个

高尔夫球场,那是退休的军官和地区专员们频繁活动的场所;他们早上锄草,下午打高尔夫,晚上则盲目地开叫"三无将"①。在外圈居民区和中央的渔村之间,是桑迪贝正在发展中的娱乐区,目前到这里来的人似乎还都不是普通人。在这儿,你可以看见"海滩饭店"、"桑德林厄姆旅社"、"老橡树咖啡馆"、"爱丽电影院"、"伊斯曼流通图书馆"、镇植物园及室外音乐台,还有一条突堤。这条堤向前伸展二十五码之后向上隆起(好比人体的浮肿现象),支承着一个亭阁;这亭阁看上去像一个大得不成比例的、被人遗忘了的暖房。然而,就在这亭子里面,却有着一个值得骄傲的舞台,这舞台配备有脚光灯、聚光灯、质地优良的帷幕、一架大钢琴,还有几间化妆室,台下有六百个座位。经过这亭阁之后,突堤继续朝前延伸大约一百码便到了尽头。在这儿,有一群小凉亭、报摊、自动电话间;它们不起眼儿,因为有一家饮食店使它们相形见绌。在这个饮食店里,已经喝得面孔通红的人出示一下月季票便可以得到一小杯苏格兰威士忌或者巴斯啤酒。也许值得顺便提一提,我们的朋友莫顿·米切姆先生早已把饮食店当作他的大本营,并且已经与店里的服务员小姐(一位金发碧眼,另一位皮肤浅黑)和两位老主顾成了至交。这两位先生此时差不多已经可以肯定——当然是在得到提示之后——以前与米切姆先生见过面,一位是在新加坡的零三②,另一位在悉尼的零八③。米切姆先生则不止一次地声称他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两位先生。三个朋友聚在一起好不快活!

邀请"好伙伴歌舞班"来演出(按四六分成,保证场地所有者三十镑最低收入)的是突堤的管理者,因为桑迪贝正努力将当前的娱乐季节延长至十月底,并且已经允诺游客们,在整个十月份

① 这是他们在打桥牌。

②③ 这纯粹是作者虚构的两个地名。

"每星期都有第一流的歌舞班在突堤亭演出"。好伙伴们来到桑迪贝之后，发现非常容易找到住宿处（而且这些住处往往带有会客室），容易得令人觉得滑稽。这一现象表明，在这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尚无迟到的度假者蜂拥而至。到现在为止，也就是说，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晚上，光顾娱乐区的人十分稀少。吉米·纳恩说，桑迪贝镇有成千上万的人，足以使每天晚上的演出场场客满，只是他们没有兴趣到突堤亭来。特兰忒小姐持相同意见。这个小镇，在早晨被大海（它好比熠熠生辉的巨大宝石）照耀得十分明亮，但是到了下午吃茶点的时候，光线已经暗淡，海面变得阴沉可怕，波浪忧郁地拍打着堤岸；晚上——一连两个晚上都下着蒙蒙细雨——那气氛实在令人沮丧，而最让人灰心绝望的还是同抑郁气氛相呼应的长长的突堤。倘若有一座舒适的古典式戏院——金碧辉煌的建筑配上猩红色的长毛绒帷幕，每一场演出都观众满座、灯光闪耀——那将使这晦气的夜晚大大地为之改观。可是，眼前这个亭阁只能使人联想到一座被废弃了的巨大暖房，面对着神秘而令人悲哀的秋夜和呜咽的大海，它根本无济于事。不要着急，时间还有的是，好伙伴们相互安慰说，周末一定会胜过星期一和星期二。

星期三特兰忒小姐提早吃了午饭以便去检查一下突堤亭里的事情进展如何；奥克劳依特先生在乔的帮助下（布伦迪特先生的绘画技术还算不错）正在那儿制作一个由吉米·纳恩为一台新的歌舞短剧而设计的小布景。这个布景表现的是一间农舍的外貌，它包括一扇实际可以通行的门和一个窗户，两旁各有一块面积为若干平方英尺画有图景的帆布。奥克劳依特先生和乔差不多已经完工，这时候只穿着衬衫正怀着成功的喜悦坐在那儿休息，一边喝啤酒一边吃大块的三明治。英尼戈和吉米·纳恩在钢琴旁练习一支新的歌曲。特兰忒小姐穿过观众席来到中央过道，

靠近前座第三排末端的座位停住，察看竖在舞台一侧等候干燥的布景。她刚刚向两位十分自豪的手艺人表示祝贺，此刻心里思忖，具有这种制作布景的本领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简直好比有机会得以在幼儿园重新过童年时代的快活日子；正在这时候突堤亭的侍者，一个长着一张忧郁的长脸、瞎了一只眼睛的人走上前来通报："有一位女士想见你，特兰忒小姐。"

"是谁呀？"她觉得奇怪。

"我不知道，小姐，"侍者无精打采地用独眼望着她回答，"她不愿意告诉我她的姓名。"

"好吧，那么就请她进来，到这儿来，"特兰忒小姐吩咐，随后又跟台上两位手艺人说了几句话，便环顾四周。这时候有一个人刚进入亭阁，正朝她这边走来。原来是她的姐姐希尔达，是她此时此刻所最不希望看见的人。

到目前为止，希尔达在我们这个故事里还只是出现在她侄子希拉里的谈话中：据法官的儿子说，他的这位姑妈对于他准备把时间花在《静态》杂志上的打算"反感得要命"。希尔达嫁给波切森-纽恩特-波切森律师事务所的劳伦斯·纽恩特已经十五年了，对于他的两个孩子来说，她是良母，对于他在卡多根区的家来说，她是一位杰出的家庭主妇。她的面貌有几分像我们的特兰忒小姐，只是个子比妹妹矮一些，体格更结实一些，打扮得也更华丽一些；她实际上比特兰忒小姐年长六岁，但看上去要大十岁。作为妻子、母亲、家庭主妇，她是一个明智而能干的女人；只有当她作为一个社交人物，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或者还不如说是两个社会的成员时——因为她一直在设法脱离一个社会，一直在为进入另一个社会而奋斗——她才显得有点儿滑稽可笑。年轻的时候，她曾多次被一时的热情和风尚所左右，极为冲动地参与过一些活动，可是显而易见，虽然这些活动使她对整个宇宙

妻之间的深厚诚挚的感情。

另一对夫妇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已经"再也无法在一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需要的显然是坦率和诚恳。纳恩先生所采取的正是这样的态度。请看他在圣诞节前夕给妻子的信:

亲爱的嘉丽:

这封短信是想让你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并告诉你眼下我觉得我的身体比过去的一两年里任何时候都更好,同时向你表示节日的祝贺。我说的是真心话,祝你圣诞和新年快乐,所以请你不要嗤之以鼻。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保持友好关系,即使我们再也无法在一起生活了。我仍然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嘉丽,这是真的,希望你也不要把我想得很坏。我知道你不愿意到我这里来跟我一起在乡间周游,也不愿意再同舞台生活有任何关系;同时你也知道得很清楚,我不能在你那个小店里度过我的后半生,坐在店堂后面包扎货物什么的,这我办不到。假如我们两人都能按照各自的方式愉快地生活,那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可以相信,这些透出伤感的真诚而直率的话语一定会打动每个读者的心。

让我们再来看看普里斯特利怎样描写素不相识的人在特定环境里所表现出来的互助精神和纯洁的友谊。第一部第一章第三节,奥克劳依特先生在回家路上帮助了一个醉酒的人,这人硬要送钱给他,奥克劳依特先生说他不能拿,这就伤了对方的自尊心:

"不能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对你说,是我给你的。给

的，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真的。我太忙了。跟你说实话，希尔达，以前我从来没有忙成这样。你真想不到我有这么许多事情要做。”

希尔达闭上眼睛。这是她的老办法，此刻又一次奏效了，因为那些衬衫和啤酒瓶似乎被移到了更远的地方。

“不过，告诉我，”特兰忒小姐继续说道，“你是怎么找到我这儿来的？”

“我给特拉比发了电报，他告诉我你在这里。我刚抽得开身便立刻赶来了。今天把什么事情都丢在一边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你知道现在城里的情形，忙乱得一塌糊涂——但是我非来不可。本来劳伦斯想来的。起先他听说关于你的消息时大笑起来——像通常那样运用他宝贵的幽默感——后来他很快发觉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他之所以想来，是因为他觉得很可能有人会撺掇你签订这样那样居心叵测的合同把你的钱统统骗走。他说，对于这一类事情他很熟悉，你到处会遇上恶劣透顶的骗子。所以他说想亲自来帮你摆脱这种处境。可是我对他说我要先见见你。从利物浦街到这儿有班车，很方便，随后我自然很快又猜到这里的人们知道一些有关你的情况。于是我就找来了，伊丽莎白。”

“噢，是这样，”特兰忒小姐缓慢地应了一句。接着，她突然微笑着轻轻地碰了碰姐姐的胳膊：“嘿，希尔达，我很高兴见到你。”

姐妹俩一时沉默不语。从钢琴那边传来轻轻的“忑姆—忑姆”的声响；在舞台的另一侧，奥克劳依特先生正一边咀嚼三明治一边对布伦迪特先生说悄悄话，那声音相当沉闷：“我告诉你，乔。如今桶装的啤酒糟糕透顶，可这是瓶装的，泡沫多极了，一打开便嘶嘶作响，如气球似地直往上冒。”

希尔达失望地朝舞台上瞥了一眼，然后顺着中央过道往外

走去。特兰忒小姐跟在她后面，两人一起走到入口处停住脚步。

“哦，亲爱的，”特兰忒小姐大声说，“我看得出来你憋着一肚子话。说出来吧。”

“我也看得出来你就要火冒三丈了，会胡言乱语地说上一大通，”希尔达以轻松的口气回答说。“我可不愿意在这么个鬼地方跟你吵嘴，那未免太可笑了。”接着她现出严肃的神情：“不过有些话我非说不可。”

“那么说吧，希尔达，立刻就说。”

“可是，亲爱的，你不能不承认我有权利知道。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一下。我不明白的是，你究竟怎么会跟这些人搅到一起的。上一回你来信告诉我说你在希特屯把一些家具都搬到小别墅里，并且正在安排把庄园租出去。后来我就听说——不是从别人而是从特拉比那儿听说——你伙同一帮子可怜的江湖小丑在乡间东游西窜。这真是太荒唐了，就好像你是个一心想当演员、想上台演戏的小姑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特兰忒小姐尽可能清楚地向希尔达解释了事情的起因，并且简单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离开希特屯之后的经历。

“我也觉得这很荒唐，”叙述完毕之后她承认说。“不过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那么理智，不是吗？说到底，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你自己想做的，对不对，希尔达？现在我干的这一些都挺有意义，都很有趣，而且不会伤害任何人，事实上还给各种类型的人带来好处，包括我自己。”

“对于这一点我很怀疑，”希尔达说。

“我敢肯定，”特兰忒小姐毫不犹豫地回答。

希尔达注视着妹妹，保持片刻沉默。随后她现出改变主意的样子——那神态给人的印象是，她决定不再责怪或者恳求她的妹妹。“好了，伊丽莎白，”最后她平静地说，“我并不想摆出大姐

姐的架子板起面孔来教训你，不想充当泥古不化的假绅士。我也不想提醒你假如父亲在世他会对你的行为有什么看法——"说到这儿她看见妹妹脸上露出微笑，便急忙接着说："是啊，我知道。从前我的一些事情他也表示反对。我承认现在我们不该再把他那种看法考虑在内，因为，除了绝对符合维多利亚[1]—艾伯特[2]时代精神的事情，他几乎什么都不赞成。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说我是个老顽固吧，对不对？我并非一概反对演戏，并非对所有的演员都没有好感。在各种聚会上我也遇见过一些演员——我是说那些有卓越成就的——有些还是我本人出面邀请的；坦率地说，我一向喜欢看他们演戏，也很高兴与他们会面。而今人人如此，只有少数一些老古董是例外。可是眼下你在搞些什么名堂？真是太差劲太低级了：一群酒鬼与毫无特色的小女孩子四处逛荡，从一个肮脏的宿夜处到另一个，大约两便士一个星期，那日子寒碜透顶——"

"说得好极了，希尔达！"特兰忒小姐大声说。"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么好的口才。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接着往下说吧。"

"嗯，你不能不承认，亲爱的，要是在希特屯，你甚至做梦都不会向这些人当中的任何一个要一杯茶。"

"我不承认。即使我承认，这也不说明任何问题。我不想根据我在希特屯可能采取的态度来调节自己对每一件事情的行动。希特屯已经耽误我太久了，你知道，"特兰忒小姐又添上一句，那语气使希尔达想到，自己向来十分小心地尽量避免与希特屯有什么牵连。

"哦，我理解你，在希特屯一定非常寂寞，熬过那些日子可真不容易，"希尔达以悲哀的语调大声说。"你知道我一点儿都不计

①② 维多利亚（1819—1901）——1837年至1901年在位的英国女王。艾伯特（1819—1861）是她的丈夫。

较你从父亲那儿所得到的钱和其它遗产。"

"你当然不会计较，亲爱的。这你不说我也知道。"

"那时候劳伦斯和我都很高兴，希望你能来和我们一起待上一个时期，见见各方面的人，或许，如果你愿意，会在城里住下。我们已经作好各种安排，伊丽莎白——"

"我很抱歉打乱了你们的计划，希尔达。"

"不，快别说这样见外的话。不过你必须注意，无论如何都不能把目前这疯狂的打算继续下去了。如果这是一件体面而妥善的事，我不反对——你无法否认，对于经营流动剧团你一窍不通——但是这件事情太荒唐了。首先，它太低级、太没出息，简直说不出口；其次，对这一类活动你什么都不懂。"

"嗯，我不懂，当然啰。可是我在学，这样的学习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我喜欢它。"

"同时，正如劳伦斯所说，这些江湖艺人此刻很可能正在多方面掠夺你；他们靠在你身上吃闲饭，却在背后取笑你。"

"不，他们没有这样，"特兰忒小姐怀着热情说。"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他们很感激我——而且——而且忠心耿耿——还异乎寻常地勤奋工作。他们和我所认识的任何人一样诚实和正派。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比别人风趣。"

"暂时的现象，如此而已。"

"可能是吧。或许一个人只能跟他所相知有素的、自幼待在一起的那一类人共同生活，但现在我并非打算永久性地与这些人共同生活，我只是要让自己所过的日子发生一些变化。你瞧，我要找件事情干干，而现在已经找到了。我非常乐于承认我可能很快就会厌倦这种生活，但是只要那个时刻尚未来到，我就要把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把我这小小的历险进行到底。这就是我的看法，希尔达。"

"哦，难道你不懂得——！"做姐姐的现在光起火来。"简直就像跟小孩子说话。真是的！难道你不懂得，照这样下去，任何意外事情都可能会降临到你身上！我们不能听凭你整个冬天独自一人在那些糟糕透顶的地方东游西转，身边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再说，你那些钱会怎么样？会丢个精光！那太可怕了，伊丽莎白。现在老实对我说，到目前为止你们挣了几个钱？"

"半个便士都没有，"特兰忒小姐快活地回答。

"你瞧瞧，还不是嘛！"希尔达以胜利者的口吻接着说。"你们没有挣到钱，也永远挣不到。依我看，这些人统统都是不可救药的笨蛋，否则他们也就不会穷途潦倒成这个样子了。"

"不，他们不是笨蛋，其中有几个还非常聪明呢，此地的观众能有机会看到他们的表演真算是有眼福了。他们的确很聪明，希尔达。今天晚上待在这儿观看"——说到这里特兰忒小姐迟疑了一下，随后鼓起勇气说出口来——"歌舞班的演出吧。"这时候她笑了。"我给你一张免费入场券，就好像你在你的商店橱窗里替'好伙伴'张贴过海报。"

"不，这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伊丽莎白，"希尔达没好气地说。"今天晚上我不能待在这儿，即使我能，我也不愿意。整个这一切荒唐透顶。瞧瞧那些人！你心里很明白只要我把目光落到他们身上你就立刻会觉得不舒服。真是名副其实的'好伙伴'！你花了钱，让这些不中用的家伙每时每刻地泡——泡在啤酒里。而他们却在那里嘲笑你，因为他们心中有数，只要躺倒在你的身上就准保可以养得肥乎乎胖墩墩，甚至根本不需要给观众演出。另一方面，现在这时候你有许多事情可做，可以和我们待在一起，结识正派的人、有趣的人，还有——哦——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想问一问你已经白白扔掉多少钱了？"

"嗯，我不打算告诉你，希尔达。"

"要是你多少还挣了一点儿钱，那就算找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借口，可以继续这样四处逛荡，"希尔达大声说：其实，很明显，她在心里觉得那根本不成其为借口，此时不过顺手抓来一条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你连这一点点借口也没有。"

"恰恰在这里你完全错了，"特兰忒小姐热切地说。"此时此刻，我觉得更加需要继续和这些人待在一起。与一个星期之前相比较，现在我的这个愿望强烈得多了。我们曾经到过一个叫多特渥斯的地方——一个极小的小镇——在那儿损失了一些钱。不错，那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我不否认。打那以后，我就暗自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放弃这一努力，直到真正获得成功。你想象不出我的感觉如何吗，希尔达？我打心眼里喜欢这些流浪艺人——其中几个你也会喜欢的——同时我认为他们也喜欢我，想到我的钱遭受损失他们痛心疾首；如果现在我把他们撇到一边自个儿溜之大吉，那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再说，假如我只是为了自身安全，为了贪图安逸，以及生怕有少数几个人会感到震惊，就这样中断眼下这一切历险而逃之夭夭，那么，我也就未免太没有出息了。"

"现在你肝火上升了、太激动了，亲爱的，"希尔达提高嗓门大声说。"我早知道你会这样。我也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会变得令人不可思议，变得顽固不化。以前你被困在希特屯，动弹不得，现在一旦感到获得了自由，当然就要往外跑，就要干出完完全全丧失理智的事。一点不错，丧失理智到叫人无法容忍！"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那是烦恼带来的眼泪。"就算你想干一些事情，或者按照你的说法，要想历险，也有别的许多事情可干，许多值得你干的事情，许多不会使你和我们其余一些人成为笑柄的事情。现在你所干的这一切是这么愚蠢这么无聊，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

它们更愚蠢了。唱那些流行于杂耍剧场的、老掉了牙的歌曲，还将膝盖那么微微地一屈一屈，又把那些陈词滥调、枯燥乏味的笑话拿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东游西转去逗引女店员们傻笑！从肉店老板的孩子们手里乞讨六个便士！这些竟然都是你干的，伊丽莎白！叫人怎么也无法相信。假如你干点儿别的事情，或许还有可能遇上个如意郎君，也就可以结婚安家，为什么偏要同这些穷途末路的戏子抱成一团，泡在如桑迪贝这样的鬼地方呢？”

“我不想结婚。请你别说了，希尔达。”特兰忒小姐此刻没有涨红面孔，却脸色苍白。一时间她无法站起身来回答这激烈的责难，在这一番话里边包含着尖酸刻薄的真正的讽刺。她正处于一个极端严重的不利地位，因为迄今为止她依然暴露在一切攻击的火力范围之内；她深知有一道防御的藩篱确实存在，但眼下没有能力把它树立起来。原因在于，不仅希尔达不会理解她目前的行为出于什么动机，就连她自己也并不真正理解。这些动机来自无法言传而又生死攸关的需要，来自那些在孩提时代便已经如同乡间的石灰石河流消失在地层下面那样悄悄地消失了的愿望。她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眼前这种由唱歌、跳舞、戏装、灰光灯和离奇的旅行所构成的生活会给予她一种不寻常的满足。她只知道，担负起经营剧团的责任，为演出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让自己成为这些可爱的伶人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许，成为他们的头儿——这一些都那么美好，那么令人快乐；除此以外，她无法作任何解释。因此，她一时间无言以对，不知如何是好。

希尔达意识到自己占了上风，不过在进一步彻底发泄心中的怨愤之前她作了一喘息的停顿。这样她也就失去了时机。

“哦，特兰忒小姐！”一个声音喊道。

“嘿！索恩小姐！”特兰忒小姐快活地说。“我真高兴。”

“是啊，真叫人高兴。这一路上可把我累坏了！不过总算到

了这里。服装统统完成，还全都弄到这儿来了，你瞧 当然啰，大部分是埃尔茜提着 哦，可是我打扰你们了，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我很抱歉。你知道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兴奋得忘乎所以了。"

"没什么，"特兰忒小姐微笑着说。"这是我的姐姐纽恩特太太。这是索恩小姐，她为我们做了一些服装，真是漂亮极了。"

"见到你很高兴，真的，"索恩小姐大声说，一边因极度兴奋而行起屈膝礼来。"虽然，假如我也可以见见人或者值得被介绍给别人，我会感到惊讶的，我会的。一方面要赶制这些服装，一方面要应付普通的顾客和平息爸爸的抱怨，再加上打包裹、乘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在车站上等埃尔茜，以及去看大海——还有，嗯——"她开始咳嗽起来，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希尔达道歉。纽恩特太太不由得瞪起眼睛瞅着这古怪的拱肩缩背的小个子女人。"瞧，又该我活受罪了，"索恩小姐最后快活地说。"我就是这么个人。话匣子打开了就一个劲地讲啊讲，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根本不让别人有插嘴的机会，最后弄得自己狼狈不堪。特兰忒小姐会告诉你我这个人有多么愚蠢，纽瓦克① 太太。"

"我们该到亭子里去看看那些衣服，"特兰忒小姐说。"除非你太累而宁可等一会儿，索恩小姐。"

"我一分钟也不能等了。我先前就已经对埃尔茜说，'赶快带我到特兰忒小姐那儿去，让她看看这些衣服，否则我始终心绪不宁，'我说，'就好像我在这儿干骗人的勾当，'是这样说的吧，埃尔茜？咦，她上哪儿去了？一定是把衣服拿到亭子里去了，除了这些之外都拿去了。对呀，让我们也进去吧。你对这些戏剧服装有没有兴趣，纽瓦克太太？我相信你作为特兰忒小姐的姐姐一

① 这里索恩小姐把希尔达的姓搞错了。

定很感兴趣，而且你自己的审美趣味又这么高尚。我说这话你不介意吧？我知道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陌生人的看法，不过我们裁缝见了谁都要观察一番，你知道。只要一分钟我就看出来了。'衣着打扮她是内行，'我在心里说。'伦敦风格，真是很漂亮，'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在心里这么说，纽瓦克太太。你真的不介意吗？不到上床睡觉的时间我这张嘴就不会停，我的脾气就固定是这个样子了。这儿的空气好极了，简直可以感觉到它沁透你的心脾，是不是这样？"

"我也是刚到这个地方，"希尔达说。"不过我觉得这儿的空气的确很好。"

"是吗！"索恩小姐大声嚷道；她的语调是那么热情洋溢，让人觉得仿佛她与希尔达之间曾经有过长达几小时的一场辩论，现在刚刚胜利结束，两人取得了一致看法。"我的感觉正是这样。一走出火车站我就觉得这空气真叫人舒服。埃尔茜嘲笑我做深呼吸时候的那个神态，但是我说，乘这个机会赶快呼吸新鲜空气吧。我们是朝这儿走吗？"

"一起去吧，希尔达，"特兰忒小姐说。"你一定得来瞧瞧这些服装。"接着又更勇敢地添上一句："我也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希尔达跟随她们进入突堤亭，只是嘴里轻轻嘟哝了几声，那意思大概是说这事情跟她没有关系。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她一直在衣着方面给妹妹提供意见，现在，尽管妹妹突然成了流动剧团的经理，她也不打算停止这个做法。然而，进了亭子，她却不得不静听索恩小姐那热情的唠叨；看来女裁缝觉得自己有义务陪在这另一位来访者的身边。

"那么，这就是你们将要举行演出的地方啰，"索恩小姐大声说。"嘿，布置得多好！舞台也很正规。今天晚上我就能看见他们全体登台表演了，还要穿上我裁制的衣服。不知哪一个是我的

座位，现在我就想坐上去，尝一尝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晚上你坐在哪儿，纽瓦克太太？”

“晚上我不在这里了，我要回伦敦去。”

“是真的吗？那可就太遗憾了。不过我猜想你随时都可以观看他们的表演，不是吗？因为你是特兰忒小姐的姐姐，来来去去十分方便。但对于我这么个微不足道的人，这是难得的乐事，我对你说。我多么盼望能看到大伙儿穿上我做的服装登台表演啊，也顾不上旅途的劳累了。他们确实演得很不错，嗯？现在比我以前见到他们那时候更好了。你想想吧，亲眼目睹自己所制作的服装出现在舞台上，如同你会形容的那样——成为整个舞台的一部分，你想想吧，多么令人激动啊！”

特兰忒小姐此时正仔细察看埃尔茜拿出来的一件衣服。“哦，这一件真是可爱极了，”她说着抬起头来，恰好与她姐姐目光对接，发现姐姐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好奇的光芒。“快来看看这件衣服，希尔达，”她说。

“是啊，它很可爱，”希尔达表示同意。“不过，作为舞台服装来说，太纤弱了一点儿，我觉得。”

“哦，不，纽瓦克太太，”索恩小姐大声说。“不能这么说。这衣料跟别的料子一样耐穿耐洗。你拿在手里仔细瞧瞧。”

希尔达顺从地把这一件以及其他一些衣服仔细察看了。尽管她仍然保持着相当严肃的、屈尊俯就的神态，仿佛她正从一个了不起的高度俯视着这些服装、它们的制作者以及将要穿着它们上舞台去表演的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向索恩小姐表示了她的祝贺。

“我在考虑设计一个中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场景，”特兰忒小姐对她姐姐说。“你还记得我们在家乡所唱的那许多旧歌曲吗？有一些可以拿来派用场。那时候我们觉得这种歌曲很可

笑，尽管有一部分相当好听，是不是这样？还有，你那件有衬架的裙子现在在哪儿？你不是把它带到城里在化装舞会上穿吗？"

"是呀，不过你无法拿它到舞台上派用场。"希尔达在不知不觉中回答说。"颜色不够鲜艳，式样也太不大方。你记得不，那尺寸多小啊！我曾经想把它放大一些，但始终没有动手。"

"是啊，我知道，希尔达，不过我想要是你愿意把它借给我——一个中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场景挺有趣的，不是吗——索恩小姐就可以大体不差地照它样子另外裁制一件。你瞧她多聪明。我很同意你的看法，颜色不够鲜艳；那么依你的看法，什么颜色比较好呢，亲爱的？"特兰忒小姐小心翼翼地问道。

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希尔达不仅答应借裙子，而且还就颜色和料子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实际上她与这位小个子女裁缝——伊丽莎白在荒唐的旅行中结识的古怪女人——讨论了有关仿制一条裙子所应该考虑的各方面的问题。讨论完毕，已经到了她喝茶的时间。但是她终于没有留在桑迪贝观看晚上的演出。如果留下了，那就意味着她完全失去了主见，更不用说将错过在德克斯特举行的聚会。她坚持按原计划乘五点三十五分的火车回去，并且把这一点强调了一遍又一遍，让人听了不知怎么觉得那趟火车大概只有意志坚强的女人才可以乘。

"提醒你，伊丽莎白，"在火车站上姐姐对妹妹说，"我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你现在的行为非常令人担忧。所有这些事情，不管怎么说，实在太荒唐了。你必须一有机会便立刻去见劳伦斯，因为你很有可能每一分钟都在遭受无情的欺骗。自己千万要当心，一旦你想开了，感觉到这样干下去多么费精神多么徒劳无益，就赶快告诉我们，立即撒手，一走了之，我们将会

——至少劳伦斯会——采取措施，不让这些家伙乘机会捞便宜。"

"好的，希尔达，我会这么做的，"特兰忒小姐十分平静地，用一种近乎谦恭的态度回答说；她的脸上掠过一丝逗人的笑。与此同时，她听见另一个希尔达的声音正忙着为妹妹伊丽莎白可笑的行为打掩护，甚至利用它们为自己制造舆论。"是呀，亲爱的，"这个声音欢快地说，"一点儿不假。这疯姑娘经管了一个流动剧团，在乡间四处逛荡。当然啰，那些演员不是普通的那种令人厌恶的下等人，他们都是真正有本领的人——其中有一两个相当年轻，简直就是天才——伊丽莎白在一些穷乡僻壤发现了他们，她表示要使他们名扬天下。这一阵子嘛，租借剧场、设计戏装，以及其它许多事情把她忙得不亦乐乎。嘿，她这么干当然是疯狂了！不过这种事情也非常有趣和富于独创精神，你不认为是这样吗？你说得对极了！谁说不是呢？我也正是那个意思！事实上，有一两个问题她还不理解，我已经给她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听着这声音在耳边继续唠叨，特兰忒小姐拘谨地抬起头来，正遇上姐姐投来责备的一瞥。

希尔达从五点三十五分那班火车上最后一次嘱咐妹妹，并在列车起动后向她挥手告别；特兰忒小姐迈着轻快的步伐返回她的小旅馆，海风吹在她那因大获全胜而感觉热呼呼的面颊上，特别凉快。她现在心里很踏实，因为再也没有两个特兰忒小姐隐隐地在她的头脑中互相攻击和搏斗；现在只有一个特兰忒小姐，正透过她那双明亮的灰眼睛勇敢地注视着人间世界。考验已经降临——又已经成为过去。倘若这些人不再可怜巴巴地待在家里或者上电影院或者整夜地泡在酒吧间里，却蜂拥而来欣赏她的"好伙伴"，那么，她将喜笑颜开。

4

星期三晚上的情况比星期一或星期二好一些，前来观看演出的人增多了，特别是在票价便宜的座位上，而且，可能因为受索恩小姐的影响（她在每个节目之后都鼓掌喝彩），观众们比前两天稍微热情了一点儿。星期四晚上情况更好一些，不过这一天所有的商店都是打烊的。然而，星期五也跟星期四一样，或者可以说更加令人乐观。但是，这几个夜晚的演出没有一个可以真正算得上是——布伦迪特太太就是这么说的——好伙伴们所谓的“盛会”。仍然还有整排整排的座位空无一人（吉米·纳恩称它们为“一家子木头人”）；演出过程中掌声微弱，而且稀稀拉拉，观众们几乎从不想到要求“再来一个”；这种气氛使人不由自主地觉得，凄凉的夜正潜入场内扼杀人们的热情，如同在冷冷清清的突堤亭里一样。眼下最大的问题是：星期六会出现一个盛会吗？

“如果星期六还不能获得成功，”布伦迪特太太星期五晚上在女演员化妆室对大伙儿说，“我就没脸再去见特兰忒小姐了，亲爱的。多特渥斯还不算什么——”

“那真是个鬼地方，整个小镇穷得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埃尔茜插言道，一边用手在脸上使劲地揉搓。“那里的人玩起惠斯特来，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一连六个月什么活儿都不干。”

“这个地方可不一样。我们本来指望，现在到此地来演出是抓住了一个好时机；毕竟还只是十月中旬嘛。可是瞧瞧吧，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布伦迪特太太接着又沮丧地说。“特兰忒小姐会认为我们是一帮子约拿，要是她知道这个说法的话，不过我猜想她大概并不知道。”

“她运气真好！”秀茜大声说道——这真是天生的一个舞台

女儿。她把一件衣服越过头顶脱下身来，声称："我要说，我很希望让特兰忒小姐看到一个真正的盛会。她现在够快活的了——上帝保佑她！但是在我的想象当中，全场客满、达到了饱和点的票房收入、一遍又一遍的喝彩声、五次谢幕、演员和观众们的致词、突堤管理者的感谢——所有这些每一个人都在广告中一次又一次地鼓吹，然而几乎谁也不曾见过的一般戏院里所经常发生的热闹场面——将使她欢欣鼓舞。我相信一定会这样。吉米和英尼戈为我创作的那支新曲子可不能再唱给那些人听了，那些只为《上帝拯救君王》而长着耳朵的人。它将面对活的听众，女士们，高声演唱。"

"说得好，"布伦迪特太太接口道。"尽管我经验丰富，很少有表演大师，我指的是真正的大师，会像我一样在整个演出生涯中遭受过这么多惨重的失败；尽管我经验丰富，也无法，不，怎么也不能，对着椅子演唱。我切实地感受到那一无所有的空间，亲爱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们无法想象这种感受多么严重地影响了我的演唱情绪。今天上午我在前排座位那儿遇见特兰忒小姐的时候对她说，'真正说起来，你还从未听见过我在情绪饱满时候的演唱呢。'但是我没有告诉她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把原因说出来就是把侮辱加于对她的伤害，这并不是说我做过什么伤害了她的事情，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

听话者理解她的意思，她们齐声叹息，盼望出现一个真正的盛会。

星期六上午，在饮食店里，吉米·纳恩和莫顿·米切姆先生正同突堤管理者波森先生一同进餐——一次他们所谓的"快餐"，两位先生无法摆脱这一话题。

"是啊，"波森先生说，"到目前为止演出的收入大约是四十三镑，也就是说，加上今天晚上的，你们将刚好有能力支付按规

定应该给我的保证金，除非，当然啰，今天晚上的演出全场爆满。下雨天可能促使人们想进剧场看看表演，可是，另一方面，雨天的晚上他们又不愿意走出家门到突堤这边来。要是晴天，他们就不想待在室内，天一下雨呢，他们又想不到突堤了。"说完波森先生很快地干笑一声。在这一个演出季节，他把刚才最后两句话至少已经说了五十遍（更不用说在别的演出季节了），每说一遍之后他总要加上这么一个皮笑肉不笑。

"依我看嘛，"米切姆先生一本正经地说，"在这个小镇我们的演出已经开始取得成功。一些到这儿来的人——他们以前从来不看歌舞演出——现在开始议论'好伙伴'了。你瞧，人们已经听说了我们这个歌舞班。如果我们继续在这儿待上一个星期，我们的演出就会场场客满。我确信这一点。以前我见过这种场面。可是，你知道，我们不会在这儿再待一个星期的。"

"这也正是我的看法，"吉米·纳恩垂头丧气地接口说。"我们正开始取得成功，但已经为时过晚。他妈的真倒霉；我对你说了，波森先生，这位女士——我们的总管特兰忒小姐已经拿出许多钱来给我们做基金——"

"许多钱，"米切姆先生加强语气重复说，那神态表明，倘若他看到钞票，一定不会认不出来。

"她干这一行还没有经验，你瞧，波森先生，"吉米接着又说，"可她是最好的管理者之一，是一位真正的女士，听说是将军的女儿。她拿出了这么许多钱，现在该是让她见到成果的时候了。"

"不然的话她会认为我们存心让她上当呢，"米切姆先生消沉地插言道。

"歌舞班不能停步不前，"吉米说。

"它必须大大地向前发展，"米切姆先生说，在这令人懊丧的气氛中，他倒似乎显得比以前更有闯劲了。

自四月份以来，波森先生每个星期都要在这同一个酒吧间听到类似的抱怨和牢骚，不过这一回他立即表示，他也认为"好伙伴"的确是个很不错的歌舞班。"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喜欢它，"突堤管理者评论道。"它不属于那种非常活跃的、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引得观众们狂热鼓掌的歌舞班。不过我要坦率地说，我喜欢它。你们可以相信这是真话。这个小歌舞班相当不错，只是运气不好，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感到失望。"他拿起杯子一饮而尽。"啊，我得去骑一会儿马了。"波森先生经常骑马，这是特兰忒小姐、吉米，以及其他一些跟他洽谈生意的人在吃了苦头之后都很了解的事实。他如此热中于这项活动，弄得别人怎么也找不到他。吉米·纳恩和米切姆先生目送他离去，随后微微皱一皱眉头对看一眼；这个动作表明他们两人对波森先生没有好感，这位先生在餐桌上或许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伙伴，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根本不称职的管理者，这样的人会把任何一个歌舞班走好运的机会彻底败坏。

"我们把这一些干了，然后散步过去看一看售票情况，怎么样？"吉米问米切姆先生。票房设在突堤的入口处，到达那儿花去了他们十分钟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两人默默地把那些管理者——那些显然是受他人影响，朋友，而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当中的十分之九鄙视为毫无用处的废物。

"早上好，亲爱的，你今天早上气色好极了，"米切姆先生对票房里那位气色很不好的年轻小姐说。"售票情况如何？"

这位年轻小姐遭受支气管炎的折磨，此刻脸色真的红了起来。"今天情况大有好转，"她回答说。"两先令四便士票价的座位已经卖掉大约两排半，我还接到好几只问讯的电话。如果这一次许多上层人士仍然不来观看演出，我并不觉得意外。但我相信今天晚上观众人数一定很多。"

“因为你这些话，我的孩子，愿上帝保佑你，”吉米说。随后他与米切姆先生交换了一下眼光。“看来情况好一些了，伙计。”

“正如我说的那样，”米切姆先生答道。“我们已经开始取得成功，虽然时间已经到了最后一刻。要是再待一个星期，那么每天晚上都会场场客满。”

“我说，告别演出能搞得热热闹闹也总算不错。它将使我们大家情绪高涨，做起广告来也显得光彩。‘感谢桑迪贝的热烈送行。昨晚演出盛况空前！’告诉你我在想什么，米切姆，”吉米继而认真地说。“波森先生应该多弄些坐椅来放在场子里。他本人曾经对我说过他把大约五十张椅子借给了公司。要让他把它们弄回来，我说。下午还有时间，我来给他留个口信。”

傍晚时分特兰忒小姐亲眼看见增添的椅子被搬进场内。奥克劳依特先生在那儿帮忙。

“我想他们这是期待下星期会有精彩的演出，”特兰忒小姐带着一丝哀愁对他说。“他们不需要为我们安排更多的坐椅。”

“不，特兰忒小姐，他们需要，”奥克劳依特先生告诉她，一边像往常一样把他那顶咖啡色的小帽子往后推一推；他老是戴着这顶帽子，老是用这个方式向特兰忒小姐致意。“今天晚上可要热闹了，我听他们这么说；即使增加了这些座位，那些最后到达的观众恐怕也只好站着看表演了。我所寄宿的那户人家整个一家子以及他们的朋友和亲戚都要来，我知道得千真万确。比较好的座位，票价两先令四便士一张的，已经全部卖完了。”

“噢，那太好了，不是吗，奥克劳依特先生？”特兰忒小姐喊道。

“情况会有一点变化了，”奥克劳依特先生干巴巴地表示同意说。

特兰忒小姐以嗔怪的目光注视着他：“你只有这么一句话

吗?”

奥克劳依特先生脸没有红，因为他向来没有脸红的习惯，不过他看上去有点儿慌乱。“不，”他争辩说，“我非常高兴。眼下这情况好极了。”

特兰忒小姐心情十分激动，晚上，她比平时提早一些返回突堤亭；虽然像往常一样，天上仍然下着令人郁悒的蒙蒙细雨，突堤显得凄凉冷清，但是人们已经沿着堤岸络绎不绝地进入亭内。桑迪贝在最后的时刻终于发现，来到此地的“好伙伴”是个杰出的歌舞班子。开演之前十分钟，全场已经坐无虚席，还有许多人站在场内的两侧和后边。再过了五分钟，又有一些人挤入场内之后，外面挂起了“客满”的告示，这时候的票房收入已经达到饱和。特兰忒小姐正坐在舞台侧翼的一个角落、靠近女演员化妆室的一个座位上，波森先生亲自来报告了这个消息，顿时从演员化妆室和舞台两侧产生了一阵嘁嘁喳喳的议论：“门票统统卖光啦，亲爱的”；“全场客满，水泄不通了，伙计”；好伙伴们一边说一边还轮流地通过帷幕往外窥探。“今天晚上将出现一个真正的盛会，亲爱的，”他们大声相告。“我说得不错吧？早就有预感了。”

“特兰忒小姐，”布伦迪特太太说，“现在你是不是觉得发生了什么变化?”

特兰忒小姐当然感觉到了。剧场里的气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你立刻就能知道，在大幕的另外一边，不再有冷漠的空间和虚设的坐椅，不再有懒散的哈欠或呆滞的目光；那儿的每一个人都期待着得到娱乐和享受，他们已经作好了与演员们上下呼应的充分准备，只等着要跟上节拍哼唱曲调，要开怀大笑，要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兰忒小姐望着激动的伙伴们，竭力克制愉快的心情，想表现得沉着冷静，但没有成功。她跟别人一样激动，同时庆幸自己没有什么任务非完成不可。啊！眼前的情形或许有

点儿不可思议，但是它多么激动人心，它带来了多大的愉快！

吉米灵机一动，想到一个主意。"先不要拉开帷幕，让我们在幕后用乐器来开场。奏两支曲子：《悄悄地溜过拐角》以及秀茜那一支。"这两支歌都是英尼戈作曲的，在莫顿·米切姆的帮助下，他已经将它们写成总谱供这支小小的爵士乐队演奏，两支曲子都已经过很好的排练。好伙伴们各就各位：英尼戈坐到钢琴旁，吉米作好击鼓的准备，米切姆操起班卓琴，乔、秀茜和埃尔茜分别拿起了短号、小提琴和次中音萨克斯管。这些乐器他们弹奏得都很一般，但是这样的水平已足够登台演出。一分钟也不到他们便准备就绪，等待着开始演奏的信号。

场子里的灯光熄灭了，舞台上的脚灯亮了，观众们已经鼓起掌来。接着，一——二——三，演奏开始！闰普狄一蒂一狄蒂一蒂。闰普狄一蒂一狄蒂。起先声音很轻，随后逐渐增强，接着它震撼了整个剧场。透过帷幕你可以感觉到全体观众和着乐曲的节奏而动。他们的手在轻轻叩击；他们的嘴在轻声哼唱；他们在痛饮；他们在咀嚼。最后是一节装饰性乐段，由吉米把鼓槌猛击悬挂着的铜钹作为结束。一阵短暂的沉寂。紧接着整个突堤亭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把乐器统统搬走，"吉米在喧闹中叫道。"全体登台，举行常规的开幕合唱！来吧，动手吧。喂，英尼戈！准备拉幕，奥克劳依特！啊，今天晚上的演出将要取得极大的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这场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当布伦迪特先生警告人们当心怒涛汹涌的大海时，观众们鼓掌喝彩；当布伦迪特太太发现了战后归来的安格斯·麦克唐纳时，他们又鼓掌喝彩；当埃尔茜以动听的曲调宣布她正在寻找一个模样跟他们差不多的男孩时，全体观众就像一个人似地站起身来。莫顿·米切姆被观众们的热烈欢迎弄得汗流浃背，只会一个劲地露齿而笑；

他表演了那么多小魔术，弹奏了无数支曲子，等到他演出完毕，那些纸牌和那班卓琴弦一定变得赤热滚烫了。吉米每一次张开嘴巴或者穿越舞台，观众们都哄堂大笑。当杰里·杰宁汉"悄悄地溜过拐角"以及秀茜献上她那支关于还乡的新歌时，观众们毫不留情地拍手、跺脚、吹口哨，并且在他们走向后台时反复地用脚连续蹬地板，非要两人再来一个不可。当演出全部结束，帷幕降落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十一点，比平时晚了四十五分钟，然而，尽管如此，狂喜的观众们仍然不想停止鼓掌。"请发——表——演——说！"一些人高声叫嚷。

特兰忒小姐此刻站在舞台的一侧，心情激动，同时也感到十分疲乏。吉米向她示意，她却犹豫不决，因为她不是个一般的旁观者，她既看到了演员又看到了观众。"来吧，讲几句话，"吉米无声地努动嘴唇招呼特兰忒小姐。

上校的女儿随即使劲地摆手推辞。在这种时候，要她踉踉跄跄地步入灯光明亮的舞台，面对怀着友好情感大声喧闹的这许多怪物发表演说，简直就等于要求她飞上月球去。

"女士们，先生们，"吉米开始说话。

然而，这只是给又一次喧腾发出信号，在这一次人声鼎沸之中，大伙儿看见一名侍者挤过人群走向舞台，手里捧着硕大的一束玫瑰花。这时候剧场里的灯光亮了，舞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看见那越来越近的玫瑰花束。三位女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布伦迪特太太不是毫无希望的，因为，谁能肯定在这个剧场里一个音乐爱好者都没有呢？埃尔茜的头脑中掠过一个念头：大概某一位有身分的朋友——埃尔茜多的是有身分的朋友——正坐在前排。秀茜则已经在准备以特别的微笑来伴随屈膝礼，因为，这一束玫瑰花不大可能是献给别人的；假如有一位姑娘将赢得一束玫瑰，那么这就是她本人，就在今天晚上。侍者到了舞台跟

前，双手将花束高高举起，吉米跳一两步赶上前来把它接到手里。在他宣读缎带上的献辞时，三位女士屏息静听。吉米读完之后转过身来，傻笑着打了一个逗趣的手势，把玫瑰花儿递给了——杰里·杰宁汉。

杰宁汉先生觉得很热，也十分疲劳；此刻他看上去有点儿汗涔涔的，但仍然颇有风度。他接过花束，以优美的姿势向观众鞠躬致谢，然后很快地朝缎带投去一瞥。缎带上写着：

献给杰里·杰宁汉先生

一个崇拜者

那娟秀的字迹出自女性之手。杰宁汉先生再次笑吟吟地向观众致意，继而对着伙伴们微笑。这时候三位女士竭力把自己惊讶与厌恶相混合的表情掩盖起来。叙述至此，我们不妨顺便提一提，关于那硕大的玫瑰花束，后来女演员们在化妆室里一连议论了好几个星期，而传到我们耳朵里的，很可能还不是那些议论的最后部分；另外，那位匿名的崇拜者兴许会再次出现。

演出终于结束了。英尼戈觉得浑身燥热、疲惫不堪，其程度超过杰宁汉先生，但是他没有什么风度可言。在钢琴上弹出若干类似《上帝拯救君王》的曲调之后，乔利芬特差点儿跌出坐椅，幸好已经降落的大幕掩护了他。"玫瑰花应该献给这个小伙子，"布伦迪特太太说；她对英尼戈评价很好。"瞧他工作多努力呀。从来没有看见哪个人像他这样干劲冲天！"

"是啊，真不知这是怎么搞的，"秀茜说，一边冲着英尼戈微笑。"看哪——他那一绺头发简直就要脱落了。不要紧的，你是个了不起的钢琴家，英尼戈，你那支歌是个宝贝，亲爱的，宝——贝。"说完她撒腿就跑。

特兰忒小姐忽然发现波森先生在自己身旁说话，他想要商讨关于这一次的利润分成以及将来"好伙伴"什么时候再来此地演出，但此时此刻伊丽莎白不可能那么平静和理智，她办不到。伙伴们还在一面大声地互相祝贺，一面更换戏装。这情景好比一场喧腾的聚会刚刚结束。过了一两分钟，特兰忒小姐决定到户外去，等还有几位伙伴换完衣服再进来。走到外边来欣赏夜景，她产生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长长的突堤亮光闪烁，神秘的大海一片黑暗，细浪拍岸如喁喁私语，远处的灯火寥落孤寂，而带有寒意和咸味的海风此时则仿佛变得甜丝丝的。

好伙伴们也都出来了，模糊的身影和欢快的话语。特兰忒小姐瞥见一支香烟如一颗小小的流星在身旁划过一道弧线，一个声音说："啊，这烟不抽了，呼吸新鲜空气可要舒服得多。"伙伴们站在她的四周。"嗨，今天晚上才是真正的盛会，对不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精彩的告别演出!""轰动了桑迪贝，亲爱的!"杰里·杰宁汉把手中的玫瑰伸向埃尔茜，这位小姐屈尊俯就闻了一闻。布伦迪特太太找到了她的乔，丈夫挽住妻子的手臂，从而使眼前的场面带上一种亲切的家庭气氛；你甚至可以看见小乔治正和他爸爸妈妈站在一起呢。英尼戈在人群中不露声色地移动脚步，以便始终可以靠近秀茜身旁；这姑娘老是躲躲闪闪，真够叫人烦心的。米切姆先生所干的好事尚有待于继续发展，目前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吉米·纳恩走上前来，给奥克劳依特先生一些指示。接着，突然间人们不约而同地互相诉起苦来：真累死人了!

"我也累坏了，"特兰忒小姐大声说，"虽然我什么也没干。好像觉得可以睡它个三天三夜。感谢老天爷，明天是星期日。"

"是的，"吉米说，"顺便讲一下，我查询了开往温斯特德的班车，记在笔记本上了，等我们走到出口处再拿出来瞧一瞧。没有

直达车，这是肯定的。只有乡间列车——沿途要停好几站，在沃什洼地上的马德贝①停一小时，然后在马德泥淖旁的沃什贝②停一小时，等等。今天你的默西亚准备带上谁啊，特兰忒小姐？最好现在就让我们知道。"

"哦，天哪！我忘记了！"特兰忒小姐喊道，同时扮了一个滑稽的苦恼相，把大伙儿都逗乐了。"我还盘算着想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待上一天呢；想坐在床上一面看书一面吃早餐，然后踩一会儿缝纫机。把温斯特德抛到九霄云外了。真可怕，是不是？我们必须到那儿去重新开始。"好伙伴们又一次哄然大笑，因为，听特兰忒小姐的语气，他们觉察到她对所有这一切事情的态度比以前乐观多了，并且看起来将成为大伙儿的亲密朋友。他们缓步向突堤出口处走去，一边计划着第二天的旅行。

---

①② 这两个地名系作者为幽默效果而臆造，其中"马德"和"沃什"的原文分别为mud（泥淖）和wash（洼地）。



ISBN 7-5327-0739-3/I·373

上下册定价： 13.25元